

第33年

26

$15.00

編者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是狄心先生所著「邪魔之子」，乃「逐鹿江湖」之續篇。主角薛風在七年前消滅了飛霞堡，成為「滅霞大俠」，從此隱居，悉心培養布宏遺下的唯一幼子布輕雲，並授於武藝，七年來師徒相依情深，但布輕雲始終不忘要殺薛風為父報仇，却屢戰均未能取勝，相約五年後再決鬥……布輕雲被陸不凡收為徒弟，武功大有增進，征服了四大金剛等人，而他與薛風之間的恩怨情義夾纏不清……文中火併場面驚心動魄，刺激緊張，更有一段悱惻纏綿，旖旎香艷的愛情故事，佳作當前，切勿失諸交臂！

*　　　*　　　*

伴霞樓主所著中篇連載「雪嶺梅嬌」由今期起刊載；麥穗新作「陰陽一判」也在今期刊出，名家佳作，篇篇精彩，不可不讀！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蕭顯先生所著「龍躍深淵」。另有多篇新作將與各位見面，計有：西門丁先生所著「劍寒脂香」；歐陽雲飛先生所著「豆腐大俠」；揚子江先生所著「虎穴三日」。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26期
(總號167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邪魔之子

新派俠情恩怨故事／狄心・文
可飛・圖



路見不平　拔刀相助

七年前，「飛霞堡」是一座在江湖上顯赫一時的堡壘，和它的主人布宏一樣，是江湖上權勢的象徵，亦是方圓數百里的黑幫最强大代表，但當年經過一場鬼哭神號的大屠殺之後，「飛霞堡」就毀滅了。在那場大屠殺之中，堡主布宏和上下人等大部份都被殺，僥倖生還的早已樹倒猢猻散。

七年前那場大屠殺的導火線，是仇恨、爭權奪利及爾虞我詐演變而成，大屠殺結束之後，亦是象徵權勢的「飛霞堡」光輝結束的開始，時至今日，「飛霞堡」由於長年失修，風雨侵蝕之下，已變成一片頹垣敗瓦，蛛網塵封，已不是昔日盛極一時的江湖勢力象徵了。

深秋時節，殘破不堪的「飛霞堡」內，顯得那麼的蕭條，堡外飄來陣陣枯草的氣味，黃葉被秋風捲得無奈地飛舞，遠處偶爾傳來飛鳥的悲鳴聲，更顯得四週一片淒涼了。

「飛霞堡」那堵牢不可破的大門亦已破爛不堪，進入大門，就是一個偌大的廣場。

大清早，「飛霞堡」的偌大廣場中央有兩個人在互相對立着。

兩個人都手握單刀。

這兩個人之中，一個年約卅二、三歲，另一個則年約廿二歲，同樣都是身型高大之輩。

那個年長的，滿面風霜，就好似經歷過無數打擊一樣，臉色異常蒼白，神情極之冰冷，但一雙眼卻炯炯有神。

那個年輕的，劍眉星目，唇紅齒白，兩眼光芒極之銳利，眉宇間隱藏着濃濃殺氣，神情也是有點冰冷。

兩人相對而立，互相以銳利的眼神凝視着對方，良久，那年輕的忽然冷聲道：「你知不知道我為甚麼選在今天早上來殺你？」

年長的木無表情的道：「甚麼日子和甚麼時間都一樣。」

年輕的表情變得更冷。「不一樣！因為七年前今天和這個時間，是我最難忘的日子。」

「七年前，你親眼看見我殺了你父親，難道就是今天？」

「對，所以我選擇今天和這個時間來殺你。」

這兩個人中，那個年長的，原來就是當年親手殺死「飛霞堡」堡主布宏，為全家報了大仇的薛風，而那個年輕的，則是布宏的幼子布輕雲，當年布輕雲親眼看見薛風向父親狂劈了十多刀，所以今天布輕雲要找薛風報父仇。

薛風和布輕雲之間的關係極之微妙，在薛風殺布宏之前，兩人已建立了一種敵友難分的關係，其後，布輕雲更拜薛風為師，而薛風為了遵守諾言，把生平武學相授，二人更以師徒身份一起生活了七年。

七年前，薛風誓要殺布宏，布輕雲無力改變事實，最後以薛風的愛侶李雪影性命作要脅，要薛風收自己為徒，然後學有所成之後找其報仇，當時薛風竟毫不猶豫的答應了。

當年布輕雲曾揚言，要光明正大的找薛風報仇，決不做暗箭傷人的勾當，因為這絕非英雄所為。

布輕雲今天正式向薛風作七年來的第一次挑戰。

薛風眼神忽然變得呆滯起來，望着布輕雲說道：「你一向不打無把握的仗，為人又極之自負，你有沒有信心殺得了我？」

布輕雲面上殺機更濃。「我已等了整整七年，我已不能再等，能否殺得了你，就留待事實來證明吧！」

薛風眼神一片空洞，腦海中不斷湧起七年前的往事，雖則往事如烟，但想起一衆推心置腹之交，以及平生最愛的李雪影，盡皆命喪在那場慘烈的大屠殺中，心頭也難免陣陣唏噓與無奈，這一段段的往事，他將永遠也忘不了。

布輕雲目睹他的神情，知道他七年來都在摧殘着自己，為的是失去了心中的至愛，可是他絕不心軟，提刀擺開架式，喝叫一聲：「接招吧！」招隨聲發，便提刀向薛風殺去。

薛風如石像般的屹立着，本來動也不動的，但見布輕雲已急如疾風般殺至，在這一剎那，他動了。動得就如缺堤的洪水，也像出柙的猛獸一般，令人難以置信他動與靜的區別竟是如此極端。

說時遲，那時快，兩人便在廣場中央大打出手，之前，四週仍是寧靜得有點駭人，可是在一瞬間便响起無數兵器的碰撞聲。

在地上的一片片落葉，被二人激鬥時捲得四處飛舞，然後又被秋風捲到老遠……

一切又回復平靜，先前還鬥得落葉亂飛，呼喝連聲，兩把利刀也迸發出無數火花，可是現在又靜止了。

薛風和布輕雲又相視而立。

薛風沒有損傷，神情仍是那麼的呆滯。

布輕雲也沒有受傷，眼光仍極其銳利。

二人對立一會，布輕雲忽然道：「為甚麼對我手下留情？」

薛風沉默一會，說道：「你為甚麼也對我手下留情？」

布輕雲嘆息一聲，說道：「如果我們之間沒有師徒關係的話，今天戰果會不會不同？」

「所以當年你不該拜我爲師，更不應跟隨着我生活整整七年。」

「當初我以爲學了你的武功之後，就可以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所以才跟隨你七年。」

「縱使你有能力殺我，你也不忍心殺我，因爲這七年來，你我朝夕相對，你視我爲師父還多過殺父仇人，所以你當年拜我爲師是錯的。」

「當年，你用我爹的武功殺了我爹，所以我也希望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再加上當時我年幼無知，現在我明白了，我所學的，全是你所教的，你摸清了如何出招，知道如何應付，相反的，這七年來，你的武功已達到另一境界，所以我註定失敗。」布輕雲說到後來已顯得有點頹喪。

薛風道：「你事前有沒有想過不是我的敵手？」

布輕雲道：「沒有，因爲我對自己充滿信心，現在我才知道我太自負了。」

薛風語氣帶點責備。「你不止是太自負才會落敗。」

布輕雲微一愕。「那還有甚麼原因？」

「你還太低估敵人，過份自負和太低估敵人，同樣都是失敗的原因。記住，技不如人也同樣可以取勝，問題在於你應敵的精神，明白嗎？」

布輕雲咀嚼一下這番話，忽然略有所悟似的，說道：「謝謝師父指點！」

薛風臉色一沉：「記住，我不是你師父，我是你不共戴天的殺父仇人，難道你忘了七年前你爹如何慘死在我刀下嗎？當年我劈了你爹十八刀，直把他劈至血肉模糊才停手。」

布輕雲在這一刹那又湧起了强烈的仇恨，但眼前的人亦師亦友，也是世上唯一的一個朋友，所以心情極端矛盾，話也說不出來。

薛風又道：「你的武功已相當不錯，只是欠缺一點火候，假以時日，不難成爲一流高手，你再苦練五年再找我報仇吧！」

布輕雲道：「仇人決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你爲甚麼不殺我？反而再給我機會找你報仇，你是不是因爲對我感情太深？」

「別胡扯，總之我答應過你，會給你機會替父報仇，你要謹記，五年後，你若殺不了我，便會死在我刀下！」

布輕雲點點頭。「我會時刻記住！」

「從今天起，你不要再跟着我，你找個地方苦練也好，另訪名師也好。」

「爲甚麼？」

「因爲你若跟着我，五年後即使你可以打敗我，但你一樣也狠不下心殺我的。」

布輕雲像是被說穿了心事一般。

薛風又道：「剛才你不能打敗我的原因，就是你還被感情所牽累。」

布輕雲嘆息一聲。「也許你說得對，我和你相處了七年，這段日子也不算短，這七年來，我不斷在告訴自己，你是我的殺父仇人，除此之外，我們之間毫無關係，你是我一生中非殺不可的人，可是，到頭來，我還是不能抑制自己，或者我們之間的確存在着一份親切的感情。」

「所以，一個人最脆弱的就是感情，而人就往往到最後關頭被無形的感情束縛住，結果一事無成。所以你最好忘掉我們之間的感情，你還要不斷告訴自己，我們之間根本不存在任何感情。」

「但一個人有可能毫無感情嗎？」

薛風毫不猶豫，道：「沒有可能！」

「我覺得你的話自相矛盾。」

「人生本來就有無數矛盾，也可說全無矛盾，問題只在於你對事情的抉擇和取捨，只有決斷英明的人才不會陷於矛盾之中，這種人才能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事實上，這種人可能實力有限，致勝原因，就因爲他英明果斷，把事情操縱在自己手上，你明白嗎？」

布輕雲像是不明白他在說甚麼。

薛風又道：「有一種人心目中，根本沒有一個難字的存在，我就要你做這種人，克服一切，包括你的敵人，但首先你要克服自己。」

「你是在鼓勵我殺你？」

「江湖上就是這樣，冤冤相報，當年，你父兄殺了我一家，於是，我就殺了你爹報了大仇，很自然的，接下來就是你要殺我替你父親報仇，就因爲你是我調教出來的，我希望你日後比我更出色，鼓勵你報仇又有甚麼不妥？」

布輕雲沉思片刻，眼中忽然又放出極濃殺氣，臉上肌肉跳了跳，冷聲道：「好，五年後的今天和這個時間，這個地點，我們再決一死戰，到時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說罷掉頭便走，走得有點決絕。

薛風怔怔的望住他的背影，忽然叫道：「站住！」

布輕雲停下步來，但沒有回頭。

薛風眼神出現一抹關懷的光彩，語氣有點嚴厲。「你父親布宏雖然已死了七年，但他生前仇人衆多，遍及黑白兩道，日後若被人知道

你是布宏的兒子，將會惹來很多麻煩，甚至會有殺身之禍，所以你最好隱姓埋名，別讓人知道你是布輕雲。」

布輕雲不置可否，待他說完了，便繼續朝大門走去，薛風也緩緩的走向大門口，又尾隨說道：「記住，江湖上兇險重重，人心險詐，你好自爲之！」

薛風的話有極濃的關懷味道，布輕雲聽得出嗎？他已步出了「飛霞堡」大門，薛風則呆呆的站在大門口，顯得木無表情。

布輕雲已漸走漸遠，他甚至一直沒有回望薛風一眼。

薛風像石像般的屹立在大門前，眼前的布輕雲已走得遠了，此刻的他，忽然感到有無限的孤獨與空虛，他本來就像一個已習慣了孤獨的人，可是他仍是感到這一種感覺有點難受，這份感覺是他從未有過的，這感覺是不是因爲布輕雲的離開而帶來的？他不禁暗問一句，到底布輕雲心底有沒有這一種離別的難捨滋味？

望着布輕雲已在眼前消失，內心實在極之不捨，不期然的回想起共同生活的七個年頭，一切滋味也在心頭湧起。

離別的滋味本來就不好受，薛風與布輕雲之間在五年後，卻又要面臨一個更大的離別！

* * *

七年前，「飛霞堡」那一場毀滅戰結束之後，由於當時死傷過千，因此那一役當時在江湖上轟動一時，另外因爲薛風把當時武功一流的布宏殺死，經過一些生還者繪形繪聲描述之下，本來只是一個閒雲野鶴的江湖浪子薛風，在一夜之間變成名滿江湖，成爲茶餘飯後的談論對象，薛風更被視爲一個大英雄，更是不少青少年心中的偶像。

其實當時那一役中，大屠殺的戰場在堡外，而薛風與布宏的生死決鬥是關着大門在堡內作困獸鬥，當時目睹二人惡鬥的，就只有布輕雲一個，可是，經那些生還者口述之下，就彷似親眼看見二人惡鬥一樣，說起上來口沫横飛，直把薛風的武功描述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一樣，不少人聽後，都希望能一睹薛風的風采，只可惜，自那一役之後，薛風已絕跡江湖，根本沒有人有機會再見薛風一面。

正因爲薛風七年來絕跡江湖，因而更增添神秘感，再加上當年薛風殺死布宏之後，確是爲武林除了一大害，所以不少人將薛風奉若神明，時至今日，薛風的名字仍深深印在一些人的心上，提起薛風的事蹟，不少人仍津津樂道。

當年薛風爲了要消滅「飛霞堡」，聯同兩大勢力，當時那隊伍命名爲「滅霞部隊」，因此薛風後來更被冠以「滅霞大俠」的稱號。

七年來，薛風當然聽到江湖上有關自己的傳聞，可是，他卻沒有放在心上，自從心愛的李雪影死後，他已萬念俱灰，仿似世事萬物都與己無關一樣。

(作者按：有關薛風的事蹟，以及他與布輕雲的微妙關係如何建立，請參閱拙作「逐鹿江湖」自有分曉，刋於第33年17期)

* * *

秋高氣爽，晴空如洗，艷陽雖然高掛，但並不熾烈，還令人有一種心曠神怡的感覺。

這種天氣最適宜遠行，尤其是體力勞動。

在距離「飛霞堡」不遠處的一條官道上，一隊爲數二十多人的人馬正朝着官道向前行。

隊伍中每個人都騎着馬匹，還有四輛馬車，馬車之上顯然馱着一些貨物，四輛馬車頂上都各插着一支旗幟，旗上寫着「威揚鏢局」四個字。

原來這是一間鏢局正在保鏢上路，走在前頭的是四名威風凜凜的鏢師，其中竟然有一名年約二十歲的少女，只見此少女溫婉漂亮，身穿一套雪白勁裝，腰懸長劍，與衆鏢師並排而行。

在少女身旁的一名鏢師，年約廿五六歲，身材健碩，此時少女扭頭對他說道：「大哥，到了沒有？」

那鏢師道：「越過前面的山坡就到建安鎮了。」

少女顯得有點興奮：「好啊，我又可以跟龍生在一起了，這次我要住上幾個月。」

鏢師笑道：「怎麼啦？想起龍生就不覺路途辛苦了？」

少女喜道：「當然，我已三年不見龍生了，再不見面，恐怕我們互相都不認得對方了。」

另一名鏢師插嘴笑道：「大小姐，你口口聲聲提起你那個龍生，一提起就這麼興奮，那個龍生少爺一定是個非常英俊的青年，不然怎會令大小姐如此緊張，是嗎？」

少女聽了，與兄長對望一眼，接着大笑起來，笑得有點莫明其妙。

那鏢師見了，不明所以，眉頭一皺，說道：「你們笑甚麼？」

少女道：「你不會明白的。」

那鏢師又皺了皺眉頭。

少女的兄長道：「到了建安鎮之後，你和龍生一起，我們則繼續上路，回程時再接你一起回去吧！」

少女道：「不，我要住上幾個月才回家，到時舅父自然會派人送我回去的。」

她的兄長有點無奈，道：「好

吧，你這丫頭，迢迢千里的跟着我們保鏢，爲的就是要跟龍生在一起。」

另一鏢師道：「難得總鏢頭放心大小姐跟我們上路，讓她出來見識一下又何妨？」

「我們幹保鏢這一行的，危險性很大，隨時都會碰上强人，當日我不放心帶她上路，就是這個原因。」

少女滿臉興奮之色，抽出腰間長劍，說道：「我才不怕呢，若果遇上强人，我就跟他們拚了，不要忘記我也懂武功的啊！」

隊伍一路前行，趙子手一邊走一邊大叫「威揚鏢局，威揚鏢局……」他們這樣叫喊，旨在向附近各路英雄通知，有何冒犯之處，請多多包涵。

隊伍繼續前行不久，此時，在路旁隱蔽處忽然閃出八名兇神惡煞的大漢，這八名大漢每人都手握鬼頭刀，一閃出來後，便攔在衆趙子手面前。

衆人見狀，連忙停下步來，那少女雖然口說不怕强人，目下情況却登時嚇得她花容失色。

少女的兄長毫無懼色，在馬上向對方掃了一眼，一拱手，客氣的道：「在下乃威揚鏢局總鏢頭凌威揚之子凌文傑鏢頭，是這趟鏢的主持人，不知諸位是那一路的朋友？」

對方八人之中，有四人並排站在前頭，其中一個身材魁梧的惡漢，怪眼瞪着凌文傑，聲若破鑼的叫道：「我們就是天王幫的人，我們四個是幫裏的四大金剛，我是老大公孫棠。」

站在公孫棠身旁的三個漢子，怪模怪樣，直似個渾人，其中一個沙啞着聲音叫道：「我是老二，是老大的親弟弟，名叫公孫紅，你小子要記住老子的大名。」

凌文傑點頭道：「一定，一定。」

第三個也呱呱叫道：「我是老三，名叫雷百通。」

第四個樣子有點滑稽，一雙眼一大一小，也叫道：「我是老四，是老三的親弟弟，叫雷植，你這小子也要記住老子的大名，否則沒有資格在江湖上行走，以後見了老子，最好喊聲雷大爺。記住，老遠見到就要喊雷大爺，否則……」

雷植還未說完，公孫棠不滿地道：「老四，你是老大還是我是老大？」

雷植道：「當然你是老大，我只是老四。」

公孫棠道：「既然你知道，怎地說這許多廢話？」

雷植有點害怕，忙道：「對不起，老大。」

公孫棠頗感滿意，接着向凌文傑道：「你知不知道我們的頂頭老大是誰？」

凌文傑不敢開罪他們，作個揖道：「恕在下失覺。」

公孫棠很不高興。「他媽的，我們的幫主就是天王長孫無量，他武功蓋世，英明神武，你竟然沒有聽過？」

凌文傑道：「諸位，在下若有甚麼冒犯之處，請多包涵，還望各位兄台借個方便，讓我們上路如何？」

公孫棠道：「這個容易極了，有何不可的？」

凌文傑道：「那麼謝謝諸位了。」

公孫棠道：「只要你們把鏢銀全部留下，我們四兄弟就讓你們上路。」

凌文傑已知道事情不會如此順利了，正色道：「閣下之意是攔途截劫？」

公孫紅道：「小子，你很聰明，我最喜歡這種人。」

雷植直望着凌文傑身旁的少女，吞了口口水，說道：「這妞兒漂亮極了，皮光肉滑，他媽的，我喜歡極了。」

公孫棠臉色一沉：「你算是老幾？」

雷植微微一驚，忙道：「我叫做老四。」

公孫棠道：「知道就好了，這妞兒應該獻給天王作幫主夫人才對，哪輪到你？」

雷植道：「但是天王已有十幾個夫人了，這個留給我也不成問題吧！」

凌文傑已有點不耐煩，說道：「你們到底想怎樣？說吧！」

公孫紅道：「你這小子記性眞他媽的差極了，我們想怎樣，剛才老大不是已說了嗎？」

一衆鏢師知道無討價還價餘地，連忙作好準備，紛紛撤出武器來。

凌文傑道：「各位，大家都是出來混口飯吃的，憑咱威揚鏢局的招牌，難道不能留點面子嗎？」

公孫棠道：「我們不賣任何人的賬，想活命的就留下鏢銀。」

凌文傑臉色一寒。「既然閣下這樣說，休怪我們不客氣了。」說罷，連忙拔出單刀，其餘鏢師的武器早已掣在手中。

公孫棠乾笑兩聲，忽然撮唇發出一陣「胡哨」聲，之後，兩邊叢林忽然撲出二十多名手持武器的大漢，迅速把凌文傑等人包圍起來。

公孫棠望着凌文傑皮笑肉不笑的道：「怎麼樣？願不願留下鏢銀？」

凌文傑毫無懼色，冷哼一聲道：「我們既然吃這口飯的，還怕你甚麼？」

雷植呱呱叫道：「他媽的，你這小子眞不知好歹，竟然連我們四大金剛也不怕。」

公孫棠手一揮，叫道：「大家上，把他們全都殺了。」

一聲令下，三十多人連忙衝殺上前，鏢師連忙飛身下馬向敵人迎上，凌文傑保護着少女，與敵方大打出手。

雷植怪叫道：「各位弟兄，別傷害那美人，我喜歡極了。」

雙方人馬在道上斷殺起來，刹那間喊殺連天。

公孫棠這一班人公然攔途截劫，當然不是普通脚色，個個武功都有相當造詣，尤其是四大金剛，雖然個個都混混噩噩的，但武功絕不含糊，而且出手狠辣。

凌文傑保鏢上路以來，也遇過不少翦徑例子，但憑着鏢局的聲譽，黑道人物也留點面子，或者付出一點買路錢，就可以安然上路，一些不賣賬的，亦輕易應付得來，但今番遇上的卻是勁敵。

雙方繼續激戰，凌文傑雖然武功了得，但要保護妹妹，還要面對公孫棠的瘋狂進攻，已漸感吃力。

* * *

話說，薛風與布輕雲分手後，離開「飛霞堡」，騎着馬在道上信步而行。

在道上行了一會，忽聞前面傳來激烈的打鬥聲，放眼前望，只見有兩方人馬在斷殺，這些江湖上的拚鬥無日無之，他已見慣不怪，這兩方人馬的斷殺，對他來說已無關痛癢，所以毫不放在心上。

馬匹繼續向前行，離斷殺現場不遠，向前望去，只見場中四輛馬車都插着旗幟，再看清楚，只見旗上寫着「威揚鏢局」四個字，當下立時明白，這不是江湖上的仇殺，而是强人向保鏢隊伍作攔途截劫。

薛風本來已不理世事，但見保鏢隊伍處於下風，而且他本來就憎恨那些江湖上的邪魔外道，見了這個情形，俠義心腸油然而生，當下連忙催促馬匹，加快脚步向斷殺現場奔去。

雙方人馬打得正酣，凌文傑身上已受了傷，且滿身染血，正自叫苦之際，忽見一乘人馬迅速馳至，接着馬上騎者飛身躍離馬背，在半空中抽出單刀，甫一着地，便施展出凌厲的刀法向天王幫的人殺將過去。

這個從天而降的人當然就是薛風了。

薛風甫一出現，當眞是擋者披靡，凌文傑兄妹及衆鏢師此時才有機會喘一口氣。

薛風武功已達登峯造極的境界，天王幫的人除了四大金剛聯手可以抵擋之外，其餘的都嚇得目瞪口呆。

凌文傑等人見有拔刀相助者，不禁面露笑容，衆人見薛風出神入化的刀法，一時間竟看得如痴如醉。

現場除了四大金剛圍攻薛風之外，其餘的人都停了手。

四大金剛聯手圍攻薛風，不但討不到半點好處，還被薛風攻得無還手之力，情形好不狼狽。公孫棠見形勢不妙，大叫道：「這傢伙厲害得很，大家讓一讓他吧！」說完，向後翻了幾翻，便跳離戰圈，其餘三人亦相繼抽身退下陣來。

薛風也不追趕，冰冷着臉孔，向他們掃了一眼，道：「我不想殺人，滾！」

雷植叫道：「你說滾就滾，你當我們是甚麼貨色？」

公孫棠臉色一沉，向雷植喝道：「你是老幾？」

雷植微吃一驚：「我叫老四。」

公孫棠道：「你知道就好了，哪輪到你說話？」

雷植道：「對不起，老大。」

公孫棠滿意的「嗯」了一聲，然後向薛風上下打量一番，說道：「兄弟，這裡沒有你的事，爲何淌這趟渾水？」

雷百通道：「對了，你怎地多管閒事？」

薛風木無表情的不發一言。

公孫棠道：「我們是天王幫的人，我們幫主就是天王長孫無量，你怕不怕？」

公孫紅接口道：「聽清楚了沒有？是長孫無量，不是長孫無良。」

公孫棠道：「今天你要多管閒事，我們絕不會放過你的，有種的留下萬兒！」

雷植道：「留下萬兒的意思是叫你報上名來，因爲我們四大金剛不殺無名小卒。」

薛風正想說話之際，公孫棠又道：「慢着，在你未報上名來之前，你應該先知道我們的大名，聽住啦，我們就是天王幫的四大金剛，我是老大公孫棠。」

公孫紅接口道：「我是老二公孫紅。」

雷百通踏步上前：「我就是老三雷百通。」

雷植道：「我是老四，名字叫做雷植，鼎鼎大名，如雷貫耳，你怕也不怕？」

薛風冷聲道：「滾！」

公孫棠道：「我叫你留下萬兒，爲甚麼還不說？」

薛風道：「在下行不改姓，坐不改名，我姓薛，單名一個風字。」

薛風把名字說出後，在場每一個人聽了，都驚愕起來，不約而同的脫口叫道：「滅霞大俠薛風？」

薛風神情冷漠地道：「正是。」

四大金剛頓時臉色發青。

「威揚鏢局」等人聽了，精神一振，因爲每個人都對薛風心儀已久，今天竟然有幸能一睹風采，更目睹薛風爐火純青的刀法，不禁興奮起來，尤其凌文傑身旁的白衣少女，更目不轉睛的呆望着薛風，直看得痴了。

公孫棠一整面容，道：「你眞是江湖上人稱『滅霞大俠』的薛風？」

薛風面色一沉，咬牙道：「我最痛恨你們這些邪魔外道，若還不滾，休怪我不客氣！」話畢，手中單刀一抖。

四大金剛大吃一驚，嚇得掉頭便跑，其餘手下也如喪家之犬急急走了，不消一刻，天王幫的人已走個精光。

凌文傑忙走到薛風面前，滿臉敬佩之色：「多謝薛大俠拔刀相助，否則小弟不堪設想了。」

薛風微微一笑：「小事一樁，不足掛齒。」

凌文傑道：「小弟凌文傑，乃威揚鏢局總鏢頭凌威揚之子，」指着身旁的白衣少女，道：「這是舍妹，霜兒。」

那叫凌霜兒的白衣少女一直痴痴的望着薛風，雙目流露出仰慕之色，經兄長一說，才如夢初醒，神態忸怩，羞得垂下頭來，不敢望薛風一眼，道：「多謝薛大俠相救之恩！」

薛風微微一笑，接着不發一言飛身躍上馬背，催馬向西面直奔而去。

衆鏢師都被薛風的風采吸引住了，望着他遠去了的身影，才回轉頭來對薛風的神采議論紛紛。

凌霜兒仍痴痴的望着薛風消失的道上，神情甚是不捨，凌文傑見了，說道：「他走啦，還看甚麼的！」

一鏢師道：「薛大俠原來這麼英俊，難怪把大小姐吸引住了。」

凌霜兒的雙頰登時飛紅了。

另一鏢師也道：「大小姐，龍生跟薛大俠比，到底你的龍生英俊還是薛大俠英俊？」

凌霜兒羞得把頭垂得更低，內心也禁不住發出甜笑，從此，薛風就在她心中留下不能磨滅的印象。

一衆鏢師仍在談論薛風，就仿似把同伴受傷的事也忘了。

＊　＊　＊

春天，適值清明時節，百花競艷，四週綠草如茵，大地也回復了生氣。

布輕雲彷似沒有心情去欣賞這美景，他正呆呆的跪在一個墓前，墓碑上寫着「父親布宏之墓，不肖兒輕雲立」。

自與薛風在「飛霞堡」一別後，不覺又是兩年，這些日子以來他經歷了甚麼，沒有人知道，他只不過是人海中一個不顯眼的浪子，浪子本來就無人關心的。

和往年一樣，他每年清明時節都會到父親墓前拜祭一番，今年也不例外。

天上洒着微微細雨，四週寒意也深。

墓前的冥鏹已熄滅，布輕雲臉上流着的不知是雨水還是淚水，他跪在父親墓前，不期然的又憶起九年前父親慘死在薛風刀下的情形，一切都歷歷在目，是那麼的清晰，那麼的鮮明，就像昨天才發生一樣，每當憶起，心中仇恨更濃。

他呆呆的看着墓碑，喃喃的道：「爹，你死得好慘，無論如何，我要把薛風殺掉，替你報仇，兩年前，我約了薛風五年後在飛霞堡決一死戰，距今還有三年，三年後九月初二就是薛風的死期，你在天之靈就看着我替你報仇吧！」

他跪在墓前，沉默良久，他才站起來，在滿佈泥濘的荒郊路上漫無目的地慢慢前行。

＊　＊　＊

布輕雲已在荒郊消失，同樣的再無人知道他的去向。

這時候，在細雨中，有四騎人馬出現，原來這四人就是自稱天王幫的四大金剛。

這四個渾人都很重視排名，雖然同時騎馬在道上行走，但排列却絕不含糊，依次是老大公孫棠走在前頭，老二公孫紅跟着，尾隨的是老三雷百通和老四雷植。

四個人騎馬路經布宏墓前。

大小眼老四雷植說道：「這世上原來眞有孝子賢孫，下雨天滿地泥濘的，也有人向先人拜祭。」

公孫棠道：「你這人總是喜歡胡說八道，眞他媽的！」

雷植不期然的望向墓碑，這一看，好似有所發現一樣，大聲叫道：「老大，你看！」

公孫棠罵道：「看你娘的春秋大屁，下雨啦，該找地方避雨啊！」

雷百通不滿地道：「老大，你罵老四就只管罵，不該連我娘也罵上了。」

公孫紅道：「這種鬼天氣眞混帳！」

公孫棠瞪着雷百通。「老三，你竟然跟老大這樣說話，太不像話啦！」

雷百通正想反唇相稽，雷植指着墓碑叫道：「你們不要吵啦，你看這墓碑，原來躺在墳墓裡頭的人

叫做布宏。」

「布宏？」公孫棠一怔，道：「這名字很熟悉，好像在甚麼地方聽過。」

雷百通道：「會不會是你的同鄉？」

公孫棠皺眉道：「好像不是。」

雷植叫道：「布宏就是飛霞堡的主人，九年前被薛風活活打死的。」

公孫紅道：「當然是活活打死，難道是死後才打死的嗎？」

公孫棠忙走到墓前，恍然大悟的說道：「是了，對了，錯不了，他就是飛霞堡堡主布宏，是天王的大仇人，他當年把天王害得好慘，天王一直想找他報仇。」

雷植道：「我們把他的屍體掘出來，帶回去給天王，豈非立了大功？」

公孫紅道：「你怎地說這許多廢話？」

雷植道：「我那裡是說廢話？」

公孫棠忽然大叫道：「我明白啦，我全都明白啦！」

三人同聲道：「老大你明白甚麼？」

公孫棠道：「布宏死了之後，他的兒子布輕雲就把他葬在這裡，這墓碑是布輕雲立的。」

雷植道：「我也明白了。」

公孫棠皺眉道：「你也明白？」

雷植道：「當然明白，墓碑已寫得很清楚。」

公孫棠道：「這也是的。」

雷植道：「我們帶布宏的屍體回去獻給天王，這主意好不好？」

雷百通道：「不好。」

雷植道：「爲甚麼不好？」

雷百通道：「因爲屍體很臭。」

雷植抓抓頭皮。「這也是，我最怕臭死屍。」

公孫棠道：「布宏已葬在這裡九年，屍體也變了白骨啦，掘回去有個屁用。」

雷百通道：「對，布宏老早變了一堆白骨了，老大眞聰明。」

公孫棠道：「那還用說！」

公孫紅道：「布宏會不會變白骨精？」

公孫棠想了想，說道：「恐怕不會吧？」

雷植忽然叫道：「我有辦法！」

三人同聲道：「甚麼辦法？」

雷植道：「白骨大概不會發臭，我們就把布宏的白骨掘回去，讓天王報仇。」

公孫棠怒道：「廢話！」

雷植微吃一驚。「這也算廢話？」

公孫棠瞪他一眼。「當然！」

雷植又微吃一驚。

雷百通道：「老大有甚麼好主意？」

公孫棠道：「既然布宏死了，我們就找他的兒子布輕雲報仇。」

雷植忙道：「老大果然是老大，腦筋靈活，這好主意也想出來了。」

公孫棠有點飄飄然，道：「當然！」

公孫紅道：「但我們往那裡去找布輕雲？」

公孫棠一怔。「這也是。」

雷百通道：「我們可以天天在這裡等，總有一天會等到布輕雲的。」

雷植道：「這豈非很浪費時間？」

雷百通道：「怕甚麼？我們本來就有很多時間，怎可以說是浪費。」

雷植道：「大哥果然頭腦精明。」

公孫棠很不高興。

雷植忙改口道：「不不不，只有老大頭腦最聰明。」

公孫棠感到滿意了。

公孫紅道：「我們到底往那裡去找布輕雲？這問題有點棘手。」

公孫棠又叫道：「我有辦法。」

三人同聲道：「甚麼辦法？」

公孫棠道：「回去叫天王想辦法。」

雷植豎起拇指，道：「老大果然聰明，這辦法也想出來了。」

公孫棠很神氣的道：「那還用說！」

＊　＊　＊

仲夏。

夜已深，天上繁星點點，一鈎新月掛在天邊，這夜予人有一種溫柔的感覺，而且顯得那麼的平靜，彷似世上已毫無紛爭。

繁星下的清水溪流水淙淙，夜靜中聽着此流水聲，就像聽着一首動人的樂曲一樣，是那麼優美和安詳。

夜並不可怕，也不寂寞，問題只在於你處身於黑夜時的心境。

夜更深，清水溪河畔的花草皆沾滿了露水，此刻，每一個人都應該在床上尋夢去了，但在清水溪邊却有一個人在呆坐着，這個人動也不動的坐着，就像一尊石像似的。

這個呆坐在河邊的是個貌美如花的少女，原來她就是凌文傑之妹凌霜兒。

只見她滿懷心事似的，頗有飽嚐相思之苦的味道。

她的一蓬秀髮也沾滿了露水，看來已在溪邊呆坐了一段頗長的時間。

她雙眼無神的望着溪裡的淙淙流水，在她心目中，她會否感到這是一首既優美又動人的樂曲？她對這個溫柔而平靜的夜有何感受？

微風輕吹，她感到寒意逼人，

身子也不期然的縮作一團，樣子有點可憐，可是她似乎仍未有離開的打算。

她顯然是個失意的人，但面對如斯環境，心頭豈非更難受？

天上繁星滿佈，就像有數不清的眼睛，每一隻眼睛都向她的美麗容貌作貪婪的注視，但星星會否明白她的心事？

她打算坐到甚麼時候？只有她自己才知道，此時寒意更深，就在她感到寒意更深之際，身後忽然有一件披肩輕輕的蓋在她身上，顯得那麼關懷，此刻她才感到全身溫暖起來。

凌霜兒沒有回頭看一眼，彷彿已知道是誰把披肩蓋在自己身上一樣。

替凌霜兒蓋上披肩的也是個少女，年紀約莫二十歲，樣子漂亮，但性格有點刁蠻，一看便知是個嬌生慣養的富家小姐。

少女站在凌霜兒身後，說道：「表姐，這麼晚了，小心着涼啊，回去睡吧！」

凌霜兒仍是呆呆的坐着，沒有出聲。

少女有點無奈，搖頭嘆息一聲：「你還在想念着那個滅霞大俠薛風嗎？」

凌霜兒神情呆澀的微微點頭。

少女有點啼笑皆非，接着坐在她身旁。

凌霜兒一副可憐兮兮的樣子望着少女，幽幽的道：「龍生，我是不是很傻？」

那叫龍生的少女苦笑一下，說道：「你只見過薛大俠一面，他只是對你有救助之恩，你就愛上他，難道這就是愛情？」

凌霜兒道：「我是不是很傻？」

「你的確有點傻，因爲你們天各一方，兩年來，你日夕盼望與他相見，你這份苦心他知道嗎？就是他知道了又如何，你們會有結果嗎？」

「我不求有甚麼好結果，我只希望能見到他，那怕是短暫的，我已經感到安慰和滿足了。」

「別那麼傻，忘記他吧！」

「我嘗試過盡量去忘記他，不想他，但我知道我實在太需要他，我越是抑制自己不想他，就越加苦惱。」

龍生長長嘆了口氣，說道：「兩年了，你就這麼折磨自己兩年，平白虛渡了兩個年頭，也錯過了不少好姻緣，看來往後還不知有多少個兩年，眞活該，你認爲這樣做值得嗎？」

「我沒有想過這是否值得，或者我眞的太傻了。」

「聽我的話，別再傻下去好嗎？表姐。」

「我知你是一番好意，龍生表妹，你不要再勸我了，就讓我傻下去吧！」

龍生臉上生出一點憤怒：「那個薛風把你害成這個樣子，日後有機會見到他的話，我一定逼他娶你爲妻，否則我跟他拚了。」

凌霜兒道：「這怎麼可以？」

龍生道：「爲甚麼不可以？」

＊　＊　＊

盛夏時節，百花盛放，清溪河畔繁花似錦，四週也生氣盎然。

布輕雲根本沒有心情去領受這一份風光，彷似世事萬物都與己無關一樣。

這些日子以來，他到處流浪，足跡遍及整個大地，可是他仍毫無目的地，彷似天下雖大，却無處容身。

他感到疲倦嗎？沒有人知道。

不知不覺間，他來到建安鎮旁的清溪河畔。

建安鎮本來就離「飛霞堡」不遠，他不期然的來到這裡還是專程而來？是否對昔日盛極一時的「飛霞堡」仍存有依戀之心？

畢竟他是在「飛霞堡」出生和長大的，這一份感情確實難以磨滅！

他行重行行，依然漫無目的，此時，不期然的向前一望，這一望，只見河畔站着兩個人，這本來是很尋常的事，但布輕雲還是忍不住多看了兩眼。

這站在河邊的兩人，都是六十歲過外的老人，兩者俱是童顏鶴髮，十分精壯，他們之所以能吸引布輕雲的目光，是因爲他們都手握長劍，距離十多尺的相對而立，並以精光四射的眼神望着對方，看情勢似乎要來一場決鬥似的，而且大有一觸即發之態。

布輕雲忍不住停下來靜觀其變。

兩個相對而立的老人，同樣都是鬚眉皆白，其中一個神態似遊戲人間，神情有點自大，另一個則大智若愚，有點似渾人，形貌也有些滑稽。

可是兩人都變得很嚴肅。

兩老除了各自手握長劍之外，在兩人身邊的，還各自有一把閃閃生光的刀插在泥土上。

兩老再凝視一會，忽然「錚錚」兩聲響起，兩人同時把手中長劍拔了出來，動作幾乎一致。

布輕雲知道他們要動手了，便全神貫注的看着，但心下奇怪，心道：「這兩個老不死年紀已不輕，還有甚麼解決不了的事，而要用武力解決？」

兩老把劍拔出來之後，並非向對方發動攻勢，而竟然不約而同的把劍往地上一插，然後兩人身旁都有一刀一劍的插在泥土上。

布輕雲更感奇怪。

兩老好似不覺布輕雲站在不遠處一樣，把劍往地上一插之後，隨即拋下手中劍鞘，接着不約而同的大喝一聲，便雙雙挾着拳頭向對方衝去。

說時遲，那時快，兩老便碰上了，一經碰上，立時互相施展拳腳功夫，拳來脚往的打作一團，打得甚是激烈，呼喝連聲，一時間委實難分難解。

有道是拳怕少壯，棍怕老辣，但這兩個年紀不輕的老人打將起來，同樣拳風呼呼，每一招都强而有力，也蘊含着上乘的招式，毫不遜色於年輕力壯之輩，布輕雲看了一會，不禁感到驚訝，因爲他們無論出拳、踢腿，以至翻滾騰挪，身手都極之靈活，一般少年也難以比擬。

布輕雲心下雪亮，眼前這兩個老人其實都是武學高手，只是弄不清他們因何要決鬥。

兩老鬥了百來招，依然旗鼓相當，一時間根本分不出勝負，布輕雲不禁看得痴呆了。

兩老再鬥四五十招，雙方仍討不了對方的便宜，二人忽然在激鬥中不約而同的以最快速度向後翻騰，幾個起落，已站在原先站立的位置，然後迅速的拔起剛才插在地上的單刀，雙方已把單刀握在手中，再迅速的握刀迎向對方，瞬眼間，兩老又以單刀再度交鋒。

這兩個老人的動作，分開、翻騰、拔刀，再向對方反攻，這幾個動作猶如兔起鶻落，動作之快，把布輕雲看得呆了，幾乎不敢相信世上竟有如此靈活身手的老人。

兩老握刀互相拚鬥，同樣呼喝連聲，刀鋒接觸處，迸起無數火花，招式清脆俐落，絕不含糊，而且雙方出招異常勇猛，也極之狠辣，只要一方稍有差池，非重重吃上對方一刀不可，那時則非死即重傷，所以二人絕不能有任何閃失，否則不堪設想。

眼看兩大高手招來招往，激烈無比，布輕雲不禁看得目瞪口呆，同時不期然的替二人擔心，因此緊張得手心也滲出汗水。

雙方又鬥了百來招，同樣的未分勝負，兩人雖然打得激烈如不要命似的，但出招一點也不散亂，也毫不分神，直把平生所學提升至最高境界。

再打一會，兩把單刀硬生生的碰在一起，這一碰撞强而有力，强大的力量碰撞之下，也把二人同時震開了。

稍一分開，兩老忽然又不約而同的向後翻騰，在半空中翻了幾翻，雙方同樣把手中單刀拋開，尚未着地，已各自抽出插在地上的長劍。

兩人的動作幾乎一致，只見雙方握劍在手後，又向對方撲了過去，迅即又以手中長劍激鬥起來。

布輕雲在旁見了，看到精彩處，忍不住高聲叫好，但卻一點也不影响二人的拚鬥，他們像是已經和手中兵刃溶爲一體，雙方都極爲投入。

刀走剛，劍走柔，先前以刀鬥得虎虎生威，剛猛異常，其後以劍相鬥，只見雙方將手中長劍舞得矯若游龍，又彷似穿花蝴蝶，雙方身手極之靈活，煞是好看，只把布輕雲看得陶醉極了，好似自己也溶入這一場拚鬥中一樣，他從未見過如此精彩絕倫的武鬥，一邊看，一邊忍不住高聲叫好。

兩老仍鬥得劍氣森森，就在兩人打得最激烈、最難分難解之際，二人忽然不約而同地向後翻開，接着離開對手，然後又雙雙的把手中長劍往地上一插，看到這裡，布輕雲知道他們的拚鬥已到尾聲，忍不住替他們吁了口氣。

兩老停下來後，連氣也不喘一口，那個樣子似遊戲人間的叫道：「怎麼了，還打不打？」

那個大智若愚的叫道：「當然還要打，今年分不出結果，明年再打，我做師兄的，無論如何要得到師父的武功秘笈。」

「你名叫陸不凡，除了家裡有幾個臭銅錢之外，你有那些地方是不凡的？連我也贏不了，你簡直自命不凡，看來師父的武功秘笈非我莫屬了。」

那個叫陸不凡的呱呱大叫：「我怎地自命不凡？不凡只是我的名字，你叫劉威武，難道你又比我威武？連我也贏不了，你又有甚麼資格擁有師父的武功秘笈？」

那個叫劉威武的道：「莫忘記啊，你是我師兄，比我還要早入門幾年，學武也多我幾年，做師兄的不能打敗師弟，你羞也不羞？」

陸不凡聽了，臉上一熱，登時說不出話來。

劉威武又道：「當年師父對我說的話原來是眞的。」

陸不凡有點緊張，道：「師父對你說過甚麼？」

劉威武道：「師父說你資質平庸，說我聰敏過人，我本來不信的……」

陸不凡搶着道：「難道現在你信了？」

劉威武道：「當然信了。」

陸不凡氣極，怪叫道：「你胡說八道！」

劉威武見他氣得面容也扭曲了，心中一樂，說道：「你胡說九道，比我多一道。」

「我那裡胡說九道？」

「你說終有一天可以打敗我，然後擁有師父的武功秘笈，這就是胡說九道。」

「但你也不能打敗我。」

「好，明年此時此地再一決高下，我就不信不能打敗你。」

「你這句話整整說了三十年啦，既然你明年還要打，打就打，難道我還怕你不成？」

劉威武道：「跟你拚鬥了三十年，你不悶我也悶透了！」

陸不凡道：「怎麼啦？不想再打嗎？認輸吧！」

「輸個屁，我只是想轉換一下決鬥方式，免得每年都分不出勝負，多麼沒意思呢！」

「想換甚麼方式，只管說出來吧。」

「我比你聰明，當然由我出主意。」

陸不凡被他氣極了。

劉威武續道：「倒不如我們各自收一個徒弟，教他們兩年武功，兩年後再叫他們在這裡比試，那就可以分出勝負了，到時誰的徒弟勝出，誰就可以擁有師父的武功秘笈，你說好嗎？」

陸不凡道：「有道是名師出高徒，我怕你甚麼？主意是你出的，到時候你可不要後悔把師父的武功秘笈雙手奉送給我啊！」

劉威武忽然仰天大笑起來。

陸不凡奇道：「你笑甚麼？」

劉威武道：「我恥笑你好大的口氣，眞他媽的臭死人了！」

陸不凡脹紅了臉。「不准笑！」

劉威武道：「我剛剛笑完了。」

布輕雲在不遠處看見這兩個年屆古稀的老人如此好勝，也感到啼笑皆非。

劉威武拾起地上刀劍，滿臉自負的道：「兩年後此時此地再見。」說完發出豪邁的笑聲，便揚長而去。

陸不凡見了，不禁氣上心頭。

布輕雲冷笑一聲，也回身走了。

陸不凡對着劉威武的背影作了個不屑的神色，正想離開，却看見了布輕雲的背影，忽然大叫道：「小兄弟，等一等！」

布輕雲回轉身來，用冷傲的神情對陸不凡道：「你叫我？」

陸不凡四週張望一下，說道：「這裡只有我和你，不是我叫你還有誰叫你？」

布輕雲道：「甚麼事？」

陸不凡向他走近，然後站在他面前，目不轉睛的上下打量一番。

布輕雲微微一怔。

陸不凡向他上下打量一番後，喃喃地道：「不錯，眞的不錯，的確是一塊好材料。」

布輕雲有點不耐。「你當我是甚麼？」

「材料。」

「甚麼材料？」

「好材料。」

心高氣傲的布輕雲向他瞟了一眼，接着轉身而去。

陸不凡沉聲喝道：「站住！」

布輕雲果然站住了。

陸不凡又叫道：「回來！」

布輕雲置之不理。

陸不凡微一愕然，接着向他走過去，然後又向他上下打量一番。

布輕雲極不客氣的道：「你到底想怎樣？」

陸不凡仿若無聞，忽然伸手摸向布輕雲的肩膊，布輕雲忙伸手把他的手格開，叫道：「你想怎樣？」

陸不凡又道：「好，果然好材料。」

布輕雲更不耐煩，向他瞪了一眼，接着又轉身而去。

陸不凡又叫道：「站住！」

布輕雲沒有理會，繼續前行。

陸不凡有點慌張，連忙快步趕在布輕雲面前，忽然「噗通」一聲，便在布輕雲面前跪了下來。

布輕雲微吃一驚。「你這是幹甚麼？」

陸不凡一臉哀求之色。「小兄弟，我求求你。」

布輕雲更爲錯愕：「你求我甚麼？」

陸不凡道：「我求你拜我爲師，答應做我的徒弟。」

布輕雲感到啼笑皆非，心道：「世上竟有這種人！」

陸不凡又道：「你快答應我，兩年後替我打敗我師弟的徒兒，替我奪取師父的武功秘笈，你若不答應，我就長跪不起。」

布輕雲見他此舉，端的哭笑不得，說道：「就算你要收我爲徒，應該是我向你下跪才對，怎地你跪我，把輩份調轉了？」

陸不凡一聽，一想不錯，恍然大悟的連忙站起來，說道：「不錯，應該你跪我，不是我跪你，快下跪拜見師父，快快快！」說着，按着布輕雲兩邊肩膊，想把他按下。

布輕雲並不下跪。「你若要我拜你爲師，也得讓我考慮一下啊！」

陸不凡忽然正色道：「還考慮甚麼？難得我陸不凡瞧得起你，還擺甚麼架子的？快跪下拜師吧，機會難逢啊！」

布輕雲心中盤算。「以我的武功，就是再苦練三年也很難打敗薛風，眼前這個老者雖是個渾人，但武功卻相當高强，加上他還有師父的甚麼武功秘笈，若果能取得這武功秘笈，相信就可以打敗薛風。」

心念至此，覺得只有拜陸不凡爲師才有機會向薛風報仇，便說道

：「好，我願拜你爲師！」

陸不凡大喜過望。「眞的？那太好了，快快下跪行拜師之禮。」

布輕雲在他面前跪了下來。

陸不凡更開心。「對了，對了，拜師之禮一切從簡吧，將就一下向我叩二十來個响頭算了。」

布輕雲跪下後，說道：「師父在上，弟子在下，從今日起，弟子正式拜陸不凡爲師。」說完向他叩了三個頭。

陸不凡一怔。「只叩三個頭？」隨即開心地道：「好好好，你拜我爲師，好處多的是，從此之後，你甚麼也不用做，只專心學武便行，我家裡有花不完的金銀珠寶，生活絕不成問題。」

布輕雲心中只想學武打敗薛風，金銀珠寶毫不放在心上。

陸不凡道：「徒兒，你叫甚麼名字？」

布輕雲想起薛風叫自己隱姓埋名，免得日後惹來不必要的痲煩，想起自己是薛風唯一的徒弟，在家裡又排行第四，便替自己改了個名字，當下說道：「弟子姓薛，名叫四郎。」

陸不凡笑道：「好，好一個薛四郎，你一定是薛仁貴的後人了，是嗎？」

布輕雲不置可否。

陸不凡又道：「剛才我跟那個叫劉威武的王八蛋說的話，你全都聽到了？」

布輕雲點點頭。

陸不凡道：「兩年後替我打敗他的混帳徒弟，替爲師討個光彩。」

布輕雲道：「弟子定當悉力以赴，絕不會令師父失望，更不會有辱師父的威名。」

陸不凡高興莫明。「好好好，這才是我的好徒弟，現在馬上跟我回家去，然後馬上傳授你武功。」說着已拉着布輕雲的手向前行，布輕雲也身不由己的跟着他。

*　*　*

街上行人熙來攘往，好不熱鬧，建安鎭果然一片繁榮景象。

陸不凡拉着布輕雲的手在街上胡亂穿插，行了不久，二人來到一條較僻靜的街上，這裡環境甚爲優美，布輕雲向前望去，只見街上兩旁房屋都甚雅潔美觀，而且每間屋面積也甚大，不問而知，這裡是鎭上富戶人家的聚居地了，陸不凡顯然就住在這裡。

再走一會，陸不凡指着其中一間大屋，面有得色地道：「你看前面那間大屋漂亮嗎？」

布輕雲淡淡地道：「還不錯。」

陸不凡有點不高興：「甚麼還不錯？你應該說非常漂亮才對。」

「爲甚麼要這樣說？」布輕雲停下來問道。

「因爲這間大屋就是你師父的家。」

「我師父？」

「是啊！你師父就是我，怎麼？還不習慣是不是？」

布輕雲微笑地點點頭。

陸不凡笑道：「從今天開始就習慣一下吧！」

布輕雲道：「是，師父。」

陸不凡很滿意。「這就對了，我們回家去吧！」

二人走了一會，陸不凡停下步來，說道：「徒兒，你討了老婆沒有？」

布輕雲搖搖頭。

陸不凡皺眉道：「搖頭是甚麼意思？」

布輕雲道：「搖頭的意思是還沒有討老婆。」

陸不凡忽然面露笑容，然後很滿意地點了點頭。

布輕雲道：「點頭是甚麼意思？」

「點頭的意思是很好。」

「很好是甚麼意思？」

陸不凡臉色一沉。「你問長問短的到底想怎樣？有甚麼企圖？」

布輕雲道：「是你先問我嘛。」

「是嗎？」

「你問我討了老婆沒有，到底有甚麼企圖？」

陸不凡道：「因爲我有個尚未出嫁的二十歲女兒，我想那個……這個……那個甚麼的。」

「爲甚麼吞吞吐吐？」

陸不凡有點不耐煩了。「算了，別問啦，我們回家去吧！」說完便又向前行，布輕雲只好尾隨着。

走了幾步，陸不凡又停下來，盯着布輕雲道：「你還沒有告訴我，你叫甚麼名字？」

「不是對你說過了嗎？我姓薛，名叫四郎。」

「我的記性眞差，還有，你家在那裡？」

布輕雲向前一指。「在前面。」

陸不凡朝他手指方向一看，發覺他所指原來是自己的大屋，說道：「那是我的家。」

「從今以後，你的家就是我的家。」

「你倒會撿現成便宜。」

布輕雲道：「是你說的。」

陸不凡又道：「你的籍貫何處？父親是誰？有多少兄弟姊妹？算了算了，日後才告訴我你的身世，我們回家去吧！」說完又向前行，布輕雲只好跟着。

陸不凡又停下步來，瞪住布輕雲，說道：「你說尚未娶妻，那麼你喜歡那一類型的女子作爲妻子？」

布輕雲道：「爲甚麼問這些問題？」

陸不凡正色道：「是我問你，答我。」

布輕雲道：「我可不可以不回答你這個問題？」

陸不凡沉着臉，道：「當然不可以，師父問徒弟那有不答之理？」

「但我根本沒有想過這問題。」

「現在開始想。」

布輕雲想了想，說道：「我喜歡溫柔賢淑的女子爲妻子。」

陸不凡道：「那麼刁蠻任性的女子你喜歡嗎？」

布輕雲連忙擺手搖頭。「我最怕這種女子。」

陸不凡很不高興。「你喜歡那種女子早就嫁光啦，那裡輪到你？」

布輕雲道：「爲甚麼無緣無故問我這些問題？」

陸不凡狠狠的瞪住他。「你怎地如此嘮叨？問長問短的？」

布輕雲性格反叛，登時不滿的道：「由始至終是你嘮叨我，我那裡有嘮叨你？」

陸不凡不滿。「你這是甚麼意思？發師父的臭脾氣！」

布輕雲也不多說，回轉身憤然而去，陸不凡忙喝道：「站住！」

布輕雲充耳不聞，繼續前行。

陸不凡追了上去，拉住他的手。「你去那裡？」

布輕雲把他的手一甩。「讓我走吧！拉着我幹甚麼？」

「走？是不是以後也不回來？」

「我爲甚麼要回來？」

「你是我徒弟，你這樣一走，豈非背叛了師門？」

「誰稀罕做你的徒弟？是你逼我罷了。」

陸不凡正色道：「走吧，走得越遠越好，永遠也不要回來。」

反叛性格的布輕雲頭也不回的拂袖而去。

陸不凡一個愕然，心想：「這小子怎地如此硬脾氣，眞的說走就走？」他見布輕雲已越走越遠，忽然大大地慌張起來，連忙一個箭步追前，雙手攔在布輕雲面前，臉上堆滿笑容地道：「好徒兒，乖徒兒，可愛的徒兒，是師父不對，師父跟你鬧着玩而已，怎地認眞起來了，我們回家去吧！」

布輕雲感到有點啼笑皆非，也忍不住笑起來了。

陸不凡心中一樂。「對了，要笑面迎人嘛，我們回家去吧！」

布輕雲爲人雖然心高氣傲，個性反叛，但見他已和顏悅色，而且自己最大的目的是爲了學武，當下不滿之色也消減了。

陸不凡搭着他的肩膊，朝大宅而行，行了一會，又道：「徒兒，你眞的不喜歡刁蠻任性的女孩子？」

「我已說過了，不想再說。」

陸不凡害怕他再使性子，忙道：「算了算了，不喜歡便算了，我們回家去吧！」

「爲甚麼老是問這問題？」

「那有爲甚麼的，這年頭的人總是喜歡胡說九道，我也凑凑熱鬧吧了，我們回家去吧！」

「我們現在不是正在回家嗎？」

「對對對，別說了，我們回家去吧！」

說話間，二人已走到陸家的朱漆大門外，陸不凡伸手叩了叩門，不久，一個下人把大門打開。

只見那下人五十多歲，身軀略胖，一臉慈祥之色，看見陸不凡，恭敬地道：「老爺，回來啦！」

陸不凡道：「當然回來了，難道我現在是在海上嗎？」

那下人連忙賠笑道：「是的，是的。」

陸不凡指着布輕雲對那下人道：「十五，這位是我的徒弟，以後叫他四郎少爺吧！」

那叫十五的下人恭敬地向布輕雲道：「四郎少爺，小人姓陸，名叫十五，既然你是老爺的徒弟，日後有甚麼差遣，儘管吩咐小人好了。」

布輕雲道：「十五叔，別客氣，大家是自己人了。」

陸不凡很不耐煩起來。「別再婆媽啦，我們回家去吧！」

布輕雲道：「我們不是已回來了嗎？」

陸不凡抓抓頭皮。「是嗎？」

陸十五在前引路。「老爺，四郎少爺，請進裡面再說吧！」

陸不凡道：「是的是的，我們回家去吧！」

當下，在陸十五的引路下，布輕雲跟在陸不凡身後，便進入陸家的前院。只見屋前是一座頗大的花園，穿過花園，便是大宅所在，一切生活居停也在其中了。

陸十五在前引路，首先跨入門檻，陸不凡跟着，一隻脚正想踏進屋內，此時忽聞屋內一聲嬌喝，隨即一條人影自屋內閃身而出，甫一現身，便拳脚交加的攻向陸不凡，一時間陸不凡在忙於招架，臉上現出無奈之色。

陸十五在一旁發出苦笑。

布輕雲被弄呆了。

布輕雲淸楚看見，這個貿然向陸不凡襲擊的是個少女，年紀大概二十歲左右，樣子也甚漂亮，但一看樣貌，已知是個刁蠻任性的少女，看她拳風呼呼的向陸不凡出招，打起來也相當狠辣。

這少女原來並非別人，正是凌

霜兒稱爲龍生表妹的少女。

少女仍呼喝連聲的向陸不凡進招，陸不凡邊招架邊叫道：「停手停手，有客人在，豈能如此無禮！」

龍生先是不聽，瞥眼一看，見布輕雲站在一邊，臉上一熱，隨即跳下陣來，笑道：「既然有客人來了，就饒你一次吧！」

陸不凡望望布輕雲，一臉尷尬之色，苦笑一下，然後整理一下衣衫，接着滿不高興的瞪住龍生。「女流之輩，不懂甚麼叫做溫柔嫻淑，賢良淑德，卻每天在舞拳弄脚，動刀動槍的，成甚麼樣子？」

龍生登時滿臉委屈之色，跺脚道：「我從小你就教我武功，又對我說，女孩子學好武功之後就不怕男人欺負，而且又要顯得有點男兒氣概，你今天卻責怪我來了？」

這個龍生，原來就是陸不凡口中所說的那個未嫁女兒陸龍生了。

陸不凡見她不高興，連忙賠笑道：「但男兒氣概是在適當時才使出來的，不適當時就要收起來嘛，而且現在根本沒有男人欺負你。」

陸龍生在撒嬌。「難道現在不是適當時候？」

陸不凡堆滿笑容的道：「當然不是，乖女兒，從今天起，不要男兒氣概了，你要做一個溫柔嫻淑的女兒，知道嗎？」

「爲甚麼？」

陸不凡不經意地向布輕雲望去，然後對女兒道：「不要問爲甚麼，你照做就是了。」

「但我不懂甚麼叫溫柔嫻淑。」

「不懂就要學，馬上學，爹會教你！」

「你這人眞麻煩！」

「是是是，爹很麻煩，麻煩極了。」

「那麼姐姐和霜兒表姐算不算溫柔嫻淑？」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陸龍生一面嬌嗔。「我不學！」

陸不凡在哄她。「學吧學吧，學會了好處多得很哩！」

陸龍生忽然改變話題。「今天和師叔的戰果怎樣了？」

陸不凡道：「跟三十年前一樣。」

陸龍生道：「眞不明白，幾十歲了，已經鬥了三十年，還鬥甚麼？」

陸不凡正色道：「爲甚麼不鬥？再鬥他三百年也要鬥！」

陸龍生道：「鬥來鬥去也鬥不出結果來，你不覺乏味嗎？」

「怎會乏味？不過，你可以放心，兩年後就會有結果了。」

陸龍生正想說話，發覺布輕雲正以不大友善的眼光望着自己，便向布輕雲一指，對父親道：「他是誰？是你帶回來的？爲甚麼帶他回來？」

陸不凡忙道：「來來來，你們應該認識一下，四郎，這位就是我的乖女兒，名叫龍生。龍生，這位哥哥叫薛四郎，是我的徒弟，他英俊極了，快叫一聲四郎哥哥吧！」

布輕雲眉頭一皺。「怎地替女兒改了個男孩子的名字？」

陸不凡道：「你有所不知，我生了第一個女兒，可是她現在已出嫁了，當我老婆第二次懷孕的時候，我肯定她準會替我生個男的，所以先改了個名字，就叫龍生，意思是龍所生的，但當生下來之後，卻是個女的。」

「知道是個女的之後，爲甚麼不改另一個女孩子的名？」

陸不凡笑道：「我喜歡嘛，再講，這名字也着實改得不錯，不是人人想得出來的。」

陸龍生嬌嗔起來。「你喜歡就胡亂替我改了個男孩子的名，也不理會我給人家取笑。」

陸不凡道：「別再說了，快向四郎哥哥叫一聲師兄吧！」

陸龍生道：「你幾時收了個徒弟？」

陸不凡道：「我這個徒弟收了很久啦，差不多一整天了。」

陸龍生瞪大雙眼。「他今天才拜你爲師？」

「對啊，一整天了，時間也不算短，只是日子稍短一些。」

陸龍生不屑的向布輕雲望了一眼。「他今天才拜你爲師，爲甚麼要我叫他做師兄，應該他叫我做師姐才對。」

陸不凡知道布輕雲個性，唯恐他不喜歡，連忙堆滿笑容的向女兒道：「他年紀比你大嘛。」

陸龍生甚倔强：「先入爲兄，後入爲弟，不是論年紀的，這規矩難道你不知？我才不叫他做師兄呢。」

陸不凡一面爲難之色的望着布輕雲，布輕雲忽然行到陸龍生面前，說道：「師姐，師弟薛四郎見過師姐。」

陸龍生一副勝利者的模樣，面有得色：「這還差不多！」

陸不凡呵呵笑道：「好了，今後師姐弟要一團和氣，相親相愛了。」

陸龍生一面不屑之色：「誰跟他一團和氣，相親相愛？」

陸不凡道：「大家是同門嘛。」

陸龍生一面傲氣的向布輕雲上下打量一番：「師弟，你學過武功沒有？」

布輕雲甚謙遜：「算是學過，不過都是一些三腳貓功夫，也算不上是武功，見不得人的。」

陸龍生極瞧不起布輕雲，雙手

叉腰，說道：「既然你學過一些三腳貓功夫，我們切磋一下如何？」

布輕雲早就想教訓她一下了，聽她說了，實在正中下懷，心裡暗笑，但仍很謙虛的道：「做師弟的，那敢在師姐面前班門弄斧？」

陸不凡道：「不妨不妨，就切磋一下吧。」

陸龍生好似勝券在握一樣：「怕什麼的？來吧，讓師姐向你指點一下，讓你知道什麼叫做取長補短，日後學武就會事半功倍了。」

陸不凡道：「是啊是啊，切磋一下無妨的，就讓龍生指點你一下吧。」

陸龍生已跳到庭院的空地上，而且已擺好了架式。

布輕雲幾乎忍不住笑了出來，心中暗笑，說道：「那麼我們比拳腳還是比兵器？」

陸龍生道：「別婆媽，我們先比拳腳，後比兵器，十五，快把兵器架搬出來。」

陸十五應聲「知道」，便進入屋內。

布輕雲慢慢走前去，然後右拳左掌，腳下踏個丁字步，向陸龍生行了一禮，說道：「師姐，請賜教！」

陸龍生禮也不還，布輕雲仍丁着馬步，她便嬌喝一聲，挾着雙拳攻了過去。

布輕雲見她攻來，先是閃避和招架，並不還擊，還故意顯得無還手之力，有點狼狽，陸龍生見了，以爲她被自己攻得無力還手，登時滿面得意之色，仍招招狠勁的攻了過去。

布輕雲其實在試她的武功，見她樂極忘形的樣子，心中更覺好笑，心想：「螢光之火，竟敢與星月爭輝，這點兒微末技倆也敢向我挑戰，簡直不自量力，好，就讓少爺給點顏色你看吧！」

布輕雲心念甫畢，便由守轉爲攻，馬步一進，喝叫一聲，拳招連綿攻出，這一來，登時把陸龍生打得陣腳大亂，要不是布輕雲手下留情，她早已被打得倒地不起了。

陸龍生這時才知道，布輕雲根本是個會家子，而且武功也甚不弱，知道被戲弄了，心中頓時萬二分的不高興。

二人正在拳來脚往之際，此時屋內一名少女行了出來，此少女並非別人，正是凌霜兒，只見她滿面幽幽神色，見了陸龍生與人打架，心中頓感奇怪起來。

凌霜兒行出來後，陸十五亦把兵器搬了出來放在門前。

凌霜兒望望陸十五，說道：「十五，小姐爲什麼和男孩子打起架來了？是不是小姐在外面惹下是非，被人找上門來？」

陸十五苦笑一下，便把前因後果對她說了一遍，凌霜兒登時明白過來。

情義仇怨　難以取捨

陸龍生被布輕雲攻得無還手之力，連氣也喘不過來，瞥眼一看，見前門已放了兵器架，酣鬥中，忽然向兵器架衝前，然後隨手抽出一柄單刀，便回身砍向布輕雲，在旁各人見了她毫不留手的一刀砍向布輕雲，都大吃一驚。

布輕雲見她一刀砍來，不慌不忙，便以雙手招架她的來刀，架了十來刀之後，布輕雲向後一翻，身形欺向兵器架，在半空中伸手一抄，便已在兵器架抽出一柄單刀，頭也不回，便握刀向陸龍生反攻。

陸龍生本想欺他赤手空拳，以刀討個光彩，但卻得不到半點好處，其後更見他身手敏捷得很，且迅速握刀在手，頓時心中叫苦起來。

這兩人的比拚，形勢根本一面倒，布輕雲在談笑用兵，他不想一下子就打敗陸龍生，只一味在戲弄她，但陸龍生爲人卻甚是好勝，仍不服輸，仍舊嬌喝連聲的招招攻過去。

布輕雲在她面前賣弄刀法，更把她氣得頭頂生煙。

凌霜兒知道這二人只是在比試，便站在一旁靜心欣賞，她也不算是武學門外漢，當然看得出布輕雲其實在戲弄陸龍生。

凌霜兒聚精會神的看了一會，忽然間，她全身震了一下，面上發出驚異神情，喃喃的道：「這個薛四郎的武功和刀法，却和薛大俠一模一樣，難道這人和薛大俠有關？」

需知道，布輕雲的武功大部份是薛風所授，兩年前，凌霜兒被薛風深深吸引住，當時，薛風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以及與天王幫的四大金剛對打時的每一招每一式，她都印像深刻，今番見了布輕雲出每一招每一式，騰挪翻滾的身形，以至步法，都依稀是兩年前眼底所見的薛風的影子，神情不禁開始激動起來，又喃喃地道：「他會不會知道薛大俠的下落？」

*　*　*

陸龍生被布輕雲一柄單刀戲弄於股掌之間，且被攻得喘不過氣來，知道已無勝望，忽然向後退了下去，布輕雲也不追擊。

陸龍生恨恨的盯着布輕雲，接着樣子好似想哭一樣。

布輕雲心裡樂極，向她微微一笑，作個揖道：「師姐，承讓了！」

陸龍生一面受了委屈的樣子，把手中單刀使勁往地上一擲，叫道：「你欺負我！」

布輕雲感到啼笑皆非。

陸不凡忙上前道：「他那裡有欺負妳？」

陸龍生覺得父親在幫着布輕雲，嘴兒一扁，一副想哭的樣子，跺了跺腳，便滿腹委屈的飛奔進入屋內。

陸不凡見了，微一愕然，接着走到布輕雲面前，語帶責怪的道：「你應該讓一讓她嘛，大家玩玩而已，何必認眞？」

布輕雲道：「我已一直在讓她，只是她一直不知好歹。」

「我早對你說過了，她是個刁蠻任性，蠻不講理的人，你應該遷就她一下，你總是忘了，這樣下去，你們這一輩子如何相對下去？」

布輕雲感到好笑：「與她相對一輩子？」

「是啊，有何不妥？」

「我沒有想過與她相對一輩子！」

「沒有想過就要想，馬上想！」

布輕雲搖頭苦笑。

陸不凡沉着臉道：「搖頭是什麼意思？」

「搖頭的意思就是我最怕這種女人。」

「這種女人有什麼不好？」

「我不喜歡就是不好。」

「不妨不妨，日後你就會發覺她有很多好處，例如她是我的女兒就是好處之一。」

布輕雲淡淡的道：「日後的事日後再提吧。」

陸不凡道：「是的。」一轉話題，續道：「剛才你的武功並不錯，既然你學過武功，你今天拜我爲師，那你是帶藝投師了？」

布輕雲點一點頭。

陸不凡道：「然則你師承何人？」

布輕雲不想被人知道與薛風扯上關係，更加不想暴露身份，當下說道：「弟子不便相告。」

陸不凡一怔：「爲什麼？」

「弟子有難言之隱。」

陸不凡面色一沉：「混帳，男子漢大丈夫，頂天立地的，會有什麼難言之隱？」

布輕雲唯恐被人知道是布宏之子，想了想，說道：「陸前輩，看來四郎不適宜做你的徒弟。」一拱手，續道：「告辭了。」

布輕雲掉頭便行。

陸不凡面色一沉：「站住！」

布輕雲聽而不聞，仍向前行。

陸不凡又慌張起來，連忙追前，然後攔住他去路，面上堆滿笑容的道：「四郎，我求求你不要走，就是要走，也要在兩年後替我打敗劉威武的徒弟和取得我師父的武功秘笈才走不遲，那時我會好風光的歡送你的，好嗎？」

布輕雲覬覦他口中所說的師父的武功秘笈，登時回心轉意，說道：「你要我留下來做你徒弟也可以，但我有條件。」

陸不凡一怔，說道：「徒弟跟師父講條件，世上竟有這回事？」

布輕雲道：「如何？」

陸不凡忙賠笑道：「本來這不成體統，我也不太體面，既然你是我徒弟，我們關係密切得很，你只管開條件吧。」

「我只有兩個簡單的條件。」

「只有兩個條件這麼少，而且還是簡單的條件？」

「兩個條件夠了。」

陸不凡笑得雙眼瞇成一條線：「說吧。」

「第一，別再追問我過往的一切。」

「這個易辦極了，果然很簡單，爲師答應你。」

「第二，別再在我面前提起你那個寶貝女兒，更不要提我和她相對一輩子。」

陸不凡登時收起笑容，眼睛也睜大了，扳着臉孔道：「這個問題一點也不簡單，而且複雜得很，我不答應。」

布輕雲道：「既然不答應，我走了。」說完朝大門走了過去。

陸不凡一愕，隨即叫道：「我答應你好啦。」

布輕雲暗中偷笑，接着回轉身，走到陸不凡面前，笑道：「我們回家去吧！」

陸不凡面孔黑得好比鑊底：「混帳，我們現在不是已回到家了嗎？」

此時候，布輕雲不經意地朝大門望了望，這一望登時目瞪口呆起來，因爲他看見了漂亮動人的凌霜兒，登時把他的眼光吸引住了。

*　*　*

陸不凡爲了要打敗師弟劉威武討個光彩，也爲了能得到師父的武功秘笈，果然很專心的向布輕雲傳授武功。

另一方面，他亦每天督促女兒陸龍生如何學習做個溫柔嫻淑、賢良淑德的女子，陸龍生不是蠢材，當然知道父親爲什麼叫自己這樣做，她個性極倔强，爲人又好勝，對父親的督促卻充耳不聞，直把陸不凡氣了個頂上生烟。

陸龍生在父親面前一再强調自己極憎恨布輕雲，絕不會爲了討好布輕雲而改變自己，事實上，她對父親之言卻陽違陰奉，她開始覺得，應該改變自己了，因爲機會是可一不可再的，因此她開始注重自己的打扮，目的是引布輕雲注意，但表面上她對布輕雲卻不屑一顧，其實她早已承認，自己對布輕雲實在有一份異樣的感覺，這種感覺是從

來未有過的。

* * *

烈日當空，陸家後院的空地上，布輕雲赤裸着上身，滿身汗水如雨下，但他仍在苦練陸不凡傳授給自己的一套刀法。

陸不凡在樹蔭下坐在一張搖椅上，手執長桿烟斗，一直在看着揮汗如雨的布輕雲在苦練。

他心中很感驕傲，因爲布輕雲是一塊武學的奇材，對武學領悟力極强，短短日子能有這成就，當日對自己的選材眼光也感自豪了！

不知什麼時候，凌霜兒也來到後院，而且目不轉睛的看着布輕雲練武。

自從布輕雲出現後，凌霜兒心中也較開朗了，因爲她幾乎可以肯定，布輕雲其實與薛風有關，因爲兩者都姓薛(布輕雲自稱薛四郎)，兩者武功又同出一轍，她一直都想向布輕雲探問薛風下落，只是礙於女性的矜持才沒有開口。

今天，凌霜兒實在忍不住了，趁沒有人留意之下，便悄悄的來到後院，本想趁機與布輕雲相談一下，但偏偏卻看見陸不凡坐在樹蔭下，所以只好呆站一邊了。

布輕雲在苦練間，瞥眼一看，發現一雙眼仿似會說話的凌霜兒站在一邊，而且正在目不轉睛地看着自己練武，登時精神一振，心中發出甜笑，練得更起勁起來。布輕雲外表雖然冷傲，其實也是個懷春少年。

凌霜兒站着再看了一會，此時忽聞强烈的鼻鼾聲傳來，扭頭一看，只見陸不凡在清涼的樹蔭下，經過一輪微風輕吹，就把他吹入夢鄉，而且睡得正酣，口水也源源自嘴角流了下來，凌霜兒見了，忍不住笑了一聲。

布輕雲忽聞凌霜兒一聲輕笑，忍不住望了望，這一望，更令他心旌搖動，因爲凌霜兒的笑臉更美、更甜、更迷人，當下更加一把勁地練下去。

布輕雲把一套刀法重複舞了多遍，已是滿頭大汗，這時候，凌霜兒移近幾步，嫣然一笑，道：「薛公子，休息一下才練吧。」

布輕雲心頭一跳，便停了下來，然後痴痴的望着她。

凌霜兒半帶羞怯，向另一邊的樹蔭下走去，她唯恐吵醒陸不凡，所以離陸不凡遠遠的一棵樹坐了下來。

布輕雲面帶傻氣的在她身邊坐了下來。

陸不凡睡得仍鼾聲大作，此時他忽然微微睜開眼來，向前望去，只見布輕雲與凌霜兒正並排坐在對面的樹蔭下。

陸不凡原來根本並未入睡，他只是裝作睡着而已，他見了布輕雲與凌霜兒坐在一起，面容有點難看，喃喃自語：「四郎這小子果然對霜兒產生了興趣，怎麼辦？龍生豈非沒有希望？唉，龍生是我的女兒，霜兒是我的姨甥女，我該撮合誰？」

正在苦惱間，想了想，又自言自語起來：「既然霜兒跟四郎情投意合，理應撮合他們才對，但是龍生這丫頭的性格根本很難找丈夫，我做父親的該爲女兒的終身大事着想一下才對呀，況且霜兒樣子漂亮，人見人愛，不愁嫁不出去，她心中又一直只有一個薛風，對了，我應該爲女兒幸福着想才是，這樣才對得起我陸家的列祖列宗。」說到這裡，忽然站起身來，再扯起幾聲特大的鼻鼾聲，然後走入屋內。

布輕雲與凌霜兒見了，凌霜兒笑道：「舅父醒了。」

布輕雲見了，以爲陸不凡不想阻礙二人交談，心中暗讚他知情識趣。

* * *

陸龍生在房間裝扮了一番之後，對着銅鏡在作出各樣動作，一忽兒對鏡微笑，一忽兒作出女性的溫柔動態，然後又站起身來，蓮步姍姍的在房中來回踱步。

這樣來回踱了一會兒，對着銅鏡，說道：「這大概就叫做溫柔了吧？」

說完，又作了一連串的女性嬌柔美態，然後又練習蓮步，倒也顯出女性溫柔的一面。

正當她在蓮步姍姍的練步之際，房門忽然被人推開了，她微吃一驚，扭頭一看，只見父親神色有點慌張的站在面前。

陸龍生見了，登時收斂起溫柔姍姍儀態，睜大雙眼，正想開口指責一下父親，但陸不凡見她打扮得份外漂亮，已比她先開口：「爲什麼今天打扮得這麼好看？」

陸龍生脾氣發作：「你爲什麼連門也不敲一下就衝進來，我到底也是個女兒家嘛！」

「妳當然是個女兒家，難道是我兒子？」

「你進來幹什麼？」

「妳剛才是不是在練習溫柔？」

「你胡說，我有必要討好那個薛四郎而這樣做嗎？」

「妳是的，只是不承認吧了，不過妳練來也沒有用，一切太遲了。」

陸龍生暗吃一驚，衝口道：「爲什麼？」

陸不凡一面懊喪之色：「你知道嗎？四郎愛上了霜兒，看來霜兒也愛上了四郎，他們在戀愛啦，我早叫你學溫柔，你偏不聽，現在一切都太遲了！」

陸龍生一面不惑之色：「不會吧？」

「爲什麼不會？」

「霜兒不是一直在暗戀薛大俠的嗎？她怎會愛上四郎？」

「世事是會變的，總有一日，月亮說不定也會變成四方，他們日久生情，戀愛起來你以爲是怪事？」

陸龍生聞說，心中一酸，隨即裝作滿不在乎似的，說道：「他們戀愛又怎樣了，關我什麼事，薛四郎，呸！我從來沒有把他放在心上。」

陸不凡仍懊喪滿面：「你沒有把他放在心上，但爹卻一直有把他放在心上。」

陸龍生面露委屈之色，說道：「那麼你嫁給他吧。」

陸不凡一怔：「這怎可以？」

陸龍生叫道：「你說世事是會變的，爲什麼不可以？」

陸不凡道：「世事是會變化的，但不會變得如此荒唐罷！」

陸龍生心中苦極：「不要說啦，你出去！」說完在父親身上一推，硬把他推了出去，然後迅速的把門關上。

陸不凡隔着房門道：「他們兩個正在後院談情說愛，你知道嗎？」

他見房內無反應，搖頭嘆息一聲：「唉，白費了我不少心血，無緣無故失掉了個女婿。」

* * *

烈日仍舊當空，太陽把每樣事物都拉成了一條直線，天氣甚是炎熱。

布輕雲與凌霜兒坐在樹蔭下，只覺清涼無比，外表心高氣傲的布輕雲心中有點興奮。

二人無言相對着，布輕雲只感到此時無聲勝有聲。

過了一會，凌霜兒壯着膽子，說道：「薛公子，請恕我唐突，問你一些問題。」

布輕雲心頭微微一跳，說道：「凌姑娘，請你說吧！」

凌霜兒神態有點靦覥，說道：「不知薛公子與滅霞大俠薛大俠有什麼關係？」

布輕雲不料她竟有如此一問，登時楞住了。

凌霜兒見了他的表情，已心中雪亮起來。

布輕雲沉默一會，說道：「凌姑娘爲什麼有此一問？」

凌霜兒眼神變得幽怨起來：「我只是想向薛公子打探一下薛大俠的下落。」

布輕雲更感愕然：「爲什麼？」

凌霜兒大膽地表明心事：「兩年前，我跟薛大俠有一面之緣，實不相瞞，自那一次之後，薛大俠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是，我們卻天各一方，致令我飽受了兩年思念之苦！」

布輕雲心頭登時酸溜溜的。

凌霜兒又道：「薛公子跟薛大俠可是有兄弟關係？」

布輕雲木無表情地搖了搖頭。

凌霜兒又道：「然則薛公子跟薛大俠可有師徒關係？」

布輕雲此刻知道，自己原來只是自作多情，凌霜兒心中只有薛風，心頭極不好受，且半帶恨意：「我跟薛風毫無關係。」

凌霜兒道：「兩年前，我親眼見過薛大俠的武功，你跟龍生表妹比試時的武功，跟薛大俠的武功同出一脈的，所以我懷疑薛公子跟薛大俠有師徒關係。」

布輕雲眼光半帶疑惑：「妳難道就是威揚鏢局總鏢頭凌威揚之女？」

凌霜兒一點頭：「薛公子怎知道？」

布輕雲道：「兩年前，威揚鏢局在建安鎮外遇上天王幫的四大金剛攔途截劫，幸而薛大俠拔刀相助，大敗四大金剛，這件事當時也起了陣哄動，我也有所聽聞。十年來，薛大俠在江湖上只出現過一次，既然你說親眼見過薛大俠的武功，兩年前的一次也是薛大俠出現過唯一的一次，因此我猜到妳就是凌總鏢頭的女兒。」

凌霜兒道：「薛公子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什麼問題？」

「薛公子跟薛大俠可有師徒關係？」

布輕雲見她心有所屬，一顆心本來酸溜溜的，但見她那麼痴情，且想打探薛風下落，終於說道：「不錯，薛公子的確是我師父。」

凌霜兒大喜：「眞的，那麼你知不知道薛大俠身在何處？」

布輕雲搖頭。

凌霜兒頓感失望。

布輕雲鄭重地道：「這世上知道我跟薛大俠關係的，就只有妳一個人，妳千萬別對任何人說起這事。」

「既然你不想人知道你跟薛大俠有師徒關係，那你爲什麼又告訴我？」

「我不是想告訴妳，只是給妳看穿了，我再也沒有必要隱瞞。」

二人坐在樹蔭下交談着，陸龍生不知何時來到後院，並躲在一角偷窺，果然看見布輕雲與凌霜兒並排而坐。

陸龍生離得遠遠的，聽不到二人在說什麼，只見二人似是很談得來，頓覺心中有點難受。

* * *

九月初九，重陽節，天朗氣

清。

布宏的隱蔽墳墓已雜草叢生，這裡一帶本來人跡罕至，但布宏的墓前卻坐着四個人，這四個人並非向布宏掃墓而來的，原來他們就是以公孫棠爲首，自稱天王幫四大金剛的人。

看來他們已坐了一段頗長的時間，老二公孫紅首先不耐煩起來：「布輕雲是不是眞的會來拜祭他老子的，他若不來，我們豈非白白等了一整天！」

公孫棠道：「天王料事如神，布輕雲一定會來的。」

公孫紅道：「但今天是重陽節，不是清明節，布輕雲未必會來拜祭他老子的。」

雷植接口道：「老二說得對，重陽節是登高的節日，這裡一點也不高，大概布輕雲是不會來的了。」

雷百通道：「說得對，我們倒不如不要等下去了。」

雷植道：「是啊，這樣等，悶死人了。」

公孫棠道：「走？若果我們走了之後，布輕雲眞的來了，那怎麼辦？」

雷植道：「他來了我們再來。」

公孫紅道：「既然我們走了，怎知道他來了？」

雷植道：「這也是。」

雷百通道：「我們現在一走了之，天王根本不知道，所以他不會責怪我們的。」

雷植道：「是啊，明年清明節才來，那時布輕雲準會出現的。」

公孫棠道：「但清明節多是下雨天，煩死人，我不想在清明節那天呆等，而且天王急於要抓布輕雲回去，跟他清算他老子的舊帳。」

雷百通道：「我有點不明白。」

公孫棠道：「有什麼不明白可問我。」

雷百通忙道：「是啊，老大最聰明，問他好了。」

雷百通道：「所以我問老大。」

公孫棠被讚聰明，又有點飄飄然起來：「你問吧。」

雷百通道：「天王只是跟布宏有過節，但爲什麼要找布輕雲清算舊帳？」

「因爲布宏已死了，所以才找他兒子，這本來很簡單，你怎地不明白？」

「但布輕雲跟天王是沒有恩怨的。」

「這叫父債子還，爲什麼你不懂得？」

「這怎可以？」

「爲什麼不可以，天王說可以就可以。」

雷植道：「老大說得對極了。」

「不是我說的，是天王說的。」

「天王說得對極了。」

這四兄弟仍在你一言我一語的，說話內容不着邊際，正當他們交談間，公孫紅不經意向前一望，只見一個人正朝着墳墓行了過來。

來者正是布輕雲，他趁着重陽節來向亡父拜祭的，布輕雲遠望去，只見有四個形貌怪誕的人正橫七豎八的或坐或卧的在父親墓前，心中登時顯得怒不可遏。

布輕雲一手提着冥鏹物事，一手握着單刀一路向前行。

四大金剛見布輕雲一直走近前，全都坐了起來，而且目不轉睛的瞪住漸行漸近的布輕雲。

公孫棠看了一會，說道：「這小子會不會是布輕雲？」

雷植忙道：「我們向他盤問一下，問他是不是布輕雲就知道了。」

公孫棠惡惡瞪住他：「你算是老幾？」

雷植最怕公孫棠，微吃一驚，忙道：「我喊做老四。」

公孫棠道：「知道就好了，怎輪到你亂出主意？」

雷植道：「對不起老大！」

雷百通道：「然則老大有什麼好主意可以知道這小子是不是布輕雲？」

公孫棠道：「我們向他盤問一下，問他是不是布輕雲就知道了。」

雷植道：「老大果然聰明，這好主意也給你想出來了。」

公孫棠有點飄飄然，趾高氣揚地道：「我當然聰明，因爲我是老大。」

雷植不斷點頭：「是的是的。」

布輕雲行到四人面前站住，冰冷着臉孔的瞪住四人，冷聲道：「你們在這裡幹什麼？」

公孫紅道：「我們在這裡等一個人，現在我們等到了一個人……」

公孫棠道：「你到底是不是那個人？」

布輕雲先見了他們怪模怪樣的，繼而聽他們詞不達意的亂說一通，登時知道他們四個都是渾人，與陸不凡相比，實有過之而無不及，但他是個喜怒不形於色的人，仍是冷聲道：「你們到底說什麼？」

公孫棠道：「我們說的這個人就是你，那個人就是我們要等的人，他叫布輕雲。」

布輕雲一個錯愕，一整面容，說道：「你們是什麼人？」

公孫棠道：「我們就是天王幫的四大金剛……」

布輕雲暗忖道：「原來他們就是薛風的手下敗將，江湖傳說，他們四個的武功也非同小可。」

公孫棠續道：「我就是老大公

薛風來到李雪影墳前致祭。

孫棠。」

公孫紅忙站起身來，說道：「我是老二，名字喚作公孫紅，是老大的親弟弟。」

雷百通也站起身來：「我是老三雷百通。」

雷植同樣也站起身：「我是老四，喊做雷植，鼎鼎大名，如雷貫耳，你怕也不怕？以後見了我就要喊聲雷大爺，否則沒有資格在江湖上行走，記住，離得遠遠的就要喊雷大爺。」

公孫棠又惡瞪住雷植，喝道：「你算老幾？」

雷植一驚：「我喊做老四。」

公孫棠道：「知道就好了，那輪到你說這許多廢話。」

雷植道：「對不起老大，該輪到你說廢話了。」

公孫棠滿意地一點頭，然後望住布輕雲道：「我問你，你是不是布輕雲？」

布輕雲不知他們來意，先是不答，反問道：「你們要找布輕雲？」

公孫棠道：「明人不作暗事，盲人才作暗事，我們當然要找布輕雲。」

布輕雲道：「你們找布輕雲有什麼事？」

「不是我們要找的，是我們的天王要找他的。」

「你們天王要找布輕雲有何事？」

公孫棠道：「天王要找布輕雲是因爲……咦！有點不對，好似本來是我問你，怎地反過來你來問我？」

雷植道：「是是是，老大只問了一條問題，這小子卻反問了三條問題。」

雷植道：「太不像話啦。」

公孫紅道：「這小子在喧主奪賓。」

雷百通道：「是喧賓奪主才對。」

公孫棠道：「你們靜一靜好嗎？」

三人頓時住口。

公孫棠又對布輕雲道：「你好似還沒有答我，你是不是布輕雲？」

布輕雲道：「到底你們找布輕雲什麼事？」

公孫棠道：「我已說了，不是我們要找他，是天王要找他。」

「你們的天王與布輕雲有過節？」

公孫棠正想回答，連忙想起是自己發問：「是我問你，你先答我，你是不是布輕雲？」

布輕雲道：「不是……」

「你爲什麼不是布輕雲？」

「我爲什麼是布輕雲？」

「是我問你，不是你問我，快

說。」

「因為我不是布輕雲，所以我不是布輕雲。」

「那你是不是布宏的兒子布輕雲？」

「不是。」

「你來這裡幹什麼？」

布輕雲反問：「你們又來這裡幹什麼？」

公孫棠道：「我們來這裡是等那個人，但來了這個人，我們不知道這個人是不是那個人，所以問這個人。」

布輕雲一心想來拜祭亡父，卻碰上了這四個渾人，他知道他們口中的天王就是長孫無量，一時間不知他們是敵是友，為了不想節外生枝，更不想與他們夾纏不清的糾纏下去，當下也不拜祭亡父，掉頭便走了。

雷植見了，叫道：「老大，他走了。」

公孫棠破口罵道：「混帳，你以為我臉上沒有長眼睛嗎？我當然看見他走了。」

雷植吃了一驚，登時不說話。

雷百通道：「老大，就這樣讓他一走了之？」

公孫棠道：「當然就這樣讓他一走了之，難道要我們四兄弟送他走嗎？」

雷植道：「但是……」

公孫棠道：「但是什麼？你沒有長耳朵啦，他不是說得很清楚嗎？他根本不是布輕雲。」

雷植道：「是是是，應該讓他一走了之，用不着我們四兄弟相送。」

公孫棠道：「當然，他還沒有這個資格。」

公孫紅道：「這個小子不是那個小子，那我們怎麼辦？」

雷植道：「是啊，我們等不到布輕雲那小子，如何向天王交代？」

公孫棠沉着臉：「繼續等！」

公孫紅道：「繼續等，那豈非悶死人！」

公孫棠道：「當然，誰叫你做人手下。」

雷植道：「若果等不到呢？」

公孫棠道：「我有辦法。」

「什麼辦法？」

「回去叫天王再想辦法。」

雷植道：「這辦法不錯。」

* * *

四大金剛仍在糾纏不清，布輕雲已漸行漸遠。

布輕雲當然並非怕了四大金剛，只是尚未弄清他們找自己到底何事，在他心目中，這四個人多是自己父親的仇人，他謹記薛風之言，莫讓人知道自己是布宏之子，免惹起不必要的麻煩。

布輕雲離開父親墳墓不久，遠處有一個人從後跟着他而行。

只見此人穿着一身素服，手握單刀，頭戴斗笠，一張臉被遮掩了一半，臉的下部蓄着又濃又密的鬍子。

布輕雲遠離四大金剛之後，停下步來，然後拿出金銀衣紙，以及祭祀用的食品，接着便在地上跪了下來，原來他不便在父親墓前拜祭，為免暴露身份，所以只好離遠向父親遙拜了。

遠處那頭戴斗笠的人見他停了下來，也就停步不前，然後藉着高及人身的草叢藏起來，看來他是一路跟踪布輕雲而來的。

此時，他除下斗笠，目不轉睛的看着布輕雲。

原來此人並非別人，就是「滅霞大俠」薛風，他滿臉濃密鬍子，若不仔細看，很難認出是他。

薛風對已故愛侶李雪影十年來都未能忘情，可說痴情之極，同樣的，他每年的清明節與重陽節都會到李雪影墓前拜祭一番，十年來從未間斷，同時他亦知道布輕雲亦是在每年該兩個節日向父親拜祭，他與布輕雲已分別兩年有多，心中一直惦掛，亦想知他行踪何處，所以拜祭完李雪影之後，便到布宏墓前等待布輕雲，以解惦掛之苦。

薛風來到布宏墳墓附近，卻目睹布輕雲遇上了四大金剛，他知道布宏生前與天王幫幫主長孫無量有極大過節，正擔心布輕雲會在四大金剛面前暴露身份，但其後布輕雲掉頭而去，這才放下了心，接着就是想知道布輕雲到底居於何處，便暗中從後跟踪，然後就看見他向父親遙祭。

布輕雲向父親遙祭完畢，便起身離開，而薛風也藉着地形藏身，一路在後跟踪。

雙方一前一後的走着，行在前頭的布輕雲攀過山坡，薛風也從後跟着。

當薛風走上山坡之後，放眼望去，卻不見了布輕雲影踪，心下有點失望。

正當薛風怔怔的站着之際，身後忽然有人冰冷着語氣說道：「明人不作暗事，閣下一路跟着在下到底有何目的？」

薛風認得這是布輕雲的聲音，心中一喜，不其然的回轉身來，只見布輕雲手中握着出了鞘的刀，滿面殺氣的惡瞪着自己。

薛風大半邊臉被斗笠所遮，加之滿面鬍子，因此布輕雲認不出是他。

布輕雲見他不作聲，又冷聲道：「尊駕是誰？」

薛風恐被認出，所以仍默不作聲，沉默了一會，接着便走下山

坡。

布輕雲面色一沉，殺氣更濃，叫道：「站住！」

薛風不理，繼續前行。

布輕雲臉上肌肉跳了跳，忽然大喝一聲，握刀便向薛風背後殺上，薛風聞聲，頭也不回，幾下騰挪便避過了襲擊。

布輕雲認定對方來意不善，幾下落空之後，牙齦一咬，又握刀殺上，而且出手也甚狠辣，薛風見他又殺了上來，心道：「且試一試他的武功有何進展。」心念至此，也拔刀迎了上去，當下，二人便在山坡之上打將起來，且打得甚是激烈。

布輕雲練武以來，第一次與人交手，就是兩年多前在飛霞堡廣場與薛風一役，那一次雙方都未盡全力，因此這一仗是布輕雲正式與人交手，只是布輕雲並不知道對手其實是同一人，所以打得毫不留手。

薛風與他交了三四十招，頓感布輕雲武功大有進展，只是臨敵經驗不足，再打一會，薛風恐怕武功被看穿而露了身份，激鬥中，一個後翻，便抽身而退，然後快步的下了山坡。

布輕雲並不追擊，只是呆呆的站住望着對方漸漸遠去。

他心下奇怪，此人到底是何方神聖？跟踪自己目的何在？是敵是友？他武功如此高強，為何在勝負未分之時急忙抽身而退？

薛風當然不能向布輕雲表明身份，他此行的目的是惦掛布輕雲，他絕不能讓布輕雲知道自己一直在關心他，他見布輕雲武功進步神速，已甚感滿足了。

* * *

薛風知道附近只有一個市鎮，就是建安鎮，他懷疑布輕雲會不會居於此鎮，他已不能再跟踪布輕雲，所以比他先抵達建安鎮，然後在入鎮的必經之路暗中等候。

約莫過了一頓飯時間，布輕雲果然進入鎮上，薛風於是從後跟踪。

在市鎮的街上不比荒郊，布輕雲根本沒有發覺薛風在跟踪自己。

薛風從後一路跟着，心想：「我薛風一生光明正大，今番竟要如此鬼祟。」也不得不承認，自己實在太關心布輕雲了。

他跟踪着布輕雲在鎮上穿插了一會，此時他發覺布輕雲正向一條富人聚居的街道而去，然後，布輕雲在一間大宅前叩門，不久，大宅有人把門打開，而布輕雲也進入大宅之內。

薛風幾乎可以肯定，布輕雲是居於此屋，但他不明白，布輕雲何以會住進此富戶，與戶主又有何關係？

在布輕雲進入陸家大宅之同時，毗鄰大屋有人把門打開，接着一個穿着下人服飾的人走了出來。

薛風見了那人，先除下斗笠，便向那人趨前，然後甚有禮的道：「請問這位大叔，」指着陸家大宅：「這家主人是誰？」

那人向他上下打量一番，見他倒也友善，便說道：「這裡就是陸不凡老爺的住宅。」

薛風道：「那麼剛才進入屋內那位少爺是誰？」

「那位少爺就是陸老爺的徒弟，名叫薛四郎，陸老爺跟人說，四郎少爺是他的未來女婿。」

薛風想了想，又問道：「四郎少爺拜陸老爺為師，是多久之前的事？」

那人道：「也有半年了，陸老爺時常對人說，四郎少爺聰明極了，能收到這個徒弟，他感到十分驕傲。」

薛風問到這裡，便停止發問，然後好似沉思得入了神般，那人向他注視一會，聳聳肩，便轉身而去了。

對於布輕雲能拜得一個富有人家做師父，薛風也很感安慰，因為布輕雲起碼不用浪跡江湖，做一個無根的浪子，而且他拜師只有半年，但武功已大有進步，他的師父顯然是一個武學高人了。

薛風對布輕雲的寄望很大，但世事本來就很矛盾，布輕雲是一個非取他性命不可的人，他有想過這一點嗎？他會把此事放在心上嗎？是不是正如他自己所言，世事可以說是毫無矛盾，問題只在於你對事情的抉擇和取捨！

* * *

建安酒樓是建安鎮最大和最有名的酒樓。

中午過後，建安酒樓的食客並不太多，所以薛風很容易便找到了一個座頭。

他除下斗笠，把隨身單刀和斗笠放在枱上，叫了酒菜後，便獨個兒木無表情的喝着酒。

一個人喝酒，有人稱為是喝悶酒，但薛風好似沒有喝悶酒的感覺，因為他是一個彷彿習慣了孤獨的人。

菜端上來了，他也開始起箸進食，也就在此時，他看見四個人進入酒樓，而這四個人也坐在他的鄰座。

這四個並非別人，正是薛風的手下敗將，自稱天王幫四大金剛的人。

四大金剛當然已看見了薛風，只是薛風當年沒有鬍子，今天卻是滿面又濃又密的鬍子，因此四人並不認得他，更何況四人根本沒有向他仔細望上一眼，所以在四人眼中

，鄰座的大鬍子只是酒樓的一個尋常人客罷了。

四兄弟坐了下來，一名店小二慌忙上前，臉上堆滿笑容，哈腰道：「四位客官要吃點什麼？要不要先喝點酒才點菜？」

公孫棠正想說話，大小眼雷植搶着道：「你們有什麼好酒？」

小二道：「好酒？小號多得很，有燒刀子、女兒紅、花雕、紅高粱、茅台、竹葉青……」

小二正想繼續數下去，雷植忙道：「夠了夠了。」

小二仍笑容滿面：「那麼幾位客官要喝什麼酒？」

雷植道：「給我們來一壺香片。」

小二一怔：「香片！你們喝茶？」

公孫棠道：「我們從來不喝酒。」

雷植道：「對啊，酒能亂性，所以我們一直都很清醒地做人。」

小二在抓頭皮，然後說道：「好的好的，一壺香片，馬上就來。」

公孫紅道：「快餓死人啦，小二，你拿主意，替我們弄幾味小菜來。」

小二道：「好的好的。」

雷植道：「不用太多，多我們吃不下，大概十來二十碟也就夠了。」

小二又一怔，接着笑道：「還有什麼吩咐？」

雷百通道：「有！」

小二道：「還有什麼？」

公孫紅道：「上菜要快，越快越好。」

小二道：「好的好的，馬上來。」便轉身去了。

雷植摸摸肚皮：「幾乎餓死我了，明年清明再等那小子的話，我要帶十八隻肥鷄和十八隻肥鵝才去。」

公孫紅道：「別再提肥鷄肥鵝，越提我越覺肚子餓。」

雷百通道：「我也是，不知怎的，肚子一餓就手軟脚軟的，眞他媽的奇怪極了。」

雷植道：「可能你的大腸小腸有問題，該找個大夫檢查一下。」

雷百通道：「這主意倒也不錯。」

公孫棠面色一沉：「說夠了沒有，我做老大的只說了一句話，你們卻說個沒完沒了，還當我是老大嗎？」

三人齊聲道：「對不起，老大，該輪到你說話了。」

公孫棠很感滿意地一點頭：「這還差不多，大家都肚子餓啦，塡飽肚子再說吧。」

三人齊聲道：「是。」

然後四人便默不作聲，小二把茶端上來了，他們便只管喝茶，不多久，小二也把菜端上來了，整整有二十道菜，每一道菜的份量也着實不少，然後四人便狠吞虎嚥的據案大嚼，不消一刻已吃了個杯盤狼藉，碟底朝天，連汁水也不剩一滴，枱上只留下一大堆骨頭，看來他們倒也吃得痛快。

飽餐一頓後，四人都飽得捧着肚子。

雷植一口氣灌了六杯茶，用衣袖抹抹嘴角，說道：「吃得眞痛快，幾乎被布輕雲那小子害得變成了一個餓鬼。」

薛風忽聞他提起布輕雲，爲之一愕。

雷百通道：「現在我的手脚不軟啦，他媽的，吃飽就不軟，眞神奇。」

公孫紅對公孫棠道：「大哥，今天我們等不到布輕雲，明年清明節眞的再來等嗎？」

公孫棠道：「當然，這是天王的命令。」

薛風知道天王幫長孫無量與布宏有極大過節，今番要找布輕雲，敢情是爲了上一代的仇恨了，於是便細心的聽下去。

只聽雷百通道：「是的，天王的命令決不能違背的。」

雷植面露後悔之色：「當日若果不是行經布宏的墳墓的話，我們就不知布宏葬在那裡，以後也用不着到處找布輕雲了，眞活該。」

公孫棠面色一愠：「混帳，你怎可以說這些話？」

雷植雖怕公孫棠，但仍說下去：「這是道理嘛，天王跟布輕雲的老子有仇，又不是跟我們老子有仇，怎地要我們到處奔波，今天又在那死人墳墓呆等了一整天，差點給餓死了。」

公孫棠面色很難看，怒道：「你這人講不講義氣的？」

公孫紅也道：「老大說得對，我們四大金剛素來最講義氣。」

雷百通也道：「我們都是義氣男兒，難道你忘了？」

雷植仿似被喚醒過來一般，說道：「對了，講義氣，我幾乎忘了。」

公孫棠很感滿意，一點頭，說道：「這就對了，這才是四大金剛本色！」

四人在說話間，又有兩人進入酒樓內，只見此兩人面貌都不似善類，而且每人都手執一柄鬼頭刀。

兩人進入酒樓之後，四下張望一會，好似在找座頭，此時一名小二已迎了上去。

話分兩頭，公孫棠說完那句話之後，雷植顯得有點大義凜然，說道：「不錯，咱四大金剛有四大金剛的宗旨，我們一定要講義氣！」

那兩人忽聞四大金剛四字，霍然怔住了，不其然的回頭望着四人，然後對望一眼，便向四人走了過去。

兩人來到四人的桌邊，打量一下狼藉不堪的枱子，又望着四人，四大金剛也與他們對望着。

雙方眼也不眨一下的對望了一會，公孫棠首先皺眉，對公孫紅道：「你認識他們？」

公孫紅搖頭：「我還以爲你跟他們相識，原來不是。」

公孫棠望着雷百通：「你認識他們？」

雷植道：「我還以爲他們跟你有很深的交情，原來不是。」

公孫棠道：「你們都不認識他們？」

三人同時搖頭：「不認識，老大，你認識他們嗎？」

公孫棠搖頭，然後霍地站起身來，對着二人正色道：「你們到底是什麼人？這樣望着我們是什麼意思，明人不作暗事，盲人才作暗事，你們想怎樣？」

另外三人亦霍地站直了身子，並且死瞪住二人。

那兩人中，其中一人開口道：「原來你們就是天王幫的四大金剛！」

公孫棠一怔，喃喃地道：「原來我們四兄弟的大名有人認識。」隨即對二人道：「不錯，我們就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四大金剛，我就是老大公孫棠。」

公孫紅接口道：「我是老二，名字喚作公孫紅，是老大的親弟弟。」

雷百通道：「我是老三雷百通。」

雷植最愛吹捧自己：「我就是老四，是老三的親弟弟，名字喊做雷植，鼎鼎大名，如雷貫耳，以後見了我要喊聲雷大爺，否則沒有資格在江湖上行走，記住，老遠見了就要喊聲雷大爺。」

公孫棠向他惡瞪一眼：「你說完了沒有！」

雷植微吃一驚：「剛剛說完了，眞巧。」

然後，公孫棠又望住那兩人，說道：「你們好似還沒有告訴我，你們到底是誰？」

其中一人道：「你們沒有機會給我們開口。」說完毫不客氣的坐了下來，另一人同樣也坐了下來。

雷植道：「我們好似沒有人叫你們坐。」

另一人微笑道：「大家是自己人，還客氣什麼？」

公孫棠陪笑道：「對對對，大家都是自己人，坐坐坐，不用客氣。」

那人道：「我們已坐下了。」

公孫棠道：「是是是，你們已坐下了。」對雷植道：「老四，快斟茶。」

雷植在鄰桌拿了兩隻杯子，放在二人面前，並開始斟茶。

公孫棠忽然阻止雷植斟茶，然後對二人正色道：「慢着，自己人？什麼自己人，你們到底是誰？」

其中一人道：「我們就是新月幫的人，在下就是張橫。」

另一人道：「在下張鐵峯。」

雷植道：「你們是兩兄弟？」

二人同聲道：「是兄弟，不是親兄弟。」

雷植好似不明。

公孫棠呵呵笑道：「果然是自己人，老四，繼續斟茶。」

雷植連忙斟茶。

公孫紅望着公孫棠：「他們眞是自己人？」

公孫棠道：「不知道。」

公孫紅在抓頭皮，一臉迷惘之色。

張鐵峯道：「我們幫主楊傲龍與貴幫長孫幫主有極深厚交情，那我們不是自己人嗎？」

公孫棠恍然道：「楊傲龍，我知道啦，楊傲龍就是『赤幫』幫主楊傲遠的弟弟，他的確與我們天王有很深厚的交情。」

張橫微笑道：「公孫兄終於記起來啦。」

公孫棠道：「年紀開始大，記性也開始差啦。」

張鐵峯道：「公孫兄正值壯年，怎可說是年紀大？」

公孫棠笑道：「這也是。」

雷植道：「年紀不算大，記性已開始差，這叫未老先衰，不妙。」

公孫棠面孔黑似鑊底的瞪住雷植。

雷植吃了一驚。

張橫笑道：「雷四哥眞懂得開玩笑。」

雷植有點不高興：「什麼雷四哥，應該叫雷大爺才對。」

張氏兄弟一怔。

公孫棠又向雷植惡瞪一眼。

雷植連忙低下頭。

公孫紅對二人道：「赤幫在十年前一夜之間被毀滅，幫主楊傲遠更暴屍荒野，聽說他弟弟要爲他報仇。」

張鐵峯道：「不錯，只是幫主一直找不到布宏的兒子布輕雲算這一筆舊帳。」

公孫棠道：「楊傲遠是被布輕雲殺的嗎？」

張鐵峯道：「不是，當年布輕雲只是一個小孩子，那有能力殺得了楊幫主。」

張鐵峯接口道：「楊傲遠幫主是被布宏的手下殺的，當年策劃這一場大屠殺的人是薛風，這事當年轟動一時，所以楊幫主是給薛風和布宏害死的。」

公孫棠道：「那麼楊傲龍該找薛風和布宏報仇才對，怎地找布輕雲了？」

張鐵峯道：「薛風我們一定要找，但布宏已死了十年，所以我們幫主要找他兒子布輕雲補償這一筆血債。」

薛風在鄰桌聽得入神。

雷植道：「但薛風的武功高强得很，殺他恐怕不易。」

張橫道：「兩年多前，你們四兄弟跟薛風交過手，薛風的武功眞的如傳說般厲害？」

雷植道：「厲害極了！」

公孫棠忙道：「厲害個屁，只是當時我們不想人多欺負他一個人，所以放他一馬罷了。」

張橫道：「既然你們不想人多欺負他一個人，當時爲什麼不跟他單打獨鬥。」

公孫棠道：「得些好處需回手嘛，討個光彩算了，所以我才放他走。」

張鐵峯笑道：「江湖上好像不是這樣傳說的。」

雷植正想說話，公孫棠怕他亂講，便搶着道：「陳年舊事別提啦，你們想找布輕雲嗎？明年清明節準會找到他。」

張氏兄弟齊聲道：「眞的？」

公孫棠道：「爲什麼不眞，布輕雲每年清明節都去拜祭他老子的，否則他晚上睡不着覺，這點我最清楚。」

張鐵峯道：「布宏葬在什麼地方？」

公孫棠道：「就在鎭外五里處一個山坡下面的樹林邊，那裡很少人到的。」

張橫道：「這消息是不是眞的？」

公孫棠很不高興：「那你是不信我了？」

公孫紅接口道：「我們最誠實不過，爲什麼不信我們？」

雷百通也道：「我們是最重信用的人。」

雷植也道：「我們也最講義氣。」

張橫慌忙陪笑道：「我不是這個意思，只是有點佩服你們，這消息也給你們掌握了。」

公孫棠甚是開心：「原來是這個意思，你眞有意思，我喜歡得很，別客氣，肚子餓就點菜，這一頓我做東。」

張氏兄弟也就毫不客氣了，於是便開始點菜，點的都是最貴的菜式，只把公孫棠聽得目瞪口呆，但他爲人的確重信用，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頓的帳單了。

* * *

陸不凡大宅的後院內，布輕雲風雨無間地每天都在苦練武功，好勝的陸不凡也每天的在旁督促。

陸不凡爲人雖然有點小孩子心性，但教導布輕雲練武卻是一絲不苟，刀、槍、劍、戟、拳脚功夫盡皆傾囊相授，在他的敎導之下，布輕雲的武功已是一日千里。

陸不凡知道，布輕雲武功雖然不弱，但到底臨敵經驗不足，所以每天都親自跟他對拆過招，以考驗他應敵時的反應。

陸不凡與布輕雲非親非故，更不知其身份來歷，便毅然收爲徒弟，然後悉心傳授武藝，看來他對師父的武功秘笈是志在必得了。

布輕雲知道，陸不凡既然和師弟劉威武鬥了整整三十年，爲的就是勝方可以擁有師父的武功秘笈，這必定是個不同凡响的武功了，所以他拜陸不凡爲師後，一直勤學苦練，已不僅是爲了要打敗薛風爲父親報仇如此簡單，他還覬覦陸不凡的武功秘笈。

布輕雲存有這一份機心，陸不凡看得出來嗎？

* * *

陸家後院的大宅發出呼喝連聲，布輕雲與陸不凡正在一刀一槍的對打。

布輕雲握的是長槍，陸不凡則手持單刀，雙方持的都是眞刀眞槍，雖是師徒比試，但打得卻是異常認眞，仿似與敵對打一樣，雙方都毫不留手，打得異常激烈。

陸不凡的武功已達到爐火純青境界，一把單刀收控自如，端的招隨心發，但布輕雲也不弱，一根長槍舞弄得也極之純熟，大有高手風範，加上他那股不要命的拚勁，實非一般人所能抵擋得住。

陸不凡知道布輕雲是一個頑强的對手，且遇强越强，他做師父的，當然不能敗在徒弟手上，於是又把功力提升，所以布輕雲要打敗陸不凡實在不是易事。

布輕雲已不是對手，但仍死纏爛打，雙方再打百來招，陸不凡大叫一聲「停手」，布輕雲才停了下來。

雙方都沒有喘一口氣，布輕雲收招行了一禮，說道：「師父，徒兒的武功怎樣了？」

陸不凡很滿意地一點頭：「還不錯，但你絕對不可以驕傲，也不可以自滿，據爲師所知，劉威武也收了一個不簡單的徒弟，所以你要繼續苦練，一定要打敗劉威武的徒弟。」

布輕雲道：「徒兒知道。」

陸不凡又很滿意地一點頭，然後走到樹蔭下，坐在搖椅上，並開始吸食他的長煙桿。

布輕雲站在他身旁，看着他吸煙看得入了神。

陸不凡深深吸了幾口煙，狀甚享受，然後放下煙桿，斜眼望着布輕雲，說道：「你的武功已大有進展，再把槍法練三個月，爲師就傳授你另一套更威猛的刀法。」

布輕雲喜道：「多謝師父！」

陸不凡把話題一轉：「你和霜兒發展成怎樣？」

布輕雲面露失落之色，說道：「凌姑娘已心有所屬。」

陸不凡喜道：「你也知道這丫頭一直在暗戀滅霞大俠薛風？」

布輕雲點點頭。

陸不凡一本正經地道：「男子漢大丈夫何患無妻，你就忘了霜兒吧，龍生也不錯呀。」

布輕雲不作聲。

陸不凡又道：「你有沒有發覺，龍生這丫頭變了？」

布輕雲搖搖頭。

陸不凡面色一沉：「搖頭是什麼意思？」

布輕雲道：「搖頭的意思是不知道。」

「你爲什麼不知道，龍生這丫頭已開始變得溫柔起來啦。」

「我們不要談這問題好嗎？」

「不談這問題還談什麼問題？」

「你說過，只要我打敗劉威武的徒弟，你就可以擁有你師父的武功秘笈？」

陸不凡道：「是啊！」

布輕雲道：「那到底是什麼秘笈？」

陸不凡道：「這是我們師門之事，你問來幹什麼？」

「既然我是你徒弟，你師父就是我師祖，我不是外人，爲什麼不可以問？」

「但你是後輩，沒有資格問。」

「你不肯說，難道有不可告人之處？」

陸不凡面色一沉：「混帳，我陸不凡一生光明正大，那有不可告人之處？」

布輕雲道：「既然光明正大，爲什麼不能告訴我？」

陸不凡唯恐布輕雲不高興拂袖而去，連忙收起扳起的臉孔：「我答應你，只要你替我打敗我師弟的徒弟，我就把眞相告訴你。」

布輕雲想了想，接着點點頭。

陸不凡很滿意的一點頭，然後他瞥眼一看，只見陸龍生正走進後院，便對布輕雲道：「你看誰來了？」

布輕雲扭頭一看，看見了陸龍生。

陸不凡站起身來，笑道：「師姐師弟要相親相愛。」說完，從另一邊離開後院，大有替二人製造獨處機會之態。

布輕雲臉面冷傲的望着陸龍生。

陸龍生一面不屑之色，連正眼也不望他一眼。

二人無言相對了一會，布輕雲道：「你來找你爹？」

陸龍生仍是一面不屑神色，冷哼一聲：「難道我來找你？」

布輕雲道：「不是找我最好。」

陸龍生登時好似被刺了一下般：「你這是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意思。」

「若果我說我是來找你呢？」

「妳不會。」

陸龍生衝口道：「爲什麼不會？」說完，頓感失言，登時面露窘態。

布輕雲道：「因爲妳沒有必要找我。」

陸龍生在跺脚。

此時，凌霜兒也走進後院，陸龍生見了，心中一酸，向凌霜兒狠狠瞪了一眼，接着一臉委屈之色的離開了後院。

凌霜兒一愕，怔怔的望着她離開。

布輕雲見了漂亮可人的凌霜兒，心中又不其然的在跳。

凌霜兒已走到他面前，但不敢望他。

布輕雲道：「凌姑娘找我？」

凌霜兒羞怯地一點頭。

布輕雲道：「找我什麼事？」

凌霜兒一臉幽幽神色：「薛公子，我知道你一定知道薛大俠的下落的，請你告訴我吧！」

布輕雲心中刺痛，一整面容，說道：「薛風對你眞的那麼重要？」

凌霜兒點點頭。

布輕雲心頭更難受：「你們是沒有結果的！」

「我知道！」

「既然知道，爲什麼還對他痴心下去？」

凌霜兒一臉茫然之色：「我不知道。」

「若果薛風死了的話，你會不會忘記他？」

「但他沒有死。」

「我說如果。」

「我不知道。」

布輕雲忽然透出一絲惡毒的眼光：「我有辦法令妳把他忘掉！」

「我不明白你什麼意思。」

布輕雲道：「你無需明白。」說完便離開了後院。

凌霜兒顯得有點憔悴，怔怔的望着他的背影。

* * *

布輕雲懷着一顆酸溜溜的心返回房內，陸十五拿着一封信走到他面前：「四郎少爺，這裡有封信是

給你的。」

布輕雲感到有點奇怪，便把信接在手中，只見信封上寫着「薛四郎」三個字。

陸十五把信交到他手中之後，便轉身而去，布輕雲望着這封信呆了半晌，他實在想不到會有人寫信給自己。

他把信打開一看，只見信上寫着：「清明節千萬別拜祭父親！」

此信沒有上下款，他看完此信更感奇怪，實在不明白發信人因何這樣叮囑自己。

他沉思了一會，然後，已隱隱猜到此信是誰寫的。

* * *

卻說四大金剛都是口沒遮攔之輩，他們知道了布宏墳墓所在，以及布輕雲可能在每年的清明節拜祭父親，這消息經他們在江湖上散播之後，幾乎每個江湖人物都知道此事，因而在江湖上惹起了一陣議論。

需知道，布宏生前在江湖上叱咤一時，吞拼了不少江湖幫會歸附「飛霞堡」，也因此在江湖上樹敵無數，自從布宏死後，一切恩怨也煙消雲散了。

但自從傳出布宏墳墓所在，其子布輕雲又尚在人間之後，一些與布宏生前有深仇大恨的，都希望能與布輕雲了結上一代未了結的仇恨。

雖云一人做事一人當，布宏生前結下的仇恨根本與布輕雲無關，但江湖上不乏冥頑不靈之輩，他們都有一個宗旨，就是布宏既死，只好父債子還。

正是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起，布輕雲與人無怨無仇，卻無辜地被捲入了仇恨的漩渦內，實在始料不及。

當然，布宏生前仇人雖多，這些仇人當中，也不乏明白事理之人，他們明白到布輕雲是無辜的，所以這些人絕不會找布輕雲麻煩，當中只有四個江湖幫會的領導人非要找其清算上一代的血債不可。

這四個幫會就是「天王幫」的長孫無量、「新月幫」的楊傲龍、「臥龍幫」的曲振東，以及「飛虹幫」的洛洋。

這四個人勢要跟布輕雲清算其父的舊帳，而布輕雲卻一直被蒙在鼓裡，懵然不知，可說危險之極，唯一對其有利的，就是江湖上根本沒有人見過他。

* * *

又是一個細雨紛飛的清明節。

這個節，本來就令一些孝子賢孫感到傷感，但偏偏每逢在這個節日大多是細雨綿綿，而且天色昏暗，這豈非更增添傷感。

上天有時眞好似不懂憐憫世人。

薛風已渾身濕透，但他仍呆呆的跪在已故愛侶李雪影墓前，神情是那麼的悲傷，面上流着的，也不知是雨水還是淚水。

李雪影死了已十年有多，但薛風好似沒有一刻忘記過她一樣，若果李雪影泉下有知，會不會爲有一個如此痴心的愛郎而驕傲?

薛風仍呆呆的跪着，此時，身後忽然有人說道：「整整十年了，你還爲他傷心?」語氣帶着一點關懷的味道。

薛風乍然聽了，心頭一跳，不其然的產生出一陣欣慰，因爲他知道這把聲音是布輕雲的，他對布輕雲實在太關心了，但他沒有表露出來，因此他連頭也沒有回轉來望他一眼。

布輕雲也是渾身濕透，他怔怔的望着薛風的背影，他甚至感到薛風有點可憐，不其然的回憶起曾與他一起生活的七年。

想到這裡，長長嘆息一聲，心想：「他是我的師父，也是我世上唯一的一個朋友，但我非要殺他不可，我應該殺他嗎?兩年後，我就會跟他來一場生死決鬥，到時我忍心殺他嗎?他又忍心殺我嗎?」

心靈正在矛盾之際，薛風緩緩站起身來，然後回頭望着他，說道：「你來這這裡幹什麼?」

久別三年，布輕雲初次與他見面，第一眼，他幾乎認不得薛風，因爲薛風容貌已不是昔日的薛風，今日的薛風是個大鬍子。

布輕雲呆望了他一會，說道：「你憔悴多了，把鬍子剃掉吧!」

薛風冰冷着語氣：「我問你來這裡幹什麼?」

布輕雲想了想，說道：「來找你。」

「找我?」薛風語氣更冷：「我們決鬥之期尚有兩年多，找我什麼事?」

布輕雲忽然伸手入懷，然後拿出一封信，並把信紙抽了出來，打開呈在薛風面前，說道：「這封信是不是你寫給我的?」

薛風默不作聲。

布輕雲道：「我化名薛四郎，拜陸不凡爲師你也知道了?」

薛風點頭。

布輕雲道：「你爲什麼叫我不要去拜祭我爹?」

「因爲你爹的墳墓被仇人發現了，他們要找你報仇。」

「我知道。」

「哦!」

「去年重陽節，我碰上了天王幫的四大金剛，他們正想找我。」

「幸好你沒有暴露身份。」

「君子不吃眼前虧，這點我明白的!」

「我知你是聰明人，不會輕易暴露身份的。」

「剛才我離遠望向我爹的墳墓，但一切都很平靜。」

「錯，表面上平靜，其實殺機四伏。」

「殺機四伏?」

「你爹的仇人埋伏在山腰下的樹林，幸好你沒有去拜祭你爹，否則這些人已可以肯定你就是布宏唯一尚在人間的第四子布輕雲。」

「到底天王幫的長孫無量與我爹有何過節?」

「你爹生前仇人遍及黑白兩道，長孫無量只是其中一個，當年，你爹欲想天王幫歸附飛霞堡，但長孫無量不答應，後來你爹就殺了長孫無量的妻子兒女，又把長孫無量的幫會一舉消滅。」

「怪不得四大金剛非要抓我回去不可了。」

「幸好去年你遇上的是四個渾渾噩噩，又好似入世未深的人，否則你就不堪設想了。」

「所以你就寄那封信警告我?」

「江湖上有四大幫會對你不利，現在，在你父親墳墓附近的樹林內，已埋伏了這四大幫會的人，只要你一出現，他們就會對你不利。」

「竟然有四個幫會的人要對付我?」

「所以你最好要小心一下。」

布輕雲道：「他們要殺的是我，根本與你無關，你爲甚麼向我發出警告?因爲你太關心我?」

薛風面色一寒：「不，因爲我還要你留下一條命跟我決鬥，我要親手殺你。」

布輕雲冷笑一聲：「眞的?」

「當然眞的。」

「你忍心殺我嗎?」

薛風被說中了心事，但正色道：「你最好不要太自信。」

布輕雲苦笑一下，然後改變話題：「你聽過陸不凡這個人沒有?」

「你現在的師父?」

「正是!」

「他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物。」

布輕雲一愕。

薛風道：「陸不凡原名陸貫天，外號『一陣風』，他的師弟劉威武，原名劉青，外號『風裡金剛』，他們都是武林高人，三十多年前，他們師兄弟在江湖上行俠仗義，殺了江湖上不少邪魔外道的人，當時這兩人名噪一時，但三十年前，他們的師父死後，從此他們也就在江湖上消失了，沒有人知道他們的下落，自從我知道你拜陸不凡爲師後，便到處打探陸不凡其人，終於打探到他們三十年前已退出江湖，還改了名，過其平淡的生活，至於他們因何在師父死後就退出江湖，其中眞相就沒有人知道了。」

布輕雲聽得入了神，實在想不到小孩子性格的陸不凡竟是昔日名噪一時的能人，他想了想，說道：「陸貫天和劉青的師父是誰?」

「就是當年匪輩聞名喪膽，綽號『萬夫莫敵』谷承飛。」

布輕雲道：「原來我師祖如此了不起，我竟然一無所知。」

「你根本毫無江湖閱歷，又怎會知道這些江湖軼事?」

布輕雲意圖打探師祖谷承飛的武功秘笈，說道：「當年我師祖是不是擁有一身能人所不能的武功?有沒有甚麼獨門武功?」

「據傳說，當年谷大俠的武功已超凡入聖，他根本用不着甚麼獨門武功，當年他可以手拿一片樹葉或一根細小的乾樹枝就可以殺人於無形，甚至一把刀一把劍的氣勁也可以取人首級，令敵人死得不明不白的地步。」

布輕雲感到有點驚詫：「世上眞有這種人?」

「這是武學的最高境界，谷承飛既然如此了得，他的弟子也絕非泛泛之輩，所以你能拜得陸貫天爲師是你的造化，兩年多之後，你能否殺得了我爲父報仇，那就要看你的修爲了。」

布輕雲對薛風是否還存有殺父仇恨，連他自己也心存疑問，自從三年前與薛風在「飛霞堡」分道揚鑣之後，也曾經捫心自問，父親是個惡貫滿盈之人，生前殺人無數，加上當年薛風一念之仁沒有殺自己，還收自己爲徒，事後該不該殺薛風替父報仇?但是父親雖然人人得而誅之，到底也是生身之父，正是父仇不共戴天，豈能不報?

連串問題曾經無數次在腦中盤旋，只是與薛風決鬥之期未到，心中才沒有下個定論，今番聽薛風提及決鬥報仇之事，心中又湧起了該不該爲父報仇這問題，他甚至感到這問題令到自己有點苦惱。

棄邪歸正　結義金蘭

卻說凌霜兒痴痴暗戀薛風，她幾乎可以肯定，薛四郎其實知道薛風下落，只是一直守口如瓶，今天一早，她見布輕雲冒雨外出，爲了不放過任何打探薛風下落的機會，她也冒雨從後暗中跟着布輕雲，她恐被布輕雲發覺跟踪，只好遠遠的跟着。

她冒着雨，抵受着寒意仍深的天氣在荒郊孤身前行，此時她已感到寒意逼人，身子也冷得在發抖，但她仍鍥而不捨地翻過山坡。

她站在山坡上，向下望去，果然看見了布輕雲正與一個人相對而立。

她心裡在想：與布輕雲一起的人，會不會是薛大俠？

她不放過任何要見薛風一面的機會，更不怕被布輕雲發現自己行踪，於是便朝二人方向行去。

她漸行漸近，向前看個清楚，與布輕雲在一起的，原來是個大鬍子，並非朝思夜念的薛風，登時感到有點失望。

話分兩頭，布輕雲與薛風站在李雪影墓前交談，布輕雲以背對着凌霜兒，薛風則面向凌霜兒。

薛風見荒野之地竟有一單身少女，本覺得奇怪，再看個眞切，只覺此少女甚是面善，但他仍不以爲意。

凌霜兒怔怔的望了望不遠處的大鬍子，失望之餘，轉身便走，但當她甫一回轉身正想走開之際，身後忽然一把友善而且親切的聲音叫道：「是凌霜兒姑娘嗎？」

她依稀認得這是薛風的聲音，登時整個人呆住了，然後，全身仿似注入了一股暖流，寒意也渾然不覺，面上神情興奮之極，一顆心也在急速跳動着，她希望這眞的是薛風的聲音，她甚至不敢接受如果這人不是薛風的話，自己有多失望，所以她一時間不敢回轉身來再看那大鬍子一眼。

布輕雲聽薛風一叫，微感詫異，不其然回轉頭一看，眼前出現的，果然是那熟悉的凌霜兒背影，他第一個感覺就是，凌霜兒一直跟着自己來到這裡，登時很興奮，但立時又想起，凌霜兒此行目的可能只是要見薛風，現在薛風這個情敵已站在眼前，頓時醋意大作，心中酸溜無比。

薛風見凌霜兒仍呆呆的站着，又道：「凌姑娘，別來無恙吧？」

凌霜兒的心跳得更急，她緩緩的回轉身來，用多情的目光望着薛風，良久才道：「你……你眞是薛風薛大俠？」心中仍半信半疑。

薛風向她作了一個微笑，一點頭，說道：「不敢當，在下正是薛風。」

薛風雖是滿面鬍子，而且雙方有一段距離，凌霜兒看不清他的面目，但這不正是薛風的聲音嗎？她聽了，一時間，心情有點激盪，連話也說不出來。

布輕雲表情有點苦澀的望着凌霜兒，良久才道：「你來這裡幹甚麼？」

凌霜兒好似聽不見一樣，仍痴痴的呆望着薛風。

薛風微微一笑：「凌姑娘，行前些好說話。」

他的話就好似磁石一樣，凌霜兒果然身不由己的的緩步前行。

凌霜兒的眼裡只有薛風，好似渾然不覺布輕雲的存在一樣，令布輕雲心頭更加難受。

薛風一臉關懷之色，對凌霜兒道：「凌姑娘，這種天氣爲何獨個身處荒野之地？」

凌霜兒羞得垂下頭來不敢望他，然後她看見眼前的墓碑，碑上只簡單的寫着「李雪影之墓」，她見了，微微抬起頭：「薛大俠是專程來拜祭墓裡人的？」

薛風神傷的一點頭。

凌霜兒道：「墓裡人是薛大俠的貴親？」

薛風長長嘆息一聲，大有往事不堪回首之嘆。

布輕雲插嘴道：「墓裡的那位李雪影姑娘就是薛大俠的妻子，她是一個比天仙還要漂亮的美人。」說得有點幸災樂禍。

凌霜兒斜眼望望薛風，問道：「是眞的？」

薛風神情更悲傷：「是也好，非也好，一切都已入土爲安，塵埃落定了。」

凌霜兒道：「薛大俠對這位李姑娘一定情深義重了。」

布輕雲道：「這個當然，薛夫人已死了整整十年，但十年來，薛大俠從未對亡妻忘情，天下美女雖多，但沒有一個能取代薛夫人在薛大俠心中的地位。」

凌霜兒聽說，只感薛風是個多情漢子，不由更生敬佩，同時也對他產生出一點憐憫之心。

布輕雲本來故意說這些話令凌霜兒對薛風死心，但話說出了，顯然弄巧反拙，令凌霜兒對薛風更生好感。

薛風見雨絲紛飛，而寒意也深，對凌霜兒道：「凌姑娘，請回吧，免得犯病。」

凌霜兒幽幽的望住薛風，好似沒有離開的打算。

布輕雲道：「薛大俠叫你走，你聽見了沒有？我和你一起回去吧。」

凌霜兒忽然變得很堅決：「我不走，我要跟着薛大俠，無論去那裡也好。」

布輕雲的心很難受。

薛風聽了爲之錯愕：「凌姑娘怎地說這些話來了？」

凌霜兒的膽子一下子壯大了：「自從三年前與薛大俠一見，我的心已是薛大俠的了。」

薛風微吃一驚：「這怎可以？」

凌霜兒懟地道：「三年來，我一直朝思夜念，爲的就是要跟你在一起。」

薛風道：「但我只是一個無家的江湖浪子。」

「我不管。」

布輕雲心頭有氣，對凌霜兒道：「你羞也不羞，人家不要你，你還要苦纏？」

凌霜兒聽而不聞。

布輕雲上前，一手捉住她的手，說道：「跟我走。」說着拉着她而行。

凌霜兒把他的手甩開，有點不滿：「你爲甚麼拉拉扯扯的？」

薛風也道：「有道是男女授受不親，你就莊重一點吧。」

凌霜兒對布輕雲不屑一顧，顯然令他因愛成恨，他瞪着薛風，恨恨的道：「薛風，記住，兩年後的九月初二，飛霞堡內廣場，我會和你決一死戰，到時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說完，回頭對凌霜兒道：「我說過，我有辦法令你忘記薛風的，你等着瞧吧。」

凌霜兒微微一驚：「你想怎樣？」

布輕雲再惡瞪薛風一眼，便悻悻然而去了。

凌霜兒呆望着他的背影。

薛風木無表情。

凌霜兒回頭望着薛風，良久才道：「你要和他決鬥？」

薛風點頭。

凌霜兒有點情急：「爲甚麼？是不是爲了我？」

薛風搖頭。

凌霜兒道：「那到底爲甚麼？」

薛風長長嘆了口氣：「說來話長。」

凌霜兒追問道：「我可以知道原因嗎？」

薛風道：「這是我和他的個人恩怨，與任何人無關。」

「據我所知，你們是師徒關係，既然關係如此密切，有甚麼事解決不了而要決鬥的？」

「世事本來就往往出人意表，你是局外人，不知道其中原因的，更何況，世上有很多事不知道比知道還好，又何必追究因由？」

凌霜兒有點失望：「或者你說得對。」

薛風道：「凌姑娘，請回吧。」說完，頭也不回的向前走。

凌霜兒忙道：「薛大俠，我要跟着你。」

薛風置之不理，而且加快腳步前行。

凌霜兒跟了幾步，見他越走越快，心中甚是難過，她停下步來，扁着嘴兒，神情仿似要哭一樣，呆呆的望着漸行漸遠的薛風。

* * *

四大幫會的人爲了要找布輕雲了結上一代的仇恨，因而在布宏墳墓附近的樹林苦候了一整天，但布輕雲卻沒有出現，四大幫會的人當中，只有「天王幫」的四大金剛見過布輕雲，但當時他們根本不知道布輕雲就是目標人物，因而錯失了一個機會。

四個幫會的人不見布輕雲拜祭布宏，只好各自失望而回。

且說「天王幫」的四大金剛返回總壇，向幫主「天王」長孫無量作出報告，長孫無量見他們空手而回，當然大表憤怒，把四大金剛怒罵了一頓，四人被罵得垂頭不語。

只見這個自稱「天王」的長孫無量，五十多歲年紀，身體異常健碩，神態不怒自威，他居中坐在虎皮交椅上，一雙眼光芒四射，更顯其威猛，難怪四大金剛在他的威嚴之下顯得禁若寒蟬。

長孫無量發完一輪脾氣後，說道：「你們說過，去年重陽節，你們在布宏墓前見過一個年輕人，那人會不會就是布輕雲？」

公孫棠道：「當時我已問過他了，他說自已不是布輕雲。」

長孫無量一氣：「當時你們在甚麼地方等候？」

公孫紅道：「我們就坐在布輕雲的墳墓邊。」

長孫無量更氣：「天下間簡直找不到比你們更蠢的人。」

雷植道：「不會吧？」

長孫無量道：「去年重陽節，你們所見的那個年輕人根本就是布輕雲。」

公孫棠道：「但當時他說自己不是布輕雲的，大家都聽到了。」

雷植也道：「是啊，當時那小子確說自己不是布輕雲，所以我們繼續等下去，等了整整一天，幾乎給餓死了。」

長孫無量怒道：「你們蠢到如斯地步，竟然坐在布宏的墳墓等候，布輕雲見了你們，又知你們對他不利，他還會承認自己是布輕雲？」

公孫棠道：「我們那能想得如此週詳？」

長孫無量被這四個渾人氣得哭笑難分，本想不再倚重他們，但有鑑於見過布輕雲的只有他們四人，當下只好說道：「本座命令你們，由明天開始，到處找尋去年重陽節你們見過的那人，因爲他根本就是布輕雲。」

雷百通道：「天王憑甚麼可以肯定去年我們所見那人就是布輕雲？」

雷植插嘴道：「是啊，說來聽聽。」

長孫無量當然有其懷疑的理由，因爲那人若果不是布輕雲的話，決不會在荒山野嶺無故去到布宏墳墓的，更何況布宏的墓碑根本就是布輕雲所立。

長孫無量也懶得再花費唇舌向他們多作解釋，只說道：「寧枉毋縱，這是本座的命令，你們照辦就是了。」

公孫棠面露爲難之色：「天地這麼大，我們去那裡找那小子？」

長孫無量道：「既然布宏葬在『飛霞堡』附近，『飛霞堡』最近的鎮集就是建安鎮，布輕雲有可能會在建安鎮落腳，你們第一個目的地就去建安鎮打探一下吧。」

公孫棠忙道：「知道了，天王。」

雷植抓抓頭皮，說道：「天王，我有一點不太明白。」

長孫無量道：「甚麼事不明白？」

雷植道：「自從一年前我們在布宏墓前見過有人拜祭過布宏之後，我們對天王說了，當時天王推測，拜祭布宏的人一定是布輕雲，天王又推測，布輕雲可能每年清明節都要向父親拜祭一下的，但今天正是清明節，爲甚麼卻不見布輕雲出現，是不是天王推測錯誤？」

長孫無量一氣：「去年重陽節你們露了光，已是打草驚蛇，他還敢出現嗎？之後經你們口沒遮欄傳出去之後，『新月幫』、『臥龍幫』和『飛虹幫』的人都知道了，他們都想跟布輕雲算帳，布輕雲知道了之後，若果再拜祭父親，豈非自投羅網？」

雷植道：「那小子怎地如此膽小？」

長孫無量道：「這不叫膽小，這叫君子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爲俊傑。」

雷植抓抓頭皮，眨了眨眼：「說得這麼深奧，我不明白。」

長孫無量啼笑皆非：「別多說廢話，馬上給我滾出去，明天開始找尋布輕雲下落，抓他來見本座，莫讓其他三個幫會捷足先登。」

雷植道：「甚麼叫捷足先登？」

長孫無量氣極。

公孫棠忙道：「捷足先登這成語我是明白的。」

長孫無量漲紅了臉：「既然明白，馬上給我滾出去。」

四兄弟見天王又發脾氣，那還敢再作逗留？當下哄一聲就走了出去，雷植幾乎想橫裡滾出去呢。

* * *

清明節過後數天，這幾天來，陸不凡的心都異常焦急，而且也萬分擔憂，因爲凌霜兒自從清明節那天離家之後，竟然一直未回來，怎不令陸不凡焦急？

沒有人知道凌霜兒的下落，布輕雲卻心知肚明，他認定凌霜兒已跟薛風遠走高飛，雙宿雙棲去了，但布輕雲沒有把這些對陸氏父女說明，因爲心愛的人跟別個男人遠走高飛，已令他心裡十分難受，感到心中充滿恨意。

陸不凡見凌霜兒無故失蹤，第二天已命家中數名護院外出四處尋找，但數天下來，仍是音訊全無。

布輕雲猜測凌霜兒跟着薛風雙宿雙棲，這只是他一廂情願的想法，事實卻不然，但凌霜兒到底去了那裡？沒有人知道。

布輕雲的性情本來就有點暴戾，但對薛風到底還有點感情，兩年後與薛風決鬥之約本來沒有想過非殺薛風不可，甚至這決鬥是否非展開不可？他心中也沒有一個定數，但是，短短數天之內，他已下定了決心，他非殺薛風不可，因爲薛風搶去了自己心愛的凌霜兒，但他知道薛風武功了得，殺他非易，所以布輕雲就更加苦練武功。

兒女私情竟比父仇還重要？難道這就是愛情的魔力？

* * *

「威揚鏢局」的金漆招牌可說遠近馳名，總鏢頭凌威揚的名字在黑白兩道也甚吃得開，因而鏢局也很得顧客信任，生意也越發興旺了。

凌威揚五十多歲年紀，身材魁梧，年輕時也行走過江湖，雖然今天臉上仍有江湖漢子味道，但面容卻甚是和靄可親。

凌威揚的妻子就是陸不凡的妹妹，這天，凌威揚忽然接到一封由陸不凡寄來的信，信中內容提及凌霜兒無故失蹤，雖然已派人四出尋訪，但日子已近一個月，仍舊音訊全無。

凌威揚閱畢來信，大吃一驚，他愛女情切，於是便與長子凌文傑事程趕到建安鎮，以了解內情，然後設法尋找。

* * *

凌霜兒失蹤一事，陸不凡本來不想驚動凌威揚，但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陸不凡就一天一天的擔憂，最後終於決定向凌威揚作個交代，便硬着頭皮寫了一封信給妹夫凌威揚。

陸不凡想不到這封信會令凌威揚父子急得親自找上門來。

凌氏父子趕到陸家，陸不凡由下人口中得知，慌忙迎接。

凌威揚甫進入陸家，見了陸不凡，尚未就座，便急不及待的說道：「大舅，霜兒怎樣了，她怎樣失蹤的？」

陸不凡先叫他們父子坐下，叫下人敬了茶，才說道：「威揚，對不起，大舅未能好好看管霜兒，所以……」

凌文傑急道：「到底霜兒怎會無故失蹤的？」

陸龍生道：「上個月清明節那天，天正下着雨，而且天氣也很冷，我看見霜兒表姐獨個兒出去，之後就一直沒有回來。」

凌文傑道：「她有沒有說要去那兒？」

陸龍生搖頭。

凌文傑道：「你和她感情最好，她怎會一個人外出？又爲甚麼不

告訴你要去那兒？」

陸龍生的確與凌霜兒感情融洽，但自從陸龍生對布輕雲芳心暗許，而布輕雲心中卻只有一個凌霜兒之後，陸龍生認定凌霜兒是情敵，表姐妹之間的感情已不復當日，凌霜兒失蹤後，陸龍生還以爲她沒有意思再在陸家住下去，因而不辭而別返回自己的家，今番見凌氏父子親自上門，凌霜兒顯然根本沒有回過家，所以才慌張起來，但她到底也是個女兒家，怎好意思把爭風吃醋的事說出來，所以就一直隱瞞下去了。

正當陸不凡與凌氏父子好生苦惱，一籌莫展之際，此時，一個下人忽然氣急敗壞的走了進來，口中說道：「老爺，不好了。」

陸不凡一怔：「甚麼事？」

那下人道：「門外有四個惡人，說要來找甚麼布輕雲的，我和十五說這裡沒有姓布的，他們便說親眼看見布輕雲走進來，所以他們便硬闖，還把十五也打傷了。」

陸龍生霍地站起身來：「護院呢？」

那下人還未開口，只聽有人大聲叫道：「我們就是天王幫的四大金剛。」

聲隨人至，四大金剛已進入陸家大廳。

凌文傑見了他們，恨恨的道：「是你們！」

四大金剛齊聲道：「是你？」

雙方可說仇人見面，份外眼紅。

凌威揚氣定神閒站起身來：「你們就是三年前劫我鏢的天王幫四大金剛？」

公孫棠毫不把任何人放在眼內：「你是誰？」

雷植也道：「你這老小子叫甚麼名字？」

凌威揚淡淡的道：「威揚鏢局總鏢頭，凌威揚就是在下。」

雷植道：「甚麼在上在下的？」

陸不凡道：「你們怎地如此無禮？硬闖進我家，到底是甚麼目的？想搶劫嗎？」

公孫棠道：「你這老小子，你沒有長耳朵嗎？剛才我們在門外已說得很清楚，我們是來找布輕雲的，你怎地沒有聽到？」

雷植道：「剛才我們說時是在門外，這老小子聽不到，我們不要怪他。」

公孫棠一想，說道：「這也是。」

陸不凡心頭有氣：「這裡是姓陸的，沒有人姓布，你們要找那個甚麼布的，找錯地方啦。」

雷植道：「混帳，前幾天，不，好似是昨天，我們親眼看見布輕雲那小小子走了進來，你怎地說沒有？」

雷百通接口道：「於是我們通知天王，所以今天天王就派我們四兄弟來抓他回去。」

公孫棠道：「放聰明一點，快把布輕雲交出來，否則……」

凌文傑怒道：「否則怎樣？」

公孫紅道：「你等一等，」轉而問公孫棠：「老大，否則怎樣？」

公孫棠想了想，道：「你作主吧。」

公孫紅轉頭對凌文傑道：「否則怎樣，我暫時還未想出來。」

凌威揚眉頭一皺：「你們要找布輕雲？」

公孫棠道：「好似你聰明一點，終於弄清楚我們來意。」

凌威揚道：「布輕雲不就是飛霞堡堡主布宏的第四兒子嗎？」

公孫棠道：「你越來越聰明了，有意思，我最喜歡這種人。」

雷植道：「我也是。」

凌威揚道：「布輕雲是邪魔外道之子，我們是名門正派，雙方風馬牛不相及，你們怎地找布輕雲找到這裡來？」

公孫棠道：「我們也不知道爲甚麼找布輕雲會找到這裡來，總之我們來了，你們就要交人。」

陸不凡道：「你們胡說八道甚麼？我早說過了，這裡沒有甚麼布，也沒有甚麼雲，快給我滾出去。」

公孫棠目中無人，叫道：「老二、老三、老四，他們不交人，我們進去搜。」

三人說「是」便想進入內室，陸不凡大叫道：「站住。」

四人充耳不聞，正想四處搜查之際，內室忽然有人大叫道：「布輕雲在此。」

衆人都愕住了。

只見陸不凡口中的薛四郎正走了出來。

四大金剛見了，連忙站在一起。

布輕雲已站在大廳。

四大金剛齊口叫道：「你眞的就是布輕雲？」

布輕雲道：「正是！」

陸氏父女及凌氏父子登時愕住了。

雷植道：「天王果然聰明絕頂，知道這小子就是布輕雲，我眞的不及他聰明。」

凌威揚甚是詫異，對陸不凡道：「他眞的是布輕雲？」

陸不凡有點迷惘：「他說名叫薛四郎的，一年前拜我爲師。」

凌威揚道：「十年前，飛霞堡在一夜之間被薛風所滅，布宏更死在薛風刀下，布輕雲大有可能記住薛風殺父之仇而改姓薛，因他在家中排行第四，所以改名四郎，既然

他親口承認自己是布輕雲，該錯不了。」

陸不凡半信半疑。

那邊廂，雷植對布輕雲破口大罵：「臭小子，你令我們害得被天王臭罵一頓，又害我們幾乎餓死了，快跟我們回去。」

布輕雲本來在後院練武，聽了大廳有嘈吵之聲，因而握着長槍走了出來看個究竟，他見四大金剛要找自己，說道：「你們到底找我甚麼事？」

公孫棠道：「混帳，你沒有長耳朵啦，一年前不是對你說得很清楚嗎？不是我們要找你，而是我們的天王要找你，你怎地這麼快就忘了？」

「長孫無量找我幹甚麼？」

雷植道：「你囉嗦甚麼？叫你跟我們回去你照辦好了，怎地問長問短的？」

凌威揚踏步上前，面向布輕雲，說道：「小兄弟，你眞是布宏的第四子布輕雲？」

布輕雲道：「既然今天已露了身份，我再也不隱瞞，我的確就是布輕雲，薛四郎只是我的化名。」

陸不凡也踏步上前：「我不理他是甚麼布，甚麼雲，總之他是我的好徒弟。」

凌威揚面對四大金剛，說道：「長孫幫主要找布輕雲，相信是為了要了結上一代的仇怨吧？」

公孫棠道：「我果然沒有看錯人，你眞的越來越聰明，這一點也給你猜到。」

雷植道：「我最喜歡你這種聰明人。」

凌威揚道：「你們回去對貴幫長孫幫主說，江湖上一人做事一人當，既然布宏已死，一切恩怨應該煙消雲散了，布輕雲是無辜的，長孫幫主不該跟他算舊帳。」

公孫棠毫不客氣：「但我們的天王說，江湖上父債子還，怎可以放過他？」

凌威揚道：「閣下之意是一定要把布輕雲帶回去見長孫無量，令他平白犧牲？」

公孫棠道：「聰明人，你說得對。」

凌威揚正色道：「那麼在下會令閣下失望了。」

公孫棠道：「我失望甚麼？」

雷植道：「不錯，我們失望甚麼？你為甚麼不說清楚一點？」

凌威揚道：「在下之意，是你們不能帶布輕雲走。」

公孫棠破口叫道：「為甚麼？」

凌威揚道：「第一，這裡是陸家，不是你們放肆的地方，第二，布輕雲是陸家主人的徒弟，不容你們為所欲為，第三，布輕雲與長孫無量無怨無仇，你們怎能毫不講道理？」

雷植道：「第四呢？」

凌威揚不語。

雷植道：「沒有啦？」

凌威揚道：「相信你們會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公孫棠道：「我們都是聰明人，當然明白聰明人說話的意思。」

凌威揚道：「這樣最好，四位，請回吧。」

公孫棠面色一緊：「回甚麼？我們是來帶布輕雲走的，怎可以空手而回？」

布輕雲毫不把四人放在心上，踏步上前，冷哼一聲道：「省點油吧，你們要是份量夠的，盡管抓我回去好了。」

公孫棠大叫道：「你的意思是要打架，然後才肯跟我們回去？」

布輕雲道：「你們想打架的話，我也可以奉陪的。」

公孫棠乾笑兩聲，說道：「好，既然你要打架，我就把你劈開卅六塊，然後帶你回去見天王。」說完抽出鬼頭刀，另外三人也忙掣刀在手。

陸氏父女，凌氏父子見狀，也連忙在兵器架抽出兵器，氣氛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布輕雲望望陸不凡等人，說道：「各位，這事與大家無關，就讓輕雲一人對付他們吧。」

凌威揚不知布輕雲的武功達到甚麼境界，當然並不放心讓他以一敵四，但陸不凡想着，傳授了一年武功給布輕雲，正好利用四大金剛來試布輕雲的武功火候，因而退了下來，對凌威揚道：「就讓他一個人了結這些私人恩怨吧，待他不敵時我們才助他一臂之力。」

凌威揚同意了，凌文傑與陸龍生也只好退了下去。

四大金剛已把布輕雲圍住，布輕雲緊緊握着手中長槍，向四人瞪眼一望，冷聲道：「看來你們眞的打算以人多欺人少了。」

公孫棠面上一熱，隨即對三人道：「你們全都退下，看着老大如何把這小子劈開卅六塊吧。」

三人果然退了下去。

雷植道：「老大，你把他劈開卅六塊，他不是活不成了？」

公孫棠正想回答，布輕雲已不耐煩了，冷聲道：「江湖上相信要數你們廢話最多，別多說了，動手吧。」

公孫棠被奚落，心中一怒，大喝一聲，便提刀殺了上去，布輕雲見他一刀劈來，不慌不忙，長槍一抖，便迎了上去。

剎那之間，二人便在陸家大廳呼喝連聲的大打出手。

公孫棠為人雖然渾渾噩噩，但武功絕不含糊，而且招招狠辣，仿

似眞的想把布輕雲劈開卅六塊一樣。

布輕雲也不弱，他本來已有相當武功造詣，這一年來，經陸不凡傾囊相授，加上他勤學苦練，武功更是突飛猛進，已稱得上是武林高手了。

公孫棠事前毫不把年紀輕輕的布輕雲放在眼內，豈料一經交手，才知道遇上了勁敵，交了數十招，仍不能打敗區區布輕雲，感到甚是丟臉，因此招招殺着向布輕雲瘋狂攻了過去，但布輕雲卻是遇強愈強，一根長槍舞得如風車轉動一般，公孫棠根本攻不進去，鬥不多久，公孫棠已招架乏力，布輕雲佔盡上風，他雖然為人有點暴戾，但卻沒有殺人之心，只把公孫棠戲弄在一根長槍之下，其餘三金剛見老大不敵，只覺大事不妙，當下不約而同的握刀上前助陣。

凌氏父子見三金剛加入戰圈，連忙握劍殺了上去，陸龍生也想加入戰圈，但陸不凡知她武功平凡，便加以阻止，陸龍生也只好與父親站在一旁觀戰了。

凌氏父子纏上了三金剛，這三人的武功雖然也有相當造詣，但跟凌氏父子一比就比了下去。

布輕雲與公孫棠交手之初，陸龍生恐他不敵，站在一旁憂心如焚，但見他佔了上風，一顆心才定了下來。

陸不凡見布輕雲武功已大有進展，出招簡直揮洒自如，果然不枉自己一番教導，也老懷大慰起來。

其實以布輕雲的武功，就是在未拜陸不凡為師之前，要應付公孫棠也綽綽有餘，何況經過一年苦練陸不凡武功的今天。

四大金剛明顯已不是對手，但仍在死纏爛打，布輕雲及凌氏父子本想要讓他們知難而退算了，根本沒有傷害他們之心，但見他們仍不知好歹的苦苦相纏，布輕雲首先心中生怒，大喝一聲，握槍一輪快攻，直把公孫棠攻了個手足無措，衣衫也被劃得破爛不堪，最後連手中兵器也被打脫離手。

公孫棠手中兵器脫手後，布輕雲步一進，一根長槍向前一指，槍頭登時抵住公孫棠的心窩，登時不敢動彈。

另一邊，凌氏父子亦把三人打敗了。

布輕雲制住了公孫棠後，長槍一收，叫道：「滾！」

公孫棠落敗，滿不是味兒，其餘三人亦行到他一邊，大有共同進退之態。

公孫棠望着布輕雲，良久才道：「你殺了我們吧。」

布輕雲淡淡的道：「我為甚麼要殺你們？」

公孫棠道：「但我們是來對付你的。」

布輕雲道：「要對付我的，不是你們，是長孫無量。」

凌威揚插嘴道：「我念你們在江湖上並無做過甚麼傷天害理的事，而且四個人都毫無機心，否則今天我已殺了你們。」

公孫棠望着凌威揚，說道：「聰明人，你也不想殺我們？」

凌威揚道：「你們只是受人指使行事，與你們無關。」

公孫棠道：「好，聰明人、布輕雲、陸不凡，你們今天不殺我們四兄弟，我們會記住你們的。」說完，向另三人道：「老二、老三、老四，我們走。」

三人點頭應聲「是」，便快步走了出去。

布輕雲目送四大金剛離開，才提着槍走進內室，但凌威揚從後叫道：「布兄弟，等一等。」

布輕雲停下步來，慢慢回轉頭望着凌威揚，說道：「凌前輩，甚麼事？」

凌威揚對陸不凡道：「大舅，一年前你收了個徒弟，原來竟是飛霞堡布宏的唯一後人？」

陸不凡苦笑道：「我收這徒弟也可說是機緣巧合，若不是為了要跟我師弟比試，我怎會有這個徒弟？」

凌威揚露出讚嘆目光，「虎父無犬了，果然是一代能人之子，的確身手不凡。」

布輕雲道：「甚麼一代能人？家父只是邪魔外道，人人得而誅之。」

凌威揚道：「令尊當年的確多行不義，但是在武學上卻有相當的成就，尤其是自創的『飛霞刀法』，當年也曾在武林中大放異彩。」

布輕雲有點冷傲：「只可惜當年家父走錯了路，捨正途而入邪魔外道，否則可以造福武林，甚至為民除害，是嗎？」

陸龍生行到他面前，用多情的眼光望着他，說道：「既然你知道你爹當年走錯了路，那麼你今天不要步他的後塵就是了。」

布輕雲冷笑一下：「一個走錯了路的人，通常都不認為自己是走錯路的，就是當發覺自己走錯了路，那時已無法回頭了，這是因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凌文傑道：「但江湖傳說，當年令尊野心很大，不斷吞拼江湖上的幫會，根本沒有向善之心，以致泥足深陷，又豈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呢？」

布輕雲變得木無表情起來。

凌威揚道：「是也好，非也好，總之一切都已是南柯一夢，布兄弟今天存心向善，從此造福人羣，

同樣可以替令尊贖罪的。」

陸龍生道：「姑丈說得對，總之你無論如何不要步令尊後塵就是了。」

陸不凡道：「十年前，飛霞堡被毀滅，當年你只有十三歲，根本還不懂得照顧自己，豈非經過了很多坎坷？」

布輕雲呆呆沉思了一會，忽然丟下長槍，向外走了出去。

陸不凡忙道：「四郎，站住。」

布輕雲停下步來，但沒有回頭：「我不叫薛四郎，我叫布輕雲。」說完又向大門走了出去。

陸不凡見他似有離開的打算，內心甚是不捨，慌忙追了上去，口中叫道：「四郎，你去那裡？」凌氏父子、陸龍生也追上前。

布輕雲一聲不響，頭也不回，繼續走向大門。

陸龍生甚是慌張，快步走到他前頭，雙手攔住他去路，叫道：「我爹在叫你，你聽到了沒有？」

布輕雲神情肅木：「我要離開這裡。」

陸龍生暗吃一驚：「好好的爲甚麼要走？」

「你不是一直都不喜歡見到我嗎？」布輕雲冷冷地道。

陸不凡笑道：「你太不明白女孩子的心事啦，當女孩子說不喜歡你的時候，其實她不知多喜歡你。」

陸龍生登時臉上飛紅。

布輕雲道：「師父，多謝你一年來的苦心教導，今天我雖然走了，但明年我會回來，替你打敗劉威武的徒弟，爲你討個光彩。」

陸不凡面色一沉：「混帳，誰批準你走？」

布輕雲道：「江湖上有四大幫會的人要找我算我爹的舊帳，若果我不走的話，只會連累了大家，因爲我的行踪已被揭露了。」

凌威揚道：「到底是那四個幫會的人要找你算舊帳？」

布輕雲道：「除了天王幫長孫無量之外，其餘三個幫會就是新月幫的楊傲龍，臥龍幫的曲振東和飛虹幫的洛洋。」

陸不凡失笑道：「我以爲是甚麼人？原來只是一些烏合之衆，你也太抬舉他們了！」

「你以爲我可以應付他們嗎？」

「有師父在，你還怕甚麼？」

凌文傑也道：「對了，布兄，既然你是我舅父的徒弟，大家也就是自己人了，難道我們不會替你排難解紛？」

布輕雲道：「大家的一番好意輕雲沒齒難忘。」說完快步向大門口行去。

陸不凡沉着臉，喝道：「四郎，回來。」

布輕雲充耳不聞，陸不凡又慌張起來，正想追上前，凌威揚阻止道：「大舅，讓他去吧。」

陸不凡只好停步。

陸龍生見布輕雲已行到正門口，內心甚是焦急，望住凌威揚，急道：「姑丈，你爲甚麼不留住他？」

凌威揚道：「這種人脾氣很硬，他說要走，就是任何人也留他不住。」

陸龍生芳心暗碎，喃喃的道：「自從霜兒失踪後，他整個人變了，他今次離開，其實是要找霜兒居多。」

布輕雲已把大門打開，一隻腳已跨了出去，但這時忽然回過頭來望着陸不凡等人，然後說道：「凌姑娘失踪一事，大家別擔心，她會沒事的。」

衆人大喜，齊聲道：「你知道霜兒下落？」

布輕雲搖頭。

衆人大感失望，陸不凡正色道：「搖頭是甚麼意思？」

布輕雲道：「搖頭的意思是我根本不知凌姑娘的下落。」

陸不凡道：「既然你也不知她的下落，爲甚麼叫我們不要擔心？你這不是胡說九道嗎？」

布輕雲道：「因爲凌姑娘已遇上了她的心上人，滅霞大俠薛風，他們現正在一起，薛大俠會保護她和照顧她的，你們還擔心甚麼？」

衆人都道：「眞的？」

布輕雲已跨出了大門，然後把門關上，消失在衆人面前，陸龍生最是難受，若不是爲了女性的矜持，早已追了上去。

陸不凡望着布輕雲消失了的大門，喃喃的道：「一年前，他稱我爲師，當時我問他的身世，他不但不答我，還跟我講條件，叫我別問他以往的一切，原來他不想被人知道是布宏的兒子。」

凌威揚面有疑惑之色：「他說霜兒跟薛大俠一起，是不是眞的？」

陸不凡道：「他倒也老實，相信不會假的。」

凌威揚道：「就是霜兒眞的跟薛大俠一起，應該回來向大家報平安才對，起碼薛大俠會這樣做，免得我們擔心，但現在卻音訊全無，這是甚麼道理？」

陸不凡想了想，點頭道：「這也是。」

凌威揚好似在安慰自己：「希望霜兒眞的跟薛大俠在一起。」

＊　＊　＊

凌氏父子在陸家逗留了數天，仍毫無女兒音訊，雖然凌威揚一再自己安慰自己，希望女兒眞的與薛風一起，但這可能性並不大，所以也越來越心焦了。

凌氏父子除了心急焦慮之外，已別無他法，同時也不能在陸家久作逗留，便打算離開。

陸不凡也不作挽留，正準備歡送凌氏父子。

這天一早，凌氏父子已收拾了一切，正準備上路，但這時，忽聞門外人聲嘈吵。

陸氏父女及凌氏父子在屋內聽了，四人面面相覷，這時候，前院忽然傳來陣陣激烈打鬥聲。

四人只覺事不尋常，各自從兵器架取出武器，便快步向前院奔了過去。

當各人來到前院，向前一望，只見前院有二十多人，每人都兇神惡煞的，而且全都手握着兵器，陸家的幾名護院正與這些人大打出手。

這班人爲首的，赫然就是天王幫幫主長孫無量。

陸不凡見了這情形，大叫道：「全都給我停手。」

打鬥中的天王幫幫衆毫不理會，仍舊向陸家的四名護院着着進逼。

長孫無量見了陸不凡，冷笑一下，向打鬥中手下叫道：「大家停手。」

一聲令下，天王幫幫衆果然全都退了下去，陸家的四名護院才有機會喘一口氣。

凌威揚爲人甚有修養，說道：「閣下是誰，不請自來有何貴幹？」

長孫無量面有得色：「我就是天王幫幫主，複姓長孫，名無量的便是，你又是誰？」

凌威揚拱手道：「在下姓凌，賤名威揚。」

長孫無量在冷笑：「原來你就是江湖上人人都留點面子的威揚鏢局凌威揚，失敬。」

凌威揚道：「不敢當。」

長孫無量一指他身邊的陸不凡，說道：「那麼這位一定就是陸不凡了？」

陸不凡怒道：「正是，長孫無量，你今天也太目中無人了，竟敢闖我陸家？你到底目的何在？」

長孫無量皮笑肉不笑：「老孫今天專程造訪，並非存心開罪陸老爺，我不妨開門見山說個清楚，長孫某到來，只是要陸老爺把布宏的兒子布輕雲交給我。」

陸不凡怒道：「布輕雲不在，你們走吧。」

長孫無量陰險一笑：「布輕雲不在？只怕是你們把他收藏起來吧？」

凌威揚道：「我們沒有必要這樣做。」

陸龍生杏眼圓睜，叫道：「布輕雲不是縮頭烏龜，若果他在這裡的話，他馬上就會跟你決一死戰了。」

長孫無量面色一沉，手中銀槍一抖，說道：「那你們是不見棺材不掉眼淚了。」

凌威揚四人見他似有動手之意，四人慌忙作好準備，其餘四名護院亦準備迎戰。

長孫無量惡瞪住四人：「我再問你們一句，交不交人？」

凌文傑道：「就算布輕雲在，我們也不會交人，何況他根本不在？」

陸龍生也叫道：「要打架只管上來吧，我們是不會怕你們人多的。」

長孫無量面上肌肉跳了跳，向手下叫道：「上，先殺人，後搜屋。」

衆手下齊應聲「是」，正想動手之際，門外忽然有人大叫道：「等一等！」

衆人聞聲朝大門一望，只見門外有五個人步入前院。

這五人原來是布輕雲和四大金剛，而且顯然是以友好姿態出現的。

陸不凡見了布輕雲，心中大喜，陸龍生簡直喜歡得一顆心不停地跳動。

長孫無量見了四大金剛，微一詫異：「你們爲甚麼現在才出現？」

公孫棠道：「你不出現，所以我們不出現。」

雷植道：「你要殺布輕雲，找聰明人和陸老爺麻煩，所以我們就出現了。」他口中的聰明人就是凌威揚。

布輕雲接口道：「即是說，他們對你倒戈相向，不再做你長孫無量的走狗了。」

長孫無量一氣：「你是誰？」

公孫棠仰天大笑數聲。

長孫無量道：「你笑甚麼？」

公孫棠指住布輕雲道：「他就是你要找的布輕雲了，你竟然問他是誰，眞好笑。」

雷植道：「簡直笑死我了。」

陸不凡等人聽說四大金剛倒戈相向，都相繼錯愕起來。

長孫無量精神一振，瞪住布輕雲：「你就是布輕雲？」

雷百通道：「他當然是布輕雲，難道他是布宏？」

公孫紅道：「布宏已死了，他當然不會是布宏。」

長孫無量向布輕雲冷笑一聲：「布輕雲，你果然在此，快跟我走。」

公孫棠正色道：「沒有那麼容易。」

雷植道：「他是不會怕你的。」

公孫紅道：「若果他這麼容易就跟你走的話，我們和他做兄弟也沒有意思了。」

雷百通接口道：「因為布輕雲不是縮頭烏龜，所以他不會怕你而跟你走的。」

四大金剛每人一句，直把長孫無量氣得半死，大叫道：「你們到底站在那一邊？」

公孫棠道：「你沒有長耳朵嗎？剛才布兄弟不是說過了，我們四兄弟那個甚麼相向啦。」

陸龍生心中大喜，叫道：「是倒戈相向。」

公孫紅面對長孫無量：「你聽到了沒有？」

雷百通接口道：「你明不明白甚麼叫倒戈相向？」

雷植道：「雖然我也不明白那個倒戈甚麼的，但我已不再做你的走狗了。」

長孫無量氣極：「你們為甚麼背叛我？」

公孫棠道：「因為我們佩服聰明人兩父子，陸老爺兩父女，更佩服布輕雲，所以我就背叛你，還有那個甚麼相向。」

長孫無量怒道：「他們有甚麼地方值得你們佩服的？」

公孫紅道：「因為我們不夠他們打，他們又不殺我們四兄弟，還放我們走，所以我們佩服他們。」

雷百通道：「我們四兄弟是經過商量才這樣做的，絕不後悔。」

長孫無量道：「就因為他們不殺你們，所以就倒戈相向？」

公孫棠道：「做人總要講義氣的。」

公孫紅道：「做人不講義氣，活下去還有甚麼意思？」

雷植接口道：「尤其是我們行走江湖的，就更加要講義氣。」

雷百通也接口道：「這樣做，江湖上才沒有人說我們的壞話。」

長孫無量怒極，銀槍一挑，恨恨的道：「那麼我就首先解決你幾個叛徒吧。」

長孫無量正想動手，布輕雲大叫道：「且慢！」

長孫無量望着布輕雲。

布輕雲道：「長孫無量，既然你今天存心找我算上一代的舊賬，我今天就跟你來個大解決吧。」

長孫無量咬牙道：「好！」

陸龍生早從兵器架拿出一根長槍，手中長槍向布輕雲一拋，叫道：「四郎，接槍吧。」

布輕雲見長槍打橫飛來，向上一躍，向飛來的長槍迎了上去，同一時間，長孫無量向手下叫道：「給我殺！」一衆手下便飛身撲向布輕雲。

布輕雲一跳，伸手一接，便把長槍接在手中，甫一着地，來一記橫掃千軍，便向天王幫幫衆衝殺上去。

陸氏父女，凌氏父子見對方人多包圍住布輕雲，也不坐視，四人紛紛飛身上前，助布輕雲一臂之力，四名護院亦加入了戰圈。

長孫無量見雙方終於動上手了，自己也飛身撲向四大金剛。

公孫棠見了，大叫道：「天王，是你先動手的，不要怪我們。」說着也握刀衝前，三人也隨後跟了上去。

陸不凡握着長劍，也飛身迎向長孫無量叫道：「這傢伙交給我。」聲隨人至，長劍馬上殺到，長孫無量架了幾招，然後退了下來，瞪住陸不凡道：「陸不凡，我在清理門戶，你最好別插手。」

陸不凡道：「笑話，這裡是我家，你竟然在這裡清理門戶？」

雷植叫道：「不錯，陸老爺的門戶清潔得很，用不着你清理。」

長孫無量惡瞪雷植一眼，隨即對陸不凡道：「陸不凡，那你是一定要插手不可了？」

陸不凡道：「你說得對。」

雷植道：「陸老爺，教訓他一下吧。」

公孫棠道：「陸老爺，小心，這姓長孫的武功很了得。」

那邊廂，布輕雲一根長槍令一班天王幫幫衆難以抵擋，刺翻了幾個幫衆後，抬眼一看，只見陸不凡與長孫無量僵持上了，便飛身而前，叫道：「師父，把長孫無量交給徒兒吧。」

陸不凡道：「那就交給你吧。」說完向後退了幾步。

長孫無量道：「陸不凡，原來你跟布輕雲有師徒關係，怪不得你如此維護他了。」

雷植搶着道：「你現在才知道嗎？」

陸不凡道：「我維護的是正義。」

長孫無量道：「你是正當人家，名門正派，竟維護一個邪魔外道的兒子？」

布輕雲面色一寒，長孫無量，廢話少講，接招吧。」說着已握槍殺前。

雷植道：「原來布輕雲不喜歡聽人講廢話的。」

陸不凡望着四大金剛，正色道：「你們既然是布輕雲的朋友，還站着幹甚麼？」

公孫棠道：「不站着可有甚麼做？」

雷植道：「陸老爺想請我們坐？」

公孫棠問陸不凡：「是嗎？」

陸不凡氣道：「我叫你們不要呆站着，去幫忙對付敵人，明白嗎？」

公孫棠道：「敵人在那裡？」

陸不凡更氣：「天王幫那些狗雜種就是敵人了，快上吧。」

四大金剛向惡鬥處望去，只見凌氏父子和陸龍生，還有四名護院正與天王幫的人打作一團，登時醒覺，公孫棠道：「對，我們已背叛了天王幫，又當布輕雲是兄弟，該助拳了。」

陸不凡氣道：「那還等甚麼？」

公孫棠道：「那你呢？」

陸不凡道：「我們一起上。」

四大金剛說聲「好」，便與陸不凡一齊衝向天王幫幫衆。

長孫無量此行一共有二十五人，其中也不乏好手，陸不凡那一邊，除了陸龍生武功較弱之外，其餘陸不凡、凌氏父子、四名陸家的護院，都是獨當一面的好手，再加上武功絕不含糊的四大金剛，對手雖然人多，但要應付也不困難。

話分兩頭，布輕雲與長孫無量各握長槍，雙方已殺得難分難解。

長孫無量與布宏生前有深仇大恨，布宏雖死，但面對其子，就好似面前的人就是布宏一樣，所以打得毫不留情，但布輕雲卻也不弱，一時間要打敗他也不是易事。

另一邊，陸氏父女，凌氏父子，四名護院及四大金剛一共十二人共同對抗二十四名天王幫幫衆，平均只一人應付兩人，應付得也並不吃力。

十二人中，包括四大金剛在內，都不是嗜殺之人，天王幫雖然沒有人死亡，卻已一一被打得倒地不起。

不多久，天王幫的二十四人都被十二人合力之下一一制服，兵器全被沒收，不敢動彈，有些根本傷得連站也站不起來。

現場只餘下布輕雲與長孫無量兩個武功不相伯仲的人在惡鬥着。

衆人的眼光都集中在二人身上。

雷植一望，說道：「怎麼還未打完？」

公孫棠道：「你臉上沒有長耳朵啦？剛才我不是說得清楚嗎？這姓長孫的武功也甚了得。」

雷百通道：「高手過招，那有如此容易分出勝負？」

公孫紅道：「容易分出勝負的就不是高手了。」

雷植道：「但我們這一邊怎地如此容易分出勝負？」

公孫棠解釋：「因為天王幫的狗雜種不是高手，我們十二人才是。」

雷植作個恍然大悟狀：「我明白了。」

凌文傑與陸龍生見二人仍勝負難分，蠢蠢欲動的想上前助布輕雲一臂之力，尤其陸龍生，她恐怕布輕雲會傷在長孫無量槍下，已按捺不住，握着劍正想上前，陸不凡連忙阻止。

陸龍生有點心急：「爹，你為甚麼不讓我幫四郎的忙？這樣下去，四郎恐怕有危險。」

陸不凡一副勝券在握的樣子，微笑道：「放心，四郎還未出殺着呢，只要他『擎天槍法』一出，長孫無量必定一敗塗地。」

陸龍生驚訝地道：「這麼厲害？」

陸不凡微笑點頭。

凌威揚也一陣詫異神色，呆望着陸不凡，說道：「『擎天槍法』？」

陸不凡自負地一點頭。

凌威揚道：「布輕雲懂擎天槍法？」

陸不凡道：「當然，這是我教的。」

凌威揚神色仍有點驚詫：「擎天槍法是三十多年前，『一夫當關』谷承飛老前輩的獨門武功，大舅，你怎懂得這槍法的？」

陸不凡的笑容僵住了。

原來陸不凡原名陸貫天，是當年谷承飛的最出色弟子，陸貫天退出江湖後，改名不凡，幾乎當年他在江湖行俠仗義之事已隻字不提，從此在建安鎮過着隱居式的生活，甚至他的親人，包括凌威揚在內，也不知道他就是當年名噪一時「一陣風」陸貫天。

＊　＊　＊

布輕雲仍與長孫無量惡鬥，鬥了百數十回合，布輕雲終於微佔上風，長孫無量額上已滲出豆大汗珠。

布輕雲得勢不饒人，大喝一聲，使出「擎天槍法」，招數源源蓋向長孫無量，長孫無量登時手足無措，好不狼狽。

凌威揚看得呆住了，喃喃地道：「好厲害的槍法，難道這就是擎天槍法？」

陸不凡道：「正是！」

凌威揚張口望着陸不凡，良久才道：「江湖傳說，武林中除了谷承飛前輩之外，就只有兩個人懂這槍法，一個是『一陣風』陸貫天，另外一個就是『風裡金剛』劉青，大舅，難道你就是『一陣風』陸貫天？」

原名陸貫天的陸不凡點頭道：「不錯！」

凌威揚的雙眼登時睜得大大的望着陸貫天，接着臉上出現一陣驚喜，又帶點半信半疑的表情。

且說布輕雲的擎天槍法使出來之後，長孫無量接不了三招，激鬥中，忽然爆出一聲慘叫，接着人向橫飛了出去，口中也噴出一蓬鮮血，然後躺在地上。

布輕雲並不追擊，收起招式，看着倒在地上的長孫無量。

在場各人見了，忍不住拍手高聲叫好，其中以雷植的叫聲最大。

長孫無量倒地不久，此時慢慢

撐起身來，口中鮮血汨汨流出。

原來布輕雲並無殺長孫無量之心，剛才一輪快攻，他只是以槍當棍使用，每攻出一招打在長孫無量身上，都只是以槍身攻擊，若他以槍頭對付，長孫無量的身上相信要留下數十個血洞而死。

長孫無量雖然不死，但已受傷非輕，他撐起身來之後，並不望着布輕雲，雙眼無神的搜索了一會，終於看見陸不凡，指着他道：「這是擎天槍法？你就是一陣風陸貫天？」

陸貫天行前幾步，說道：「長孫無量，三十年前，我念在你年紀輕，所以當年放你一條生路，想不到你至今仍不改過，還成爲一幫之主，繼續爲禍江湖！」

在場衆人聽了，都錯愕起來。只有布輕雲一人知道陸不凡原名陸貫天，是谷承飛的得意弟子。

布輕雲行到陸貫天身旁：「師父，這姓長孫的雖然不死，但已受了嚴重內傷，就算醫好了，也不能動眞元，等於廢了武功，以後也沒有本錢爲非作歹了。」

陸貫天很滿意地一點頭：「好，不枉爲我的好徒弟。」

長孫無量大概也輸得心服口服了：「原來我碰上的是陸貫天的徒弟，我長孫無量今天雖敗猶榮了。」

陸龍生叫道：「既然這樣，還不馬上給我滾出去？」

雷植道：「是啊，還不走，難道要陸老爺請你做客人嗎？」

長孫無量有點不是味兒，向手下叫道：「大夥兒走吧。」

衆手下來時兇如猛獸，而今卻垂頭喪氣，暮氣沉沉，有如鬥敗了的公雞般，聽長孫無量一說，紛紛垂頭行了出去，一些受傷的，還要人摻扶才能行出大門。

長孫無量傷得連站也站不穩，只靠手中銀槍柱地才站直身子，他見一衆手下行經身旁，本以爲有人摻扶自己離開，豈料一衆手下說走就走，連正眼也不望他一下，不消一刻已走了個精光。

長孫無量敗在年紀輕輕的布輕雲手上，內心已甚難受，但更難受的，竟是一班手下平日聽令於自己，今番卻視自己這個一幫之主如同陌路人，掉下不理，這一份感受，端的比被打敗一百次還要難受。

長孫無量有欲哭無淚之感，喃喃地道：「難道這世上不容我有一次的失敗？」

凌文傑道：「你現在該知道這世上是多麼殘酷的了，莫講你區區一幫之主，就是皇帝，遇上改朝換代，遭遇比你還慘呢。」

陸龍生也道：「長孫無量，這就是你多行不義的報應了，有道是寃有頭，債有主，你若果不是苦苦找布輕雲報上一代的仇恨的話，你今天會有這個下場嗎？」

長孫無量眼神散渙，喃喃地道：「姑娘你說得對，這是我的報應，若果我當初走正途的話，就不會有今天的惡果。」言下之意似是後悔了。

布輕雲生出憐憫之心：「兩位公孫兄和兩位雷兄，你們到底與他有香火之緣，扶他去找大夫吧。」

四大金剛齊應聲「是」，便上前把長孫無量扶着，雷植道：「找大夫容易，但找地方安置他卻難，難道要我們送他回去天王幫總壇？」

長孫無量有氣無力地道：「樹倒猢猻散，回總壇還有甚麼用？」

公孫紅道：「不錯，現在已沒有人當你是幫主了，副幫主一定坐上你的位了，你回去總壇還會有人照顧你嗎？」

陸貫天走到長孫無量面前，說道：「長孫無量，你對自己以往所作所爲是否已經後悔了？」

長孫無量沮喪地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回頭已是百年身，後悔已太遲了。」

陸貫天道：「你是眞心後悔了？」

長孫無量有氣無力地一點頭。

陸貫天道：「既然後悔，這樣最好。」對四大金剛道：「四大金剛

，你們把長孫先生抬進我家，讓他好好養傷吧。」

長孫無量頓時一愕，隨即跪在陸貫天面前：「陸老爺，你爲甚麼對我這麼仁慈？」

陸貫天連忙把他扶起：「男兒膝下有黃金，快起來。」

布輕雲道：「長孫前輩，我師父一番好意，你就接受了吧。」

長孫無量感動得眼睛紅了。

雷植望着陸貫天，咧嘴笑道：「陸老爺子，你這人眞不錯。」

公孫紅道：「世上難找第二個人。」

陸龍生一臉驕傲神色：「當然，我爹是出了名的大善人。」

雷植道：「我將來也要學陸老爺子的做人處世之道。」

雷百通搶白道：「你學得來嗎？」

公孫紅也道：「不錯，你以爲人人可以學的嗎？」

雷百通道：「這是一門很深的學問，如此容易學的嗎？」

公孫棠有點不滿：「別說啦，天王傷得就快死了，還說個沒完沒了，是不是不想救人？」

雷植忙道：「對，救人要緊，你們扶他進去，我去請大夫。」說完正想奔出門外。

陸貫天阻止道：「不用去了。」

雷植眨眨眼，望着陸貫天：「不用找大夫？難道讓他自生自滅？」

陸貫天一拍胸膛：「這點傷難不倒我的，我會醫他。」

雷植又眨眨眼，用奇異眼光望着陸貫天，說道：「醫術你也懂？還有甚麼你是不懂的？」

陸貫天正想在雷植面前吹牛一番，但公孫棠又破口叫道：「老四，你還胡扯甚麼？快來幫忙扶天王進屋吧。」

雷植回頭一望，原來三人已把長孫無量扶進屋內，其餘人也陸續走了進去。

雷植不理會，又對陸貫天道：「陸老爺子，以後不要再喊我們做四大金剛了。」

陸貫天道：「對，你們已不是天王幫的人，還叫四大金剛幹嗎。」

雷植道：「說得對，以後該喊我們做五大金剛才對。」

陸貫天奇道：「五大金剛？」

雷植道：「是啊。」

「另一金剛是誰？」

「就是布輕雲。」

「布輕雲？」

「對了，我們跟他義結金蘭，他先是不肯，但我們讓他做老大他就肯了，所以他是五大金剛的老大，從此老大變了老二，老二變了老三，老三變了老四，我本來是老四，但現在卻變了老五。」

陸貫天道：「我剛才聽布輕雲不是這樣叫你們的，他是叫你們公孫兄和雷兄的。」

「他一時還不習慣嘛，只幾天光景而已。」

陸貫天忽然在沉思，且入了神。

雷植奇道：「陸老爺子，你在想甚麼？」

陸貫天笑道：「我想你們五大金剛最好再改一改名，這樣就最完美。」

雷植道：「改甚麼名？」

陸貫天笑得雙眼瞇成一條線，說道：「改作六大金剛也差不多了，到時你再由老五變爲老六。」

雷植奇道：「好好的，爲甚麼還要改名？而且又把我打成老六？」．

平息干戈　仇怨盡消

陸貫天正想說話，凌文傑在屋內叫道：「舅父，長孫先生又吐血啦，你快進來看看他吧。」

陸貫天應道：「來啦。」轉頭對雷植道：「改名之事日後才商量，救人要緊。」說完「呼」的一聲奔入屋內。

雷植在抓頭皮，自言自語地道：「他叫我們改名，這到底是甚麼意思？」

陸家本來人丁單薄，但一下子之間卻熱鬧起來了，陸貫天不記前嫌地把長孫無量留在家裡住，布輕雲又去而復返，還胡裡胡塗地與四大金剛義結金蘭，無形中陸家又多了這四個客人了。

陸貫天爲人性格樂觀，且小孩子心性，四大金剛直似渾人，性格與陸貫天有幾分相似，五個人最合拍不過，只要聚在一起，旁人想清靜一下也就難了。

長孫無量在陸家將養了一段時間，已可以起床走動，經過那一役之後，他已大徹大悟，再加上四大金剛及陸貫天的樂觀性格影响之下，心情也漸變開朗起來。

布輕雲爲人本來有點冷傲，不苟言笑，但與四大金剛相處之下，同樣也較前開朗得多。

於是，陸家除了陸氏父女之外，還有凌氏父子，長孫無量，連同布輕雲在內的五大金剛一共十個人，可就熱鬧得多了，而陸家的下人也一下之間每天都倍加忙碌起來。

＊　＊　＊

一個陽光普照的早上，陸貫天好似特別開心，一早便叫下人購買了山珍海錯，預備晚上大排筵席，陸龍生感到奇怪，陸貫天笑而不語，一臉神秘之色，同時又叫陸龍生召集

屋內各人到大廳集合，陸龍生更感奇怪，只好照辦。

中午時份，各人都聚在大廳團團而坐，而且賓主不分，顯示出人人平等。

衆人就座之後，雷植忍不住道：「陸老爺，你叫我們全都坐在一起到底有甚麼事宣佈？」

陸貫天道：「要有事宣佈才可以叫你們坐在一起的嗎？」

雷植道：「那一定有很重要的事跟大家商量了？」

公孫紅道：「陸老爺可能向我們說笑話。」

陸貫天笑道：「老五猜對了。」

雷植喜道：「原來我最聰明，給我猜對。」

布輕雲道：「師父，你有甚麼事要跟大家商量？」

陸貫天道：「你們五個人不是自稱五大金剛的嗎？」

公孫棠道：「是啊，布兄弟加入之後，我由老大變成了老二。」

陸貫天道：「由今日開始，五大金剛要改名了。」

四大金剛齊聲道：「改名？爲甚麼改名？改甚麼名？」

陸貫天雙眼笑得瞇成一線：「五大金剛改名爲六大金剛，眞是天作之合也。」

四大金剛張口齊叫道：「六大金剛？」

陸貫天笑着點頭。

四大金剛又齊聲道：「爲什麼？」

布輕雲也道：「另一金剛是誰？」

陸貫天道：「另一個金剛就是我，我要加入你們的隊伍，所以就改名爲六大金剛。」

公孫棠、公孫紅及雷百通連忙高聲叫好。

雷植扳起臉孔：「我反對！」

陸貫天道：「你爲什麼反對？」

雷植道：「你一加入，我豈非再由老五變老六？所以我反對。」

陸貫天笑道：「你將就一下吧。」

公孫棠站起身來，說道：「陸老爺，你加入之後，那你是老幾？」

陸貫天道：「當然是老大。」

公孫棠道：「那我豈非由老大變老二，再由老二變老三？」

陸貫天咧嘴笑道：「你也將就一下吧。」

布輕雲也站起身來說道：「我反對！」

四大金剛齊聲道：「你反對什麼？」

陸貫天笑道：「我的好徒弟終於替我講話了……」

話未了，布輕雲甚認眞的道：「我反對師父加入我們的金剛行列。」

四金剛齊聲拍掌叫好，因爲人人都不想排名再降一級。

陸貫天面色一沉，瞪住布輕雲道：「你爲什麼反對我加入？」

雷植道：「老大當然反對，因爲你一加入之後，他就由老大變老二了，這滋味很難受，我是過來人，我最清楚。」

雷百通道：「我也不想再由老四變老五。」

布輕雲道：「我不是這個原因。」

陸貫天和四大金剛齊聲道：「那是什麼原因？」

布輕雲望着陸貫天，說道：「你是我師父，若果你加入的話，我豈非要和你兄弟相稱，到時輩份不分，那怎可以？」

四大金剛齊聲道：「這也是道理。」

陸貫天笑道：「不妨不妨，做人最重要是開心，只要好玩，輩份算得上什麼？」

布輕雲道：「徒弟跟師父兄弟相稱，總有點兒那個。」

陸貫天道：「我不介意嘛，你還介意什麼？」

雷植道：「你當然不介意，到時你就是老大了，你還介意什麼？」

陸貫天又咧嘴笑道：「大家將就將就一下吧。」

公孫棠道：「你要加入我們隊伍也可以，但我有條件。」

陸貫天見有望被接納，又笑得雙眼瞇成一線，說道：「什麼條件，只管開出來吧，我這人最大量，凡事可以一口答應你！」

公孫棠道：「你加入我們也可以，但不能做老大。」

陸貫天笑容登時僵住了。

公孫棠道：「如何？」

其餘三金剛也道：「如何？」

陸貫天道：「不做老大，那我是老幾？難道要我做老二？」

四大金剛齊聲叫道：「你是老六！」

陸貫天愕住了：「什麼？老六？排行最後？」

四大金剛齊聲道：「你說得對。」

陸貫天面孔黑如鍋底：「這怎可以？」

公孫紅笑道：「你本來就姓陸，叫你老六，又是你的排名，又是你的姓氏，一舉兩得，最切合你的身份了。」

長孫無量等人在旁聽見了，也忍不住笑起來。

陸貫天滿身不自然，望望各人，又望望布輕雲，說道：「到時師父豈非要叫徒弟做大哥？」

公孫棠笑道：「你說的，做人最重要是開心，只要好玩，輩份算得上什麼？」

陸貫天道：「當初我以爲自己做定老大的了，所以才這樣說，誰知要我做老六。」

公孫棠道：「你做也不做？」

陸貫天道：「但我年紀最大，輩份也最大，怎可以做你們小弟弟。」

陸龍生笑道：「爹，先入爲兄，後入爲弟嘛，難道這道理你還不明白？」

四大金剛齊聲道：「陸姑娘說得對極了。」

陸貫天白了女兒一眼，轉而對四大金剛道：「但布輕雲也是很遲才加入的，他爲什麼可以做老大？」

雷植道：「他不同。」

陸貫天道：「有何不同？」

雷百通道：「布兄弟是我們要求他加入的，所以讓他做老大。」

雷植接口道：「但你是自己開口要求加入的，所以只好做老么了。」

公孫棠笑道：「其實六字跟么字也差不多形狀，介意什麼？」

陸貫天在猶疑。

陸龍生笑道：「爹，我明白了，你今天一早吩咐十五今晚要大排筵席，原來是爲了慶祝你們六大金剛結義之禮，是嗎？」

陸貫天面色一沉：「難道是替你辦喜事？」

陸龍生聽了「辦喜事」三字，不禁面上飛紅，忍不住斜眼望了望布輕雲，但布輕雲卻無動於衷，心頭也難免有點苦澀了。

公孫棠道：「既然老六準備慶祝，那我們馬上行結義之禮吧。」

陸貫天不悅地道：「什麼老六？我還沒有答應加入你們隊伍呢。」

公孫棠道：「若果你肯將就將就一下做老六的話，我們很歡迎你加入。」

其餘三金剛也道：「老二說得對。」

陸貫天勉强地道：「讓我考慮一下吧。」

雷植道：「那你要考慮到什麼時候。」

陸貫天道：「三五七年左右吧。」

雷百通道：「這麼久！」

陸貫天道：「當然，義結金蘭之事豈能草率。」

公孫紅道：「但也不用考慮這麼久吧！」

陸貫天有點神氣：「三五七年加起來只是十五年，不算久。」

四金剛驚異地齊聲道：「十五年！」

陸貫天仍很神氣：「當然。」

雷植道：「若果讓你做老大的話，你要不要考慮這麼久？」

陸貫天仍在撐場面：「說不定到時要考慮三五七九年。」

公孫棠道：「你不加入算了，我們不稀罕，也不是我們在求你。」

雷植道：「不錯，我們現在開始不歡迎你了。」

雷百通道：「就算你肯認做小弟弟也不歡迎你。」

公孫紅道：「因爲你這人太婆媽。」

雷植道：「我們不歡迎婆媽的人。」

陸貫天聽四金剛說不歡迎自己加入，初是有點慌張，繼而被稱爲婆媽，登時不悅，張大了口，正想反唇相譏，但這時候，管家陸十五忽然跑了進來，且面上充滿喜悅神彩，邊跑邊叫道：「好消息，好消息。」

陸貫天面色一沉：「什麼好消息，你這個時候說這些話，不是消遣我嗎？」

陸十五仍充滿喜悅，向廳外一指：「大家看看是誰！」

衆人朝他手指望去，只一望，登時出現一陣驚喜，凌威揚大喜過望，叫道：「霜兒？」

原來失踪多時的凌霜兒終於再度出現在衆人眼前了。

凌霜兒一步步的走進大廳，面容顯然有點歉疚，而且也有點神傷。

布輕雲見了她，面上出現極大的喜悅。

陸龍生見了布輕雲的神情，知他一顆心仍念念不忘凌霜兒，也就難免有點難受了。

凌霜兒向廳內望去，見了四大金剛，登時認得是三年前向保鏢隊伍攔途截劫的强人，今番見他們坐在一起，頓感奇怪。

凌威揚見愛女無恙歸來，喜不自勝，連忙站起身來，走到女兒面前，喜道：「乖女兒，想死爹啦。」

凌霜兒撲到父親懷中，充滿歉意地道：「爹，女兒不孝，要你擔憂，對不起！」

凌威揚歡喜得有點激動：「傻孩子，回來就好了，別說這些傻話。」

陸貫天歡天喜地：「好了，從此一家團聚了。」

雷植道：「小姑娘，聽說你失踪了一段時間，到底你去了那裡？」

凌霜兒對雷植似是有點害怕，對父親道：「這大小眼怎會在這裡的？」一望其餘三金剛，續道：「還有他們三個。」

凌文傑笑道：「妹妹，他們都是自己人啦。」

雷植目不轉睛的望着凌霜兒，說道：「對了，大家都是自己人了，還怕什麼？」

公孫紅在雷植耳邊輕聲道：「你的夢中情人漂亮極了。」

雷植神氣地道：「當然，不漂亮怎有資格做我夢中情人？」

布輕雲聽了，在他頭上一拍，正色道：「你說什麼廢話！」

雷植摸着頭，眨眨眼道：「這也算廢話？」

陸龍生雖當凌霜兒是情敵，到底有姐妹之情，她失踪期間，內心也一直惦掛，今番見她無恙歸來，也開心異常，居中一站，高聲叫道：「霜兒回來了，今晚眞的值得大排筵席。」

公孫棠道：「是啊，就當是喜事一件吧！」

雷植對凌霜兒道：「小姑娘，你失踪一段時間，我問你去了那裡，你好似還沒有答我。」

布輕雲正色道：「老五，你胡說八道什麼的！」

雷植感到很沒趣。

陸貫天道：「霜兒一定很累了，龍生，帶霜兒去休息吧，今晚我們要慶祝霜兒平安歸來，大排筵席，高興一番。」

衆人都高聲叫好。

陸龍生把凌霜兒帶了出去。

陸貫天忽然叫道：「五大金剛，你們和我一起到後院花園去。」

雷植道：「去賞花？」

陸貫天道：「花有什麼好賞？」

雷植又問道：「不賞花，難道賞草？」

陸貫天正色道：「去後院花園向天膜拜，因爲我們六大金剛要在今天義結金蘭。」

公孫紅奇道：「你不是說要考慮十五年的嗎？」

雷植接道：「怎地這麼快改變主意？」

陸貫天避而不答，說道：「別胡扯啦，快去吧。」轉頭對陸十五道：「十五，預備香燭和一隻鷄吧。」

陸十五應道：「知道了，老爺。」

公孫棠鄭重地道：「義結金蘭沒有問題，但你是老幾？」

陸貫天道：「當然是老大。」

四金剛「哄」的一聲，掉頭便走。

陸貫天無奈，只好叫道：「算啦，我願做老六啦。」

四大金剛馬上回頭，而且人人面露笑容。

布輕雲道：「師父，你來眞的？」

「難道還會假？」

「但你是我師父，向天膜拜之後，我們的輩份就平等了。」

「你做人這麼迂腐幹嗎？」

布輕雲想着，本來是陸貫天的徒弟，但卻搖身一變成爲他的大哥，不禁感到好笑。

＊　＊　＊

沒有人知道凌霜兒失踪期間去了何處，每一個人都不想再觸起這件事，所以人人都隻字不提。布輕雲知道四大金剛口不擇言，因此一再叮囑他們莫再在凌霜兒面前提及失踪一事，由於布輕雲是四大金剛的老大，他的話就等於命令，所以沒有人不依從。

凌霜兒自從失踪歸來後，布輕雲從她的幽幽眼神看得出，凌霜兒對薛風更爲想念。

一直以來，凌霜兒對布輕雲都不假辭色，也就令他更爲難受了。

雖然如此，但布輕雲只要一天不見上凌霜兒一面，心裡總是不舒服，就好似欠缺了什麼一樣，只可惜，這些日子以來，凌霜兒多是把自己關在房內，好似什麼也提不起勁一般。

布輕雲當然知道她是因爲太想念薛風，以至變得更爲沉默寡歡。

他一直以爲，凌霜兒失踪期間，是跟薛風在一起，甚至二人已雙宿雙棲，可是，他知道自己的想法錯了。

儘管布輕雲在日夜想念凌霜兒，但仍不減每日到後院練武的熱情。

陸貫天傳授他武功一年以來，武功的確突飛猛進，他覺得，陸貫天所傳授的武功當中，要數槍法最受用，尤其是「擎天槍法」，所以他在苦練槍法，希望能更上一層樓。

早上過後，布輕雲又提着槍，準備到後院練武，當他穿過後院的月洞門之際，忽然聽到陸龍生的聲音在說道：「表姐，你離家這段時間，聽四郎說你是跟薛大俠在一起的，是嗎？」

布輕雲聽了，掉頭一望，只見陸龍生與凌霜兒在假山之後正面對面的站着交談，眼前的凌霜兒仍是滿面神傷之色。

布輕雲不動聲色，便躲在月洞門後聽下去。

陸龍生說完後，凌霜兒長長嘆了口氣，說道：「清明節那天我見過薛大俠一面之後，我再沒有見過他了。」

陸龍生道：「那麼這段日子你去了那裡？」

「我走過很多地方，目的希望能再見薛大俠一面，可惜，我失望了。」

「你這麼痴心對薛大俠，薛大俠知道嗎？」

「我想他是知道的。」

「他有什麼表示？」

「我不知道他的心在想什麼，但表面上他毫無表示。」

「你日後還打算到處找他嗎？」

「會，無論去到天涯海角，我都要找到他爲止。」

「若果找不到呢？」

凌霜兒說得很堅決：「我只好出家削髮爲尼了。」

布輕雲聽到這裡，登時一顆心也涼了，他終於明白到，感情是雙方面的，自己一廂情願喜歡凌霜兒，但她却只對一個薛風情有獨鍾，而且痴心得過了份。

所以布輕雲更恨薛風，他甚至生出了非殺薛風不可的念頭。

就算布輕雲眞的殺了薛風，凌霜兒的愛會否轉移到他身上，他好似沒有想過，因爲他已達到不顧後果的地步。

這是否就是愛情！

就在他想得入了神之際，身後忽然有人叫道：「老大，你呆站在這裡幹什麼？」

布輕雲回頭一看，只見四大金剛就站在自己身後，那一聲是雷植在叫他，他登時如夢初醒一般，說道：「你們來幹什麼？」

公孫棠道：「來看你練武。」

雷植有點興奮：「是啊，你的什麼槍法厲害極了，精彩極了，所以我們來看你練那個什麼槍法。」

公孫紅道：「讓我們再開開眼界嘛。」

四金剛出現後，惹起了凌霜兒與陸龍生注意，兩女知布輕雲練武時間已到，爲了不阻其練武，便雙雙離開後院。

兩女在布輕雲面前行過，布輕雲仍怔怔的望着凌霜兒，但凌霜兒卻連正眼也沒有望他一下，仿似他根本不存在一樣。

這一剎那，布輕雲忽然間好似醒覺過來一樣，他告訴自己，美夢應該醒了。

凌霜兒已經走了出去，陸龍生來到布輕雲面前停了下來，望着他，語氣有點冷淡地道：「剛才我和霜兒說的話你聽到了？」

布輕雲點點頭。

陸龍生冷笑一聲，神色幸災樂禍：「霜兒根本不會喜歡你，你該死心了！」

雷植插嘴道：「是啊，老六對我說，凌姑娘已有了心上人，是不會喜歡老大的，老大你也死心吧，我早已死心啦。」

布輕雲不悅地道：「住口！」

雷植並不住口，續道：「還有，老六還叫我們四兄弟幫忙撮合老大和陸姑娘的好事呢。」

雷百通道：「其實陸姑娘也不錯，老大爲什麼不喜歡她？」

布輕雲不悅：「你們說完了沒有？」

雷植道：「說完了，陸姑娘到你說話啦。」

陸龍生一臉不稀罕的神情，向布輕雲瞟了一眼，冷哼一聲便轉身去了。

布輕雲感到有點錯愕。

公孫紅道：「看來陸姑娘也不再喜歡你啦，老大。」

公孫棠道：「老六不是說過嗎？陸姑娘其實很喜歡老大的。」

雷百通道：「你看不出嗎，陸姑娘對老大冷淡極了。」

雷植道：「一定是凌文傑那小子在搗鬼。」

布輕雲忽然感到有點緊張：「關凌文傑什麼事？」

雷植道：「你每天只掛着練那個什麼槍法，你當然不知道，最近凌文傑那小子天天跟陸姑娘在一起，而且一起出去玩，看情形……」

雷植故意不說下去，布輕雲更緊張：「看情形怎樣？」

雷百通道：「凌文傑那小子跟陸姑娘戀愛啦，你爲什麼不知道？」

布輕雲聽到了，不知爲何，心頭忽然有點難受，但卻裝作若無其事，說道：「這是好事來的。」

公孫棠道：「當然是好事，只要凌文傑與陸姑娘成了親，那麼老六和凌威揚就更加親上加親了。」

雷植越說越興奮：「看來我們就快有喜酒喝啦。」

布輕雲面色有點難看，目光向四金剛一掃，說道：「你們全都給我滾出去！」

公孫棠道：「爲什麼叫我們滾？」

雷植道：「是啊，我們是來看你練那個什麼槍法的。」

布輕雲心情變得惡劣起來：「有什麼好看的，快滾吧。」

四金剛不但不滾，雷百通仍道：「老大，你是不是失戀了？」

公孫棠道：「你到底喜歡陸姑娘多些還是喜歡凌姑娘多些？」

布輕雲沉着臉：「你們說完了沒有？」

雷植道：「沒有。」

布輕雲不理，提着長槍便走進花園，但四金剛仍從後跟着，公孫棠說道：「老大，凌文傑搶去了你的陸姑娘，要不要把陸姑娘從他手上搶回來？」

布輕雲默不作聲。

公孫棠道：「到底誰人搶去了你的凌姑娘？你告訴我們，讓我們四兄弟把那傢伙殺了，替你洩心頭之恨。」

布輕雲心情更加煩躁，怒道：「你們住口好不好？」

要四金剛住口，那有如此容易，公孫棠又道：「這些日子以來，眞正關心老大的人，其實是陸姑娘，但你卻不接受人家對你的愛，所

以陸姑娘對你也死心了，轉而愛上了凌文傑那小子。」

雷植道：「凌姑娘你得不到，陸姑娘你也得不到，老大，你有什麼感想？」

雷百通道：「他那裡還敢想？」

布輕雲眞拿他們沒辦法，一氣之下，唯有掉頭離開花園走進屋內。

雷植見狀，叫道：「老大，你不練那個什麼槍法啦？」

公孫棠道：「老大失戀了，而且一失就是兩個戀，變成戀無可戀，所以沒有心情練那個什麼槍法。」

公孫棠搶在布輕雲面前，說道：「是嗎？」

布輕雲被弄得哭笑難分，唯有不理不睬他們，直走入屋內，四金剛也就一直尾隨着，而且一路走一路七嘴八舌的說個不停。

布輕雲甫進入屋內，陸十五向他迎面走來，見了他，說道：「四郎少爺，眞巧，老爺要找你。」

布輕雲正想說話，雷植搶着道：「老六找老大什麼事？」

陸十五道：「不知道，老爺正和劉老爺在客廳。」

雷植道：「哪個劉老爺？怎地我們沒聽過。」

陸十五道：「就是劉威武老爺！」

布輕雲道：「劉威武！」

陸十五點點頭。

公孫棠道：「劉威武是誰？」

雷植道：「名字喊做威武，一定很威武，我們會一會他去。」

布輕雲把長槍交給陸十五，對四金剛正色道：「師父要找的是我，不是你們，你們避一避好不好？」

公孫棠道：「我們只想見一見那個劉威武。」

雷植道：「是啊，並沒有任何企圖。」

布輕雲道：「我是不是你們老大？」

四人齊聲道：「是。」

布輕雲道：「我說的話你們聽不聽？」

四人齊聲道：「聽！」

布輕雲便向客廳而去，四金剛果然沒有跟着。

一路行着，碰上了陸龍生和凌文傑，凌文傑見了他，說道：「布兄，我和龍生表妹出去玩，你也一起去吧。」

陸龍生道：「爲什麼叫他一起去，這會阻礙我們的遊興。」說時溫柔的依着凌文傑。

布輕雲看在眼內，聽在耳中，只感到有點難受，這種感受，是從來沒有對陸龍生產生過的，但他絕對不承認自己喜歡陸龍生。

陸龍生已一手拉着凌文傑而去。

布輕雲怔怔的看着他們的背影消失，心裡更是難受。

當他踏進客廳的時候，果然看見陸貫天和劉威武坐在廳上，在他們坐着的兩張酸枝木椅之間的几子上，放着一個以一把鎖鎖着的小鐵箱。

布輕雲雖見他們坐在一起，但二人神情卻大有分別，只見陸貫天神情極之愉快，劉威武神情好似有點不是味兒。

陸貫天見了布輕雲，喜道：「四郎來啦。」

劉威武道：「他就是你的徒弟布輕雲？」

陸貫天道：「難道還會假？」

布輕雲已走到二人面前，向劉威武行了一禮，說道：「輕雲向師叔請安。」

劉威武再向他看個眞切，詫異地道：「你就是去年看我們師兄弟比武的小子？」

布輕雲道：「正是。」

劉威武道：「聽說你跟我師兄學了一年武功之後，變成武藝驚人，不但打敗天王幫四金剛，甚至連天王幫幫主長孫無量也打敗了。」

陸貫天驕傲地道：「難道還會假？」

布輕雲道：「四郎只是僥倖取勝，也說不上什麼武藝驚人。」

陸貫天緊張地道：「什麼僥倖取勝，當時你勝得漂亮極了，精彩極了，當然已稱得上武藝驚人，在師叔面前怎地如此謙虛！」

陸貫天的話，大有搶白劉威武的味道，令劉威武聽了甚不是味兒，連話也說不出來。

陸貫天有吐氣揚眉之感，對布輕雲道：「四郎，你知道師叔今天來找我們什麼事？」

布輕雲搖頭。

陸貫天不悅：「搖頭是什麼意思？我最不喜歡以搖頭當作說話。」

布輕雲道：「搖頭的意思是輕雲不知道師叔找我們有什麼事。」

陸貫天又笑了，指着身旁几子上的小鐵箱道：「你知不知道這箱子裡藏的是什麼？」

布輕雲搖頭，但連忙說：「不知道。」

陸貫天道：「箱子裡頭藏的就是我和你師叔的師父，亦即是你師祖的武功秘笈！」

布輕雲跟陸貫天學武，另有一大目的，就是想覬覦谷承飛的武功秘笈，此刻聽了登時精神一振：「師祖的武功秘笈？」

陸貫天道：「就是了，這箱子由我一直保存着，鑰匙則由你師叔保存，一直保存了整整三十二年

了！」

劉威武在懷中取出鑰匙，很不願意的把鑰匙放在几子上。

陸貫天笑得很開心，把鑰匙拿在手中。

布輕雲奇道：「師父，這武功秘笈現在是屬於你的？」

陸貫天道：「你師叔已把鑰匙交給我了，當然屬於我的！」

布輕雲更奇：「你不是跟師叔約好了的嗎？一年後，我和師叔的徒弟比武，誰的徒弟勝了，誰就可以擁有師祖的武功秘笈？」

陸貫天道：「對。」

布輕雲道：「但比武之期尚未到，勝負也未分……」

布輕雲尚未說完，陸貫天緊接道：「不用比武啦，你師叔已認輸了。」

劉威武面色很難看。

布輕雲奇道：「爲什麼不用比武？」

陸貫天笑得很開心：「因爲你連四大金剛和長孫無量也可以打敗，武功如此了得，你師叔的徒弟那有能力打敗你，你師叔不想一年後比武之時丟人現眼，所以連武也不用比就認輸，今天乖乖地把鑰匙送來給我，若果我輸了，我就把箱子送給他。」

布輕雲作了個恍然大悟狀。

劉威武寒着面孔，說道：「還說什麼，快把箱子打開吧！」

陸貫天道：「太開心啦，幾乎忘了。」說着打開鐵箱。

箱子一打開，布輕雲可以看見箱內果然有一本書，由於年深日久，這書已變得甚是殘舊，他看見書的封面寫着四個字，但筆跡甚潦草，他還未看清楚這四個是什麼字，陸貫天已一手把書拿在手中。

布輕雲見了這武功秘笈，心中顯得有點興奮，還生出了據爲己有的念頭。

陸貫天把書拿在手中，連翻也不翻一下，忽然拿起火摺子，接着向着秘笈點火，不消一刻，整本武功秘笈便着火焚燒起來。

布輕雲大吃一驚：「師父，你幹什麼？」

陸貫天若無其事地道：「燒書。」

布輕雲道：「爲什麼把書燒了？」

「我們師兄弟在三十年前已作好了協議，誰擁有師父的武功秘笈，誰就有權放火把書燒掉。」

布輕雲眼看秘笈已燒成了灰燼，登時洩氣，無奈地道：「你們鬥了三十多年，就是爲了這一把火？」

劉威武道：「我們已退出了江湖，三十年前已不再言武藝，所以我們根本不想擁有師父的武功秘笈。」

布輕雲道：「既然這樣，爲什麼三十多年來年年不斷地比武，倒不如三十年前放一把火燒掉算了。」

陸貫天道：「因爲師父臨死前說過，我們師兄弟誰的武功高，誰就可以擁有這武功秘笈，所以我們就每年都在比試，一來大家都不認輸，二來勝了可以精神上擁有師父的武功秘笈，今天這本書雖然被我燒了，但可以証明一點，我就是師父武功秘笈的主人，這是不爭的事實！」

對於這兩個好勝心重而又舉止怪異的師兄弟，布輕雲也感到啼笑皆非。

劉威武見秘笈已燒掉，好似心事已了，塵埃落定一樣，他不能擁有師父的武功秘笈，顯得有點失敗的感覺。

布輕雲覺得，既然師祖谷承飛的武功秘笈已毀，自己在感情道路上已徹底失敗，感到再留在陸家不但毫無目的，也毫無意義了。

* * *

中午過後，建安酒樓的食客大都散了，場面顯得有點冷清。

布輕雲與四金剛及長孫無量一行六人此時進入酒樓內，在小二的招呼下，布輕雲故意選了一張近着大窗的一張枱坐了下來，窗外就是大街，坐在枱上，可以看見街上來往的每個人。

六人坐下來後，小二替他們泡了茶，然後哈腰道：「幾位客官要吃點什麼？」

雷植正想說話，一面憔悴的布輕雲首先開口：「我們聊完天再點菜。」

小二說聲「好的」，便轉身而去。

長孫無量道：「布老弟，你叫我們來這裡到底想跟我們說什麼？」

雷植道：「是啊，到底什麼事如此神秘？」

布輕雲道：「也並非什麼大事，而且也不是神秘之事。」

公孫棠道：「那到底是什麼事？」

布輕雲道：「我們總不能長期住在陸家的，是嗎？」

雷植忙道：「住在陸家有什麼不好，有吃有住的，又不用工作，老六有這麼多生意，一輩子也吃他不完呢。」

長孫無量道：「布老弟說得對，男兒志在四方，大家不應該再倚靠陸老爺，該爲自己打算一下。」

公孫棠道：「長孫先生說得對，我們白吃白住了老六這麼久了，應該夠啦。」

雷植道：「我明白了，老大不

想再日日看見陸姑娘和凌文傑那小子卿卿我我的，更不想再看見凌姑娘，到頭來毫無結果，所以想一走了之，以免見了也傷心。」

布輕雲好似被說穿了心事一樣。

公孫紅道：「老五，你今次算聰明了。」

長孫無量不想四金剛繼續口不擇言惹起布輕雲傷感，忙道：「我們的確該離開陸家，到外面去闖一番事業。」

雷植道：「樹葉有什麼好闖？」

布輕雲道：「我打算從此不再浪蕩江湖，也不再舞刀弄槍了。」

公孫棠道：「除了舞刀弄槍之外，我們還可以做什麼？」

雷植道：「是啊，我們字也不認識多少個，難道叫我們做官？」

布輕雲道：「我打算我們六兄弟合資做點生意，從此過些平淡的生活。」

公孫棠道：「這主意好極了。」

公孫紅道：「但我們何來老本？」

布輕雲道：「問題就在這裡。」

雷植道：「錢不是問題，老六多得很，我們問他借，日後賺了錢連本帶利還給他。」

布輕雲道：「我沒有想過問師父借，我們要靠自己本領！」

雷植道：「不問老六借，除非我們去搶劫。」

「搶劫！」長孫無量微一動容，對布輕雲道：「布老弟，離此十里外的長安鎮有一個以前做官的大財主，名叫周富年，據說，這個周富年做官時是個大貪官，搜刮了很多民脂民膏，現在雖然辭官歸故里，但仍一樣在欺壓地方上的貧苦大衆，我做幫主的時候，本來就想要他一筆的了。」

布輕雲道：「你意思是我們去打劫周富年？」

長孫無量道：「既然周富年欺壓窮人，又爲富不仁，而且錢財多是不乾淨的，我們倒不如去劫他一筆，用來救濟被他欺壓的窮人，我們再抽取一點作爲本錢，如何？」

布輕雲想了想道：「打家劫舍本來我無論如何也不會做，既然是劫富濟貧，倒也可以考慮一下。」

長孫無量道：「我做了這許多年壞事，現在五十多歲了，也想做一件有意義的事。」

公孫棠道：「我贊成。」

另三金剛也道：「我們也贊成。」

* * *

且說薛風十年來過着隱居式生活，只是每年的清明與重陽兩個節日必到李雪影墓前拜祭憑吊一番，其餘時間都是深居簡出，世上發生什麼事他也一無所知，簡直與世隔絕一樣，自從知道布輕雲居於建安鎮後，才偶爾到鎮上走走，以打探布輕雲近況。

今天他走在建安鎮的街上，卻是事有湊巧，他走了一會，向前望去，只見一間酒樓臨街的窗內的一張枱上坐了六個人，這六個人正是四金剛和長孫無量，以及布輕雲六人。

薛風見布輕雲與江湖上聲名狼藉的人坐在一起，頓感奇怪起來，同時心中想着，布輕雲會不會加入了天王幫，與長孫無量狼狽爲奸？

由於他不問世事，與羣體脫了節，當然並不知道天王幫已起了變化，更不知道長孫無量與四大金剛已改邪歸正，更與布輕雲化敵爲友，所以才有了這種想法。

薛風向前望去，只見布輕雲等人在酒樓內正在商議什麼事似的，他好奇心起，便向酒樓的門窗走去，然後躲在窗邊偷聽布輕雲等人的說話。

薛風清楚地聽到布輕雲道：「既然兄弟們意見一致，那我們三天後起程去長安鎮，做一次大買賣。」

雷植興奮的道：「好啊，事成之後，我們就可以無憂無慮了。」

公孫紅道：「那時我們想窮也難了。」

布輕雲道：「長孫先生，打家劫舍之事相信你經驗豐富，一切由你作主吧！」

長孫無量道：「你是我們的老大，一切應該由你發號施令才對。」

薛風聽了，心想：「他們果然在密謀幹傷天害理之事，幸好老天有眼，被我撞上了。」

登時恨得牙癢癢的，更感到布輕雲竟然淪落到與奸匪同黨，實在有點痛心疾首。

他恨得想衝進酒樓內殺了他們爲民除害，但想着在衆目睽睽之下，爲免造成混亂，所以抑制了這股衝動，採取靜觀其變的態度。

再說下去，薛風更知道布輕雲竟成爲這些人的「老大」，布輕雲是自己一手調教出來的，親眼目睹他成長的，本希望他日後有一番作爲，不料竟淪落到如斯地步，正是愛之深，責之切，當下生出了要把布輕雲殺掉的念頭，免得日後遺禍人間。

薛風在窗外偷聽了一會，便不動聲色的離開。

* * *

三天後的一個早上，布輕雲與四金剛及長孫無量六人離開陸家，便上路前往長安鎮，當然他們並沒有告訴陸貫天何去何從，和幹一些什麼事，只對陸貫天說要離開數天，數天後再回來！陸貫天也不追問

，六個人便各自携着兵器上路去了。

六個人出了鎮，徒步奔走在官道上，四金剛則一路說個沒完沒了，倒是布輕雲則越來越顯得憔悴，這是由於在感情上徹底失敗之故。

四金剛的話題永遠說個不完，只聽雷植道：「若果今次我們發財成功，大夥兒就會離開陸家，我們六大金剛豈非散了？」

公孫棠道：「我們五大金剛可以永遠在一起，只是跟老六散了吧了。」

公孫紅道：「既然我們六兄弟拜過天地，應該六個在一起才對，少了一個怎可以？」

雷百通道：「對啊，這有點不成樣子。」

雷植道：「早知如此，當初我們就不該跟老六結拜。」

公孫棠道：「這是命中註定的。」

雷植道：「是嗎？」

公孫棠道：「當然，當初老六想做老大，但後來做了老六，需知道，大字散了就是一個六字，所以我們命中註定要跟老六散了。」

六個人一路在官道上前行，布輕雲與長孫無量行在前頭，四金剛則從後跟着。

六人再走一會，向前望去，忽見前面有一個人以背對着六人坐在路中央，而且這人明顯手中握着一把刀。

走在前頭的布輕雲與長孫無量見了，都微愕然，長孫無量首先停下步來，道：「布老弟，這人明顯在阻擋我們的路。」

布輕雲道：「他爲什麼會這樣做？」

長孫無量搖頭道：「不知道。」

布輕雲不爲所懼，繼續前行，待離那人只有十來尺遠時才停下步來，長孫無量拱手道：「朋友，可否借個方便，讓我們上路？」

那人動也不動的坐着，仍以背對着衆人，冰冷着語氣道：「不可以。」

衆人都一愕，同時感到對方來者不善了。

雷植沉不住氣，叫道：「天下間這麼多地方你不坐，你爲什麼偏偏坐在路中央，你這是什麼意思？」

那人默不作聲。

長孫無量又對那人道：「請問閣下意欲爲何？」

那人冷冷地道：「爲民除害！」

公孫棠道：「除什麼害的，你胡說九道什麼？」

那人仍冰冷着語氣：「殺了你們六個人就可以爲民除害。」

六人聽了，覺得對方果然來意不善，而且單人匹馬竟是如此大口氣，想必不是普通腳色了，當下六人提高警惕，手中兵器也握得緊緊的。

公孫棠怒道：「你是誰？」

雷植也道：「爲什麼殺我們？」

那人道：「你們怕死？」

布輕雲道：「閣下到底是誰？」

公孫棠道：「明人不作暗事，盲人才作暗事，爲什麼不以眞面目見人？」

那人緩緩站起身來，然後慢慢回轉了頭，衆人一看，詫異地道：「薛風！」

薛風面上的大鬍子已刮掉，所以一露面，布輕雲和四金剛立時認得。

長孫無量並未見過薛風其人，也詫異地道：「他就是滅霞大俠薛風？」

薛風冰冷着語氣：「正是！」

布輕雲見了薛風，登時想起他搶走了心愛的凌霜兒，致令自己墮入感情的痛苦深淵中，端的百般滋味在心頭，仇恨也油然而生，惡瞪住薛風，恨恨的道：「薛風，所有恩怨是我和你之間的事，不關我兄弟們的事，找我解決罷！」

雷植道：「老大跟薛風有恩怨？」

薛風聽他與長孫無量等人稱兄道弟，更是怒不可遏，向各人橫掃一眼，咬牙道：「統統都是邪魔外道：「全都該殺！」

布輕雲握槍擺了個架式，冷聲道：「既然這樣，放馬過來吧。」說完向長孫無量等人道：「兄弟們，你們退下，讓我來對付他。」

長孫無量和四金剛果然退下站在一邊，雷植道：「老大，這人口氣好大，給點顏色他看吧。」

薛風瞪住布輕雲，又道：「有其父必有其子，果然劣性難改！」

布輕雲道：「薛風，你我五年之約雖然尚未到期，但我們之間的恩怨早晚也要解決，既然今天你非殺我不可，我又非殺你不可，那我們就在今天解決吧，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薛風道：「說得好。」說完，把刀拔了出來，再把刀鞘往地上一擲，然後也擺了一個架式。

雙方已如箭在弦，氣氛有點緊張。

四金剛雖是渾人，但明白到薛風的武功非同小可，也緊張得屏住了呼吸，手心也滲出汗水來。

長孫無量當然有聽過薛風的威名，同時也知道薛風武功了得，也緊張得額上滲出汗珠。

四週一片寂靜，氣氛緊張得令人透不過氣來。

布輕雲與薛風仍互相以精光四射的目光凝視着。

一聲大叫，布輕雲首先發動攻勢，長孫無量等人見了，一顆心不其然跳將起來。

就在布輕雲向薛風發動搶決鬥之際，雷植忽然拔足向來路快步奔去，長孫無量及另三金剛只留意布、薛二人的惡鬥，並未留意雷植的突然而去。

說時遲，那時快，布輕雲與薛風碰上了，一經接觸，布輕雲知道薛風武功了得，連忙使出拚命招數，薛風也知道布輕雲武功進步神速，自然也不敢怠慢，更加毫不輕敵，當下也認眞應敵。

兩人打得呼喝連聲，一開始便異常燦爛，只把長孫無量等人看得目瞪口呆。

惡鬥中的兩人其實之前並無殺對方之心，而且互相在心裡都甚關心對方，但是自從布輕雲得不到凌霜兒的愛，同時失去了陸龍生，正是因愛不遂，布輕雲才含恨於薛風，所以萌起殺機。

同樣的，薛風誤以為布輕雲淪為賊匪，痛心之餘，才生出了要毀滅布輕雲的念頭。

雙方起而由恨生情，再由情生恨，其間端的錯綜複雜，非局外人所能領會。

惡鬥仍在進行，正如薛風所料，布輕雲的武功與前相比果然判若兩人，而且是一個極頑强的對手。

這兩人打得一時間高下難分，也打得甚不要命，只見布輕雲一根長槍舞弄得收發自如，可說招隨心發，彷彿人與兵器已溶為一體般；薛風一把刀也舞得潑水不入，就是小如蚊蟲飛過也會遭殃，凌厲之極。

布輕雲是個遇强越强的對手，已打得性起，只見他握槍向薛風猛刺過去，薛風連忙以刀向下一劈，但布輕雲微一側身，槍尾橫裡向薛風掃去，薛風身形何等快捷，馬步向橫一踏，避過一擊之後，反手一刀劈向布輕雲頭部，布輕雲舉槍一擋，雖然化了一招，但中門大開，薛風馬步踏入，一刀向他攔腰掃去，布輕雲見狀，已招架不及，唯有一腳踢向薛風握刀的右手，接着向後一翻，這才避了薛風的追擊。

布輕雲甫一着地，身形尚未站穩，薛風已握刀殺將過來，他不避反攻，牙齦一咬，足尖在地上一點，大喝一聲，身體一拔而起，然後居高臨下攻向薛風，但在他一躍起之同時，薛風也向上一躍，見布輕雲握槍快速攻來，也握刀迎了上去，雙方快捷無比的在半空中交了二三十招，互相討不了對方的便宜，然後雙雙落回地上。

甫一着地，布輕雲採取以快打慢之法，脚尖一蹬，身子有如一支箭般，快速衝向薛風，手中長槍瘋狂攻向對手，但薛風豈是弱者，當下欺身而前，刀法凌厲的蓋向布輕雲的瘋狂進攻。

二人打得毫不要命，兵器碰撞聲連珠響起，端的扣人心弦，只把長孫無量及三金剛看得連呼吸也忘了，彷似自己也置身惡鬥場中一樣，絕不能有一招錯失，否則非死即重傷。

長槍，被譽為兵器之王，落在武功已達一流境界的布輕雲手中，就更是如虎添翼了。

刀在兵器譜中排行第二，以剛、勁、狠、勇見稱，薛風一把刀舞得虎虎生風，把這種兵器的特性發揮得淋漓盡致。

雙方已鬥了二、三百招，雖然高下未分，但已是精彩絕倫，雙方更把自己體能推至最高極限。

再鬥數十招，布輕雲終於露出了臨敵經驗淺的弱點，薛風一輪虛招擾亂了他陣脚，他心知上當，慌忙抽身後退，待重整陣脚再行硬碰，豈料當他橫裡一跳之際，薛風朝他身形一欺，接着一個掃堂腿向他下盤一掃，他閃避不及，登時被掃了個四脚朝天倒在地上。

布輕雲倒地之同時，薛風得勢不饒人，握刀向下一劈，但布輕雲身手異常敏捷，向橫一滾，薛風這一刀便砍在地上，但薛風回招極快，立時一收，再度向他劈下，布輕雲唯有再向旁一滾，雙方一個滾身而避，一個刀不留情向下劈，布輕雲雖然尚未中刀，但避得極之狼狽，同時形勢也異常危險。

長孫無量與三金剛見布輕雲情勢極之危急，只要吃上薛風强而有力的一劈，就算不死也會喪失了戰鬥力，到時就會任由薛風宰割了。

四人見布輕雲危在旦夕，忽然不約而同的握刀向前衝去，圖替布輕雲解圍。

薛風正向布輕雲作無情的追擊，忽見四人握刀衝來，當下撇下布輕雲，大喝一聲，回身便迎向四人。

薛風對長孫無量等人尤為切齒痛恨，因為在他心中，這四人都是邪魔外道，所以撇下布輕雲後，身子有如陀螺般轉動，一輪快刀有如狂風掃落葉般直殺向衝過來的四人。

長孫無量及三金剛見了，面色微變，唯有舉刀硬碰，登時爆發出陣陣兵器碰撞聲。

兵器碰撞聲一過，忽然爆出兩聲慘叫聲，布輕雲聽了，暗吃一驚，定睛一望，只見雷百通與長孫無量胸前各中一刀，血流如注的倒在地上，其中以長孫無量傷得較重。

由於長孫無量曾被布輕雲打至受了嚴重內傷，傷癒後已不能動眞元，根本發揮不出本身的武功威力

，形同被廢了武功一樣，所以他根本擋不了薛風一招，只是見布輕雲性命危急，情急之下才生出了救布輕雲的念頭。

若不是薛風的一輪快攻被公孫棠等三人接住，相信長孫無量早已一命嗚呼了。

布輕雲甫一站起身來，見長孫無量與雷百通倒在血泊之中，不知他們是死是活，狂叫一聲：「長孫先生，老四……。」當下恨得目眥皆裂，驀地回頭望向薛風，只見薛風握刀向公孫棠、公孫紅狂攻，這兄弟二人那裡是對手，已被攻得只有招架，而無還手之力，而且被攻得狼狽不堪。

布輕雲見兄弟被傷，恨得牙齦也咬碎了，赤紅雙眼，狂叫一聲，便提槍殺向薛風，而且使出了「擎天槍法」。

薛風見他攻來，放下公孫兄弟，便又回身迎上去。

公孫兄弟見布輕雲已殺了上來，且使出了殺着，才喘了口氣，接着連忙趕到受傷倒地的長孫無量及雷百通身旁視察傷勢。

兩人受傷雖然不輕，但公孫兄弟憑着經驗，知道兩人並無性命危險，這才鬆了口氣，當下兄弟二人割下身上衣衫，然後替二人包紮了傷口。

且說，布輕雲使出了「擎天槍法」的殺着，薛風見他槍法越加凌厲，便也使出了「飛霞刀法」應付。

薛風的「飛霞刀法」是偷學自布宏的獨門武功，布輕雲年幼時也曾得到父親傳授，但是一套刀法尚未練好，「飛霞堡」已發生巨變，以致布輕雲得不到父親的眞傳。

「擎天槍法」凌厲無比，一般武功根本抵擋不住，長孫無量當日的武功也達一流高手境界，到頭來仍敗在布輕雲的「擎天槍法」之下。

「飛霞刀法」也是極之霸道，當年布宏就是憑此刀法在江湖上叱咤一時，堪稱毫無對手。

薛風與布輕雲相繼使出最後殺着，一開始便硬碰連場，看來不鬥至其中一人倒下去也不會罷休了。

薛風傷了雷百通與長孫無量，以至布輕雲殺氣更盛，也打得更不要命。

薛風俠義心腸極重，心下認定布輕雲已淪為邪魔外道，見他武功如此了得，今天若不把他除去，以他年紀輕輕，來日方長的日子中，日後就會有連場武林浩劫，也為禍善良，所以殺氣也濃。

雙方以平生絕學硬拚，交了數十招已雙雙中招受傷，同樣的都滿身染血，樣子有點恐怖，但仍在苦苦相纏着。

雙方仍是高下難分，長孫無量等人額上的汗珠越來越多，他們焦急萬分，恐怕這二人鬥下去的結果，布輕雲會是第一個倒下去。

長孫無量等人正目瞪口呆的看着薛風與布輕雲的生死惡鬥之際，此時忽聞一陣陣急速的馬蹄聲自官道的來路響起，四人不其然的扭頭望了過去，這一望，只見官道上有一起人正騎馬快步奔了過來，再看清楚，來者一共有六人，待這六騎人馬越來越近之時，長孫無量等人清楚看見，走在前頭的，赫然是陸貫天，其餘人依次是雷植、凌氏父子，凌霜兒及陸龍生一共六人。

原來雷植在布、薛二人甫一交手之際，他知道薛風武功了得，恐怕布輕雲不是對手，便徒步拚命的奔回鎮上陸家，然後把情形告知陸貫天，凌霜兒獲悉，知道布輕雲與薛風要來一場生死決鬥，端的憂心如焚。

雷植之意是叫陸貫天前來助布輕雲一臂之力，但陸貫天目的卻是前來排解二人的惡鬥。

另外，陸龍生聽了消息，大大地替布輕雲擔上了心，所以也拚命趕來。

眾人甫一抵達，見二人不要命的在惡鬥，都吃了一驚，接着紛紛跳下馬來，也無暇理會受了傷的長孫無量與雷百通，慌忙走到二人惡鬥的不遠處，然後眾人都清楚看見薛、布兩人已全身被鮮血染紅了。

凌霜兒見了薛風，心中興奮無比，但見他受了傷，比傷在自己身上還要痛楚。

陸龍生見布輕雲滿身鮮血，吃了一驚，急得幾乎想哭一般。

陸貫天見二人仍在惡鬥，高叫道：「薛大俠、四郎，快停手，你們且聽我說句話。」

二人已打得性起，那有說停就停的。

陸貫天見二人仍在拚命，有點無奈，當下與凌威揚商量好不好一起加入戰圈把他們截停。

陸龍生替布輕雲急得眼眶也紅了，情急的叫道：「四郎，求求你不要再打啦。」

惡鬥中的布輕雲忽聞陸龍生此一叫聲，瞥眼一看，只見陸龍生滿面關懷自己的神色，在這一刹那之間，他忽然感到，眞正關心自己的人果然就是陸龍生，也在這一刹那間，他心中只感到有一陣難以描述的興奮，他雖然也見到了凌霜兒，可是他覺得凌霜兒在自己心中的地位已不及陸龍生重要了。

布輕雲的念頭一閃即逝，但在刻不容緩的惡鬥中，這電光火石一刹那足可以致命，高手過招豈能容得絲毫分神，就因為陸龍生向布輕雲那一聲叫聲，令布輕雲稍一分神，登時令薛風有機可乘，一輪快刀攻向布輕雲，正是一子錯，滿盤皆

落索，布輕雲被攻了個措手不及，登時手中兵器也被薛風打脫離手，薛風得勢不饒人，乘勝追擊，手中擧起單刀，接着一刀强而有力的向布輕雲迎頭砍下。

陸貫天等人見狀，大吃一驚，衆人不約而同的發出一聲情急的叫聲：「薛大俠，刀下留人！」

薛風這一刀眼看就要劈中根本閃避不及的布輕雲頭上了，但忽聞衆人那不約而同的叫聲，再加上在最後關頭他忽然忍不下心腸就此一刀殺了布輕雲，所以他急速的去勢中把這一刀煞停了，刀鋒只離布輕雲頭上不外一寸距離。

薛風這一刀在急勁的去勢中驟然收住了，也只有高手才能做到這一份能耐。

衆人以爲布輕雲必死無疑，頓時嚇得全都呆住了，但薛風忽然收住去勢，衆人才深深的倒抽了一口涼氣，但已嚇出一身汗來。

薛風把刀停在布輕雲頭上，忽然把刀往地上一擲，然後望了望凌霜兒，眼光出現一抹興奮的光彩，但表情仍是那麼的木訥。

布輕雲以爲薛風會向自己痛下殺手，但見他忽然把刀丟掉，微一詫異：「你爲什麼不殺我？」

薛風淡淡地道：「你根本沒有敗，就是敗也不是敗在我手上，你只是受環境影响了你，若果我就此殺你，未免勝之不武。」

薛風其實在自圓其說。

陸龍生見布輕雲死裡逃生，心中一個激盪，便向他跑了過去，見他滿身染血，心中難過之極，扁着嘴兒，好似想哭一樣，說道：「四郎，你傷得很重嗎？」

布輕雲見她本來對自己冷冷淡淡的，但忽然卻關心自己起來，心中一甜，說道：「這只是皮外傷，不礙事。」說完隨即感到心酸，因爲他想起她已心有所屬，已鍾情於凌文傑。

陸貫天走到薛風面前，一面仰慕之色：「閣下原來就是滅霞大俠薛風！」

薛風道：「不敢當！」

陸貫天道：「薛大俠，你今天聲言要殺長孫先生、四郎和四大金剛爲民除害，看來你誤會了。」

薛風奇道：「誤會？」

凌霜兒見了薛風，喜不自勝，也道：「薛大俠，四大金剛和長孫先生早已改邪歸正啦，還跟我舅父和布公子義結金蘭，成爲了六大金剛呢！」

薛風更奇：「但三天前，我在建安酒樓親耳聽見，他們在商量要在今天去長安鎮打劫一戶富有人家的。」

長孫無量帶傷行到薛風面前，說道：「薛大俠說得對，我們此行是去打劫，但我們卻是去劫富濟貧。」

雷植插嘴道：「是啊，劫富濟貧，我們打算劫的是那個大貪官，專欺壓窮人的混蛋周富年，然後把劫得的錢財救濟窮人，然後我們抽一點點作爲做生意的本錢。」

公孫紅也道：「劫富濟貧本來就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這有什麼不妥？」

薛風望着長孫無量和四大金剛：「他們眞的已改邪歸正？」

陸貫天道：「你看我們全都相安無事站在一起就知道了。」

當下，陸貫天便把一切前因後果都一一說了，薛風聽了，恍然大悟。

長孫無量道：「幸好陸老爺及時趕到，否則就會鑄成大錯了！」

薛風聽罷，知道布輕雲的心是善良的，感到甚是欣慰，他走到布輕雲面前，面有歉意：「輕雲，你的傷怎樣了？」

布輕雲心情有點沉重：「不礙事。」

陸龍生對薛風道：「薛大俠，這幾年來，你可害苦了我表姐。」

薛風道：「姑娘，這話怎講？」

陸龍生一臉責怪之色：「自從三年前我表姐見過你之後，她就對你日夕思念，飽受了單思之苦，清明節那天你見了她之後，又不理不睬的一走了之。」

雷植接口道：「她爲了要見你一面，還離家出走，在外面到處找你，四處流浪呢。」

凌霜兒聽了，神情極之忸怩，羞得連頭也不敢抬起來。

薛風見凌霜兒對自己痴心一片，也大爲感動，然後望着凌霜兒，心中發出甜笑。

凌霜兒偸偸望向薛風，只見他正目不轉睛的望着自己，心中非常驚喜，連忙又把頭垂下來。

陸龍生又對薛風道：「薛大俠，我曾經說過，若果你今生辜負了我表姐的話，我就跟你拚了。」

薛風好似聽不見，仍痴痴的望着凌霜兒。

果眞是英雄難過美人關！

衆人見了薛風那多情而又充滿生氣的神情望着凌霜兒，全都心領神會，所以人人臉上都現喜悅。

就在各人一片欣喜之時，布輕雲只覺黯然神傷，在衆人不留意之際，便悄悄而去。

公孫棠見布輕雲離去，叫道：「老大，你去那裡？」

衆人扭頭一望，果見布輕雲拖着沉重的腳步從另一邊而去，甚至公孫棠在叫他也渾然不覺一樣。

公孫棠連忙追前，站在他面前說道：「老大，你沒有長耳朵啦，我叫你都聽不到嗎？」

布輕雲一臉失落之色：「我留下來還有什麼意思！」

公孫棠道：「你還在想念凌姑娘？」

布輕雲搖搖頭。

「你把凌姑娘忘了，這個最好，你知道嗎，其實陸姑娘對你不錯呀。」

布輕雲嘆口氣道：「我已錯失了機會，那還可以回頭？」

公孫棠道：「不錯，陸姑娘已跟凌文傑那小子戀愛起來啦。」

布輕雲心如針刺。

公孫棠忽然笑道：「陸姑娘跟凌文傑那小子戀愛你不開心嗎？」

布輕雲勉强擠出一點笑容：「開心。」

公孫棠道：「你到底喜不喜歡陸姑娘？」

布輕雲更加神傷：「她就快是凌文傑的人了，還談這個幹嗎？」

「你坦白回答我，陸姑娘若跟凌文傑那小子成親，你是不是很傷心？」

布輕雲想了想，然後道：「當然傷心！」

公孫棠笑得很開心，忽然向各人叫道：「大家過來。」

陸貫天等人滿面笑容的走了過來。

布輕雲感到奇怪。

公孫棠一手捉住陸龍生的手，然後把她拉到布輕雲身邊，還將二人緊緊的倚偎在一起。

布輕雲更感奇怪，望望凌文傑，只見凌文傑笑得很開心，更爲愕然起來。

陸龍生倚偎着布輕雲，在衆目睽睽之下顯得羞人答答。

公孫棠對布輕雲笑道：「老大，陸姑娘跟凌文傑那小子戀愛其實是假的。」

布輕雲奇道：「假的？」

陸龍生紅着臉，忸怩地道：「這鬼主意是你的老二想出來的，他教我故意跟表哥相好，試一試你是否喜歡我。」

雷植高聲叫道：「果然試出個結果來了。」

公孫紅道：「老大眞正喜歡的人原來果然是陸姑娘。」

雷植道：「看來我們就快有喜酒喝啦！」

布輕雲初而傷感，明白眞相後，心裡歡喜若狂，也顯得渾身不自然。

陸貫天忽然道：「二哥，你們剛才說做什麼生意的？」

公孫棠道：「是老大說的，他說不想長期留在陸家白吃白住，要自食其力。」

陸貫天道：「既然這樣，五大金剛還有長孫先生明天開始跟我學做生意，學成了五人合力管理我的生意。」

衆人都叫好。

雷植道：「但周富年那老小子怎樣了？」

陸貫天道：「劫富濟貧有意義得很，我當然不會阻止。」

雷植叫道：「混賬，你是老幾，那有能力阻止我們？」

陸貫天道：「那我們喝過喜酒之後，六大金剛一起劫富濟貧吧！」

衆人又高聲叫好，然後一片喜氣的返回鎮上。

*　*　*

建安鎮上陸貫天的大宅張燈結綵，喜氣洋溢，原來今天有兩對新人在同一日成親，結爲夫妻。這兩對新人就是薛風和凌霜兒一對，布輕雲和陸龍生一對，師徒二人仇恨盡消，且在同一日成婚，一時成爲佳話。

陸貫天和原名劉青的劉威武師兄弟二人的眞正身份被揭露了，一些昔日與他們要好的武林朋友聞風趕來祝賀，一時間，陸家聚滿了各路英雄，連同鎮上的居民在內，已把陸家擠得水洩不通，好不熱鬧。

陸貫天與凌威揚有女出閣，最是高興，也成爲婚禮的主婚人。

薛風與布輕雲找到心中最愛，兩對新人更是甜蜜無比。

中午時份，兩對新人在衆多嘉賓的見証下交拜天地，成爲正式夫妻了。

交拜天地完畢，婚禮也完成了，然後就在陸家宴請來賓，屋內筵開百席，賓主濟濟一堂，盡情吃喝，歡欣之聲不絕於耳。

酒席進行中，正在賓主同歡之際，管家陸十五忽然氣急敗壞的走到主家席上，對陸貫天道：「老爺，不好了，有人上門找麻煩！」

主家席同席的包括陸貫天、凌威揚父子、劉青、兩對新人及四金剛和長孫無量一共十三人，衆人聽了，笑容登時僵住，陸貫天首先站起身來，向大門走去，其餘十二人也跟在其後，另外鄰席的武林人物聽了，知道事不尋常，也好奇的跟了出去。

近百人一起擁到大門前院，只見前院站着五、六十人，而且人人手握兵器，個個兇神惡煞似的，看來是來意不善了。

在場的武林人物見了對方，登時有人認得來者是何方神聖。

原來這班人就是盛傳要找布輕雲清算上一代恩怨的四個幫會其中的三個，他們就是「新月幫」的楊傲龍、「飛虹幫」的洛洋及「卧龍幫」的曲振東三人。

這三人知道布輕雲厲害，更與陸貫天有師徒關係，所以三個幫主聯成一氣，一齊上門而來。

這三個人以爲人多勢衆就無懼陸貫天了，豈料眼前卻出現近百武林人物，他們知道陸家正在辦婚事，屋內還不知有多少武林好手，登時連面色也變了。

長孫無量見了三人，已知他們來意，向三人一拱手道：「楊兄、曲兄、洛兄，大家來意長孫某心知肚明，既然這是上一代的恩怨，布老弟是無辜的，何必還苦苦相纏？」

楊傲龍道：「長孫無量，你和四大金剛爲什麼站在敵人一方？」

薛風微笑道：「長孫先生和四大金剛已棄暗投明了，還和我們做了好朋友！」

曲振東望着薛風，極不客氣的道：「你是誰？」

薛風一拱手，微笑道：「在下姓薛，單名一個風字。」

三人張口叫道：「滅霞大俠薛風！」

薛風道：「不敢當。」

長孫無量指着陸貫天，對三人道：「這位就是昔日名震江湖的『一陣風』陸貫天大俠。」又指着劉青，續道：「這位是陸大俠的師弟，『風裡金剛』劉青劉大俠……」然後逐一向三人介紹在場的各武林豪傑，而且大都是在武林有名望的人物。

長孫無量此舉其實是想藉這些人的威名氣勢，好讓這三人知難而退。

三人聽了，果然懾於一衆豪傑的威名之下，登時氣焰也消了。

長孫無量又道：「其實，偌大的仇恨應該一人做事一人當才對，禍及無辜又豈是好漢所爲。」

洛洋道：「長孫無量，當日你也是要找布輕雲算帳的其中一人，怎地今日向我們說教來了？」

雷植搶着道：「長孫先生現在已改邪歸正了，再也不做大王，我勸你們也改邪歸正吧！」

陸貫天道：「各位，人是會醒覺過來的，現在臨崖勒馬，總好過後悔莫及，請三思吧！」

陸貫天言下之意是若果你們執意要找布輕雲算舊帳的話，我們絕不會袖手旁觀，到時吃虧的是你們，那時就後悔莫及了。

三人當然聽得出。

薛風道：「布輕雲根本與你們毫無仇怨，既然他父親已死了整整十年，一切恩怨應該烟消雲散了，你們一意孤行要找布輕雲算舊帳，不覺得蠻不講理嗎？易地而處，你們又有什麼感想？」

三人聽了，都在咀嚼薛風的話，覺得也不無道理，登時面面相覷起來。

布輕雲冷眼旁觀，只覺他們已開始軟化了，當下說道：「各位都是明白事理之人，是嗎？」

雷植道：「當然明白事理，否則那有資格做幫主？」

雷植這無心之言，聽在三人耳中，竟然最是受用，三人同聲道：「我們當然明白事理。」

布輕雲微笑道：「三位既然遠道而來，今天是晚輩和師父的大喜日子，若果各位賞臉的話，請進內喝杯水酒如何？」

三人又面面相覷起來。

公孫棠道：「若果你們賞臉的話就請進去大家一起喝醉爲止，若果不進去，那即表示不賞臉，既然你們不賞臉，我們也不賞臉了。」

劉青道：「對了，大家喝了這一頓喜酒，什麼仇恨也一筆勾銷，如何？」

楊傲龍首先說道：「好，相請不如偶遇，那我們不客氣了。」

楊傲龍一開口，氣氛登時緩和了，有人忍不住拍掌叫好起來。

楊傲龍、曲振東及洛洋便領着手下進入屋內，而且分別與布輕雲握手言和。

雙方化干戈爲玉帛，接着並肩走進屋內，陸貫天連忙命令下人替新來客人再預備酒席，然後賓主一同盡歡，氣氛更是和諧，場面也更爲熱鬧了。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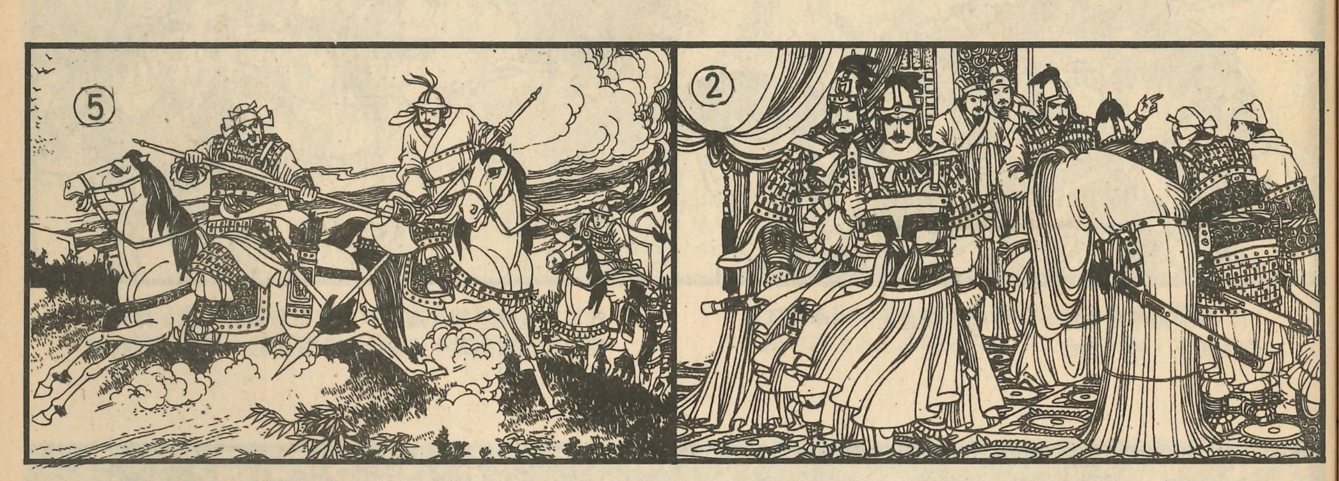
明代開國英烈傳之四

取金陵（一）

張龍 · 編繪



1　話說朱元璋正與衆將領商議進取金陵，忽見哨兵來報，說元將陳也先領兵十萬，分水陸逼近太平。



2　朱元璋聽罷，便馬上命常遇春、湯和領兵五萬，去南門攻陳也先的水軍；徐達、鄧愈、胡大海也領兵五萬，出城北門，打陳也先的陸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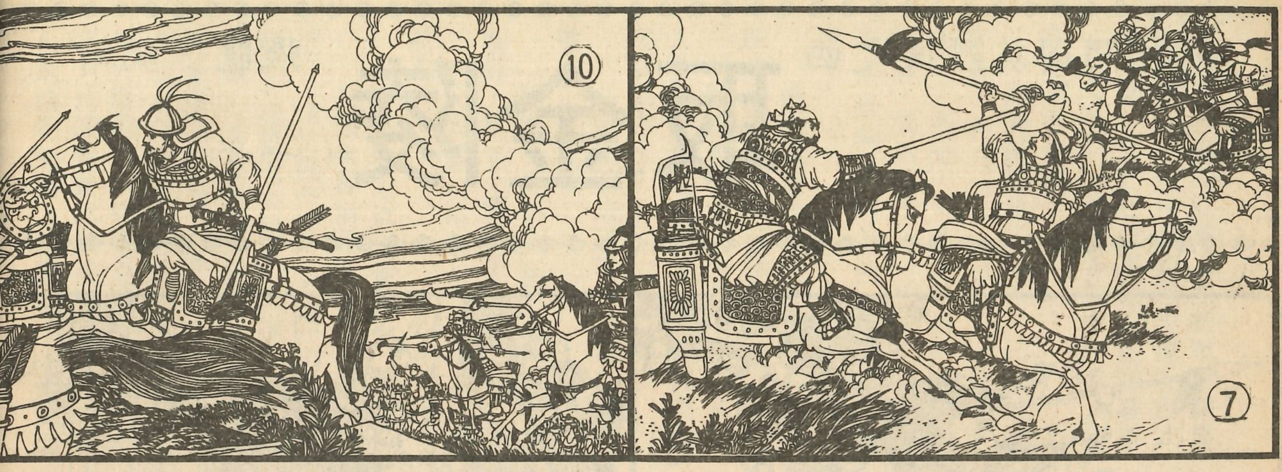
3　徐達等率領人馬剛出北門，就見陳也先拍馬挺槍，飛也似地殺將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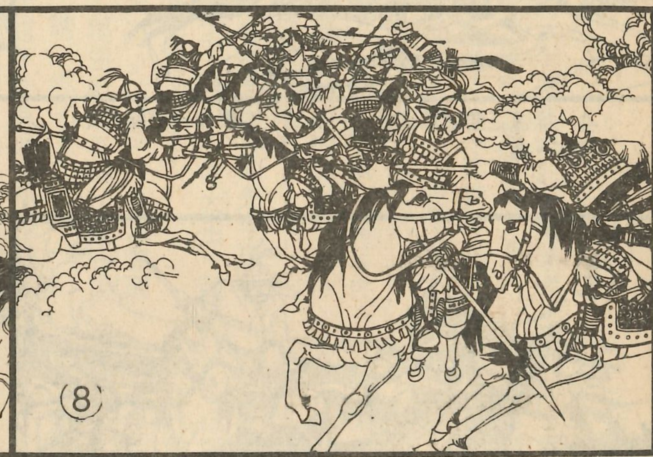
4　徐達正要縱馬迎戰，只見胡大海舉斧已與陳也先打在一處。

5　兩馬相交，鬥了三十回合，未分勝負。這時，忽聽元兵陣上一聲大叫：「待我來斬此賊，爲父親報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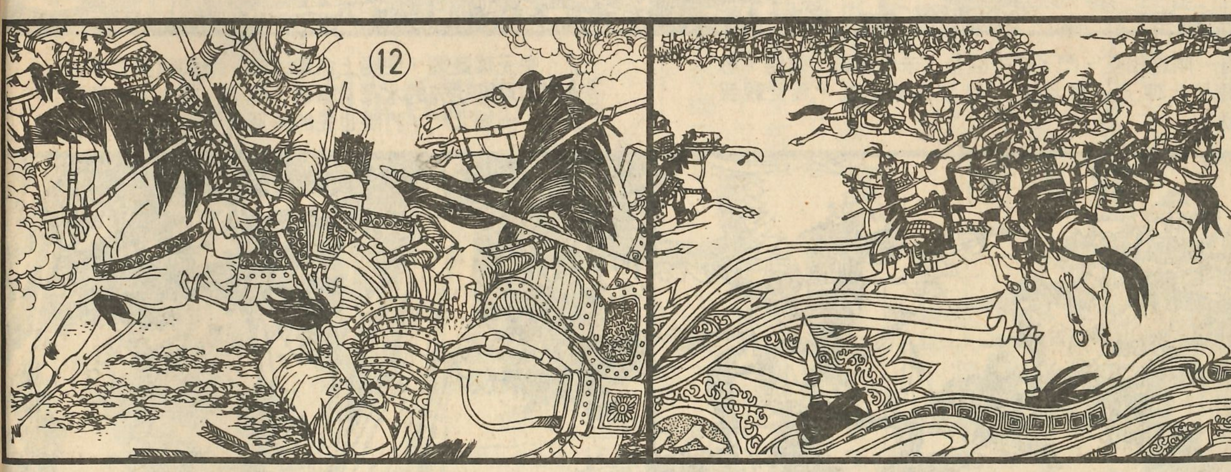
6　胡大海抬頭一看，恰是孫德崖的兒子——濠州戰役中逃走的孫和，便挺斧與孫和交起手來。



7　兩個人鬥了一會，孫和漸漸抵擋不住。這時陳也先的兒子陳兆先、陳明先以及韓國忠、陶榮四人，一齊上前助戰，夾攻胡大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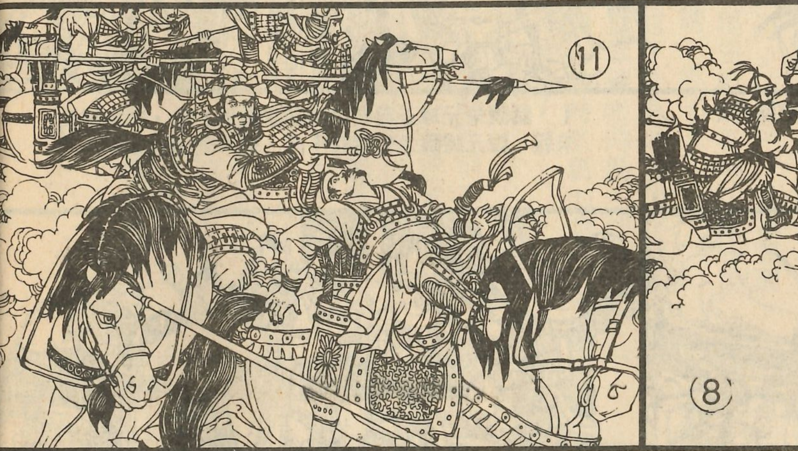


8　徐達唯恐胡大海人手單薄，急命華雲龍、郭英、鄧愈和花雲出戰。十個人捉對兒厮殺，在兩軍陣前如走馬燈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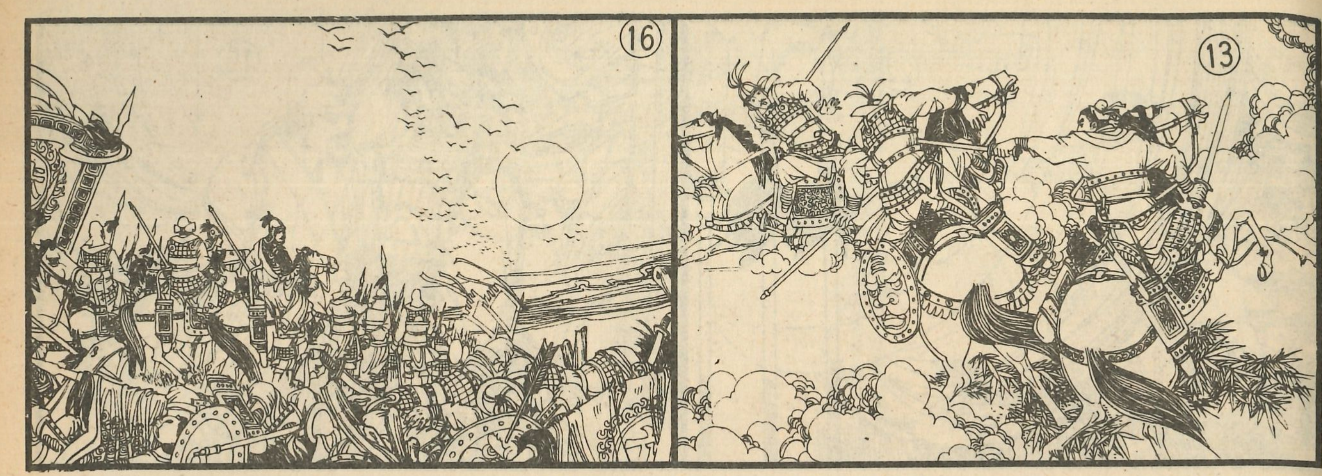
9　雙方從早晨直殺到中午，眞是難分難解，忽見兩員大將領着人馬，從左右兩邊向元軍殺來。

10　原來這兩員大將正是常遇春和湯和，他們是攻破了元軍的水軍後來援徐達的。孫和自知不是常遇春的對手，就掉轉馬頭，慌忙逃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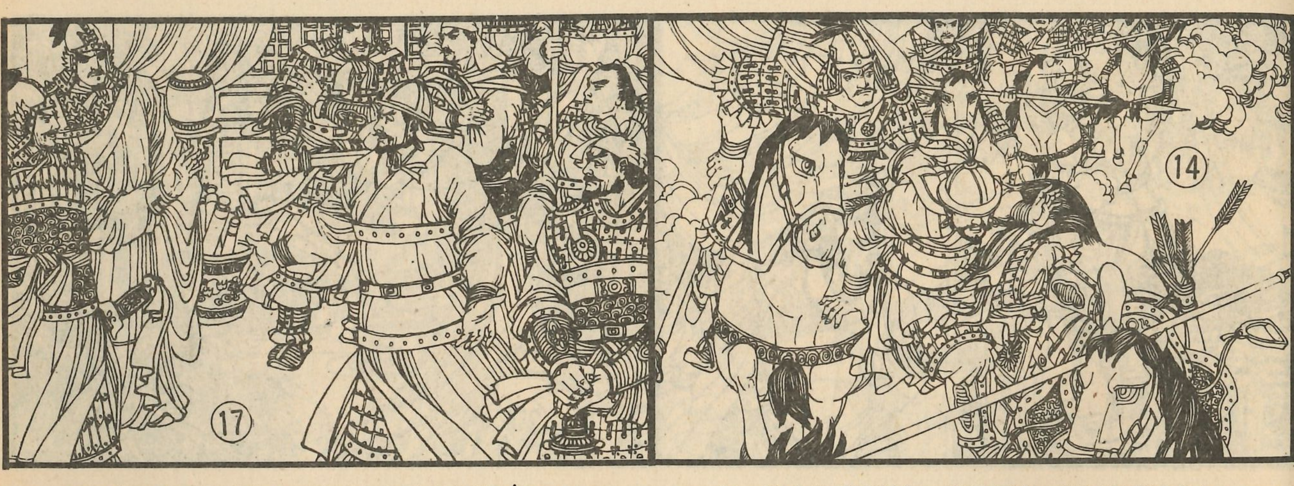


11　胡大海哪裏肯放，他拍馬緊緊追上，一斧將孫和砍落馬下，頓時斃命。

12　陳明先猝不及防，也被郭英刺於馬下，踏成肉泥。



13　華雲龍眼疾手快，見陶榮想逃，一揚手，颼的一聲，飛劍刺進了陶榮的心窩。



14　陳也先爲了活命，撥馬便逃。常遇春飛馬追上，將陳也先從馬上活擒過來。



15　這一仗，元兵死傷過半，只有陳兆先與韓國忠率領殘部逃往方山寨去了。

16　徐達命鳴金收軍，與衆將押着陳也先來見朱元璋。

17　朱元璋見了陳也先，命令左右給他釋綁，好言撫慰。陳也先却大叫道：「要殺便殺，留我何爲？」

18　朱元璋說：「你正當年華之日，何苦輕生？」陳也先遲疑了一會，馬上叩頭道：「我蒙主帥不殺之恩，願率舊部歸降。」朱元璋大喜，便授他千戶之職。



19　陳也先出帳後，馮國用向朱元璋密言道：「我看此人獐頭鼠目，不可輕信，還當斬首，以除奸患。」朱元璋却胸有成竹地搖頭不語。



20　次日，朱元璋便宰白馬烏牛，祭告天地，與陳也先結爲兄弟。



21　果然，陳也先不是誠心歸服，而是想謀害朱元璋。一天深夜，他來到朱元璋營帳前，乘人不備，一劍殺死了衛兵。

22　朱元璋聽見帳外的响動，急忙跳下床，閃到一邊。



23　這時，陳也先已摸入朱元璋營帳，來到床鋪前揮劍便砍，只聽『卡察』一聲，床板被砍成了兩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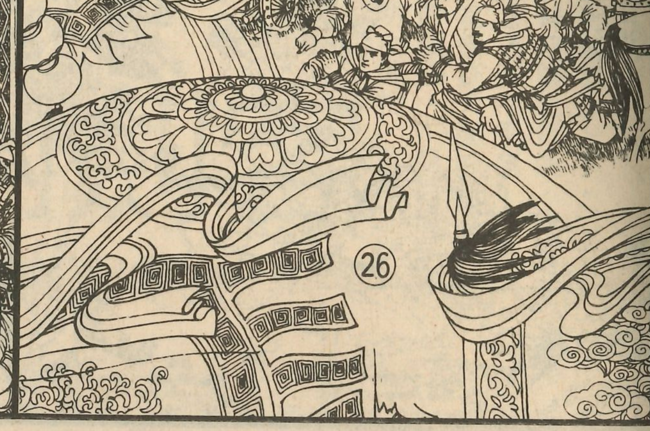
24　陳也先以爲結果了朱元璋的性命，可他伸手到床上一摸，方知朱元璋不在床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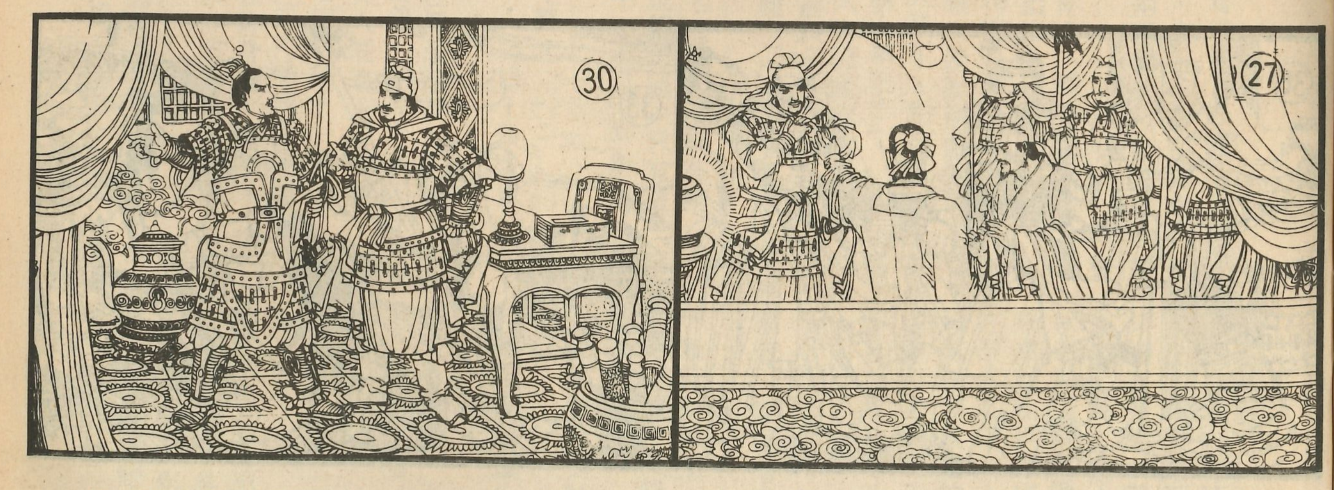


25　陳也先又急忙用劍在房中亂刺。朱元璋恨無寸鐵在手，只好逃出帳外，忽見馮國用查哨歸來，便大聲呼喊：「這兒有刺客！」





26　馮國用等人急忙下馬，直奔帳內，可惜陳也先早已逃跑，奔他兒子陳兆先那裏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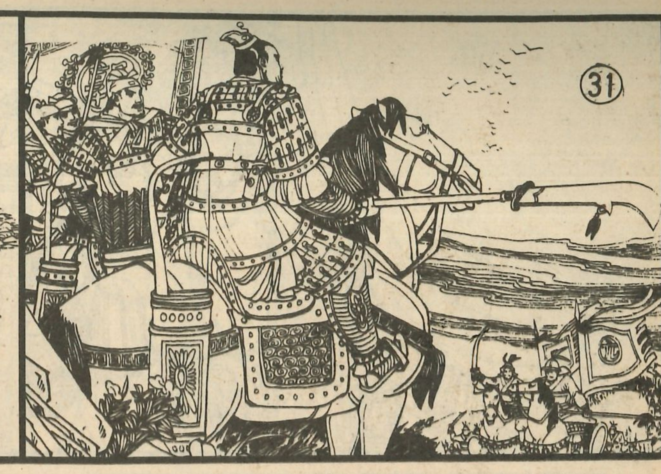


27　馮國用等人在帳內沒有抓着刺客，便對朱元璋說：「刺賊必定是陳也先，主帥可傳令召他入帳議事，看他可在營中。」朱元璋遂立即命人去請陳也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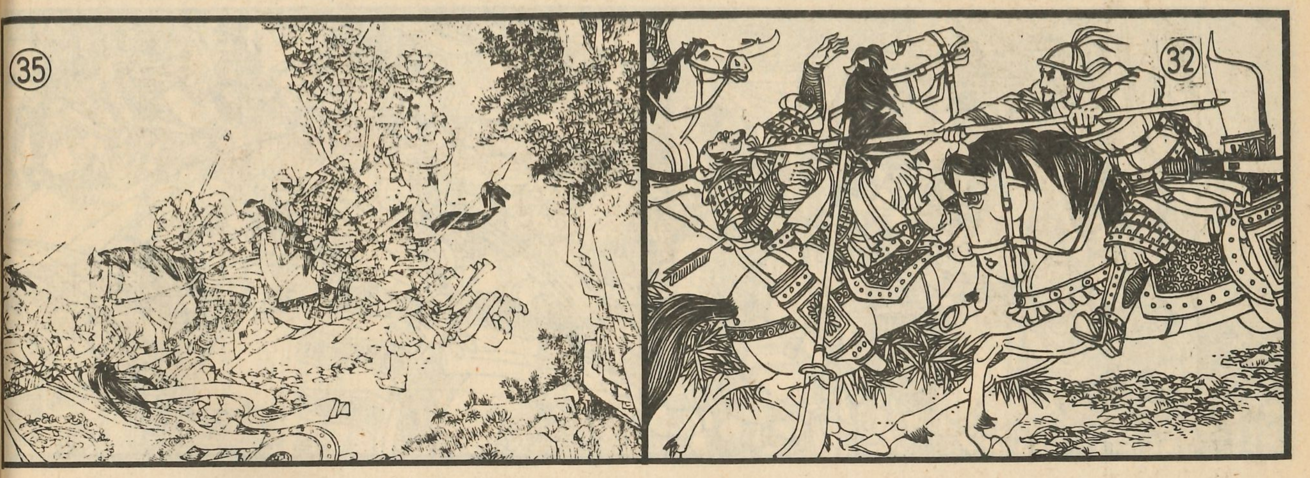
28　不多時，來人回報說，陳也先不見了。馮國用點點頭：「我早就預料到此賊是無義之徒，今敢如此，誓必殺之，以報主帥。」朱元璋却不以爲然地說：「當務之急以取金陵爲重，此事不必放在心上。」

29　第二天，朱元璋召集將領開會，讓大家商討如何進軍金陵，根本沒提陳也先行刺之事。討論結果，大家覺得兵力不足，朱元璋便命張天祐到和陽搬兵。

30　張天祐見了和陽王郭天叙，遞上朱元璋增兵的請求書，然後說：「得了金陵，便可南面稱帝，北圖中原……」郭天叙大喜，當即決定親自帶兵前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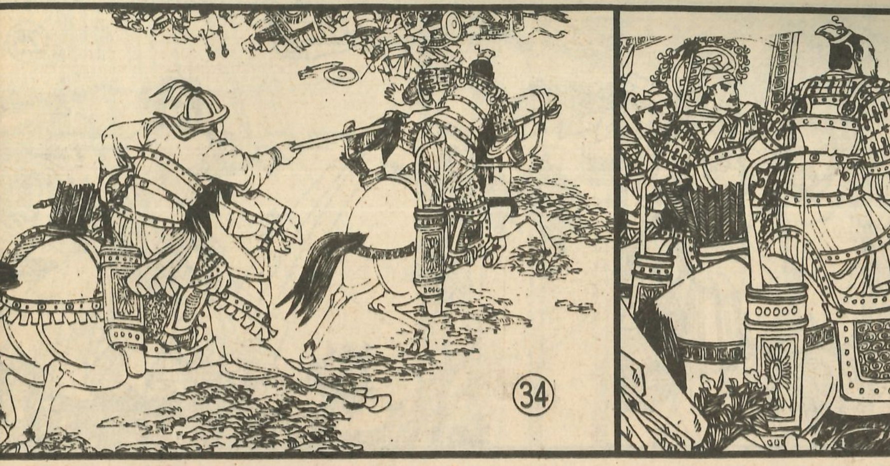
31　郭天叙未及與朱元璋商議增援之事，便立刻與張天祐率軍東下，行至途中，突然遇着一支元兵，爲首的正是陳也先。



32　張天祐一見，手持大刀上前就砍。二人約戰數回合，陳也先一槍刺中了張天祐的咽喉。張天祐從馬上倒了下來。



33　郭天叙見張天祐被殺，十分惱恨，揮刀向陳也先砍去。陳也先忙用槍抵擋。



34　兩人鬥了約一個時辰，只見郭天叙殺得渾身是汗，撥馬便逃。陳也先緊緊追上，一槍結果了郭天叙的性命。

35　郭天叙的士兵見主帥被殺，紛紛逃命。

36　朱元璋得到這一消息，一面收集郭天叙被打散的部隊，一面決定發兵進攻陳也先，爲郭天叙報仇。

（待續）

上文提要：楚一鋒與燕笑月兩人的師傅因比劍不分上下，二十年後兩徒弟又不分勝負，楚一鋒建議比行俠，辦妥善者爲勝；不妥善爲負。剛好兩人在赴約的路上各遇到不平事，燕笑月代楚到劉家店爲書生魯不愚打抱不平，打傷了富豪劉天慶的莊丁多人和董威師傅。董威和劉看出燕笑月是光明磊落的漢子，不明白他爲何聽信謠言，經魯的未婚妻史姑娘的解釋，燕才明白眞相，並定下妙計……



兩期完短篇故事／白玉蓮・文　可飛・圖

兩劍客

鮮血染滿地　情淚洒山頭

黎明。

冷得出奇，看來是個好天氣。

劉家大門口，家人忙着在套車，一輛掛簾車，兩匹快馬，已套在車轅上。

兩名年輕的家人，護在車邊。

劉天慶夫婦出來，送史月蘭姑娘到大門外，悄悄的叮囑些話。

家人套好車輛，踏脚櫈擺在車轅下，道：「天大亮了，稍等街上人多不便，姑娘請上車吧！」

劉天慶的夫人也隨着家人說道：「月蘭，妳就上車吧！」

史月蘭面有難色，道：「大娘，這樣不好吧！」

劉夫人又道：「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你大爺也都想過，只有這樣，妳才能平平安安的到新鄉去。」

史月蘭俯首不語。

家人催促道：「姑娘，快上車吧！」

跑外套的一匹黑溜溜洒白花的駿馬，不住的跳動着，十分不安。

史月蘭被劉夫人催着上車，劉家一個小丫頭陪着史月蘭。

劉夫人道：「到妳姑媽家，要小丫頭，就留她在妳身邊，不要，妳就叫她坐車回來。去的路上有個伴兒，總是好的。」

她又囑咐那個丫頭道：「在路上要好好的侍候姑娘。」

「奴婢知道。」

丫頭扶着史月蘭進入車廂，挪着身子上了車，她剛把身子挪進車裡，只聽清脆的一聲鞭響，輪聲轆轆，那車已經上路了。

冰封的道路，鏗鏘有聲。

馬車駛出劉家店，劉家店的人却還在夢鄉之中。

只有一個晨起的少年看到這輛馬車，他飛奔的趕到菜園子，急敲着木屋的門，道：「魯老大，快開門啦，不好了！」

魯不愚開了門，披着衣服，冷得瑟縮着，矇矓着眼，道：「什麼事？」

那無行少年道：「剛才從劉家走了一輛大車，是轎車，裡面坐的不知是什麼人？」

魯不愚驚散了睡意，道：「往那裡走的？」

那無行少年道：「往新鄉的方向。」

魯不愚冷笑，道：「是她，她走不了！快去叫他們，騎馬來。」

「是！」

那無行少年如一陣風而去。

* * *

劉家的馬車馳出劉家店，踏上官道，直奔新鄉，晨風如刀，道路上，見不着一個人影，只有馬蹄、車輪聲，擴散在曠野裡。

他們約莫奔馳一個時辰，太陽

才昇起來，增加了不少暖意。

忽然，車後遠處傳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

五匹馬，迅速的從遠處追上來，車轅上的家人看了，道：「是追咱們的！」

「看這來勢，可眞不善啊！」

「是魯不愚的人？」

「除了他還會有誰？」

家人說着，後邊的馬已經追近了，家人掄着鞭，在空中「啪、啪」的打着空鞭，口中不停的呼喝着，兩馬撒蹄飛馳，揚起團團的雪花。

「站住！」

「把車停下來。」

五匹馬追近了，放聲叫着，劉家的家人全然不理後面的喝阻，仍然加鞭疾馳。

馬蹄聲，車輪聲，混做一片。

他們前後追逐下來里許路程，忽然，那五騎中有兩匹如離弦之箭，刹那間趕過馬車前頭，大喝道：「停下來！」

劉家的人，仍然加鞭急去。

馬上的少年拔出身上的刀，「刷！」斬斷了外套馬的套，那馬拖着斷套，散走在前，馬車立刻慢了下來。

五匹馬都圍在馬車四面，車不得不停下來了。

劉家的人當然見過這些人，憤然的道：「你們要幹什麼？」

那無行少年道：「不幹什麼！」

劉家的人道：「那為什麼把我們的車攔下來？」

無行少年輕薄的笑着，道：「因為有人要和車裡的人說話呀！」

「誰？」

「喏！」

那無行少年朝路上指着。

家人回身向後望去，魯不愚騎馬追下來，已離馬車不遠。

魯不愚勒馬停在車前，面帶得意的笑容，道：「劉天慶還是有失策的時候，他是不該送史月蘭出來的，如果他能把史月蘭送到新鄉，我魯不愚不用混了。」

史月蘭在轎車裡揚聲喝道：「魯不愚，你想要怎麼樣？」

魯不愚道：「接妳回去呀！」

史月蘭道：「我不回去。」

魯不愚道：「妳是我的人，妳回去不回去要由我說，妳說不算。」

史月蘭道：「難道你害得我們家還不夠嗎？我要到我姑媽那裡去，你還敢來攔我？」

魯不愚道：「妳要走，不難，把史家的產業交出來，說實在話，我倒不在乎妳，只要有銀子，那裡還找不到女人。」

史月蘭道：「史家的產業，為甚麼要交給你？」

魯不愚道：「我有半子之職責啊！」

史月蘭道：「史家還有我呢！」

魯不愚笑道：「當然有妳，就是因為有妳，所以史家的事情，我義不容辭的要擔當起來。」

史月蘭怒道：「你是要撒賴？」

魯不愚道：「月蘭，妳這話說得多見外，我就是撒賴，也不會向妳撒賴。」

史月蘭道：「你不撒賴，把車套好，讓我去好了。」

「妳走？」

「是！」

魯不愚道：「妳走了，我留在劉家店算什麼？妳乖乖的跟我回去吧！」

「我不回去。」

「妳一定要回去。」

「絕不回去。」

魯不愚道：「妳不回去，史家的產業還交在劉天慶手上，我姓魯的憑什麼去和劉天慶要？」

史月蘭道：「史家的產業，與你何干，做夢！」

魯不愚道：「妳會知道，這一點不是我在做夢。」

他向五個無行少年丟了個眼色，五名青年立刻下馬，向車圍攏上來。

兩名劉家的家人緊護着車，道：「你們要幹什麼？」

話未說完，已被五名少年拖下車轅，摔翻在地上。

魯不愚道：「回劉家店。」

「是！」

兩名少年飛身上車轅，下面忙着接斬斷的套，收拾妥當。

魯不愚道：「走。」

史月蘭隔着車門喊道：「你們當眞要用强？」

少年道：「姑娘，我們是侍候妳。」

「用不着！」

史月蘭吐出三個字，兩名車轅上的少年，突然感到力道萬鈞，隔着車門簾而到後心，如翻天覆地，把二人凌空拋起，摔在數十步外。

他們跌在地上，痛呼着。

魯不愚大驚道：「啊，月蘭，想不到，妳還會點武功呢！」

史月蘭道：「你弄錯了，不是我。」

魯不愚道：「是誰？」

車門簾掀起，劉家丫頭笑瞇瞇的挪身出來。

衆少年見是個小丫頭，刮目相看。

魯不愚道：「是妳？」

他眞是想不到。

他將信將疑道：「妳叫什麼名字？」

丫頭道：「小香墜兒。」

她人小，笑得却很迷人。

魯不愚道：「我不信妳有這麼

大的本事。」

小香墜兒道：「我那裡有那本事，車轎裡邊還有人哪。」

「誰？」

魯不愚猜不透，車裡還能有誰？

小香墜兒揭起半邊車門簾，史月蘭滿面怒容，移身下車。

魯不愚冷笑，道：「原來還是妳！」

史月蘭道：「不是我，如果我有那本事，史家就不會給你鬧成這個樣子！」

「不是妳？」

史月蘭道：「不是我，我出來，是好讓你仔細的看，到底是誰？不過，我勸你不要看，及時醒悟，不要阻攔我去新鄉，我也不會管你去那裡。」

魯不愚道：「以後呢？」

史月蘭道：「以後各走各的路。」

魯不愚放聲大笑，道：「想得太好了，我全部希望都寄託在妳身上，妳想，我會這麼輕易的放棄嗎？」

史月蘭道：「你一定不會。」

魯不愚道：「所以妳不要異想天開。」

他招手，五名少年逼向轎車，撤出身上的兵刃，準備斷殺。

史月蘭道：「我勸你還是不要看，為你自己留條生路吧！」

魯不愚道：「他就是閻王老子，我也要看看他的眞面目。」

他含怒向五名少年吆喝道：「削去車頂。」

「啪！」

一名少年的刀砍在車頂上。

車簾緩緩挑起，露出一張笑得怪異的面孔來。

魯不愚恍然的道：「是你？」

燕笑月道：「可不是俺嗎？」

魯不愚道：「你不是走了嗎？」

燕笑月道：「俺要是眞的走了，那可不給你小子擺佈了，現在俺看透了，你小子是個不幹正事的無賴，碰上了俺，算你倒霉。」

魯不愚縱聲大笑。

燕笑月道：「你笑什麼？」

魯不愚道：「燕笑月，你的武功是不錯，不過，你忘記了一句話。」

燕笑月問道：「什麼話？」

魯不愚道：「强龍不壓地頭蛇。」

他把手一揮，五名少年齊向燕笑月襲去。

五人的兵刃一齊擊落到燕笑月的身上，燕笑月却已不在那裡。

他手在車上一按，輕如飄雲，快如閃電，人已落在魯不愚身後，道：「魯不愚，如果你再不覺悟，俺燕笑月可沒有那麼好性子。」

五名少年又向燕笑月圍了上來。

魯不愚返身急忙退身圈外，道：「打，打死算我魯不愚的事。」

燕笑月氣憤難忍，罵道：「好，狗娘養的東西。」

五名少年向燕笑月合擊，燕笑月只是在擧手之間，便把五名少年摔翻在地上，因為出手稍重些，一個也爬不起來。

魯不愚見勢不妙，想要上馬，燕笑月飄身攔住，一把揪住衣領，道：「唉！俺要不打你，難洩心頭之恨，要打你，俺一輩子還眞沒打過像你這樣窩囊之人。」

燕笑月抬手之間，魯不愚已奄奄一息，倒地哀叫着，泣道：「燕公子，饒命啊！」

燕笑月道：「饒你不得，俺饒過你，你還是會來找史姑娘的痲煩。」

魯不愚道：「絕對不敢。」

燕笑月道：「靠不住。」

又是一頓打，魯不愚命在旦夕。

魯不愚道：「燕公子，你說怎樣才靠得住，我就怎麼做。」

燕笑月道：「打死你，是最靠得住。」

他擧拳又要打。

魯不愚聲嘶力竭的叫饒命。

史月蘭忍不住的走上前去，顧不得男女之嫌，拉住燕笑月，道：「燕公子，就饒過他這一次吧。」

燕笑月道：「不行！」

史月蘭道：「給他一個教訓也就夠了，當眞打死人，豈不要償命？」

燕笑月道：「俺情願償命。」

史月蘭道：「燕公子，你的命比他的命值多啦，這又何苦呢？」

燕笑月默然不語。

史月蘭道：「放他們走吧。」

燕笑月沉吟了一陣，喝道：「滾！」

五個少年如得赦令，扶起魯不愚上馬，鼠竄而去。

史月蘭嫣然一笑，道：「多謝燕公子仗義相助。」

燕笑月道：「俺是受友人之託，不算得甚麼，姑娘，妳請上路吧！」

「上路？」

「是！」

「我一個人走？」

「當然。」

史月蘭道：「如果他們再追上來，我和小香墜兒兩個女孩子，怎麼辦？」

燕笑月恍然說道：「對啊！」

史月蘭道：「所以，你要送我去到新鄉。」

燕笑月道：「好吧！快些趕路，俺另外還有事，把姑娘送到新鄉

，俺就算是送佛送到西啦。」

史月蘭道：「還沒有。」

「沒有？」

「嗯！」

燕笑月不解道：「那還有什麼事？」

史月蘭道：「到了新鄉再說。」

燕笑月道：「俺心中悶不住事，妳說了，我們再趕路。」

史月蘭道：「你要知道？」

她兩頰忽然紅紅的。

燕笑月道：「當然要知道。」

她向他招招手。

他忐忑不安的走到她身邊。

她附在他的耳邊，低語一陣，兩頰更紅了起來。

燕笑月紅着臉跳了起來，道：「姑娘，俺心地光明，在車裡可沒有一點不規矩。」

史月蘭垂下了頭，道：「我知道。」

燕笑月緩緩氣道：「妳知道就好了。」

史月蘭白了他一眼，道：「但是，別人不知道。」

「啊？」燕笑月懊悔的道：「那麼妳說，到新鄉之後，妳打算怎麼辦？」

史月蘭垂着頭，語音低低的說道：「我不知道。」

燕笑月抓着頭，道：「妳不知道？那麼妳要我怎麼辦？」

史月蘭道：「你問我姑媽。」

「啊！」

燕笑月急得幾乎要哭了起來。

史月蘭心裡偷偷的笑，她抓住他了。

＊　＊　＊

十里鋪是個小林子，除鄭同善的一大片宅第，剩下的便沒有幾家了。

街口一家鐵匠店。

街尾一家搭伙的小店。

幾家替鄭同善耕作的佃戶，散居在鄭同善大宅第的四週。

一排排的高入雲霄的楊樹，迎風招展，「沙沙」作响。

鄭家的大門緊閉，冷冷清清的。

朝陽初起，照着鄭家門冰冷的石階。

一個胖大的和尚，扶着一個斗大的石木盂，瞑目端坐在石階上。

沒有人知道他是什麼時候來的，也沒有人知道他什麼時候才要走。

鄭家裡的人沒有一個敢出來看。

他們近來已被訛詐得杯弓蛇影。

楚一鋒進到這個冷落的村子，立即感到一股無名的壓力，他在鐵匠鋪前停下來。

鐵匠鋪的掌櫃在忙着收拾東西。

楚一鋒道：「掌櫃的，給牲口換換蹄掌。」

「噢！」

掌櫃的應着，把馬牽到一邊，吆喝在裡面的小伙計。

楚一鋒道：「掌櫃的，你們這村裡風水很好。」

掌櫃的道：「不好！」

楚一鋒說道：「我看着很好，你怎麼說是不好？」

掌櫃的瞧他一眼，道：「聽你口音，不是這裡人氏。」

楚一鋒道：「從潮州來的。」

掌櫃的一笑道：「難怪，你們南蠻子祇會盜寶，那裡會看風水。」

他扔下楚一鋒，自去忙着做事。

楚一鋒跟過去，道：「給你這麼一說，我倒還眞想知道，風水不好在那裡？」

掌櫃的道：「他奶奶的，好人沒有好報，還有什麼風水可言呀。」

楚一鋒道：「怎麼說好人沒有好報？」

「你瞧吧！」

掌櫃的往鄭家門前石階上一指。

楚一鋒道：「怎麼樣？」

掌櫃的道：「鄭同善眞是個大善人，修橋、鋪路、濟貧、施粥，不知做了多少好事，偏偏天天受人欺侮，欺侮得連大門都不敢開。」

「爲什麼？」

「你看見那和尚化緣嗎？」

「出家人化緣，佈施他一點也是應該的啦。」

「一點？」

「難道還要張口要的？」

掌櫃氣得滿面通紅，怒衝衝的進去，拿出一錠五兩銀子，「噹！」的往楚一鋒面前一放下。

楚一鋒道：「這是做什麼？」

掌櫃的道：「你拿去佈施那和尚，如果他肯去，換這副蹄掌，我也奉送了。」

楚一鋒衝着掌櫃的哂然一笑。

掌櫃的道：「笑什麼？」

楚一鋒道：「你輸了。」

掌櫃的道：「輸光家當，我也高興，可是，如果那和尚要是不走呢？」

「我輸。」

「你輸什麼？」

「馬？」

楚一鋒伸手一指，道：「馬。」

「是。」

「你不後悔？」

「決不！」

掌櫃的道：「我們北方人，說出一句話，就如板上釘釘子。」

楚一鋒含笑道：「南方人呢？」

掌櫃的道：「沒有交易過。」

楚一鋒突然斂起笑容，道：「掌櫃的，今天你就會知道！」

他取起那一錠銀子，向鄭家門前端坐的和尚走去。

掌櫃的停下手上的活，瞪着楚一鋒。

小伙計也停了下來，把髒髒的手指，忘情的咬在嘴中，他心中知道，楚一鋒在走向死亡的道路。

那和尚仍在瞑目靜坐着，他似乎不知道楚一鋒走上石階，也不知道楚一鋒已站在他的身邊來。

楚一鋒道：「師傅辛苦了。」

和尚把兩目啓開一條縫，瞄一瞄楚一鋒，瞄一瞄鄭家緊閉的大門，沒有說話。

楚一鋒把那錠銀子放進和尚的石木盂中，道：「這錠銀子，請師傅收着吧。」

和尚緩緩的道：「阿彌陀佛，功德無量。」

他端坐着身體，連動也不會動一動。

楚一鋒見和尚坐着不動，退身施禮，道：「師傅，這十里鋪村小人家少，您就移動法駕，去換個地方化緣吧！」

和尚突然睜開雙眼，兇光暴射，咄咄逼人，盯着楚一鋒，說道：「你是那裡來的？」

楚一鋒道：「潮州來的。」

和尚道：「你姓鄭？」

楚一鋒道：「在下不姓鄭，姓楚的。」

和尚兇暴的道：「洒家在鄭家門口化緣，關你姓楚的什麼事？」

楚一鋒道：「可是，我已經給你銀子了。」

和尚道：「洒家廣結四方之緣，施主的銀子是施主的，楚家的銀子，何能結鄭家的緣。」

楚一鋒道：「鄭家如果給你銀子呢？」

和尚忿聲道：「鄭家的人還沒有死光，要你姓楚的來講話？」

楚一鋒忍不住的道：「哼，我把你當作正經佛門弟子，原來是個惡僧。」

和尚怒形於色，忽然又瞟了楚一鋒一眼，忍住道：「施主口上留德。」

楚一鋒道：「師傅手下留情。」

和尚沉聲道：「施主莫爲五兩銀子欺人。」

楚一鋒道：「師傅弄錯了，一錢銀子也是一番心意啊！」

「施主莫非爲五兩銀子後悔？」

楚一鋒道：「後悔給了你這樣的化緣僧人。」

「還給你！」

和尚怒吼一聲，雙手齊推，把有十斤重的石木盂，當胸一推向楚一鋒。

「呼！」

一陣風，石木盂襲向楚一鋒中腹。

他倆相距甚近，石木盂又快如流星，使楚一鋒無機可以躲避。

鐵匠鋪掌櫃的揑一把汗。

鄭家大門裡，突然响起了一陣驚呼，原來鄭家的人，早已躲在大門後，隔着門縫看個究竟。

楚一鋒見和尚出手狠辣，斂氣吐聲。

「嘿！」

雙掌向迎面飛來的石木盂劈去，登時「嘩啦！」一聲巨响，石木盂被楚一鋒劈作粉碎，片片落地。

看的人都愣住了。

和尚驚得呆住了，不知如何是好。

楚一鋒含笑走過去，從碎石遍佈的地上，拾起那一錠銀子，道：「既然師傅不要，這銀子在下得還給人家，失陪。」

和尚跳起身，道：「站住！」

楚一鋒住步，說道：「要在下賠你木盂？」

和尚道：「不用，要你留下名字。」

「楚一鋒。」

和尚狠聲道：「好，三天之內，會有人來找你。」

他揚長而去。

楚一鋒却喊住和尚，道：「師傅，你要來就在這三天之內，三天之後我離開十里鋪，你要找我，可就不容易囉！」

和尚道：「只要你活着，就逃不出虎吟寺的手掌。」

他大踏步而去。

楚一鋒望着和尚的背影，自語道：「虎吟寺！」

他深悔自己的孟浪。

他知道惹下多大的禍事，但他却一點也不怕，因爲，他確已忍過，只是忍無可忍。

＊　＊　＊

鐵匠鋪的掌櫃哈哈大笑，十里鋪的人沒看見過他像今天這麼的高興。

楚一鋒走到他跟前，道：「喏！銀子還給你。」

掌櫃的道：「銀子我已經佈施給和尚了。」

「和尚不要。」

「和尚不要，這應該是你的。」

楚一鋒道：「我也沒有理由要你的銀子，蹄掌換好了沒有？」

掌櫃的道：「只顧看，還沒有動手呢，放心，你在十里鋪住三天，我會替你的馬換一副最好的蹄掌，不要錢的。」

他忍不住的一直笑。

楚一鋒道：「開玩笑的，怎麼能不要錢的呢？」

掌櫃的登時把臉往下一拉，道：「不行，說一句算一句，怎麼能開玩笑。」

他又堆起笑容，道：「楚大俠，我有一罈窖藏三十年的陳酒，今天開了，咱們喝一個痛快！」

楚一鋒道：「我不會喝的。」

掌櫃的道：「你不會喝，我自己喝，只要你坐在旁邊，我不用菜下酒，瞧着你，我心裡就痛快，這個世間還是有公道的。」

楚一鋒道：「我不在你這裡吃。」

掌櫃的道：「嫌我窮？」

楚一鋒豎起大姆指道：「你窮得有豪氣，我不嫌，我是不想給你帶來痲煩。」

掌櫃的道：「為你這樣的人，惹痲煩我也不在乎的！」

楚一鋒道：「可是，我不是來為你們惹痲煩的。」

這時，很多人在圍觀着看熱鬧，有的在談論着方才的情形。

在人羣後邊，忽然有人揚聲道：「請到舍下吧！我家的痲煩，已經不能再多了。」

楚一鋒轉身望去，十步處停立着一位慈祥的老人，銀髯垂胸，面露慈祥的笑容，只是眉宇之間，隱隱透着憂愁。

人羣自動閃開一條路。

鐵匠舖掌櫃的堆着笑容向老人招呼過，向楚一鋒道：「這位是十里舖的大善人鄭大爺。」

老人抱拳道：「鄭同善。」

楚一鋒說道：「虎吟寺距離這裡有多少路程？」

鄭同善道：「不過二十里路，寺裡的和尚武功都很好，那和尚來化緣，是存心來找痲煩的，也許是受許家堡許長貴的指使而來的。」

「許家堡？」

鄭同善道：「許家堡離此不遠，我有一塊地，在他兩塊地中間，他要我賣給他，我不肯答應，他就找虎吟寺的和尚來找痲煩。」

楚一鋒道：「你多給他些銀子，可能會打發他走。」

鄭同善搖搖頭，道：「不能，他要化的就是那塊地。」

「惡化。」

鄭同善道：「本來就是，楚大俠，你能給他這個教訓，我心裡甚是痛快。」

楚一鋒道：「我也不是故意的，所以，你們誰也用不着感激我，不過，我既然和他有三天之約，不能悔約，必須要在這裡住三天。」

「住我家！」

「我替你牽馬。」

「到我家去住。」

他們勇敢的邀請他。

楚一鋒道：「謝謝，我終於是要走的，不願給任何人留下痲煩。」

他向村落搜尋一眼，道：「這裡可有什麼客棧？」

「這小村那裡有客棧？」

楚一鋒道：「那麼……我就住廟！」

「到我那裡去住。」

一個瘦小頗有精神的男人走出來，向楚一鋒大聲的說。

楚一鋒道：「我已說過，不到任何人家裡去住。」

那人道：「我和別人不同。」

「有什麼不同？」

「我叫郝九。」

楚一鋒道：「郝九又有什麼不同？」

郝九道：「喏，那家搭食小店，就是我家，來往的人都住得，做的是路過小買賣，誰也不會說我幫你。」

楚一鋒順着他的手看去，一片小客房，門口掛着一隻大爪籬。

「不會給你惹痲煩？」

郝九道：「我是做這個生意嘛。」

「好！」

楚一鋒終於答應了。

郝九高興的說道：「請，我替你拿東西去吧！」

楚一鋒道：「我沒有東西，只有一匹馬。」

郝九道：「我來牽馬。」

他走過去，剛剛摸着馬韁，鐵匠舖掌櫃的一把按住他的手，道：「慢着。」

郝九驚詫的道：「怎麼？」

掌櫃的道：「我還沒有換好蹄掌，你急什麼呀？」

楚一鋒道：「掌櫃的，你換好蹄掌就送過去，我再給你銀子就是。」

掌櫃的把眼一瞪，道：「我說一句算一句，這副蹄掌是我輸給你的，還要什麼錢？」

楚一鋒道：「多謝。」

他看出掌櫃的是率直人，多說也沒意思。

掌櫃的却絲毫也不苟且，道：「這是我該給你的，也用不着謝。」

「是。」

他覺得他蠻可愛。

楚一鋒摘下馬鞍上的劍，向郝九的搭伙小店去，郝九欣喜的跟在後。

冷不防人叢中伸出一隻手抓住了。

他回身一瞧，道：「是鄭大爺。」

鄭同善悄聲道：「你先陪楚大俠回去，我會派人來侍候的。」

「是！」

* * *

搭伙小店是什麼？

北方沒有客棧的鄉村，有的人家，便把家裡空了出來的房子，給過路人住，附帶着也給過路人做點吃的，賺些零錢。

當然，搭伙小店比不上客棧的格局。

郝九的搭伙小店就是這樣的，不過他的住處比較大，除後院一棟空房，還有一棟是獨院的。

郝九道：「楚大俠，你住這院吧！使喚人方便，那獨院房子太孤零了。」

楚一鋒略一思忖，道：「我要住那獨院。」

郝九道：「叫人不便哪！」

楚一鋒道：「也不會打擾你們。」

郝九道：「你只一個人，會有什麼打擾的？」

楚一鋒道：「也許有朋友來找我。」

郝九道：「你還有朋友要來？」

楚一鋒道：「他也許會來的，如果有人來找我，你就告訴他我住在那院，晚上那院裡有什麼動靜，你不必驚惶，也不要過來看。」

郝九不解的道：「什麼動靜？」

楚一鋒道：「不管什麼動靜，你全當沒有聽見就是啦。」

「哦！」

郝九應着，接着又道：「那我就送你過去歇着吧。」

「謝啦。」

他說話是那樣溫柔有禮貌。

郝九送楚一鋒到獨院的房間裡，房間裡的陳設簡陋，一張床、一張桌，兩張破椅子，空無一物。

郝九道：「我叫人來整理。」

楚一鋒道：「不用費事，成啦。」

他久慣在外，各地風俗人情熟悉，當然知道這搭伙小店的一切都是簡陋的。

郝九却道：「不費事。」

他走出房間，一會工夫，兩名男僕進來把原來的破被褥拖走，立刻便有兩名男僕人送來絲綢花被褥，重新舖排停當。

兩名男僕人進來搬走破爛椅子，換上新的，舖着整套綉花墊子，連窗上的舊窗紙，都撕掉重舖過。

楚一鋒道：「你們這是做什麼？」

僕人同聲的道：「公子，這是掌櫃的這樣吩咐。」

「那個掌櫃的？」

「郝九。」

「他的人呢？」

「外邊有事。」

楚一鋒找不到郝九，他也無法阻止這些僕人忙東忙西的，心中老大的納悶。

郝九忽然進來了。

楚一鋒指着屋裡，道：「你這是做什麼？」

郝九含笑，道：「這院的房間不淨，久已沒有人住，楚大俠你住，不得不臨時收拾收拾，簡慢得很，千萬請別見怪。」

楚一鋒心中感到不對，可是沒有話說。

郝九道：「可要吃飯？」

楚一鋒道：「掌櫃的，你做飯時順便多做一些就行了，不要另外費事。」

郝九道：「你也祇有跟我吃，要想另外吃，臨時也弄不來。」

楚一鋒道：「方便就好。」

「是。」

郝九辭出。

楚一鋒虛掩上房門，倒在床上，想着今後可能發生的事，不知經過多久，院裡人聲叫道：「楚大俠，飯菜來了啦。」

他起身，房門已經被人推開了。

僕人捧着飯盒，一盤盤、一碗碗的熱騰騰、香噴噴的，菜餚湯擺滿一桌，最後的一名僕人擺上杯筷，提着精緻的小酒壺，斟滿了一杯酒。

楚一鋒道：「我不喝酒的。」

僕人彷彿聽不懂他的話，笑一笑，逕自的出去了。

郝九滿面笑容，走進屋裡來。

楚一鋒道：「嗨！為什麼弄這樣多的菜？」

郝九含着笑道：「楚大俠，搭伙小店不同客棧，有什麼就吃什麼，你將就着點用吧！」

* * *

夜。

天寒地寒，星月無光。

楚一鋒料到這一夜絕對不能安靜的渡過的。虎吟寺既然近在二十里內，他們前來尋仇，報復，也是輕易而舉的事，除非他們不來。

他們是不會不來的。

他們當眞容忍楚一鋒，也就不會為許家堡出面惡化了。

夜深了。

狂急的北風，吹着戶外的樹梢「呼呼」作响，彷彿若有人聲的。

他直等到睡意矇矓，仍沒有動靜。

他疲倦的睡着了。

他是身懷武功的人，即使睡着，仍然有稍高的警覺性，如清醒的人一樣。

「吱！」

忽然屋門輕响。

楚一鋒從床上躍身而起，落地時雙掌遙推向走進房門的身影。

「是我。」

一個慈祥的聲音。

楚一鋒這才看見清楚，原來是鄭同善。

他拱手道：「鄭大爺，有事嗎？」

鄭同善道：「沒有事，天已經大亮了，我順路來到這裡，看看你昨夜睡得可安穩。」

「天亮了？」

楚一鋒走到門口一望，可不是，如果不是濛濛的雲遮住太陽，太陽早已晒進屋裡來了。

他詫異的道：「奇怪。」

鄭同善道：「什麼奇怪？」

楚一鋒道：「昨夜睡得這麼好。」

鄭同善道：「這樣就好，我就擔心你住在這裡睡不好，要請你搬去舍下住，你也是不肯的，有什麼不便的地方，你盡管說。」

楚一鋒道：「鄭大爺，楚某乃是過路之人，你是家業住在這裡的人，希望我的麻煩不要留給您。」

鄭同善道：「這本就是我的事，只不知道楚大俠因何為我相助。」

楚一鋒道：「楚某乃自己了自己的事，既談不上『俠義』，更說不上『相助』二字。」

僕人送來洗面水。

鄭同善道：「楚大俠的用心，老朽是知道的，只有存在心裡就是。」

僕人捧過早餐來。

楚一鋒却向鄭同善道：「謝謝鄭大爺照顧。」

鄭同善道：「你住搭伙小店，為什麼謝我呢？」

楚一鋒含笑道：「當眞搭伙小店有這麼好，那客棧還有誰去住呢？您的盛情，楚某心領了，為了避免麻煩，你還是少來這裡吧。」

鄭同善道：「我不怕。」

楚一鋒道：「我怕。」

鄭同善道：「你如果眞怕，你也就不會插手來管這樁事了，不過，我知道你的用心，我走，你要多當心，虎吟寺不是好惹的。」

「我會。」

鄭同善辭出。

楚一鋒隨後相送。

二人走到門口，鄭同善的前脚剛踏出門檻，楚一鋒忽然伸手一撥，把鄭同善撥倒門邊，鄭同善正驚訝間，只見頭頂寒光凄凄，厲風「颼颼」，幾件暗器，同時射來。

楚一鋒伸手一撈，把暗器全都接了下來，躍身出院。

院中空寂無人。

屋頂上也沒有人。

他想追上屋去看看，却又顧慮到倒在地上的鄭同善，他望鄭同善一眼，揚聲喝道：「什麼人？有膽量，站出來說話。」

他極少用這樣的口氣說話。

他即使用這樣挑戰的口氣喊叫，還是沒有人回答他的。

他當然知道是什麼人。

他忽然的回身去扶跌倒在地上的鄭同善。

「哈哈！哈哈！」

屋頂忽然發出吭聲的大笑。

楚一鋒微訝的轉身，赫然發現屋頂上屹立着一條人影，頭頂光禿禿的，迎着太陽閃閃發光，身披鐵灰色僧衣，道：「好身手！」

他雙手微揚，兩件暗器，在太陽下寒光閃動，分襲楚一鋒天庭、七坎。

楚一鋒錯手移身，接住兩件暗器，屋頂上的僧人早已如風而逝。

楚一鋒掠身追出，却又收步停脚。

他發現兩件暗器上有一件附着書柬，也就知道這和尚是來送訊的，不再追趕，取下書柬觀看。

鄭同善起身趕過來，道：「又是要什麼東西？」

「他們常來找你要東西？」

「是！」

「這份不是。」

鄭同善忿然的道：「哼！反正不是好事。」

楚一鋒道：「不！這次是好事。」

「哦！」

鄭同善確實想不到，虎吟寺的僧人，還能送來什麼好的消息。

楚一鋒含笑，道：「你不信？」

鄭同善道：「我絕對不相信的。」

楚一鋒道：「虎吟寺的住持靈一大師，要請我到虎吟寺去赴宴。」

鄭同善道：「你要去虎吟寺喝酒？」

楚一鋒道：「我不會喝酒。」

「你不去？」

「我當然要去。」

鄭同善驚怯不能自已。

楚一鋒哂然含笑，望着僧人已去，空留積雪的屋頂。

* * *

又是風雪。

北風呼號着，寒銳如刀鋒。

沒有太陽。

楚一鋒上馬，他的劍掛在馬鞍上，他沒有忘記和燕笑月的約定是不準用劍的，不過，身邊不帶劍，對他來說似乎沒有帶着膽。

劍帶在身邊，終生未必使用。

身邊沒有劍，則會減低武林人的豪氣。

他坐在馬上，還在盤算着虎吟寺之行，他知道虎吟寺不是進出自如的地方，他却又不能不去，只有折服虎吟寺，才能為鄭同善絕了後患。

郝九送到門口，馬前侍候，說道：「楚大俠，我知道勸你也是沒有用，跟你去又增加你的麻煩，你可要見機行事，機靈着點。」

「知道。」

鐵匠鋪掌櫃的道：「那些和尚，可不是吃素唸經的，你可要當心。」

「我知道。」

鄭同善道：「辦完事情，回到十里鋪來。」

「為什麼？」

鄭同善道：「到那時候，你總可以給我一個做主人的機會了。」

「是。」

「你會回來？」

楚一鋒道：「不會。」

鄭同善不解道：「不會，為什麼？」

楚一鋒道：「如果我還活着，這裡的事情必已解決了，我何必再回來，如果我已不幸……當然，我也是不會回來。」

他說的是實話。

聽的人無不黯然。

他們彼此悵然相望，不知說什麼好。

一陣蹄聲已把他們驚醒過來，楚一鋒已在寒風中飄然而去，從他的背影看來，更顯出無比的雄偉。

* * *

虎吟寺。

空曠的五龍崗上，一片古老宏偉的廟宇，山門高聳，廟殿迂迴，有着說不盡的氣勢。

寺前有條路，却少有人走。

這座古廟，是在冷清，荒涼中。

時近中午，北風捲起積雪掃過古廟。

廟前站着五個和尚，他們冷漠的望着從十里鋪來的道路。

道路上風雪瀰漫，沒有行人。

五個和尚，三個穿灰僧衣，站在後面，兩個穿黃僧衣的，併立在前。其中有一個便是那天在十里鋪化緣的和尚。

他皺着雙眉，道：「我一定不相信，他當眞有膽子前來虎吟寺。慧一師兄，你看呢？」

慧一和尚道：「我看他未必敢來。」

定一和尚道：「住持師兄却相信他一定會來。」

慧一和尚道：「他如果眞的來，現在也是時候了。」

他仰望着天空，雪濛濛的。

定一和尚道：「到中午了？」

慧一和尚點點頭，兩眼神光突然一亮，盯着雪天遠處。

楚一鋒的單人匹馬，正出現在遠處，從容的在風雪中向虎吟寺而來。

「他眞的來了？」

「是眞的。」

慧一和尚兩眼盯着自遠處而來的楚一鋒，向身後和尚吩咐，道：「進去稟告住持，客人到了。」

「是！」

小和尚疾走入寺。

沒多久的工夫，楚一鋒已到了寺前，他早已認出到十里鋪化緣的定一和尚，却向不曾見過的，據馬抱拳道：「勞駕，久候了。」

慧一和尚合十說道：「施主到來赴宴的？」

楚一鋒道：「貴寺還邀請有別的人？」

慧一和尚道：「這麼說，施主一定是楚一鋒了？」

楚一鋒向定一和尚瞄了一眼，道：「我想有一面之緣的人，或不致於見忘。」

定一和尚道：「施主當也不會忘記了今天的。」

「當然。」

楚一鋒下馬，把馬拴在山門邊的小樹上，拱拱手，道：「師傅，席不會設在山門處吧！」

慧一和尚道：「在大雄寶殿，敝寺住持靈一大師，早已敬候了。」

定一和尚肅容道：「請！」

楚一鋒笑笑，取下鞍上的劍，提在手中，昂然而入，如同邁行在荒野裡一般。

他穿過山門，進入寺院。

他站住了。

寺院兩則分站數十名僧人，各執兵刃，神情冷漠，怒目逼視着楚一鋒。

院中佇立着一名黃衣僧人，向楚一鋒道：「施主果然來了。」

「是。」

黃衣僧人合十施禮道：「貧僧元一，代住持師兄迎接施主。」

楚一鋒還禮，道：「不敢當。」

他剛彎下腰去，忽然聽得耳畔風聲驟起，元一和尚陡然把寬大的僧袍衣袖一揚，發出一蓬暗器，迅急的向楚一鋒襲去。

楚一鋒抖動劍鞘，「噗噗」一陣陣響聲，一蓬暗器整整齊齊的釘在劍鞘之上。

兩旁僧人却未動。

楚一鋒道：「這是待客之道？」

元一和尚道：「不成敬意。」

楚一鋒道：「成敬意的，又如何？」

元一和尚道：「在後邊，請！」

「哼！」

楚一鋒吟哼一聲，腕力微震，把劍鞘上的暗器全數震出，分作兩排釘在山門上，道：「在家人不敢收出家人的東西，謝啦。」

衆僧愕然。

元一和尚引道，請進入內寺院。

楚一鋒被挾在中間，他身後是定一和尚，慧一和尚。

內寺院頗為廣闊，隔着寺院，遙遙的便是大雄寶殿，也看到大雄寶殿的陳設。

一張鋪着紅枱布的桌子，可以看到桌上陳設的盛宴。

座位只有兩個，遙遙相對，主位的地方，已端坐一個高齡的紅衣大和尚。

他那無光的眼，瞪着楚一鋒。

「請！」

楚一鋒在挾持下穿過內院，內院四週的僧人，都怒目而視，他看不出有些什麼兵刃，只感到整個內院裡，陰森森的。

他登上大雄寶殿的石階。

他走過大雄寶殿的廊下。

他彷彿在刀上漫步，步步驚心動魄。

他進入大雄寶殿，靈一大師並未起身，只是微微欠身，合掌低宣佛號，道：「阿彌陀佛，施主惠然光臨，眞是老衲的榮幸。」

楚一鋒道：「能見着大師，也是楚某人的造化。」

「請坐！」

「謝啦！」

靈一大師道：「施主當然知道，老衲邀請施主來敝寺的意思。」

楚一鋒道：「知道。」

靈一大師道：「日前師弟定一，在十里鋪蒙施指教，老衲十分感激，老衲有一言，不知施主能不能接納？」

「請講！」

靈一大師道：「施主年少氣盛，老衲不計較，出門在外總以不生是非爲上，施主乃過路之客，鄭家與施主無親戚，還是不管的好。」

楚一鋒道：「大師所言甚是。」

靈一大師欣喜的道：「施主要放手這樁事？」

楚一鋒道：「楚某想放手，却是放不下。」

「爲什麼？」

楚一鋒道：「因爲，我是受人之託，爲這樁事而來的，如果沒有結果，回去無法向朋友交代。」

「哦？」靈一大師當堂拉下臉來。

定一、慧一移步逼近於兩側，元一和尚飛身移位，遙制於楚一鋒之後。

楚一鋒泰然自若，面帶笑容，瞧着靈一大師。

靈一大師忍住掀動的心性，道：「施主，今天你總是老衲的客人。」

「是。」

靈一大師淡淡的道：「請用膳。」

「請！」

楚一鋒這時才發現，雖然盛宴當前，却沒筷子，各人面前安放着十二把鋒利的匕首。

靈一大師道：「敝寺院不忌葷腥，施主勿見怪。」

楚一鋒道：「在下也不是吃素的，無足見怪。」

靈一大師取起一支匕首，扎起一塊糖醋排骨，左右看看，道：「這排骨燒得糖色不好，味道還不錯，施主，別客氣，請嚐一嚐。」

楚一鋒沒有開口的機會，靈一大師食指一彈，匕首脫手而出，飛刺入楚一鋒口中。

楚一鋒驚詫之下，凝聚功力，「噗！」的咬住匕首鋒利的尖端，故作鎮定，嚼着糖醋排骨，吃完排骨，「吱」的一吐，匕首飛刺入十數步外的殿門上，道：「味道不尋常。」

他取起一柄匕首，在一盤蹄膀中，切割下一方瘦肉，道：「大師年長，要多吃瘦肉，少吃肥肉，於腸胃有益。」

「是！」

靈一大師一個是一字尚未說出口，楚一鋒手上的匕首，彈指已到靈一大師口邊。

「啊！」

元一、定一、慧一都斂神蓄力待發。

靈一大師却已把那匕首緊緊的咬着，他沒有吃，「哇」的把匕首吐在殿門上道：「畢竟年紀大了，牙歲咬不動了。」

「是。」

靈一大師又取起匕首，也挑了塊瘦肉，道：「年輕人牙齒好，你也來塊瘦的。」

「颼！」

靈一大師手上的匕首，又彈向楚一鋒口邊。

楚一鋒張口啣着，聚力一咬，只聽「喀啦」聲響，他從容的道：「好大的一塊骨頭啊！」

「哇！」

他向殿門上一吐，扎在殿門上的却是把斷了的匕首，楚一鋒把剩在嘴中的匕首鋒刃吐在面前碗盤中，清脆的一聲響。

靈一大師禁不住雙眉掀動。

元一、定一、慧一却全都驚得愕住了。

楚一鋒道：「楚某來時已用過膳，大師如果沒有別的賜教，恕楚某要告辭了。」

靈一大師道：「你要走？」

「是！」

靈一大師道：「你是個不多見的年輕人，老衲很高興，一定要隆重送你出寺。」

楚一鋒道：「楚某也不用客氣，看來不讓大師送，也是不行的。」

「你當然可以選擇。」

「未必呢！」

靈一大師說：「你可以選擇一種方式。」

楚一鋒道：「楚某還不知道，虎吟寺有幾種送客方式？可否見告？」

「當然可以。」

「請教！」

靈一大師道：「第一種方式，你只要從大雄寶殿，走出本寺山門，本寺院的僧人，將一一和你交手，生死各自認命。」

「還有？」

靈一大師道：「還有一種，那可就簡單得多了，你只要從一個人手下走過，便可以安然出寺。」

「誰？」

「老衲。」

「大師？」

「是。」

「這……」

靈一大師道：「你年輕氣盛，如日方升，該不會怕一個老邁垂死的老和尚吧？」

楚一鋒極目四望，默言不語。

靈一大師道：「施主，如你願意走，不再插手十里鋪的事，老衲仍不計較。」

楚一鋒道：「大師會錯意了。」

靈一大師道：「施主的意思是……」

楚一鋒道：「楚某既然受友人之託而來，決不中途而廢，有始有終，大師有何吩咐，楚某均能接受，唯求大師兩件事。」

「什麼事？」

楚一鋒道：「第一，楚某如僥倖不辱大師之命，從今以後請虎吟寺再不要幫着許長貴爲難鄭家。」

靈一大師沉聲道：「辨得到。」

楚一鋒道：「楚某願向大師領教，不過以拳掌爲限，不用劍。」

靈一大師微微淡笑，道：「要在武功上見高下，便須盡力施爲，無所限制，拳掌也可制人於死，與劍又有什麼分別呢？」

楚一鋒道：「楚某與友人約定不用劍的。」

靈一大師冷冷的一笑，道：「武林守信第一，既然約定不用劍，當然不可失信。」也徐徐起身道：「老衲在後院相候。」

楚一鋒道：「請！」

靈一大師向元一和尚道：「師弟。」

元一和尚欠身，道：「在！」

靈一大師道：「到劍樓，取出青虛太極劍來。」

「是！」

楚一鋒訝然的道：「大師，不是約定不用劍的麼？」

靈一大師笑道：「施主，你和朋友約定不用劍，老衲並沒有和任何人約定不用劍，是嗎？」

「是。」

楚一鋒無言可對，他重複的道：「大師，楚某如果僥倖獲勝……」

靈一大師道：「老衲決不食言。」

穿過一度月亮門，進入虎吟寺後院。

這進院的特別寬闊，平坦無一物，祇有四週的廊下，放着各式各樣的兵刃，這就是元一和尚的弟子練武的地方。

院角鐵架上，吊着一口大鐘。

靈一大師屹立在院裡，元一和尚雙手捧上青虛太極劍。

楚一鋒站在靈一大師對面二十多步處，他手裡的劍，豎在廊下。

靈一大師道：「施主當眞不用劍？」

「是。」

「果然是信實人，請出手吧！」

靈一大師說話時，雙肩微晃，衣袂不舉，人却已進身到逼近楚一鋒五步之內，劍鋒輕起，遙指着楚一鋒的眉心，冷森逼人。

楚一鋒蓄勢以待，並未出手。

靈一大師道：「得罪了！」

他揮左掌「金龍舒爪」在楚一鋒面門上一晃，右手的劍如閃電般已點到楚一鋒的期門部位。

楚一鋒側身避過，進身回肘，「猛虎擺尾」，雙掌推向靈一大師脅下。

靈一大師錯步移身，揮向楚一鋒雙掌揮斬而去。

楚一鋒本未盡全力，立即收住掌勢，轉身迴避，靈一大師却如影隨形，跟着逼近楚一鋒身後。他一聲長嘯，劍鋒直逼咽喉。

楚一鋒看出靈一大師乃盡力而爲，不敢怠慢，側着閃避，不防靈一大師劍走上盤是虛，拳行中腹，他的左掌在劍鋒隱藏下，悄然切入楚一鋒分水穴。

楚一鋒自知躲不過靈一大師的掌，只得斂氣蓄力，硬接下來。

他的功力是夠渾厚，接着靈一大師這一掌，却也忍不住「蹬蹬蹬」的連退數步，緩過口氣，方覺恢復過來。

「得罪！」

靈一大師說話時，劍鋒再逼到楚一鋒七坎部位，楚一鋒受靈一大師一掌，心存警惕，錯步迴避過靈一大師的劍，當靈一大師的掌，隱於劍下，擊向楚一鋒的鳩尾時，楚一鋒陡然出手，拿着靈一大師的脈門。

「啊！」靈一大師感到有閉脈之危，禁不住大驚，竭盡週身之力，要想掙脫。

楚一鋒借力輕輕一帶，把靈一大師凌空拋飛去，甩出二十餘步，跌在大鐘架下。

楚一鋒錯步進逼，突然感到腦後一縷厲風，細望之下，原來是元一和尚從背後出手，擲出一把利劍，刺向楚一鋒後心。

劍鋒已近肌膚，楚一鋒避閃不及了。

他蓄力出掌，順着劍鋒一撥，

劍從斜處掠空而過，「嗆郎！」聲響，削在繫大鐘的鐵索上。

「咕！」一聲巨响，大鐘落地。

「啊！」

靈一大師痛呼着，他整個身體，已被壓在大鐘之下，面色蒼白，欲語無力，只是兩片蒼白的嘴唇，不停的嗡動。

僧人們驚惶的衝向鐘架，要挽救靈一大師。

「嗨！」楚一鋒浩嘆一聲，走上殿廊，提起自己的劍，黯然而去。

他走後院的月亮門。

他走大雄寶殿前的院落。

兩廊站立的僧人，雖然各持兵刃，怒目相視，却不曾動手。

他走到前院，方聽得身後一陣凌亂急促的脚步聲，喝道：「掩住山門，他殺死住持大師，不要給他跑掉。」

山門緊閉上了。

寺裡的僧人，從四方八面的向他追近。

楚一鋒神情肅然，屏息握劍，道：「各位，我不想用劍，不要逼我。」

「殺！」

「要他替住持大師償命！」

風雪瀰漫，籠罩着虎吟寺，寺內一片刀劍聲，寺外飄着凜人的大雪。

* * *

許久，虎吟寺的山門開啓了。

楚一鋒拖着疲憊的身體，扶住山門走出來，他的步履凌亂無力，他的身上染滿了血漬，頭髮也凌亂的披在前額。

他的劍，像手杖般的拄着地。

他任着風雪吹在他臉上，彷彿一無知覺，鮮紅的血正從他的劍上滴下，滴在潔白的雪堆裡，幻化做無數朵的艷蕊。

「爲什麼？」他一直這樣的自語，彷彿已不知自己的存在。

沒有溫暖的陽光，只有風雪。

* * *

十二月十一日。

黃昏，風雪未息，鳳凰山仍罩在愁雲慘霧之下。

燕笑月獨自騎着馬，從衛輝城的道路而來，他整個人都變了。

他沒有初來鳳凰山時的那種豪氣。

他懶散的信步走着，紅氅斜披着，劍，掛在馬鞍上，也不復有當時的雄風。

他在鳳凰山脚下馬，仰望着潞王墓，似乎有幾分怯意，佇立許久，浩嘆一聲，拖着舉步無力的雙腿，登上白雪皚皚的山坡。

北風狂吹，凜寒逼人，他却像一點也不覺得如何。

他在潞王墓前停足，朝山下四處打量着，並無人影，於是，他走到墓角避風處，無精打采的坐了下來。

他不時翹望着衛輝城的來路，看風雪中可有人影，他是盼望着有人來，却又怕有人來，終於有人來了。

燕笑月從遙遠處就已看出是楚一鋒，他立刻感到一種無比的壓迫力，他在想，師父寄託二十年的期望，竟這樣的毀了！

楚一鋒在鳳凰山下就已看見燕笑月，他把馬拴在燕笑月的馬旁，摘下劍，登上山麓的潞王墓。

他神情沮喪，不敢正視燕笑月。

燕笑月從墓角起身出迎，他却不曾發覺楚一鋒的神情，因爲，他低垂着頭，沒有勇氣向楚一鋒望上一眼，也只等着楚一鋒的嘲笑。

他們相對而行。

他們停身在翁仲之間，相距不過十餘步，正是他們一個月前，稱雄論劍的地方。

他們發現都已失去的那股豪氣。

許久。

他們抬起頭，彼此對望着。

楚一鋒抱拳道：「燕兄。」

燕笑月臉上一紅道：「姓楚的。」

楚一鋒道：「燕兄的事情辦得如何？」

燕笑月想一想反問道：「你呢？」

楚一鋒道：「我已經辦妥了，從今後不會再有人到十里舖去欺負鄭同善了。」

燕笑月道：「好！」

楚一鋒道：「你呢？」

燕笑月道：「不要多說，俺服你了，這場比鬥是你贏了。」

他拱手揚長而去，楚一鋒飄身攔住，道：「燕兄，那裡去？」

燕笑月道：「回兗州領師父責罰。」

「慢着。」

「怎麼？」

楚一鋒道：「我並沒有勝過你，你也沒落敗，領的什麼責罰？」

燕笑月道：「你既然把事情辦妥，當然就贏了。」

「沒有贏。」

「爲什麼？」

楚一鋒把劍往雪裡一插，道：「我已經違反約定用了劍。」

「哦？」

「是眞的！」

楚一鋒約略把經過說了一遍，道：「我失約用劍，有虧俠義之道，取勝的應該是燕兄。」

燕笑月堅定的道：「不成。」

「爲什麼？」

燕笑月紅着臉，道：「俺說不成，就是不成，姓楚的，還是你勝

了。」

楚一鋒道：「總有個理由吧？」

燕笑月跺着脚道：「嗨！俺把事情弄砸了，還贏個屁？」

楚一鋒道：「是怎麼砸的？」

「你一定要俺說？」

「當然。」

燕笑月拍着屁股說，道：「咦！姓楚的，你是要俺燕笑月出醜啊！」

他約略把經過說了一遍。

楚一鋒道：「燕兄，行俠仗義，乃以行事公正爲主，不以相抵爲重，魯不愚既是無行之徒，略予教訓，也不爲過，有什麼錯處？」

燕笑月道：「錯得兇了。」

楚一鋒道：「燕兄，可否詳告？」

「詳告？」

「是。」

燕笑月急得臉紅脖子粗的道：「姓楚的，你是要逼着俺上吊啊！」

楚一鋒越加不解，道：「甚麼事，如此嚴重？」

燕笑月思索一陣，道：「好吧！俺就抹下臉給你說吧，你可知道史月蘭姑娘的下落？」

楚一鋒道：「燕兄方才不是說送到新鄉去了麼？」

燕笑月道：「以後呢？」

楚一鋒道：「以後燕兄並無相告，在下又怎麼知道呢？」

暮色靄靄，遠處傳來一陣車馬聲。

燕笑月驚惶的翹望着，車馬聲是從衛輝城的道路來的，他不由神色大異。

楚一鋒道：「燕兄，你怎麼啦？」

燕笑月顧盼不安的要走，又像要說什麼而無從說起的急得團團轉。

車馬來得急速，刹那間已到鳳凰山脚下，車門簾掀起，史月蘭移身出來，小香墜兒也跟着出現在車轎門外。

「燕公子，燕公子！」

小香墜兒放聲大叫着，向燕笑月招手。

燕笑月急得想找個地洞鑽進去，拔腿便要跑。

小香墜兒大叫道：「燕公子，你撇下我們姑娘想跑掉，你就是跑到兗州，我們也會到兗州去。」

楚一鋒飄身攔住燕笑月的去路，道：「燕兄，你就是爲的這個嗎？」

燕笑月道：「這個還不夠嗎？行俠江湖，仗義四海，勾搭上人家的大閨女，那算是什麼玩藝兒，俺回到師父墳前，沒法說啦！」

楚一鋒一把拉住燕笑月，道：

「你是劍客嗎？」

「當然是。」

「你是俠客嗎？」

「當然也是。」

楚一鋒道：「你不要忘記，你也是男人的。」

「當然。」

燕笑月剛把當然二字說出，頓感不安，改口道：「不……不……」

楚一鋒道：「你不是男人？」

「啊！」燕笑月覺得更不對勁。

楚一鋒微笑而去。

燕笑月放聲大叫道：「姓楚的，咱們兩個都洩氣，沒分勝負，你別跑呀！」

楚一鋒道：「要見輸贏嗎？」

「當然。」

楚一鋒道：「二十年後仍是十一月十一日黃昏，在這兒見。」

楚一鋒遠去無踪。

燕笑月看看史月蘭的車停在他的馬旁，他落荒越山而走。

小香墜兒大叫道：「燕公子，你的馬啊！」

燕笑月頭也不回，消逝在黃昏裡。

（完）

陰陽一判

俠情哀艷短篇故事／麥穗・文　可飛・圖

陰陽一判定生死　鋤奸除惡無殺錯

山東省萊無山區的蒙山壩，有蒙山梅海之稱，數十畝地，全是梅林，隆冬時候，梅花盛放，遊人如鯽。

那天是隆冬臘月，彤雲密佈，朔風怒吼，黃昏的太陽，已給彤雲掩蓋了，尚未入夜，天色已呈晦暗，但有一對青年男女，仍然徘徊於梅林之中。

那女的說：「可惜咱們行程已定，要趕往濟南府，否則在這裡多逗留幾天，我想比遊覽大明湖更好。可不是，大明湖在冬天，蓮敗荷殘，該是一片蕭條啦。」

這個男的接口道：「天下勝景，休說我們當老百姓的，難得多看，就是貴爲天子的乾隆皇帝，也有『好景一時看不盡，天緣有份再來遊』的感慨。娘子既然戀戀不捨，那麼我爲妳折一枝梅花回去，留作紀念就是！」說罷，正欲動手，突地裡，梅林深處，突然有人嘻嘻一笑：「娘子留戀梅海，那有何難，祇要妳肯嫁給大少爺，梅海就是妳的，何用折枝紀念呢？」

話剛說完，兩個大漢一齊從梅林竄出，爲首的長袍暖帽，清一色全是名貴的貂皮，脅下佩刀，隨後的是個年輕小伙子，短裝勁服，背負弓箭。

二人現出身來，那個穿貂皮長袍的少年，便目不轉瞬的凝視着這美少婦。

啊！她實在漂亮極了，在寒冬臘月，別人的皮膚俱顯得粗糙，她却面如凝脂，唇若塗朱，眉似春山，眼如秋水。作爲丈夫的男子漢，突然看見這兩個狂生，明知自已是個文弱書生，鬥不過他們雄風抖擻，但是，仍然厲聲叱喝道：「你們是那裡來的狂徒，光天化日之下，膽敢調戲良家婦女，難道不怕王法嗎？」

這年輕小伙子又打哈哈的道：「王法？這裡王法也管不到的！小子，識相些快快滾出梅林去，饒你狗命，如若不然，教你死無葬身之地。」說着刷的一聲，從靴筒中拔出一口明晃晃的匕首，一步一步地走上前來，對那男的恐嚇着。

合了諺語一句話：「百無一用是書生」，儘管他是丈夫，眼前就保不住自己的妻子，祇好一步一步的後退，就在這時，路上傳來一陣急劇的馬蹄聲。

這個大少爺沒有那小伙子這麼大膽，立刻大聲說道：「就饒他一次吧！給我把這個女的帶回去就算了，人來了，咱們不可逗留。」說完之後，轉身便走。

這小伙子就施展個「餓虎擒羊」的招式，一把將這個少婦挾在腋下，發足狂奔，直向梅林深處走去。

變生倉猝，鴛鴦拆散，儘管這個女的不斷大聲尖叫：「相公救命，相公救命！」但相公是個文弱書生，光是兩條腿就趕不上，何況，小伙子對於梅林裡的途徑非常之熟悉，不一刻，便消失在遙遙的梅林之外，少婦的呼救聲，也漸漸的嘶啞微弱，給虎虎怒號的北風吹散了。

雖然「百無一用是書生」，但這個書生却不肯就此丟失了妻子，仍然大叫：「救命啊！强盜搶了我的妻子……」

他一疊連聲的呼叫，過了一會，仍然沒有人前來援救，他才猛地想起馬蹄聲發自大路的北面，距離梅林很遠，要求助，祇有跑出大路去，截住來騎。

於是人急步快，他脚底下不知那裡來的一股勁，很快便跑到大路來。就在這當兒，一騎白馬，迎面而來，他立刻張開雙手，大叫：「救命，救命！」

馬上的中年武士，騎術精湛，雖然在疾馳中，却戛然一聲，收韁勒馬，沉聲喝道：「你是何人，爲甚麼大叫救命？」

這個書生這時如獲至寶，因爲他已看清楚，馬上之人背負長劍，腰繫鏢囊，分明是個雄赳赳的武士，於是立即上前打躬作揖道：「好漢救命，在下王文楚，攜眷去濟南，路經此地，偕同妻子舒綉詩遊覽梅海，剛才兩個强盜，把我的妻子搶走了。」

馬上的武士聽聞此說，皺了皺眉道：「這裡向來太平的，來遊梅海的人，川流不息，從來沒聽說有强徒搶劫女人的事情，究竟搶你妻子的人，是怎麼樣的相貌？」

這一問，王文楚半晌答不出話來，因爲事發倉猝，他壓根兒就沒有看清楚這兩個强徒的面貌，呆了一呆道：「模樣兒我看不清楚，服飾我是記得的，這個被稱爲大少爺的少年漢子，穿貂皮長袍，脅下佩刀，另一個穿武士衣服，背負弓箭，是個小伙子，才十七八歲，可是體格魁梧。」王文楚說得十分清楚，已盡了他記憶所及都提供了出來。

但馬上的中年武士却皺了皺眉道：「光是衣服，難於判斷這兩人是誰，你上衙門告狀，知縣大老爺也難爲你辦案，現在天色已晚，呆在這地方也沒用，你隨我來吧！先找店歇下來再說。」

他輕舒猿臂，將王文楚提上馬來，一陣寒風拂面，坐騎已跑了數十丈開外。

二更後，王文楚隨這個中年武士走進一間客店，店小二立刻迎了上來，恭恭敬敬的說：「阮大爺，是歇店還是喝酒？」

王文楚這才知道中年武士姓阮。阮大爺吩咐店小二先燙二壺酒，來四式小菜，飽餐一頓之後，阮大爺這才對王文楚道：「我已經想了一遍，這附近數百十里，有資格穿貂皮長袍的沒有幾個人，尤其是稱爲大少爺，準是洪龍濤了。現在已經二更後啦，洪家離此二十多里地，這事情待明天早上，我領你去尋找便是。」

王文楚連忙說道：「不，俗語說『救兵如救火』，救我妻子比救火更急，過一夜，恐怕他已汚辱我妻子啦。」

王文楚這一句話，阮大爺聽得點點頭，大呼一聲：「來人！」兩個店小二立刻走上前伺候。阮大爺用手一指王文楚道：「你們給我這個朋友僱一匹牲口。」

店小二唯唯答應，不一會，阮大爺便和王文楚離開客店，重回舊路向北走。

路上快馬如飛，三更後，才到達一座林莊。那時星沉月暗，高峻的圍墻，宛如城池一般，雖然在夜間，王文楚還能看見前面不遠之處，就是今天遊玩的梅海，不禁心中一凜，暗自說道：「原來這兩個强徒，就是梅海附近的人家，怪不得他擄劫了舒綉詩去，瞬息杳然。」

王文楚還在想，而阮大爺已立馬在閘門樓下，高聲大叫道：「喂！快給我報告洪莊主，陰陽一判阮長風有要緊事求見。」

這一聲呼喝，閘門樓上立刻走來兩個大漢，各提火把，迎上來說道：「阮大俠，這個時候，老莊主已睡了，可否請你老人家明天再來？」

阮長風長眉一揚，勃然喝道：「胡說，管他睡不睡，我陰陽一判要甚麼時候找他，他就得跟我馬上會面，遲一刻也不行！」說罷策馬疾馳，這兩個大漢想攔阻也不能。

阮長風偕同王文楚一口氣奔到了洪家莊，那是一幢巨大的莊院，此時，大門已閉，但阮長風兩個拳頭敲在大門上，比擂鼓更響亮。

裡面有人高聲叱喝道：「是甚麼人？如此無禮，更深夜靜，擅自打門！」

阮長風泰然答道：「我是陰陽一判，快給我開門！」

陰陽一判雖然說得這般豪氣，但一隊人馬已經趕到來，爲首的黑面鬍鬚大漢，手提竹節鋼鞭，看樣子好似玄壇菩薩，人未到，聲先到：「姓阮的，你縱然和老莊主摯交，也不能這樣瞧不起人，要來就來，我佟成俊在此，不許你更深夜靜驚動莊主！」

正在吵鬧中，大門開處，一個鬚髮皆白的老人，身腰筆挺，屹立如山的立在門檻內，冷冷的說道：「陰陽一判，你雖是江湖成名的英

雄，却不能如此無禮。」

阮長風悍然道：「無禮的不是我，却是你的兒子洪龍濤，他搶了王文楚的妻子，自古道：『別人婆娘不能留過夜』，何况他强搶別人妻子，一副猴急相。」此言一出，老莊主洪震天勃然大怒道：「姓阮的，如果我不念在以往的交情，定然把你一刀砍爲二段，萊蕪縣城內外，誰不知道我教子甚嚴，龍兒怎麼會幹出這般無耻行爲？你快給我滾蛋，這裡容不得你！」

要知這洪震天綽號叫「霹靂火」，年紀雖過六旬，性子却躁急得很，在山東武林中，他是一條硬漢，天不怕地不怕，自然更不會害怕人。可是陰陽一判阮長風，理直氣壯，當下一聲冷笑道：「要我滾蛋容易，祇要給我一個是非曲直就行了。這位王文楚，他妻子舒綉詩，今天在梅海被你兒子洪龍濤搶走了，害他鴦鴛折翼，鸞鳳分飛，洪老，你也是武林中人，如此嚴重的事情，難道不叫兒子出來對質，就想一手遮天麼？哼！我陰陽一判可不依。」

洪震天雖然綽號霹靂火，正因爲他性子急躁，才不能忍耐，當下怒視王文楚一眼，厲聲喝道：「你這小子快快將經過情形及實情說出來，要是有半句虛言，誹謗我兒子名譽，我可不饒你狗命！」

王文楚看見洪震天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心中已吃驚不小，但他爲了尋找妻子，夫婦團圓，也一口氣將經過實情，細說一遍。

洪震天聽了之後，兩道白眉毛一揚，雙眼瞪住阮長風，怒喝一聲：「你有甚麼証據証明是我龍兒幹的！」

好一個詞鋒咄咄迫人的阮長風，他莊容正色的道：「不是你兒子還有誰？試問在這百數十里之內人家，有誰夠得上穿貂皮長袍？我得告訴你，貂皮比老羊皮貴上百數倍，還有，這附近一帶，包括城廂內外，有資格穿貂皮長袍的，而且是一個少爺，除了洪龍濤之外，再沒有別人了。洪老，我的綽號陰陽一判，判生判死，從來沒有判錯的，廢話少說，你快將兒子叫出來，讓王文楚認人，我不耐煩跟你嚕嗦。」

話說到這裡，洪震天雖然不相信自己的兒子會幹出這樣喪德敗行之事，但聽了阮長風的分析，心中也暗暗吃驚，他知道陰陽一判不是好惹的傢伙，有衝勁，有幹勁，嫉惡如仇，壞人撞在他手裡，是無一倖免的。因此，他說話的聲音，本能地低沉、微弱，不像剛才那樣吼叫如雷了，訕訕的說道：「陰陽一判，你雖然從來沒有判錯人，可是這一回，我看你是大錯特錯了，可是不是，强搶王文楚妻子的强徒，你不能一口咬定是附近的人所爲，江湖上無賴之徒多得很，見色起心之登徒子也不少，你不從多方面去打聽，却莫須有纏到龍兒身上，於理不合！」

此時，佟成俊的一隊人馬，已對阮長風、王文楚二人形成了包圍姿態，長矛大刀，寒光閃閃，亮晶晶的在火把照耀之下，如臨大敵，王文楚畢竟是個文弱書生，眼見這一隊人馬，個個手持兵刃，虎視眈眈，心中暗自驚慌，儘管他竭力鎮攝心神，還是心驚膽戰，面青唇白，但阮長風不愧是個名震武林的大俠，他不但保持原來之豪邁雄風，而且嘿嘿冷笑，旁若無人，刷的一聲響，眼前寒光一閃，長劍出鞘，面目陰森，冷哼一聲：「洪老，我祇要你答覆一句，你講理還是講勢？講理的，把洪龍濤叫出來，是非黑白，當面解決；要是講勢，大夥兒上吧！我阮長風不怕人多勢衆的！」

洪震天未答，佟成俊大吼一聲：「姓阮的，不要講別的道理，闖門樓是我把守的，你未得許可，擅自進來，我就得砍你腦袋！」說着，手中竹節鋼鞭一擧，便欲動手。

好大膽的阮長風，儘管佟成俊提鞭欲動，他仍然眼尾也不瞧，祇說一句：「在事情未解決之前，誰敢妄自動手我先殺誰！」僅這一句話，洪震天便喝住佟成俊，不許他動手，因爲洪震天也是武林之英雄，講究是非恩怨的豪雄。當下便對阮長風道：「好，你進來吧，我叫龍兒出來便是。」回頭向大廳便走，口中喝叫傳大少爺出來。

洪家莊不僅是建築宏偉，洪老頭之氣派也大得很，當眞是堂上一呼，堂下百喏。他這一聲令下，站在階下的僕婢，便傳了進去，大叫：「奉莊主命，請大少爺到大廳回話。」此應彼和，一直傳進內廂，可是不一刻，一個管家模樣的老僕，蹌跟跑出來，打拱說道：「稟莊主，大少爺外出未歸。」

「甚麼？大少爺外出未歸？」洪震天吃驚地問。

陰陽一判阮長風冷哼一聲：「洪老，我沒判錯吧，他外出未歸，顯然是搶了王文楚妻子，尋歡取樂。我得告訴你，要是他汚辱了舒綉詩之貞節，你兒子必須抵命！」說完之後，頭也不回，大踏步往外便走。

王文楚聽聞洪龍濤外出未歸，心如鹿撞，他本來還未肯定是洪家少爺搶他的妻子，對於阮長風之判斷，半信半疑，現在却完全相信阮長風所猜屬實。

離開洪家莊之後，才走了二三十步，他便問道：「阮大俠，如果

眞是他擄走我的妻子，你準備往那裡找？恐怕他會擄我妻子到別處地方去了。」

阮長風面色嚴肅，說話却十分肯定，他淡淡的說：「你隨我來就是，洪老平日管教兒子甚嚴，這小子決不敢跑往別處去，準是躲在這座村莊之內。」

由於佟成俊這一隊人洩了風聲，雖然時在深夜，林莊之居民，都知道陰陽一判來找尋洪龍濤，追究搶王文楚妻子之事，雖然夜風甚厲，寒氣迫人，但許多店戶之人家都打開一扇門張望，人們看見阮長風之高大身影，步伐沉雄地沿着大街走，雄風武烈，威風凜凜，誰也猜出這件事很難善休的。

自從發生了這件事之後，不但老百姓心情惴惴不安，佟成俊也增加了莊丁在各處街巷守衛，準備在必要時之行動，自然，他這樣措施，是奉老莊主洪震天之命行事，因爲他是洪震天之下第一名好漢。

儘管大街橫巷，人影綽綽，刀槍閃閃，陰陽一判阮長風却如入無人之境，大踏步往東市場去，因爲他知道東市場有一間大酒樓，名叫杏花天，是這裡最龐大規模的店子。掌柜胡昇是個奸狡的商人，店裡不僅賣酒，而且是賭窟，洪家莊的莊丁固然在店中聚賭，老百姓也如蟻附羶，如蠅逐臭。

其實萊蕪山區之居民，根本就沒有正常的娛樂，除了喝酒賭博，就是耕耘種植，飼養牛羊，生活單調得很，可是，當阮長風來到杏花天酒樓時，雙扉緊閉，燈火全無，連酒帘也撤了，表示晚上不開市。

阮長風一口氣走進杏花天門口，擂鼓似的打門大叫：「胡掌柜，快給我開門，我高興在你爿店喝酒。」

因爲他打門打得震天動地，胡昇雖然暗地裡知道了消息，知道陰陽一判爲王文楚仗義拔刀，找尋强搶良家婦女的淫賊，所以提早收市，將賭徒酒客趕散。

但是阮長風一迭連聲的呼叫，他不敢不開門。阮長風久走江湖，他祇看了胡昇一眼，便看出他不是從夢中醒來的了。

走進店後，便大剌剌的說：「胡掌柜，你這爿店，賭客如雲，向來是通宵營業的，爲何今晚提早關門，莫不是知道我來喝酒，所以閉門不納？」他這樣問，不過是打趣地說罷了，但胡昇作賊心虛，戰戰兢兢的道：「如果我知道你老人家要來喝酒的，該倒履歡迎，那有閉門不納之理？」胡昇這般戰戰兢兢的神態，阮長風看出他作賊心虛，哈哈一笑道：「既然如此，給我來兩款精緻的小菜下酒。」

胡掌柜唯唯的答應。

王文楚躭心妻子爲人汚辱，憂心如焚，想到傷心處淌下了眼淚，阮長風却不然，他兩道寒光電閃似的眼神，不斷打量店中之環境，看見店堂中，有許多人在這裡喝酒賭博，顯然不久之前，看店中酒保，全都沒有睡眼惺忪之態，反而精神奕奕，這情形，也不是從被窩中走出來的樣子。

他越看越疑心，却是佟成俊帶了三四十個莊丁走了進來，全佔了靠後廂這邊的桌子，阮長風就覺可疑，因爲江湖人物，如果是準備動刀動槍混戰的，該將心目中的敵人團團包圍，特別是靠近大門這一邊，更加嚴密把守，現在佟成俊這一夥人，長矛佩刀，如臨大敵一般，却不作出包圍之勢，祇聚在店堂之後，莫不是後廂有甚麼隱秘勾當？阮長風想到此處，霍地站了起來，對王文楚說：「老弟，我上毛厠去，你喝酒吧！我一會兒便回來。」

阮長風說完之後，矯捷一步竄到店後，手按劍柄，準備佟成俊等人攔阻時，立刻打他一個落花流水，可是，當他沿着甬道走，佟成俊這一夥人，祇是目光灼灼的監視而已，沒有一個人起而攔阻他。

阮長風邊走邊看，仔細打量了店後院子和兩邊耳房一遍，靜悄悄的，除了酒保端菜和厨夫治餚之外，並無別人，也沒有可疑之事物。

可是，他重回店堂之時，王文楚面色陡變，震巍巍的，拿杯筷之手也顫抖，不消說，他驚惶之態，比頃間在洪家莊更甚。

阮長風看在眼中，開口問道：「老弟，是誰在恐嚇你？」

王文楚不敢回答，祇是搖了搖頭，阮長風一招手，把胡昇叫了過來，瞪大雙眼問道：「你這爿店是黑店還是白店？爲甚麼我朋友在此喝酒，好端端的忽然間渾身發抖？」

這一問，斧頭打鑿鑿打木，王文楚不敢說的，胡昇却不能不說，瞥了佟成俊一眼，囁嚅道：「剛才佟英雄曾勸他，叫他不要呆在這裡，搶他妻子之人，定是强盜，决不會是這附近的居民。」

佟成俊插口道：「陰陽一判，我這般勸你朋友，不會說錯吧！你在江湖上行走，也知道我們洪老莊主，是個治下嚴謹的老英雄，既不縱子行兇，也不許底下人招惹是非，可是你偏偏執抝，一口咬定是我們大少爺强搶良家婦女，你本人在此喝酒十天半月不打緊，你這位朋友懸掛着妻子之安危，却食不甘味。」

阮長風勃然怒道：「你要活，最好不要說話，如果惹我生氣，當心你的腦袋搬家，憑你一點微末的武功，少招是非，多練把式，於你

有益！」

佟成俊沒有回答，祇是嘿嘿的冷笑。

王文楚戰抖抖的發抖，阮長風回來，他很快就恢復常態，雖然懸掛着妻子，沒精打采，面色總算由青轉白，由白轉紅。

阮長風却對他說：「老弟，你即使食不下嚥，也得飽餐一頓，我得告訴你，這宗案子，很快就要水落石出，殺人流血驚心動魄事情，也快呈現眼前，與其餓着肚子，倒不如食飽飲醉。」

他不光是這樣勸王文楚，他自己狼吞虎咽的大吃一頓，因爲他視察之後，心中已懷疑樓上有古怪。

當他用過飯之後，一招手把胡昇招了過來，朗聲道：「我這朋友通宵未睡，現在將五更，他非睡覺不可，樓上地方倒還清淨，給他歇宿一宵如何？」

胡昇連忙說道：「不能不能，樓上是貨棧，堆置雜物的，怎能住人，貴友要歇宿，請到後廂吧！那邊有煤爐取暖，甚爲舒服，床舖也乾淨哩。」

王文楚實在需要地方睡一覺，因爲他勞碌了半天一夜，憔悴極了，聽胡昇這般說，忙表示到那裡歇宿也是一樣，但阮長風却定要胡昇將樓上給他下榻。

胡昇却一疊連聲說不能，而且說話時頻頻向佟成俊張望，阮長風看在眼裡，越發堅持要在樓上歇宿，他取出一錠十兩重銀子，扔在桌上，對胡昇說：「不管你答應不答應，也不管樓上是不是堆置雜物，我定要將他安置在樓上睡覺，這裡十兩銀子給你，作爲酒資及房租錢。」他說完之後，霍地站在身來，便向樓梯那邊走去。

胡昇這一驚非同小可，立刻跑上前來，以身子攔在梯口，打拱作揖：「阮大俠，樓上委實不能住人的，眞不能給你們歇宿，別的地方，那裏都行。」他這種慌張急促之情，溢於言表。

阮長風本來就懷疑樓上有甚麼古怪，如今更加認定樓上必有不可告人的事情，雖然如此，他想像中之不可告人的事，不過是窩娼聚賭等不法勾當而已，誰知道就在此時，佟成俊突然走上前來，兩手叉腰，惡狠狠的說：「阮長風，這裡嘉禾集，不容你撒野，識相些給我滾出去，這爿店是胡昇的，他不許你在樓上歇宿，你就不能登上樓梯一步。」

阮長風是江湖上赫赫有名大俠，佟成俊要他滾出去，光是這句話就氣不過了，不禁勃然大怒：「好哇，亮兵刃吧！看誰滾出去吧！」

阮長風說出這般挑戰的話，佟成俊立刻揮鞭迎頭擊下，阮長風一躲，脫手抓住王文楚向樓梯上一拋，大喝一聲：「老弟，你先行一步吧！我結束了這個傢伙就來了。」

王文楚怯生生的不敢往樓上去，但阮長風却有膽殺人，祇見光芒一閃，長劍出鞘，嘩啦一聲，鋒利雪白的劍刃，已快如閃電般向佟成俊胸前刺去。

好一個佟成俊，他說聲：「來得好。」竹節鋼鞭嘩啦一聲，橫碰過來，硬接這一招，劍鞭交擊，錚的一聲，迸得火花四濺，原來佟成俊這一招「金龍纏柱」，用足了八成以上功力使出，所以力重千鈞，二人交上了手，劍鞭並舉，就在樓梯口，兔起鶻落的激烈惡鬥起來，站在一旁的胡昇固然急得抓耳扒腮，站在樓梯上的王文楚也心驚膽戰。

這一戰，佟成俊招招走險，祇攻不守，而且每一招攻出，都用盡了全身氣力，九節長的竹節鋼鞭，他竟然力透鞭梢，把這條軟鞭抖得筆直，兇到極處，狠到極點。

阮長風和他交上幾招，也感詫異，照理，他不該這樣的拚命呀，事不關己，何必豁出性命來猛拚，阮長風正詫異間，突地裡，鏗鏘一聲，劍刃給鞭梢纏住，這樣一來，雙方俱非死拚不可了。

佟成俊本來已暗伏殺機，在洪家莊就想動手了，現在鞭梢纏住劍刃，正好把對方兵刃奪了過來，然後一鞭結束了敵人性命，所以一股勁，貫注右臂，大吼一聲：「撒手！」

誰知對方之劍並未脫離掌握，反而向前一送，這一着實在出乎佟成俊意外，哎唷一聲，鮮血直冒，半截劍刃扎進佟成俊的胸膛，合了諺語一句話：「白刀進紅刀子出」。

佟成俊就這樣子死在地上，躺倒在血泊之中，阮長風殺死佟成俊之後，右腿一抬，把染了半截鮮血的劍刃，在鞋底一抹，抹乾淨了血漬，然後對胡昇說：「胡掌柜，你要活命，必須老老實實的告訴洪老頭子，佟成俊自取滅亡。」他說完之後，從容不迫跨上樓梯去，壓根兒不把店堂中的數十個莊丁看在眼中。

他來了，王文楚膽子頓壯，逕奔樓上而來，誰知才登樓，便驚叫一聲：「你們殺死我的妻子！」這一叫，大出阮長風意料之外，他快得像一陣風似的跑上樓去，不看猶可，一看之下，王文楚直挺挺的暈倒樓上。

阮長風久闖江湖，見微知著，隨即直奔房中去。

當阮長風一步跨進去時，眼前人影一晃，一個年輕小伙子，從窗戶飄身而下，矯捷如猴，床上躺着一個少婦，已經死了多時。

阮長風一眼看見王文楚的妻子——舒綉詩，活活被弄死的慘狀，當眞是無名火起三千丈，大喝一聲：「好小子，你還不滾出來償命，更待何時？」

原來他已看得分明，床底下露出一隻靴，所以他知道有人躲在床下，果然不出所料，來不及越窗而逃的洪龍濤，祇好硬着頭皮爬了出來，可是，他不但色膽包天，拚命的膽子不小，才爬出來，已揮刀向阮長風下盤掃到，這一招名爲「老樹盤根」，阮長風何等樣人，雙脚一頓，躍高數尺，避過了這一刀，手中長劍施展「長鯨吸水」招式，劍尖到處，嗤的一聲，已劃中了洪龍濤的右腋，單刀脫手，落在樓板上，阮長風飛起一脚，將他踢翻，劍尖抵住他的胸前，狠狠的道：「你這小子幹得好事，剛才越窗而逃去之人是誰？快說！」

洪龍濤一聲不响，並不回答。

這麼一來，越發激起阮長風的無名火起，一聲暴喝：「你以爲我不敢結果你的狗命麼？」刷的一聲，手中長劍一動，洪龍濤忍不住慘叫哀號，大叫道：「饒命呀！」

原來劍尖已在他胸脯上劃了一道口子，鮮血直冒，衣襟也染得殷紅了。

阮長風在盛怒之下，連聲吆喝，洪龍濤手、胸先後受傷，此時那還敢倔强，祇得說道：「他是佟成俊的兄弟佟成傑。」

阮長風冷哼一聲道：「這小子也配成傑，他爹娘改錯了名了，你兩人甚麼時候躲在這裡的？」

到了這個境地，洪龍濤祇好從實招供。原來他和佟成傑軟哄硬嚇，但舒綉詩却拚死不從，不肯背夫失節，所以拖了一段時間，後來見舒綉詩哄不得，終於用强，因此拖了一段時間，他二人想逃走已來不及，因爲阮長風已和王文楚到了杏花天，他二人懾於阮長風之威，不敢貿然逃下樓去，打算待阮長風走了之後才逃走，誰知王文楚已撞上樓來。

阮長風聽了之後，這才恍然大悟道：「怪不得佟成俊如此拚命，原來他知道你們在此幹壞事，哼，你這傢伙，年紀輕輕，竟然幹出這般傷天害理之事，饒你不得！」

說罷，手中劍一舉，便想結束他的性命，可是洪龍濤叩頭如搗蒜，苦苦哀求道：「阮大俠，請看在家父面上，饒我一命吧！」

阮長風嫉惡如仇，那肯饒他性命，但他和洪震天却有交情，聽聞此說，心中一動，當下便道：「你這一條命饒不得，祇能讓你多活些時。」說罷，便將他如四蹄馬似的縛起來，接着就走出房外，剛好此時王文楚已醒過來，悲悲切切的掩面啜泣。

阮長風於是便對他說道：「老弟，人死不能復生，洪龍濤這小子已被捉住，待會兒將他抵命，目前你料理妻子後事要緊，不能讓她裸露在人前。」

王文楚實在悲哀過度，渾忘一切，這時才猛地想起妻子遺體赤裸，不禁滿臉通紅，一溜烟似的走進房裡去。

洪龍濤這傢伙眞是壞透了，他看見王文楚獨自進來，便以恐嚇的口吻道：「王文楚，你勿以爲阮長風可以作你的靠山，我告訴你，知機的就如此了事，不要追究，否則，像你這樣文質彬彬，很難有機會走出這座村莊，即使能離此地，我父親也決不會放過你。」說罷，獰猙一笑。

王文楚果然給他嚇倒，躭心洪震天舐犢情深，不會放過他。就在此時，忽然看到窗戶有人爬上來。

王文楚這一驚非同小可，本能地失聲呼叫，眼前人影一閃，阮長風已竄了進來，王文楚用手向窗戶一指：「這裡有人。」

阮長風何等矯捷，一步縱了過去，俯首一望，果然有一個身穿夜行衣靠的大漢匿伏在窗外，而且街外還聚了許多人。

阮長風探手入囊，取出一支金錢鏢，使勁一擲，伏在窗外的大漢一聲慘叫，中鏢下墮，不用說，一命嗚呼。

經過發現有人爬上來之後，阮長風便對王文楚道：「現在快天亮了，你還是睡一刻的好。」

此時此際，王文楚怎能睡得着，街上傳來一片吶喊之聲，火把齊明，不一會，有人高聲大叫道：「洪老莊主請阮大俠答話。」

阮長風臨窗一望，火把之下，洪震天肋下佩刀，面皮繃得緊緊，仰着脖子道：「阮大俠，剛才胡昇這狗才告訴我，才曉得龍兒果然幹出這一宗壞事，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可是，咱們是知交朋友，你知道內人早已去世，次子龍威夭折，膝下祇有一個龍兒，如果你……」洪震天說到此處，繃得緊緊的老臉皮也脹紅了，半晌才接下道：「阮大俠，這件事情，我十分抱歉，請看在以往交情，饒我兒子一命，我甘願給王文楚一筆款子，替他續娶一個漂亮的姑娘。」

阮長風冷冷地道：「洪老，我陰陽一判，判生判死，從不更改，我早對你說過，洪龍濤污辱了王文楚的妻子就得償命，何況他還殺了王文楚的妻子性命，現在我祇吩咐你一件事情，馬上給我把佟成傑捉來，讓我審訊，看究竟是誰出的主意。」

洪震天那敢不依，唯唯答應了。

過了一個時辰，天色已亮，街上又傳來高聲呼叫：「洪老莊主向阮大俠回話。」

阮長風臨窗問道：「洪老，拿住了佟成傑麼？」

洪震天兩手一張道：「這小子跑掉了，我已搜索整座村莊，仍沒有找着他之影踪，阮大俠，你要我辦的事已經辦了，我求你的怎麼樣？是否饒我兒子一命？」

洪震天心急聲大，這一頓話，不但阮長風聽得清楚，王文楚、洪龍濤也聽得分明，阮長風怎麼回答，王文楚固然想知道，洪龍濤更想急欲知道。

但是，阮長風却是慢條斯理的說道：「洪老，廢話少說，這個佟成傑我志在必得，你非把他拿來不可，我要活的，限你在辰牌時分回話。」說完之後，再不理會。

問題重心放在佟成傑身上，阮長風不肯饒洪龍濤性命，他這措施，祇是不肯放過佟成傑罷了。在他看來，這一宗案子，佟成傑也是個幫兇，不能饒恕他的死罪。

洪震天為了營救他的兒子，這一次搜索佟成傑和上一次不同，出動了大批人手，逐戶找尋之外，他自己也親自帶了六七個莊丁去搜捕。

但說也奇怪，詢問過把守閘門樓的人，總說未曾見過佟成傑走出去，但是，搜到辰牌時分，已經搜索了大半日，佟成傑仍然踪影杳然，這一座村莊，各家出力，已不祇搜索一遍，好多僻靜的地方，搜過兩三次之多，仍然搜不着佟成傑之影子，洪震天沒奈何，重回杏花天酒樓，可是，他這一次重回，已下了決定，不惜任何代價，甚至連自己名譽也拚却，定要拯救兒子性命。

要知道洪震天不但在地方上擁有勢力，在武林也萬兒响噹噹，既拚了榮譽，就是不擇手段，重回杏花天途中，他派了兩批人，一撥是弓箭手，一撥是出色的打手。前者先往杏花天酒樓對面之屋頂去埋伏，後者却靜悄悄溜進杏花天樓上去。

因此，當他回到大街上，再來求阮長風對話時，阮長風已看出形勢不對。饒是如此，阮長風仍然是如此的說：「洪老頭子，既然捉不到佟成傑，沒有話說，我祇好將你兒子押到鎮上去，待你捉到佟成傑之後再談，不過我得告訴你，事情不能拖下去，這件事今日一定要解決，日落之前，你不送佟成傑來鎮上，我先把你兒子結束了性命，作為抵償舒綉詩之性命，然後我再設法擒拿佟成傑，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你怨不得我心狠手辣。」

洪震天見他說得如此斬釘截鐵，也毅然說道：「阮長風，你綽號陰陽一判，我得警告你，你自己也得想想，你自己能活多久時刻才好。」

正是話不投機半句多，各採行動，阮長風回過身來對王文楚道：「老弟，你妻子的屍體用不着管，洪老頭決不會將她化骨揚灰，可是你得要隨我離開這裡，以免他之手下殺害你，現在我們就走。」

誰知話剛一說完，刷的一枝勁箭，從對面屋頂射進來，距離阮長風頭頂二三寸。這麼一來，阮長風不怕，王文楚却害怕，瑟縮牆下囁嚅道：「院大俠，咱們不能走了，對面屋頂有人放箭。」

阮長風抬頭一看，從容不迫的道：「不能走也得走，呆在這裡更危險，你沿着墻壁往外走吧，我會照應你。」

說罷伸手向鏢囊中掏出兩枚金錢鏢，扣在掌中，一抖手擲出，毫光一亮，對面屋上便有人慘叫一聲，隆隆隆，一陣响聲，埋伏在屋頂上的一個弓箭手已從屋頂滾了下來，直跌落街上，不用說，登時了賬。

阮長風一聲長嘯，縱聲說道：「人不犯虎，虎不傷人，你們不放箭襲擊我，我也不損你們一條汗毛，否則，剛才這個箭手就是你們的榜樣，放一箭，丟一命。」

他這些話是嚴重警告對面屋頂上的弓箭手。

可是埋伏在對面的弓箭手，並不因為他的警告而畏怯，反之，一聲呼哨，似飛蝗般射出六枝勁箭，地板上也有三四支。

王文楚眼見這樣情形，那還敢走動，縮作一團。洪龍濤却得意地道：「阮長風，你要把我押往鎮上去不可能的，就在這裡把我幹掉才可，不過我死之後，你二人也難以活着離開此地，何不把我釋放，彼此安全？」

阮長風大喝一聲：「住口！你這該死的傢伙，我不但要把你押到鎮上，還要把你三刀六洞的捌幾個透明窟窿。」

阮長風邊說邊發射金錢鏢，鏢無虛發，每發出一鏢，對面屋頂必有一人慘叫倒在地上。

這樣的鏢、箭互射，不到一刻之久，埋伏在對面的箭手，已有十多人中鏢斃命，但是，阮長風也發覺盛在鏢囊中的金錢鏢，祇剩下三枚，這麼一來，他縱然是暗器能手，也覺得心中着了慌。因為這樣對射下去，自己的鏢勢必用光，而敵人的弓箭却不會射絕，到此時候，他不禁說出一句：「此時不走，更待何時。」話剛說完，王文楚駭叫一聲：「這邊有人來。」好厲害的阮長風，他一竄出房門，手起劍落，便將潛上樓來的漢子殺掉，接着一抖手，扔出一支鏢，另一個大漢也哎唷一聲，中鏢而逃，其餘的數人，那還敢進來襲擊，豕突狠奔，紛紛逃下樓去。

阮長風縱然把潛登上樓的人殺退，但是，他察覺在這裡逗留多一刻，便多一分危險，從箭手發射襲擊和那幾個大漢潛登樓來偷襲看來，顯然洪震天有意蠻幹，定要搶救兒子，為了杜絕他搶救，阮長風便毅然決然的對王文楚道：「我們非走不可，你在前我在後，立刻下樓。」

說完之後，他不管王文楚答應不答應，已飛步走進房中，一把將洪龍濤的衣衫抓住，劍尖抵住他的胸前，大踏步下樓而去。

此時杏花天酒樓中，集聚着許多莊丁，洪震天也在，但是，看着阮長風這般兇狠，却不敢上前動手搶救洪龍濤，因為洪龍濤給阮長風劍尖抵住，動彈不得，王文楚還心慌膽戰，步履趦趄不前，但阮長風催促道：「怕甚麼？他們敢動你一根汗毛，這小子就得死在我劍下。」他說得一點不錯，莊丁不敢動手，原因就是怕他一劍殺死洪龍濤之故。

走下了樓梯，到了店堂，這是最驚心動魄的，前前後後，左左右右，人頭湧湧，全是明刀亮劍的莊丁，長矛耀目，洪震天也手按刀柄，躍躍欲動，終於為了兒子性命，大砍刀拔了出來，又納回刀鞘去。

阮長風眼尾也不瞧他一下，祇顧喝令王文楚走在前頭，緊貼着他。店堂並不很長，不過是三丈多罷了，沒幾步便到了柜枱。

阮長風大喝一聲：「胡掌柜，快給我把牲口帶過來伺候。」

胡昇望了洪震天一眼，不敢回答，洪龍濤見各人都不敢動手上前救他，甚至是父親，拔刀出來，又納回鞘裡去，欲動不敢，而阮長風又一疊連聲喝令備馬，此時此際，正是最後關頭，阮長風若跨上馬背，自己便被押着離開這裡了，於是尖聲大叫道：「爹，你老人家救命呀！」

洪震天何嘗不想動手救他，祇因阮長風神威凜凜，生怕弄巧反拙罷了。但他兒子叫出這般凄慘的求救，他再也按捺不住，刷的一聲，拔出大砍刀來。

這邊廂的阮長風也停止前進，兩眼放出光芒的喝道：「洪老頭，你想兒子多活半天，就讓我將他押往鎮上去，你如動手，他立斃劍下，你不妨考慮清楚。」

接着又道：「我看你還是設法把佟成傑捉來給我的好。」

洪震天終於不敢動手，吶吶的道：「阮大俠，我不是不去捉他，祇是他已逃走了，你如果肯寬限我多一些時候，我才有辦法可想呀！」

阮長風大笑道：「你急瘋了心，佟成傑這小子決逃不遠的，用不着在時間上討求，再寬限你一天就是。」說着押洪龍濤向大門走去。

此時掌柜胡昇，已備馬在門口了，阮長風叫王文楚先上馬，接着他挾着洪龍濤，飛身一躍，也跳上馬鞍，按轡緩行，洪震天和名莊丁都跟在後面。

就在阮長風等人緩緩地走向閘門樓之時，突然間閘門樓瓦面上，嗤的一聲射來一枝勁箭，射中洪龍濤前額，不用說，洪龍濤登時斃命。

阮長風大喝一聲：「佟成傑，你這小子還想逃走麼。」凌空飛起，從馬背上直衝上閘門樓上去。

當阮長風竄上閘門樓時，「嗤」的一聲，第二箭又從瓦面上射出，箭快如電，向阮長風胸前射到。

阮長風也從鏢囊中掏出僅有的兩枚金錢鏢，扣握在掌中，厲聲喝道：「佟成傑，你為甚麼把洪龍濤射殺？是男子漢，頂天立地，該說個清楚，好讓下面之人聽明白。」

佟成傑道：「我不但要殺他，還要射殺你。」說着弓弦一動，箭似流星射出，阮長風側身一躲避過，跟着再竄前了一步。

剛才阮長風斥喝佟成傑之名，衆人還不相信放箭之人是他，現在見他侃侃而言，恨聲連連，衆人才知道放暗箭之人果然是他，洪震天舐犢情深，大吼一聲：「好小子，原來眞是你下毒手。」飛身一躍，竄上瓦面來。

佟成傑冷冷的說道：「這個怪不得我，該怪你毫無義氣，我哥哥佟成俊為你兒子賣命，你却祇顧兒子安全，不但不跟阮長風動手，反而要捉拿我獻給阮長風，難道你兒子性命矜貴，我兩兄弟的性命不值錢嗎？」

洪震天氣得直發抖，咬牙切齒道：「我兒子幹出這樣傷天害理之事，全是你這小子教唆的，事到如今，你還敢胡說八道，我要取你狗命！」說罷舞刀撲上前去。

佟成傑冷笑一聲：「好一個老糊塗，你兒子在杏花天樓上，侮辱女子已不祇一個啦，還能埋怨我？」

洪震天聽了這一句話，登時一楞，但是，眼前毫光一閃，阮長風雙鏢射出，佟成傑咽喉、心窩，各中一鏢，倒斃在瓦面上，阮長風對洪震天道：「洪老，現在你甚麼都清楚明白了吧，用不着我再說，我要告訴你的，我陰陽一判，判生判死，從無錯誤，你兒子是死有餘辜的！」

（完）

俠義奇情哀艷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飛・圖

雪嶺梅嬌

響往雪景踏雪山　善意救人遭誣告

好大的雪，那千山萬壑，眞箇是素裹銀妝，大雪新霽，更成了鳥飛絕，人踪滅的靜寂世界，巍然浩渺，光明又莊嚴。

那磅礴奇麗的景色，怎不令人嘆爲觀止，胸懷也爲之壯闊了。

人，當眞，鳥飛絕，人踪滅的靜寂雪野裡，竟然有人？

是來了一人，而且還是年輕的秀士，凜冽的寒風如割，竟不着重裘，而是夾衣飄風。

踏雪而來，衣捲北風，眞似要乘風飛去，當眞是踏雪無痕，那新霽的雪地，雪花鬆軟，竟然沒留下痕跡，絲毫也沒有。

面對那磅礴奇麗的景色，壯闊了胸懷，眞想仰天長嘯，放聲高歌。

是的，那秀士老成而已，其實挺年輕，不過二十餘歲，不過乍眼一見，令人覺得他年長文弱而已，其實丰神俊朗。

一劍隨身，不，還有一本書，書捲在劍身上，劍鞘剝落，若是有人見到，必爲之莞爾，因爲秀士文弱，却携破劍隨身。

正因雪野無人，敢情飛馳起來，竟然踏雪無痕，可知其輕功了得。

來到一座雪峯之下，竟然平坦如台，停下步來，轉身一眺，只見那銀妝素裹的千山萬壑，盡在腳底，敢情已來到高處了。

迎着那凜冽的寒風，他徐徐地吸了一口那凜冽的寒風，再徐徐吐出，登時興起，當眞，好久沒舞劍了。難得雪山野地，杳無人踪，而地又平坦。

拔劍出鞘了，那皚皚白雪已然令人目爲之眩了，不料那麼一把破劍，竟然寒芒暴閃。

敢情還眞是一把寶劍！

走近那崖邊的大石，雖然被雪遮蓋了，但仍看得出來，必還是一塊嵯峨的怪石，石旁有松，夭矯盤曲，被雪壓得幾乎貼近石面了，只見那松枝上，垂下一條條冰柱，竟無大石相連起來。若不是到了近前，還眞發覺不出來，也才知道那大石其實平坦。

心想：若非大雪，這虬松豈不是蔭蔽這大石，不論是弈棋或對酌，可眞是個好所在。

忽然心中一動，回頭一看，可明白了，雖然被雪封蓋了，却隱約可見房屋，頹垣，頹垣，啊！

頹垣可不是雪能封蓋的，敢情這裡眞有人家，應該說曾有人家居住，必是棄置後坍塌了。

那秀士怔了一怔，在這杳無人踪的山峯之下，羣山之上，居住的人，必非等閒之人，必是一位隱逸之士，那麼，這松下的怪石，眞是這隱逸之士棋酌之處了，可知必也是位雅士。

大好一個所在，可惜被棄置了，秀士把退出來的劍鞘和書，放在石上。

咦！登時又怔住了！

雪人！那松下，竟有一個雪人。

雪人，那自是略具人形，何況倚在石上，若不是他把劍鞘和書放在石上，眞還發覺不出來。

不自覺掃了一眼，雪人，那自是人用手堆出來的，當然有人了。

但，人在何處？

但，左近並無人影，雪上也不見足跡？

再仔細端詳，確確實實，是個雪人，一腿伸，一腿曲，不但眞像倚在石上假寐，而且栩栩如生，不但精巧，而且身形小巧！

陡然間，他的熱血也被冷凝了，不，這不是雪人，而是一個眞人，只不過是被飄飛的雪花沾在身上，凝結起來而已。

那麼，必是死了，若不是死了，屍身冷了，雪花怎能沾附？豈不溶化？

不不，沾附的雪花，不多也不厚，否則也不會如此栩栩如生了。

心念一動，若是沒死呢？忙不迭飛袖一拂，雪花飛揚飄落，果然，現出一個人來了，而且，滿頭秀髮，還是一個姑娘，只不過臉色也像雪花一樣白，白中又透青，試探鼻端，已沒了呼吸。

既然沾附在身上的雪花不多，也許，還有救呢？忙伸手入那姑娘的懷中，說不得，急切救人，只好無禮了，不由他心上一喜，竟然還有熱氣，雖然微弱，那心兒仍在跳動。

但一時之間，却又束手無策，回頭一瞧，只見那頹垣之中，右角積雪堆積如阜，顯然是居室被雪掩蓋，便有了主意，忙把那姑娘抱了起來，竟然並未全身僵硬，若然趕快些，也許還有救。

奔去那雪阜之前，挪出右臂，眞氣沉凝，霍地飛袖拂出，頓見狂瀾暴捲，飛雪如濤中，現出一間屋子來，顯然是這廢墟殘存的較爲完好的屋子了，幸是那房門關閉，冰雪未曾侵入。

那秀士慌忙把那姑娘抱入屋內，大出意外，才知不是廢墟，顯然是有人居住的，不過那屋子確是僅有殘存，可知這戶人家必是新遭慘變，而且變生不測，若非今晨，也一定是昨夜。

來不及驚訝探究，慌忙把那姑娘放在床上，床上被褥雖非繡榻錦衾，亦非貧寒鄉農人家，但不行，若無外力相助，豈能救活這姑娘的性命，蓋上再多的被褥亦是無用的，因爲這姑娘已幾乎僵硬了。

幸是他慣於獨行野店，身上帶備有生火之具，得趕快，也端的好功夫，只三兩下，就憑他一雙手，就把一張木椅碎裂，簡直像摧枯拉朽一般，即刻生起火來。

他只作了瞬間的猶疑，跳上床，把那姑娘擁在懷中，眼觀鼻，鼻觀心，純陽眞氣立生丹田，不僅運行全身，而且也透達到那姑娘身上，一掌在前，一掌在後貼正那姑娘的前後心。

那知，那浸透姑娘衣衫的冰雪溶化了，乾爽的衣裳，反倒盡濕了，寒冬冰雪天，那姑娘穿的偏又是厚厚的棉衣，若不趕快把濕衣脫去，待得衣衫乾了，這姑娘先已沒命。

得罪了，不容他遲疑，忙不迭除去了姑娘的衣衫，也除去了自己身上已濕的外衣，趕快，趁那姑娘尚未恢復知覺，趕快再把她擁入懷中，拉過被褥，圍在兩人身上。

不大工夫，那姑娘僵硬了的身體，漸漸溫暖起來，輸入她體內的眞氣，運行也順暢了，心跳也在加快了。

那秀士大大吁了一口氣，這姑娘的性命總算是保住了，眼看就會回復知覺。

慌忙跳下床來，把那姑娘放倒在床上，蓋上被褥，趕快，趁那姑娘尚未醒來……

糟糕透了，那姑娘的內外衣衫都濕透了，怎能替她穿上，若是等待烤乾，她必早甦醒了，一個貞節的姑娘，若更性烈，那麼，便救活她的性命，也會羞愧而死的。

那秀士把餘下的破椅，盡量加在火上，正不知如何是好，驀地一驚！

不知何時，寒風又呼嘯起來，內家功夫深厚的人，耳目很聰靈，也倍於常人，雖然北風怒號，他也聽到有人咦了一聲。

來了人！而且分明還是個女子。

秀士一驚，是因爲床上的姑娘赤身裸體，而他，也衣衫不整，人家不知他是救這姑娘的性命，即使床上的姑娘醒了，也不知是他救了她的命，必生誤會，也不由他分說，豈不是百口難辯？

寡女孤男，一個赤身裸體，一個衣衫不整，秀士嘆了口氣，那眉頭無奈的皺了起來。

世上的世俗人，會怎麼想？會想到甚麼？

不行！不能讓人見到他在房中，甚至也不能讓這姑娘醒來知道，不能，甚至不能讓這姑娘知道是他救了她，關鍵就在那姑娘赤身裸體。

那咦了一聲的女子，在呼喚了，是個年輕的聲音，必也是位姑娘

，因爲那女子的聲音喚道：「朱梅，妹妹，你在那裡？咦……」

又咦了一聲，又在說了。

「這這……這是怎麼回事，啊呀！這房子……那麼，朱伯伯他……」

秀士不能遲延了，因爲那聲音越來越近，越來越近！不過，他自恃輕身功夫了得，雖然如此，仍不由他心下有些兒着慌，就是那一句話兒，救人，要救徹，不能有損這姑娘的清白。

更近了，秀士抓起外衣，那仍然濕濕的外衣，甚至來不及穿回身上，因爲他連快步踏在雪上的聲響也聽到了，顯然，必是那姑娘已發現了這殘存的屋子，已向門口走來。

忙不迭一閃身，到了門邊，快，快得如飛的閃身，飛掠出去，那料，啊呀！却不料紅霞陡閃，來人也飛掠而來，幾乎撞個正着。被逼捲腿，挫腰，斜身，滑步，端的見功夫，竟是在同一瞬間！若來的姑娘是個普通人，必然只能見到影一晃而已，却不料那姑娘——果然是個姑娘，竟也相同，同樣捲身、挫腰、斜身、滑步，說時遲，那時快，同在一瞬間，兩人堪堪錯身而過。

秀士一掠數丈，點地再飄身，已在七八丈外，而且掠過那頹垣了。

他仍身在空中，已飛快的向後瞟了一眼，總算心定了些，那姑娘已消失了踪影，顯然搶入屋內去了。

秀士不敢停留，點地再兩個起落，已竄入一座雪林中，不過那樹都成了一株株的銀樹，樹梢頭更成了雪帽，遠些看，還眞看不出是一座雪林。

現在，他再不用躭心了，即使那姑娘追來，即使那姑娘好身手，也休想能再發現他。

但他也不由皺了眉頭，同時心下驚訝又好奇，眞不料竟有這樣好身手的姑娘，看來還挺年輕。

眞是一個誠篤的君子，即使僅在眨眼之間錯身而過，他已看得清楚了，那姑娘還是眞美，他在江湖上行走已有數年了，江南佳麗，北地胭脂，見得多了，這般美的姑娘，雖然罕見，竟然不在他心上，却驚訝這姑娘好身手！

武林之中，竟有這樣好身手，而且是個姑娘，如何不令他倍加驚訝！

啊呀！他的劍與書，他心急救人時，順手擱在那松下的大石上，竟忘了取回。尤其那劍，雖非上古奇珍，却是削鐵如泥的寶器，何況是恩師所賜，他師傅也珍藏喜愛，總不示人的，別師時特以相賜，可知對他喜愛，希望又何其深，他豈能失去。

他那敢遲疑，心想，那姑娘入屋，發現了床上的姑娘……不錯，朱梅，床上的姑娘必是她呼喚的朱梅了，一時間，自有她忙亂的，趕快，趁她忙亂，必不出屋，趕快取回來。

當然，趕快離開，絕不能，永不能讓她們知道，那朱梅是他救的。

這眞是打從那兒說起，救了人，竟生怕被人知道。他苦笑，搖了搖頭，擧頭三尺有神靈，只有天知道，他救了人家的性命，甚至多一眼也沒瞧過那姑娘，除了拂落她身上的積雪，試探她的鼻息時，不過那時她面如金紙，白中透青，彷彿她也美而已。後來忙着救她，即使在他懷抱中，他也只是眼觀鼻，鼻觀心。

眞是一位守禮的君子，也眞是只有天知道，非但遐思綺念不生，甚至沒有……甚至避免多瞧她一眼，若擧頭三尺眞有神靈，必可見證。

即忙繞行過去，果然，如割的寒風在吹嘯，大雪已霽，却被遒勁的寒風，把未溶的雪花吹拂得舞滿天，並不見有人影。

那知，秀士落到松下，石上的書劍竟已踪跡不見！

秀士不是怔，而是大驚，那劍，豈能失去！

高山雪野，別無他人，他立即想到那紅衣姑娘，那美貌，乍然相遇，宛若一團火焰一般的姑娘。

再不會有他人了，他非要取回寶劍不可，接連兩個起落，已到了那屋側，屋側沾積的雪花雖厚，却隱約可辨窗戶所在，知道那屋中的紅衣姑娘非等閒之輩，不敢發出聲響，駢指如戟，在凝結的雪上溶出一個小洞來。

他當然清楚屋內的陳設，想像那紅衣姑娘必在床前，那麼，與窗之間，隔着那燃燒的火堆，不躭心會被姑娘發覺。

果然，在火光照耀下，屋中的情形，盡在眼底，顯然那姑娘才轉到床前，正俯身向床上的姑娘查看，也許她的呼吸噴在床上那姑娘的臉上了，竟有所覺，動彈了一下。

「好了，」那紅衣姑娘直起了腰兒來，說道：「你終於醒了，朱梅，這這……這端的是怎麼回事？」

床上的姑娘似乎發出了一聲呻吟，只不過輕微得不能聽聞。北風在呼號，寒風灌耳，輕微的呻吟聲，如何聽得眞切。

只見那紅衣姑娘轉過臉來，緊鎖着眉頭，繞着那屋子，必不是第一次了，因爲她一面查看，又一再搖搖頭，顯然是在尋找答案。

秀士心想：這姑娘必然精明之極。

可不是，只見她在火堆前站住了，拾起一塊尚未燒盡的斷木來，查看那缺口，哼了一聲，說道：「這人的功力好深厚，沒刀斧的痕迹……」

那紅衣姑娘做甚麼？因是站在火堆前，紅衣更似火，忽然扔下那燃燒的斷木，走去床頭。

秀士幾乎啊了出聲，因爲那姑娘在床頭櫃邊，拿起一物來，正是他的寶劍！

先前錯身而過時，雖然快如一瞬，他也看得明白，紅衣姑娘有劍，却是斜肩背在背上，分明空着兩手，現刻，仍然背劍如故。

了不得，必是她錯身而過後，略看了看屋中的情形，必也見到了床上全身赤裸的姑娘，立即追了出來。

好險，若他不是身法快，也毫不停留，必被這姑娘見到了。

他心下坦然，但關係到人家姑娘的清白，若然知道被一個男兒漢除去她的衣衫，豈不羞愧，甚至，若那姑娘貞節性烈，豈不羞愧死了，是則豈僅救了人家，便是不死，也羞愧終身。

但偏就有那麼巧，這紅衣女子，不早不晚，偏在他離去時撞個正着，即使未曾看清，認清他，但是却已見到，嘿！見到一個衣衫不整的男子漢，從她房中奔出。

要不要，趁那姑娘尚未完全清醒，喚出這紅衣姑娘來，對她說明一切？

可惜才動念，忽聽那紅衣女子道：「朱梅，妹妹，你醒啦。」

可不是醒啦，那床上的姑娘睜開眼來了，初時，顯得有些茫然，那紅衣姑娘開口呼喚，不料哇的一聲，大哭出來。紅衣女一斜身，搶到床前，一把將她的頭摟住了，雖然只見到她的側面，但也能見到紅衣女咬緊了牙兒。

那秀士的心也在往下沉，難道那姑娘剛醒了，便發現她自己赤身裸體？

「別哭啊，」紅衣女說了，道：「這……這是怎麼回事？你爹呢？怎麼？怎麼只剩了這麼一間屋子？」

那朱梅姑娘大哭道：「我爹……死了，被……被不知甚麼人，殺……殺死了！」

那紅衣女既驚訝，更怒容滿面，又咬起牙來了，而且怒哼了一聲，秀士在窗外可嚇了一跳，因爲那紅衣女的目光，落在他劍上。

紅衣女已把他劍，又放回去，倚在那櫃邊，再蠢的人也會明白她那目光的意思。朱梅姑娘說不知何人殺了她爹，而這紅衣女的目光，却立即落到他的劍上，豈會不明白她目光的意思。

糟透了，爲了怕那朱梅姑娘誤會，怕她羞辱，救了人家，竟怕人家知道，而今，這紅衣女顯然更誤會是他殺了人，殺了這朱梅姑娘的爹。

眞後悔不該匆忙離去，這紅衣女顯然精明，本來不難令她明白一切的，但晚了。

只見紅衣女把那朱梅摟得更緊了，不但咬緊了牙，目光落在他的劍上，而且那目光，即使側面看去，也是不禁令人生寒的寒芒，只見她切齒道：「說……朱梅，妹妹，說清楚些。」

那朱梅也側着身，抱緊了紅衣女，不是咽哽，簡直帶哭，聲嘶力竭地喊叫。

那紅衣女倒把聲調放柔和了，說：「昨天晚上，我見大雪封山，既然順道路過，來到近處，便想入山來探望你爹，我還記得，你還携帶着一罈瀘州的大麯。」

原來她把聲調放柔和了，不過是引導朱梅說出經過來，其實她目中的寒芒，在火光的照耀下，更熾烈，更冷了，令人見而生寒。

那朱梅姑娘好不容易止住了大哭嚎啕，咽哽道：「我來到了，不過三更天，但已……晚了……」

紅衣女道：「你是說，你來到，已剩下敗瓦頹垣？」

淚流滿面的朱梅又哭了起來，哭着搖了搖頭，顫聲而且斷續，說道：「不，還在老遠，我已見到火光熊熊，自幼生長的地方，再遠些也認得出來，知道是失火了，大急之下，把那罈酒也扔在雪地上，好大的雪，我狂奔來到，已只剩下這間屋子……在……在硝煙裡，因……因爲只有這間屋子，才是用石頭砌的……」

當眞，那秀士伸手摸了摸，可知是一間石屋，不怪都毀於火，此屋獨存了。

只聽那朱梅咽咽哽哽，斷續說道：「雪在下了，屋頂上也堆滿了厚厚的積雪，其餘房舍，都坍塌了，不過，坍塌的房舍，仍在燃燒，我繞着屋子，大聲呼喚……」

「除了你爹，還有一個老蒼頭！」

「忽然，一腳踏下，怎麼軟軟地啊，拂開積雪，原來是那老蒼頭的屍體，被人一劍穿心，殺……死了，屍身上已堆滿了積雪，可知已死去不少時候了。」

「你……爹呢？」

朱梅又嚎啕大哭起來，紅衣姑娘又把她的頭摟緊了，因爲從朱梅的痛絕的哭聲，便已知道也遇害了。

可憐的……朱梅，她又咬緊了

牙，令秀士心頭竟爲之一凜，因爲她的目光，又落在倚在櫃邊的，他的劍上。那目中的冷芒，令他心中寒透了，還有甚麼不明白的，紅衣女顯然以爲那即是殺人之劍，也以爲人是他所殺，這豈不是無妄之災。

那朱梅終又止住了嚎啕大哭，但哭聲仍哀哀，顫聲說道：「我終於找到了，就在那大石旁邊，也是……被人……一劍穿心……」

那哭聲，更淒厲了，紅衣女切齒道：「你可見到……那……那賊？」

朱梅搖了搖頭，只不過在紅衣女的摟抱中，擺了擺頭兒，道：「我把峯下搜尋遍了，那還有人，從屍身上堆滿的積雪看來，可知少說已死了不只一個時辰，顯然那賊殺了我爹和老蒼頭後，又放起一把火來，而雪，這麼大，必也燒了更多時候，房舍才坍塌了，那賊必也早走了，那還找得到人。」

紅衣女放開朱梅，霍地站起身來，道：「朱老伯的屍體，現在何處？」

紅衣女的目光，又落在他那劍上了，但落在枕上的朱梅的頭，又搖了搖，說道：「我怎能讓爹曝屍雪野，不得已，就在那大石前面，用劍挖出個大坑來，砍下松枝，一時之間，那來棺木，連木板也沒有，只能鋪下厚厚的松枝，把爹和那老蒼頭，一併暫時埋葬。」

秀士不禁點了點頭，這朱梅姑娘悲痛幾絕，竟還能在慘遭大變之頃，臨事不亂，可知其平日也聰明冷靜，較之紅衣女的火爆性兒，性情必也溫婉多了。

却也難爲她了，雖然用劍，但薄薄的劍，要在冰凍的泥地上挖出一個容下兩具屍體的大坑來，即使年輕力壯的男子漢，也是不易的，可知這朱梅必也有一身了得的功夫，看似弱質纖纖，內力必然渾厚之極。

是了，他明白了，想想這朱梅姑娘悲痛幾絕之時，挖出這麼個大坑，再又砍下松枝，獨個兒把兩具屍體埋葬，少說得費個把時辰，待得把屍體埋葬了，覆上泥土，就是一個大男人，也早力竭了，何況悲痛欲絕，必是耗盡了眞力，暈倒在石旁，那不會停歇過的大雪，便把她變成了個雪人。

那秀士又豈僅對朱梅姑娘倍加同情悲憫，因而也倍增敬意，若然是他，遭受如此慘變，能像這位朱梅姑娘一般，仍能冷靜而心神不亂嗎？必然是辦不到的，如何不倍生敬佩。

紅衣女顯然對朱梅也倍生憐惜，握着朱梅的手，點頭道：「後來……後來呢？」

「我……」朱梅說：「後來……後來我就……甚麼也不知道了，我必是在悲痛力竭之下，暈過去了，天嬌姊姊，必是你適時趕來，救了我，否則我必已凍死在雪地上了，啊！呀！」

那紅衣女握着她的手兒，屋子裡火光熊熊，已溫暖了，是以朱梅雖然露出半截裸臂在外，也不覺寒冷，此時才突然發覺，只見她掀了掀被褥，必是才發現她自己全身赤裸。

一聲啊呀，那原本蒼白的臉上，登時在火光照映之下，現出一抹紅暈。

秀士登時直了眼兒，這才發現，也才看清楚了，敢情這朱梅姑娘清麗絕倫，那紅衣姑娘已是極美了，也許因爲她一身紅，那美，不過艷麗而已，那及得這朱梅姑娘清麗絕俗。

那秀士先前雖然救了朱梅的性命，除去了她的濕衣，即使朱梅裸體在他懷抱，他也不會，也不敢多瞧人家姑娘一眼，急切救人，不得已爲之，只能眼觀鼻，鼻觀心，何況，在他懷抱中的，並非軟玉溫香，而是幾乎已斷了氣的，僵硬冰凍的軀體，眞而又眞，眞連朱梅是何長相，也不曾看得清楚。

只聽朱梅說道：「天嬌姊姊，必是你見我去久不返，隨後趕來，救了我。」

原來那紅衣女名叫天嬌，秀士心想，當眞是一代天嬌，只不過，她那一雙眼兒，殺氣太重，不僅眼神，她豎起來的眉兒，也可看得出來，一定也性烈火辣，必然也是極其驕傲的。

可不是麼，那天嬌姑娘的目光，仍是那麼冷，盯在朱梅面上，瞬也不瞬，說道：「後來……後來之事……發生了甚麼，你眞是……一點兒也不知道？」

朱梅已止住了哭聲，不過仍然梨花帶雨，淚痕滿面，道：「我明白了，我的全身衣裳，被汗濕透了，那時，大雪紛飛，我已失去了知覺，必然也被大雪覆蓋了，被汗濕透了的衣裳，如何不結成冰，天嬌姊姊，若你遲來一步，我那還能活命。」

當眞，秀士心想，可眞險極了，他竟沒有想到，這朱梅姑娘的衣裳被汗濕透，大雪覆蓋之下，如何會不結成冰，眞險極了，若不是他即時發現，必然返魂無術了，心下也大是安慰。

那天嬌姑娘竟仍凝眸如故，道：「當眞，你甚麼也不記得，也不知道？也沒……見到……任何人？」

那朱梅姑娘的淚眼瞪大了，道：「天嬌姊姊，人！你說甚麼？難

道你見到了……甚麼人！那賊子……」

天嬌姑娘道：「你不覺得，身上……我是說……說……」

「天嬌姊姊，你說甚麼啊？」

「你眞覺得身上，沒有……一點兒異樣的感覺麼？」

朱梅姑娘的眼兒閉上了，擠出來的眼淚也滾落下來，輕輕地，無力的嘆了口氣，眞像連嘆氣也無力了，說道：「姊姊！我……只覺得……好倦。」

只見那天嬌姑娘搖了搖頭，皺着眉兒，也輕輕嘆了口氣，道：「那麼，你眞是……甚麼也不知道了，可憐的，朱梅……妹妹……看來，你已元氣大傷，也尚未……完全清醒，閉着眼睛，睡吧，且睡一會兒。」

朱梅閉着的眼兒，又滾落一顆又一顆眼淚來，也許，倦得也睜不開眼來了。

那天嬌姑娘似乎不願被朱梅見到，見朱梅不再睜開眼來了，但仍然背過身子，移到床腳邊，又拿起秀士那劍來。

秀士登時心下一寒，因爲那天嬌姑娘把劍拿在手中，不僅咬起牙來，而且目中又暴射出令人生寒的寒芒。

顯然，已認定朱梅姑娘的爹和那老蒼頭是他所殺，而且……適才她怎生問那朱梅姑娘來着？問她感覺身上有異樣沒有？分明是疑心他殺了人後，又汚辱了朱梅姑娘！

天啦！這是從何說起，他好心救人，救了朱梅姑娘的性命，却被人如此……

他苦笑，搖頭，直搖頭，但再又一想，却也難怪這天嬌姑娘，他奔出時，這天嬌姑娘見到的是……他衣衫不整，而進入屋中，朱梅姑娘全身赤裸。任何人，即是他，遇到這種情形，也難免生疑的。

那麼，又怎能怪人家天嬌姑娘？

而他，又携着劍，死的人，又是死在劍下！

尤其是，不早也不晚，他出現在現場，除了他，再無人了。

天啊！眞是跳進黃河，也水洗不清了，朱梅姑娘又一直昏迷，無法見證。

若有見證，那就只有天嬌姑娘了，見到他衣衫不整，從赤身裸體的朱梅姑娘房中飛奔而出！

天啊！

那邛崍山在蜀中盆地之西，東有青城天下幽的道教名山，南有峨嵋天下秀的佛教勝地，巍巍邛崍，層巒疊翠，峻嶺嵯峨綿延，好不雄偉。

那秀士乃武當後起之秀，姓陳名淵，偶讀祖師張三丰暢遊大邑縣鶴鳴山所作詩句中，有「負得白雲歸」，好生嚮往，故一劍隨身，前來一遊。

都云道教的發源之地乃青城，其實道教的創始者張道陵，悟道於這鶴鳴山中，當眞是蒼蒼垂翠微，山高不過百仞，眞個有仙則名，窮奇造化，山中確多仙鶴，中有二十四洞，百怪千奇，山風遒勁，灌入洞中，竟發出鶴鳴之聲，响徹遐邇。

那鶴鳴山乃邛崍山的支脈，陳淵流連忘返，恰遇彌天大雪，遙望邛崍，白雪皚皚，那景色之壯麗，確未曾見，是以入山一遊，自信輕身功夫造極，妙極，正要考驗一下是否眞能踏雪無痕。

果然，雪地飛馳，竟然不留痕迹，不自覺，入山已深了，竟來到那雪峯之下，當眞是造化弄人，竟巧遇峨嵋優曇的女弟子洪天嬌與朱梅奉師命前往青城，事畢回山，道經大邑，那朱梅有老父，倦於宦海浮沉，歸隱於邛崍山中，朱梅便道往探，那料老父已橫屍雪峯之下。

饒她已得峨嵋優曇的眞傳，劍術了得，悲痛之極，再加耗盡眞力，埋葬了老父與老蒼頭，便不支倒地，暈了過去，若不是遇陳淵，又若陳淵未發現那大石旁的雪人，即使洪天嬌隨後趕到，即使也發現了，那朱梅姑娘必也沒救了。

就有那麼巧，偏被陳淵遇上了，那朱梅姑娘已是命在頃刻，不容他稍作遲疑，急切救人，那還顧及嫌疑，偏就有那麼巧的事，洪天嬌早不到，遲不去，偏在陳淵欲行未去之頃趕到了，而且撞個正着。

正因陳淵他是位誠篤守禮的君子，也才顧忌到朱梅姑娘的清白羞辱，他救了人家的命，竟不敢被朱梅，被他人知道。

但仍然晚了一步，被洪天嬌闖來了。

這眞是從何說起，朱梅赤身裸體，他衣衫不整，這個誤會已大了，再加朱梅姑娘的老父死於劍下，而他，偏偏留下了劍來，那自是誤會重重，百口難辯了。

不，他非得趕快離開不可，他雖不知兩個姑娘的來歷，但先前錯身飛掠，已見功夫了，何況身背寶劍，又若不是有一身非凡的功夫，這麼美貌年輕的姑娘，豈敢在險惡的江湖上行走。

豈僅顧不得取回劍來，甚至，此刻此時，即使劍在他面前，也不敢認是自己之物。

否則，重重誤會，百口難辯。

啊呀！他心中急苦，竟不自覺，一跺脚，怎會不發出聲响，即使寒風呼嘯，但屋中的天嬌姑娘功力深厚，必然也聽到的。

那屋中的天嬌姑娘可不是一怔

，陳淵心中着慌，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慌忙退後一步，一掠越過那頹垣，再又接連幾個起落，如飛奔下雪嶺。

他倒也自信，這紅衣的姑娘即使聽到聲響，必先去窗外查看，這麼一來，即使輕身功夫在他之上，也是追他不上的了。

停步，回身，可不是並無人追來，但他仍不敢大意，不敢停留，一口氣奔出山來。

已是中午過了，才來到大邑。

那西蜀乃一年稻熟，五年糧足的天府之國，土地肥沃富饒，大邑縣雖在盆地邊緣，近着邛崍山麓，亦人烟輻輳，好不繁華。

來到城門口，苦笑，搖頭，仍不禁回頭望了望，祇知人家不會追來。

眞是躭心人家追來嗎？還是下意識、不自覺地在盼望人家追來呢？他眞不是好色之徒，但好色，不也人的天性，連那孔老夫子也說：食色性也。又那有少年不慕少艾的，何況兩個姑娘都是佳人絕色，罕曾見的美。這是否便是他日已過午了，才回到大邑之故，若他眞是躭心，害怕人家追來，以他的脚程，憑他的輕身功夫，早一個時辰，已該來到了。

想想，人家那會追來呢？朱梅姑娘濕衣未乾，仍赤裸躺在床上，那天嬌姑娘又怎能丟下她，獨自一人追來呢？

進得城來，來到他來時住過的客棧，看見他，小二哥已迎了上來，說：「可不是被我猜到了，大雪封山，也封住了洞口，鶴鳴山已無鶴鳴，只有積雪，今兒我才說了，相公你必會回來了。」

這小二哥眞好記性，那是旬日之前了，他曾向這小二哥打聽過道路。不料這小二哥對鶴鳴山不僅道路熟悉，簡直瞭如指掌，連他的祖師張三丰曾來此暢遊盤桓，所作詩句，也能朗朗吟誦，甚至亦知道道教的祖師張道陵，山中悟道，留下過些甚麼仙蹟，也說得頭頭是道，他沒問的，小二哥已說了出來。

「沒甚麼。」小二哥說：「我一見相公，便知是遊鶴鳴山的了，南來北往客，盡皆商賈，文人雅士，像相公一般的，必西遊鶴鳴，我們吃的是這一行飯那。」

說着，那小二哥笑了，道：「不瞞相公，那鶴鳴山出城西去，不過二十里，不用一個時辰就走到了，我可沒那個雅興，去玩水遊山，有雅興，也沒那個工夫，被人知道了，怕不笑掉人家的大牙。」

陳淵一怔，道：「這是怎說？」

「俗子凡夫，不幹正業，倒學起風雅來。」

陳淵奇道：「那麼，你怎會那麼清楚？記下那麼多掌故兒？」

那小二哥就笑了，道：「我是小二哥，吃的那行飯？是遊客，莫不是……」

「像我一樣，一到就打聽遊山路徑。」

小二哥咧嘴一笑，道：「是以早記得滾瓜爛熟了，尤其那兩位祖師爺的事蹟，不記得怎行。」

說得陳淵也笑了，那陳淵雖然衣着寒酸些，寒冬天氣，仍穿着夾袍，不過出手一點兒也不寒酸，再者，寒冬臘月，少遊客，連來往的商賈也少了，客房大半空在那裡，小二哥一空閒下來，話兒自然也多了。

陳淵也不過衣着寒酸些而已，卻俊朗出衆，出手大方，人又和藹可親，是以雖然隔得久了，豈僅一見便認得出來，而且竟還惦念。

陳淵便也點了點頭，道：「可不是嗎？趁今兒大雪止了，我就急忙下山來，小二哥，可有房間。」

「有有。」小二哥道：「相公先前住的上房，那敢租出，仍替相公留下在那兒。待我先去燒起炭盆來，先把屋子暖了，相公何不先在店堂稍坐，我這裡先替相公暖一壺酒來。」

陳淵一笑點頭，若眞多人客，豈會替他把房間留下的，雖說是獻殷勤，所說倒也合了心意。

雪天陰暗，偌大店堂，人客少得可憐，他也多一眼沒瞧，不是奔了老遠的雪地山路倦了，而是煩惱得心神也爲之困頓了。

他坐了下來，小二哥送上酒來，他剛斟了一杯，登時渾身一震，驚得連手中的酒杯也差點掉下了。

因爲身後傳來一個女子的聲音，說道：「朱梅妹妹，把你的劍解下來。」

他一驚，眞是非同小可，只道兩個姑娘必不會追來，那知，竟到了他前頭，竟早已在座了。

劍！取下劍來？自是朱梅也像紅衣姑娘一樣，把劍背在背上。

取下劍來，做甚麼？莫非，紅衣的姑娘已認出他來？倒不是他手中無劍，躭心不是兩個姑娘的敵手，而是……寃枉呀，他好心救人，而且救活了人，倒成了殺人的兇手，更令他驚恐的是，那紅衣姑娘不僅是疑心，簡直已肯定他汚了朱梅姑娘的清白，若然朱梅姑娘也疑心，也以爲她已被辱了，豈不羞憤欲死？啊！多美、多清麗超逸出塵的一位姑娘，多純潔，老父被殺，新遭慘變，又多可憐。

他沒有放下酒杯，也沒回頭，以耳代目，全神貫注在身後。

（未完・一）

英雄夢

杜一非傳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幾番泣訴已斷腸 一聲旁白我去也

上文提要：杜一非等投帖拜訪陸雲龍，暗中却潛入一些人調查陸府的隱情，而對方亦佈置一切，先將陸雲龍殺掉，嫁禍是燕北漢所殺，杜一非因燕離開陸府，失去踪跡，難知眞相，暗中再和鳳千千潛入陸府，將總管楊飛虹和老蘇逼供，才知道陸家和駱家一樣，聽令於一個叫做「萬乘使者」，傳令人是陸榮陞，還有史家、卜家都是受他們控制，關於上面的情況，二人都不大清楚……

杜一非目光一亮，忙問道：「在紅石巷何處？」

「咱們暗中查過，他曾幾番出入一個叫雙姑的家，而駱尚賢就住在隔壁，主人家姓伍！」

鳳千千急道：「那還不快去！」

韓先晋道：「不急，那裡已暗中被咱們包圍起來了，不怕他倆能飛上天去！你們可有消息？」杜一非乃將楊飛虹之供詞說了一遍。韓先晋冷笑一聲：「哼，『萬乘使者』，他口氣可眞大啊！」

鳳千千道：「咱們再不去，小妹怕燕北漢有危險！」當下衆人立即奔赴紅石巷。

* * *

燕北漢下樓去那裡？他又悄悄到穆雙雙家！他躡手躡脚，走上小聽，忽聞房內有聲音，他忙走到房門外偷聽。只聽裡面有個男人的聲音：「你們透了氣便下去，否則莫怪我無情！」

一個女的問道：「劉大哥……爲何不偷偷放咱們離開？」

那男的道：「放你離開，我還能活麼？快縮回去，讓人發現，大家都活不了！」

燕北漢大着膽子，旁掠一步，至窗下，輕輕推開一縫，往內望去，但見穆雙雙和她的婢女正在爬到炕內，旁邊站着一個男人，正是剛才來通知駱尚賢的那個漢子！

燕北漢一怔，一時之間，想不通其中之關節，眼看那漢子要出來，燕北漢連忙離開，重返駱尚賢的居所，當他到小樓下面時，忽見假山後，有衣袂露出來，乃躲在柱子後面。

「姐姐，我甚麼壞事都沒幹，爲何不讓小妹出去散散心？整天把我關在這裡，悶也悶死啦！」

又聽另一個女子的聲音，惡狠狠地道：「臭丫頭，你越來越不聽我的話了！哼，我叫你冒充我，爲何你對燕北漢說出眞相？」

燕北漢一聽，這分明是駱尚賢的聲音，另一個聲音料是她妹妹駱尚慧了。又聽她道：「大姐，燕大哥這般老實，你爲何要騙他？小妹是不忍，是以才與他實話實說……」

駱尚慧話未說畢，已吃了駱尚賢一記耳光。「閉嘴，你這般大聲說話，想讓他聽見？哦，看來你這小丫頭是看上那傻小子了！」

駱尚慧反唇相稽：「我未必看上他，但傻有甚麼不好？所謂傻，只是他不像你們那樣勾心鬥角，會動腦筋罷了！」

駱尚賢道：「眞後悔讓你來這裡，你給我滾，不要再來這裡，否則可別怪我了！」

駱尚慧臨走時又丟下一句話：「大姐，小妹勸你還是積一點福，

不要害燕大哥了，他太純樸了！」

燕北漢聽了這幾句話，手脚冰冷，只見人影閃動，他來不及思索，連忙竄進小樓，脫下鞋子和衣躺在床上，但覺腦海裡一片空白，精神完全沒法集中。

過了半晌，腦海內方閃過一個念頭：「爲何她要騙我？爲甚麼女人都要騙我？難道我眞的是傻子？」再細思一下，又覺駱尚賢實無欺騙自己之理由。「她騙我有何好處？葉三妹尚說要我替她殺人，但她……」

忽然有一個念頭閃過，爲何她妹妹已走了，她還不上樓？心念未了，他已跳了起來，匆匆穿好靴子，然後下樓，適才駱家姐妹說話的地方是座小花園，他先跑至假山後窺探，小花園內靜悄悄的，不見人影。

燕北漢回顧一下，向前掠去。到中院，仍在廂房外面跑動，奇怪，這座莊院雖不小，但却不見有人影。忽聞房內有人在竊竊私語，燕北漢貼耳在門板上凝神偷聽。

「裴沅，你們來此說不定已有人發現，可不能再出去！哼，其實你們實在不應該再來！」

燕北漢認出說話的便是令他傷心欲絕之駱尚賢，又聞裴沅道：「大小姐，咱們也不想來，不過上面要咱們在此把他們一干人全解決掉！」

駱尚賢問道：「包括夏言、杜一非？」

素倩答道：「設若燕北漢那廝不可利用，也得殺！」

駱尚賢語氣中充滿自信。「小妹有信心教他替咱們殺死杜一非！嗯，但憑咱們此時之力量，根本殺不了他們，除非上面另有安排！」

裴沅道：「上峯神機妙算，他不會做沒有把握的事！」

駱尚賢道：「你們處理一些事實在太魯莽了，葫蘆和紫茄根本不足爲懼，何必派人去刺殺，以至暴露秘密！」

房內又有一個陌生的聲音答道：「葫蘆和紫茄跟史重生關係太好，重生被你所殺，恐她們知道蛛絲馬跡，爲了保護你，不得不幹掉她們！而且咱們又怎料到杜一非和鳳千千會插手此事？」

燕北漢一聽至此，幾乎驚呼出口，忽然裡面有人低聲道：「外面有人！」燕北漢大吃一驚，立即倒縱，匿在對面走廊的橫樑上，房門打開又關上，燕北漢不敢造次，過了一陣，方敢走至門外偷聽。

只聽駱尚賢不悅地道：「上面若早聽我的話，派人暗中幹掉杜一非及鳳千千，不會形成今日之局面。」

剛才那陌生人又道：「上面是怕打草驚蛇，是以隱忍不發！事實上咱們之目標是夏言，不是杜一非！」

遠處傳來一個脚步聲，燕北漢連忙又匿起，只見一位中年漢子，相貌十分威嚴，龍行虎步而至。他人未至，房門已打開，也是位中年漢子，長相有點猥瑣。「啊，原來是榮陛兄！」

來者打了個哈哈。「何道兄遠來，未知有何消息？」

史何道也打了個哈哈。「小弟遠來是客，正要聽你的！嘿嘿，吾兄在此經營了三年，一切熟悉，是次行動，一切聽你的！」

陸榮陛道：「好，先進去再說！」燕北漢又走前上去，但這次他不敢太接近房門，只聽陸榮陛道：「諸位，告訴你們一個不好的消息，陸家裡面的人，看來不能爲咱們所用，因爲外面有官兵監視，聯絡實在不方便！」

史何道問道：「榮陛兄，看樣子他們會否快離開？」

「這倒不像，杜一非似乎已知道此處是關鍵之所，沒有離開之跡象，目前咱們也不敢太招搖……」

陸榮陛道：「哎，日已近午，到前廳用飯再說吧！」

駱尚賢快口道：「燕北漢那廝還在樓上，我可得走一趟……」燕北漢一聽到此，連忙離開，迅速上樓，脫掉靴子，躺在床上，想着剛才他們說的話，一顆心怦怦亂跳。

過了一陣，樓梯聲響，燕北漢只道駱尚賢上來，心房綳緊，不料上來的却是一個丫環，丫環提着食物籃，把酒菜放在桌子上，道：「表姑娘因爲要陪我家老爺，請壯士中午委屈一下，自己用飯！」

燕北漢故意問道：「請問駱小姐何時回來？」

「這個婢子不知道！」

燕北漢揮手讓她下樓。他望着那些飯菜，不禁有點猶疑。「這干人如斯惡毒，會否在酒菜中下毒？」細想一下又覺不會，乃放心大吃，飽餐一頓之後，又忖道：「這夥人要對杜一非不利，我還在此作甚？」想到此，乃下樓而去。

不料丫環還在樓下，問道：「壯士吃飽了嗎？要去那裡？」

燕北漢心頭一動，又轉了個念頭：「我屢次吃女人欺騙，如此回去，尚有何面目見諸老友？倒不如留下來，在適當的時機下，反戈一擊，豈不更妙？大不了死在此處耳！」他多番受騙，心頭一片蒼涼，更覺死不足惜，當下改口道：「我要上茅坑！」

丫環道：「澡間裡便有馬桶！」說着上樓收拾去了。燕北漢解了手，又上樓去，是次心頭坦然，反而很快便睡着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方被人推醒，睜眼一看，可不正是駱尚賢，且見她笑靨如花地道：「對不起大哥，讓你久候了！我親戚染了小疾，小妹……」

燕北漢張臂一把將她抱住。「妹妹，想死我了！」她在他心目中之聖潔形象，早已蕩然無存，是故再無顧忌，嘴巴故意在她臉上親個不停，駱尚賢眉宇間閃過一抹殺機，但仍放軟身子，任其輕薄，半晌才輕輕推開他。

燕北漢雙眼緊緊地盯着她。「妹妹，你走了半天，我三魂不見六魄，這才知道我不能離開你！」

駱尚賢笑容更加璀璨。「哼，男人說的話，可信幾成？誰知道你會不會轉身便忘記我？哼，你若愛我的便發個重誓來！」

燕北漢稍一猶疑，坦然道：「我燕北漢若不是眞心愛聖潔無邪的駱小姐，便教天雷打死！」他在誓言中，故意留了一手。「妹妹，你愛我麼？」

駱尚賢垂頭含羞地道：「所謂難得有情郎，小妹……豈有不喜之理？只要大哥眞心愛我，小妹便不會辜負你！嗯，我說的話你都會聽麼？」

「當然聽！」

「包括你至親至愛的人，假如我要你殺杜一非，你殺不殺？」

燕北漢怕她又要自己發誓，是以不由自主地露出爲難之色，半晌方道：「只要你愛我，你要我殺誰便殺誰！」

駱尚賢投進他懷內，「大哥，你眞好！過幾天，咱們便成親吧！」

燕北漢故意道：「這樣快？令尊會答應麼？」

駱尚賢手指頭戳在他額上，「傻子，咱們不會遠走高飛？我把乾淨的身子交給你，你還會不相信麼？」燕北漢又在她臉上望了幾眼。

駱尚賢道：「我姨丈最疼小妹了，他染了病，要小妹去陪他，你且忍耐一下，今晚吃晚飯時，小妹無論如何必來陪你！」說着輕巧地脫出燕北漢之懷抱，又下樓去了。

燕北漢望着她的背影，心中暗罵：「好個惡毒的婦人，看老子不給你點顏色瞧瞧！」他怕駱尚賢派人暗中監視自己，是故不敢下樓，靜心在床上運功調息。

晚飯時，駱尚賢果然親自捧了食物上樓。「大哥，快來吃飯！」她先替他斟了一杯酒，「這杯酒預祝咱們有情人終成眷屬，更願我未來夫婿，對小妹言聽計從！」

燕北漢喝了酒問道：「妹妹有甚麼吩咐？」

「先吃飯再說！」

當下兩人「恩恩愛愛」地吃飯，駱尚賢不時爲他佈菜，「大哥，今夜可能有人會來殺害咱們，是以你須多吃點，方有氣力廝殺！」

燕北漢問道：「是誰要殺咱們？」

「杜一非和韓先晋！」駱尚賢雙眼緊緊瞪着他。「大哥，今晚你準備站在那一方？」

燕北漢一挺胸，道：「當然跟妹妹一邊！嗯，杜一非爲何要殺你？」

「你不必知道，待小妹成爲你的妻子之後，自然會告訴你！」駱尚賢目光並未收回去。「我只問你，剛才你所說的話及誓言，可是眞心的？」

「當然！誰要殺你，我便跟他拚命！」這句話說得慷慨激昂之至，令人難以生疑。

駱尚賢自懷內掏出一顆小藥丸來，用刀切成兩爿，將其中一爿塞進懷內，另一爿給燕北漢。「不瞞你，飯內已下了毒，你快把解藥服下，但這爿解藥，只能維持一天，不讓毒性發作，明天你若不叛我，小妹便將另一半給你！」

燕北漢心房暴縮，料不到駱尚賢這般狠毒，由於他臉色突變，恐對方生疑，只好道：「你……難道連你也不相信我？」

駱尚賢嘆息道：「這是小妹爲你好！你若不服毒，誰會相信你？」

對於駱尚賢之話，燕北漢當然不會相信，嘴上却道：「我才不管你們怎樣看法，反正我又不想背叛你。我問你一件事，其實你很早便認識葉三妹，爲何不早將其爲人告訴我？」

駱尚賢有點語塞，結結巴巴地道：「不錯，但那時一來認識她不深；二來，當時我說的話你會相信麼？」若在今日之前，她說此等話，燕北漢不會猶疑，但此刻已知她跟葉三妹根本是一丘之貉，聽後心中更恨，只是感到有點可惜，她外表貌美如花，心腸爲何這般狠毒。

就在此刻，樓梯聲響，有人跑了上來，喘着氣道：「大小姐，不好啦，韓先晋和杜一非已帶人把此一帶全包圍了！據陸家傳來之消息，楊飛虹已失踪。」

駱尚賢咬牙道：「杜一非，你來得正好，姑奶奶正想去找你！」接着問來者：「他們都知道此消息了麼？」

「全知道了，咱們已隨時準備上戰場，老大問你……」那漢子眼角瞥一瞥燕北漢，駱尚賢緩緩點頭，表示已「控制」了燕北漢，可是她這個輕微之動作，仍未能逃得過燕北漢之雙眼。當下三人下樓，那漢子依然跑在前面。

到了小花園，燕北漢遠遠便見到陸榮陞，駱尚賢便走上前，燕北漢假裝不知，也跟着走過去。也許陸榮陞認爲他已服了毒，不怕他反叛，說話亦毫無忌憚。「賢侄，咱們的目標是夏言，不是杜一非，料你比葉三妹那賤人聰明，自能分出輕重。」

駱尚賢道：「老大有話但說無妨！」

「韓先晉和杜一非他們傾巢而出，卜府內無人，我要你乘機突圍，趕到卜家，殺夏言，姓夏的一死，割其首級回來，那千不知死活之雜種，自然無心戀戰，其圍不攻自解，但咱們人手有限，我只給你派一個熟悉卜家地形的人去，當然得帶上燕壯士。」陸榮陞似笑非笑地望着燕北漢。「燕壯士若能助駱小姐殺了夏言，日後榮華富貴垂手可得。」

燕北漢福至心靈地道：「誰能賜我榮華富貴？其實我不在乎這些，只要尚賢妹子她肯陪我一生，我便願意替她去幹任何事。」

陸榮陞哈哈大笑。「那還不容易，事後某便替你做媒，嘻嘻，這件事統包在我身上。」

恰在此時，又有人來報告：「老大，他們已至門口。」

陸榮陞喝道：「大家準備。」回頭又對駱尚賢道：「令尊及黃總管也來了，不過你們父女暫時還是不要見面的好，你們先匿起來，易容。」

駱尚賢拉着燕北漢，匿進一間廂房內，道：「小妹先替你易容。」她的易容藥不佳，但手法甚是純熟，黑暗之中，倉猝之間，尚可蒙混過去。

駱尚賢又爲自己易容，燕北漢閉着眼，心中不斷地盤算着，最後反而面露笑容，駱尚賢問道：「你笑甚麼？」

「想到以後咱們可以雙棲雙宿，那能不高興？」燕北漢道：「尚賢妹，你可不能騙我，我最恨女人騙我，假如跟我實話實說，萬事都可商量。」

駱尚賢臉色微微一變。「你說到那裡去了，小妹爲何要騙你？我是身不由己，否則早已躲進山林去了。過了今日，咱們便找個風景絕佳之處隱居。」

說至此，外面已傳來一陣震耳之殺戮聲，燕北漢輕輕推開一條窗縫，向下面望去，只見杜一非、鳳千千、韓先晉和楊光賢等人都在院子裡，羣豪人數既多，武功又高，頗佔上風，他心中忖道：「陸榮陞這不是自尋死路？」

駱尚賢亦走過來，湊首觀之，忽爾冷笑一聲：「我只道杜一非及鳳千千有何通天本領，原來不過爾爾。」燕北漢心中暗暗冷笑。

就在此刻，但見院子裡多了一位陸金龍，俄頃，又來了位中年漢，臉龐與駱尚賢有點相像。此莫非是她父親？「尚賢妹子，令尊也來了麼？」

駱尚賢緩緩地道：「小妹也是至今方知道。」她看看附近人少，又低聲道：「咱們走吧，快！」她首先蒙好面，又拿出一塊汗巾給燕北漢，然後匆匆射出圍牆，迅速竄進小巷……

＊　＊　＊

韓先晉等人來至陸榮陞家門外，杜一非覺得氣氛有點異常，靜得使人懷疑，乃道：「韓兄，小心他們早有準備，在裡面埋伏。」

韓先晉道：「救人如救火，此刻已如離弦之矢般，有去無回，你們撞門。」官兵們開始撞門，韓先晉便向杜一非打了個眼色。杜一非會意，拉着鳳千千的手，橫掠丈餘，再向圍牆飛去，史重義一見也與幾個兄弟越牆。

果然杜一非一落地，埋伏在假山後的神箭手便立即射箭，幸好杜一非早有準備，揮刀擋架，同時掩護後來者。

鳳千千沒他之耐性，一站穩脚，便向前標去，找人厮殺。此刻，胡通宇、施天青、韓先晉等人亦進了圍牆，同時打開後門，外面的人一湧而入，雙方展開混戰。

韓先晉高聲問道：「誰是頭兒，出來答話！」

陸榮陞冷笑一聲：「你們危在旦夕，還敢逞甚麼威風……」他嘴上說得好聽，心中其實沒有多大把握，是故話未說畢，人已標前，揮刀向韓先晉砍去。

韓先晉哈哈大笑。「也不知是誰危在旦夕，眞是恬不知耻，你來得正好，省得我去找你。」他長劍揮舞，把陸榮陞七八刀輕輕鬆鬆接住。

駱尚賢之父駱英豪仗劍問道：「誰是杜一非，快過來受死。」

鳳千千叱道：「狂妄，你贏得了姑奶奶，杜一非自會招呼你。」她劍出如風，一招緊過一招，駱英豪成名多年，在雲夢一帶極負盛名，但在她急攻之下，也不敢打話，全力應付。

只聽史重義叫了起來：「三叔，你爲何跟他們在一起？」

史何道怒道：「你們爲何跟官兵混在一起，是誰叫你們來的？」

史重義道：「三叔，他們刺殺朝廷命官，命在須臾，請你立即離開他們，或是反戈一擊……」

他話未說畢，史何道已罵道：「放屁，你們速速給我滾開，否則休怪我無情。滾不滾？」他狀似瘋子般，直向史重義奔去。「你不滾，老子便送你上西天。」

史重義又驚又急，邊退邊擋邊呼三叔，旁邊忽然伸出一把刀來，道：「史少爺，你且到一旁去，令叔讓我來打發他。」

史重義回頭見是杜一非，吁了一口氣，道：「大俠請留下他一條命，讓小弟帶他回家覆令。」

史何道氣得呱呱亂叫。「臭小子，吃內扒外，你三叔會死在他手中？放屁！」他攻勢更急，只見白光，不見人影。

杜一非沉着應付，他打鬥經驗甚是豐富，深知這種打法跟程咬金只有三斧之打法一樣，只要熬過這一陣，便不足畏了。史何道攻得急，體力消耗快，一口氣攻了五六十招，速度果然慢了下來。

杜一非覷準反攻一刀，史何道攻勢稍慢，他刀法如同長江之水般滔滔不絕，反將對方壓住。「史老三，你還是投降吧，執迷不悟，對你沒有好處。」

史何道道：「你不須放屁！老子離開史家，還能回去麼？今日是有你無我。」所謂狗急跳墻，杜一非聞言心頭一驚，也不敢大意。

兩人一來一往，一時鬥得難分勝負，可是杜一非始終信心十足，因爲史何道之武功沒有想像中之可怕，但史何道工於心計，攻了一陣未能得手，也冷靜下來，改變打法，以守爲攻，雙方速度都慢了下來。

杜一非再鬥幾招，又改變打法，以快打慢，只見一攻一守十分好看，史重義在旁觀戰，佩服不已。「瞧他年紀大不了我多少，竟有這等造詣。」

激鬥間，突見杜一非橫刀一架，一招「鐵鍊橫江」，將史何道的長劍格開，這一招本不足奇，妙在他刀橫過之後，手腕一翻，突然改變去向，硬生生向下砍去，史何道虞不及此，左腿忙不迭縮後，依然慢了半分，刀尖過處，在其左腿上添了一道刀痕。

說時遲，那時快！杜一非趁對方立足不穩，飛起一腿將其踢翻，再標前一步，一脚踩在其右臂上，寶刀已架在他脖子上。「杜一非，你有種的便殺了老子。」

杜一非左手食指一落，封住其痳穴，回首道：「史重義，我將令叔交給你，希望令尊能給武林一個公道。」

杜一非得手之後，殺開一條血路，至駱英豪身前，道：「千千，你找別人幹吧，這厮既然點名要我，便讓我會會他。」

鳳千千已感不支，樂得退開，因見陸金龍獨鬥施天青及胡通宇，乃上前道：「這個留給我。」陸金龍武功不如駱英豪，正好匹配。那邊廂的陸榮陞，亦稍遜半籌，但他十分精明，苦守不攻。「姓陸的，你做縮頭烏龜，本領倒是挺大的，韓某佩服之至。」

陸榮陞不管他如何冷諷熱嘲，不爲所動，只高叫：「兄弟們沉住氣，再堅持一陣，援兵便至。」

韓先晉忙道：「各處都有人把守，對方的人馬全在此處，不必驚慌。」

杜一非轉頭四顧，問道：「諸位可有見到燕北漢？」

駱英豪哈哈笑道：「那姓燕的笨蛋，早在咱們掌中，看老子甚麼時候心情不好，便下令叫人割他一塊肉來。」杜一非聽後，心頭不由一沉。

韓先晉在旁聽見，忙道：「咱們先將他們頭目生擒，再作交換！」杜一非精神一振，攻勢更急。

忽聞陸金龍問道：「駱兄，賢姪女爲何至今尚無消息？不會……中途變卦吧？」

駱英豪冷笑道：「陸兄放心，老夫對小女最有信心，但諸位必須爭取時間，盡量拖延。」院子內的人都改變打法，以守爲攻，形成極端局面，一方主攻，另一方主守。

過了一陣，仍未有駱尚賢之芳蹤，此刻連陸榮陞也焦急了，問道：「駱兄，令嬡不會跟男人溜掉了吧！」

「放屁，小女絕不是這種人！」話雖如此，駱英豪其實內心也暗暗打鼓，生恐有變。

一句男人提醒了杜一非，他脫口道：「駱英豪有個女兒叫駱尚賢的，一直暗中跟着咱們，如今看來她也不是好貨色，燕北漢九成落在她手中。」

陸金龍笑道：「那小子風流得很，不愛江山愛美人，你們若把他當作死人，還會好受一點！」

杜一非失聲叫了起來：「不好，駱尚賢一定是趁咱們傾巢而出，乘虛而入。」

駱英豪大笑：「可惜你如今才知道已經太遲了。」

＊　＊　＊

駱尚賢和燕北漢突破了包圍網之後，跟踪至卜家外面，駱尚賢心急如焚，急不及待地翻牆進去，沿途雖有幾個官兵，但很快便被打發，一口氣來至小樓下面，駱尚賢回首道：「大哥，你不要忘記，你才服了半顆解藥！」

燕北漢一路見她對官兵如此凶殘，已窩了一肚子火，聞言冷冷地道：「我怎會忘記！」

駱尚賢心情緊張，聽不出來，燕北漢毫不猶疑，一躍而上，駱尚賢在下面把風。

俄頃，忽聞上面傳來打鬥聲，又聞燕北漢喚道：「妹子快上來！」駱尚賢不虞有詐，忙不迭拾級而登，打鬥聲傳自一間臥室，門虛掩着，駱尚賢持劍一推而進！冷不防腰上一冷，低頭一望，燕北漢一槍恰抵在其腰上，另一杆指着自己之喉前。

她大驚失色，失聲道：「燕北漢，你不要命了？」

「是的，我還未見過像你這般歹毒的女人！」

駱尚賢放軟聲音，「大哥，你一定對我有所誤會了，快把槍收起來。」

「沒有誤會！你們開會時說的話，我聽得清清楚楚，爲了引你入轂，我一直裝瘋扮傻！」燕北漢槍一橫，用指封了其腰上之麻穴。

駱尚賢冷冷地道：「別以爲解藥在我身上，我若有甚麼不測，你也得毒發身亡！」

「嘿嘿，別想得太美了，像你這種人一槍殺了你，實在太便宜了，最好拿你來犒賞士兵，也免得暴殄天物！」燕北漢說此語時，雙眼似欲噴出火來：「誰敎你欺騙我，老子便要你付出代價！」言畢嘶地一聲，將其上衣扯了開來。

只聽背後有人讚道：「燕壯士果是眞英雄也，提得起放得下！」夏言由另一間房轉了進來，好整以暇地坐在床上：「子曰非禮勿視，但下官却有興趣一睹人間尤物的嬌軀！」

駱尚賢顫聲道：「聽說夏大人不是這種人……」

「子曰食色性也，下官也是人，怎會例外？外間傳聞不確！」夏言道：「何況你是個邪惡女子，看之更不用內疚！燕壯士，快動手！你臨死之前，也可飽飽眼福！」

駱尚賢急道：「且慢！燕……大哥，小妹給你解藥，你放過我如何？」

燕北漢冷笑道：「燕某幾番栽在女人手中，已無顏偷生，死不足惜，你這個條件打不動我！」

駱尚賢又道：「那請你提出條件！」

燕北漢道：「我心中有好些疑問，你須一一回答！」

駱尚賢道：「若我知道的，必然回答，若不知道也會據實告訴你！」

「好！我第一個問題是：陸榮陞既然未死，他爲何肯放葉三妹出去勾三搭四？」

「陸榮陞在襄陽時，常要她薦枕，到丹徒之後，便不要她了，說得明白一點，她只是陸榮陞的玩物，玩厭了便可棄之，這有甚麼奇怪？至於她所生的兒子，根本不知道是誰的！」

「第二個問題：陸金龍、陸榮陞、陸雲龍是甚麼關係？令尊跟他們又有何關係？聽令於誰？」

駱尚賢吸了一口氣，道：「他們三個是堂兄弟，同時效力於一個人：『萬乘使者』，家父也聽令於他，說得清楚一點，他們也是同袍！」

這次夏言接腔問道：「你所謂的『萬乘使者』到底是甚麼人？」

駱尚賢道：「這個小女子不知道……眞的！」她話未說畢，整件上衣已被燕北漢扯了下來，露出一身雪白的肌膚，白皮細肉在紅色的肚兜掩映下，更加白得眩目：「大哥……小妹眞的不知道！」她說得情眞，雙眼噙淚，燕北漢才暫不作進一步之行動。

夏言再問：「『萬乘使者』要你們殺下官，原因何在？」

「咱們只有聽令之份兒，不但不能反抗，也不能問！他十分霸道，所下之命令，你願意的要幹，不願意的也要幹！」

燕北漢道：「既然你們也認爲他霸道，當初爲何要聽令於他？後來又爲何不反抗？」

駱尚賢嘆了一口氣：「正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當初咱們幾家是財迷心竅，爲了錢而加入『尖刀會』！『萬乘使者』手段十分毒辣，誰反對他便派人暗殺之，而且誰也不知道，他還收買了許多武林人物，因此不敢反抗！」

夏言心中也猜到幾分，接問道：「顧名思義，『萬乘使者』必是朝廷之大官，你猜得到麼？」

駱尚賢沉吟道：「小女子愚昧……猜他可能是嚴太師……但這只是小女子胡猜的，事實上他手下養了一批死士，替他傳達命令，每次都蒙着臉，只以一把金尖刀爲記，因此咱們對上面的事，均不甚了了！」

燕北漢接問：「你爲何要殺史重生？又是如何下手的？」

「因爲他和陸鳳鳴都有反抗之意，使者要殺他倆，我本對史重生無好感，更不願嫁給一個紈袴子弟，因此毅然從命！他和你殺了周千峯之後，依約先到襄陽與我見面，然後再帶他回家，當時小妹在他酒中下了慢性毒藥，而且要他動手殺死你，誰知他殺不了你，反爲你所殺！」

燕北漢罵道：「放屁！他是被你殺死的！你又爲甚麼要殺我？」

「我當時認爲留下你是個禍根，周千峯被殺一事，只要你活着，便有可能被你洩漏出去！」

燕北漢續問：「既然如此，後來爲何又不動手？而且還假裝好心，是何道理？」

「小妹一直與葉三妹爭鋒，她要利用你，我十分奇怪，是以暗中跟踪，後來知道你上當，我自然要將其臭底告訴你，好取而代之……」

燕北漢截口問道：「你們到底想利用我甚麼？」

「因爲你憨直，容易『上手』，二來武功又高，我殺了史重生，她自然要你殺陸鳳鳴！只可惜這婆娘沒有自知之明，無端端搞出個紫茄葫蘆來，否則你們又怎會警覺？」

燕北漢暗呼一聲慚愧，因爲那時他尚未警覺，只聽駱尚賢又道：「此事若由我來做，絕不會如此拙劣，素倩和裴沅亦是下三濫的人物，否則夏大人又怎能逃過大難？」

夏言笑問道：「但最終逃不過大難的，却是你自己！」

燕北漢吸了一口氣：「再問一個問題：周千峯的小妾穆雙雙明明尚在人間，爲何他承認殺死了她？」

「因爲有一位妓女，冒名穆雙雙，做了幾件損害周千峯聲譽的事，最後爲他所殺，因此你們問他，他當然會承認了！」

燕北漢冷笑一聲：「說不定此事也是你們策劃的！」

「要殺他何須費這麼大的氣力？只是湊巧拿它來用一用罷了！」

「周千峯非你們的人，爲何你們要殺他？」

「這個小妹便不知道了！」

夏言道：「周大俠曾救過張經總督！」

燕北漢道：「這就難怪了！」

駱尚賢道：「這倒還不止，陸榮陞在丹徒經營，穆雙雙恰好住在附近，說不定他已掌握了些秘密，因此也容不得他活下去！」她吸了一口氣：「你問了這許多問題，我亦一一回答了，該放我走了吧！」

燕北漢繼續問：「再問你最後一個問題，沈又昇和楊展棠也犯了你們？」

「沈又昇的情況跟周千峯差不多，楊展棠剛好在場，他只能說是去送死！」

「哼，你說得倒輕鬆，證明你是個冷血的女人！」燕北漢回首問道：「夏大人！還有問題要問她麼？」

夏言搖搖頭，燕北漢重新提槍，指着駱尚賢，駱尚賢吃了一驚：「大哥，我已依你開出來的條件盡我所知提供，你要食言？」

燕北漢道：「我不會拿你去勞軍，敎你死前保持清白，我也不向你拿那半顆解藥，因此我亦可說沒有食言。以你之行逕，死有餘辜，何須多言？」駱尚賢雙眼流下兩串淚珠，更添幾分可憐之態，燕北漢不敢多看！閉上雙眼。

「大哥，大哥你看看小妹……你捨得麼？小妹答應你，終生陪伴你！」

燕北漢雙眼突然睜開：「我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前天我自陸家出來，於街上遇到的那個人到底是你，還是你妹子？」

「是我妹妹，我本來要我妹子假扮成我的，好迷惑你的，誰知那死丫頭居然不聽話，把眞相告訴你！」

燕北漢道：「你迷惑我，是打算瞞我，因爲當時你已潛進陸家，準備殺死陸雲龍？」

駱尚賢點點頭：「事實上，當時我已經得手！那時，我恨不得殺死她，但如今……她是個好姑娘，大哥，你須答應我，不要爲難她……她自小連鷄也不敢殺，請你放過她！」

燕北漢猛一聲大喝，他又閉上雙眼，手臂用力伸前，槍尖便透體而進，刺進駱尚賢之心房！待他收回短槍，方敢睜開眼睛，但見駱尚賢雙眼圓睜，留下至死乃不信燕北漢會殺死自己之神態。

燕北漢一脚將她屍體踢倒，道：「夏大人，請你派人收屍，我得先趕去陸家，馳援韓先晋！」

夏言微笑道：「壯士且慢去，下官有一句話要對你說，解藥可能在她身上！」

* * *

陸家之戰，已逐漸由激烈轉爲平淡。陸家家丁已早被制服，只剩下陸榮陞、陸金龍、駱英豪和素倩、裴沅五個人。韓先晋心急夏言之安危，轉頭對手下道：「你們快回去看看！」

鳳千千首先得手，長鞭纏住陸金龍之寶刀，作狀欲抖，嬌軀倏地標前，短劍分心便扎。陸金龍吃了一驚，連忙棄刀倉皇後退，鳳千千手腕一抖，鞭梢伸直，鋼刀向陸金龍射去，她人亦同時飛前。

陸金龍聞得背後風聲急响，伏下閃避，鳳千千人未至，長鞭又向其頭臉抽去，陸金龍見不遠之處，地上有把棄刀，和衣往地上滾去。不料鳳千千的長鞭似乎長了眼睛般，猛地飛落，抽在其大腿上，疼得他怪叫起來，但他仍然極力伸手去抓地上之棄刀。

說時遲，那時快！鳳千千脫手將左手的短劍拋出，直奔陸金龍之胸膛，陸金龍顧此失彼，被短劍射個正着，鳳千千長鞭隨之落下，纏住他一雙腿，再用力一抖，陸金龍登時飛上半天。

與此同時，素倩亦吃了胡通宇一拳，打得她彎下腰去，胡通宇左腿一橫，又將她掃倒於地，旁邊的人一湧而上，將她擒住！

裴沅見妻子被擒，心神大亂，

施天青見狀，接連發射好幾把暗器！「呀……」裴沅身上中了三四枚飛彈，失聲慘叫。

韓先晉道：「好，就剩下這兩個人，看他倆還能支持多久！」

駱英豪也笑道：「閣下高興得太早了，即使咱們今夜被殺，但你也來不及救夏言！他日你如何向天下百姓交代？哈哈……你日子也不好過！」

話音剛落，只見圍牆上飛下一條人影，可不正是燕北漢：「駱英豪，你還是趁早死心吧！夏大人仍活得好好的，倒是你那寶貝女兒已經死了！」

駱英豪臉色一變，罵道：「胡說！你不要命啦！」

燕北漢哈哈笑道：「你女兒臨死前已交出解藥給我！她對你這個父親逼她做違背良心的事，十分痛恨，認爲死了反而乾淨！」

駱英豪大叫一聲：「老子先殺了你！」他長劍急舞，要突圍來鬥燕北漢，奈何杜一非一把刀十分快，封得嚴絲密縫，駱英豪難越雷池半步。

陸榮陞冷哼一聲：「老駱，你女兒幹的好事，今日全栽在她手中！」他說話分神，立即中了韓先晉一劍。

燕北漢道：「杜兄放他過來，小弟要親自殺他！」杜一非刀稍鬆，駱英豪突圍而出，揮劍强攻，燕北漢雙槍並舉，見招破招，毫不退讓，他以逸勞待，自信能勝，是故並不與對方搶攻。

陸榮陞之武功本來就稍遜半籌，手臂中劍之後，更加不濟，韓先晉加强攻勢，只片刻，又在其右腿上刺了一劍，血流如注：「姓陸的，你若投降，咱們尚可放你一條生路！」

：「放屁！老子會投降？你別作夢了！」陸榮陞言畢，倏地退後，反握單刀，刺進自己之心房：「你休想在我口中，探出一句話來！老子雖死，『萬乘使者』也不會放過你們！」

韓先晉大怒：「甘當奸臣走狗，死有餘辜！」他標前幾步，又在其身上加了兩劍！

陸榮陞之死，對駱英豪毫無影響，依然瘋狂進攻。燕北漢一連接了四五十招，待對方氣力稍衰便開始反攻，駱英豪視死如歸，對燕北漢雙槍視若無睹，採取兩敗俱傷之打法，杜一非在旁押陣，暗暗擔心，忙提醒燕北漢小心。

駱英豪表面上雖然凶悍，但他這種打法，破綻最明顯，燕北漢覷得眞切，左槍霍地畢直刺出，正中其右臂！駱英豪大叫一聲，一甩臂，揮劍再攻，他身上佈滿血漬，神態甚是恐怖，燕北漢見狀，不由退了兩步。

駱英豪瘋狂似的叫道：「你害怕了麼？」

韓先晉急道：「駱英豪，只要你投降，便還有活命之機會！」

駱英豪大笑：「你肯放過我，但有人不放過我！」

杜一非冷笑道：「眞是好笑，肯放過你的，你要跟他拚命，不肯放過你的，你反而不敢反抗，這是甚麼道理？」

駱英豪一聽，不由呆了一呆，只此一慢，燕北漢又抓到機會，一槍刺進其右腿，這一槍入肉甚深，駱英豪一個踉蹌，幾乎撲倒於地。

就在此刻，裡面倏地奔出一個少女來，喊道：「你們停手！」燕北漢抬頭一看，這少女長得與駱尚賢一模一樣，一時之間，燕北漢也呆了一呆，若非駱尚賢確實死在其槍下的，他幾乎懷疑，此姝是駱尚賢！

少女來至燕北漢身前，哭道：「燕大哥，請你放過我爹爹吧！」

燕北漢嘆了一口氣，道：「令尊甘當奸臣走狗，殘害忠良，死有餘辜，我不殺他，『萬乘使者』也不會放過他！」

駱英豪一見到小女兒，臉色便大變：「慧兒，你爲何又回來，當眞要氣死爲父麼？」

駱尚慧哭得似淚人般：「爹，姐姐跟你……教女兒一人如何偷生，燕大哥，你把我也殺了吧！」她忽向燕北漢撲去，迫得燕北漢忙不迭退後。

駱英豪忽道：「住手，老夫有話說！燕北漢、杜一非，你們得答應我一件事，老夫自然會給你們一個公道！」

燕北漢道：「你且說來聽聽！」

「老夫自知雙手沾滿了忠良鮮血，死有餘辜，但最放心不下的便是小女，」駱英豪吸了一口氣：「她自小雖然便從我學武，但膽子比老鼠還小，從未殺過一個人，這種人該死麼？」

燕北漢期期艾艾地道：「她既然如此善良，我又怎會殺她？」

駱英豪雙眼一瞪：「老夫是要你保護她，保護她一生！老夫的家財全部送給你，由你任意處理，你答不答應？」燕北漢看看駱尚慧一眼，見她哭得似淚人兒般，心頭惻然，不敢吭聲。

杜一非問道：「咱們答應你之條件又如何？」

「不是你，是他燕北漢！老夫只相信他一人！」駱英豪道：「若燕北漢肯答應，老夫便當你們的面自殺！」

駱尚慧道：「不，爹你不能死！您也是被迫的！他們應該去殺『萬乘使者』才對！」

駱英豪苦笑一聲：「爲父還沒反對使者的膽量！何況屆時你更不能活命了！老夫今日自殺！請你們對外宣佈老夫是被你們所殺的，則使者也許尚能放過小女！燕北漢，老夫送你一位如花似玉的女兒，還有一份龐大的家財！你還不心足？」

「在下……」燕北漢望一望駱尚慧，又看看杜一非，不知如何答覆。

杜一非道：「這個也得令嫒首肯，否則你教燕北漢如何保護她？」

駱英豪招手喚來女兒，附耳說了一陣，駱尚慧雙腿一曲，跪在地上，口中直呼：「爹，你教我如何活下去……」

「燕北漢是個好人，他不會待薄你！」駱英豪老淚縱橫：「恕爹再不能照顧你了，也請原諒爹……你好自爲之！」

駱尚慧垂首飲泣，駱英豪輕撫其頭：「痴兒，爲父爲了金錢，甘願出賣良心，得此下場，其實乃是自招的，也是必然之結果，你不必傷心！」忽然揚聲道：「燕北漢，你聽清楚了，若不善待吾女，老夫化鬼也不放過你！」他虎吼一聲，反手一掌擊在天靈蓋上，腦漿迸裂，但人仍挺立着。

駱尚慧一看又大哭起來，杜一非嘆息道：「他倒不失是條漢子，臨終前覺悟前非！」

韓先晉已得到手下報告，夏言平安，駱尚賢伏屍樓上，因此立即吩咐手下清理現場：「將屍體抬到郊外安葬，未死的，交給官府處理！」

駱尚慧忽然轉頭道：「小女子求你們一件事，請讓我單獨安葬家父及姐姐！」

韓先晉頷首：「請燕兄協助她！」又派了兩三個官兵給他使用，漏夜便將屍體運出城外。

* * *

晨曦下，草木閃着亮光，翠綠的山崗添了幾座黃土堆，白烟裊裊，襯着哭聲，氣氛與景物實在不配。

燕北漢乾咳一聲，「二小姐，人死不能復生，請節哀順變……天亮啦，咱們走吧……」

駱尚慧抬起頭來，道：「你是你，我是我，何須你關心？」她邊說邊長身，拂拂塵土，抬步而行。

燕北漢急問：「二小姐要去何處？在下已答應令尊，要保護你！」

「那是家父要求你的，我可沒有求你！我只求你別殺家父，爲何你不答應？」

恰好杜一非和鳳千千乘馬而至，杜一非聞言道：「但燕兄亦的確沒有殺令尊！令尊是覺悟前非而自殺的。二小姐，你獨自上路必有危險……」

駱尚慧截口道：「我孑然一身，生有何歡，死有何懼？諸位不必杞人憂天！」言畢跳上鳳千千的坐騎，揮鞭策馬馳去。

杜一非低聲對燕北漢耳語一陣，鳳千千又在旁慫恿，燕北漢乃下山，跳上杜一非的坐騎追下去了。杜一非拉着鳳千千的玉手，相顧而笑。

（本篇完）

上文提要：江青嵐、蘭兒同上析城山，他只知此名山，却忘記她父母是名人……析城雙兇符奇立、遲琇却不知女兒和江削斷了王屋散人成名兵器毒冰輪的兩枚倒鉤，及至知道他的來意，只好叫女兒對質，王屋散人這才知道徒兒溫璜說謊，但不甘認錯，堅持要找江理論，析城雙兇亦不甘示弱，堅決拒絕，雙方爭持不下，王屋散人想以武力制勝，雙兇亦不遑多讓……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雙紅傳

表演彈指金丸　怒失曠世靈丹

啊！他還是不出來的好，否則被王屋散人瞧到，就會立時捨了爹娘，向嵐哥哥下手，他那裡是這臭老頭的對手？

她心中想着，偶一側頭，發覺辣手郎君溫璜並不是專心瞧着鬥場。

他一隻左手雖然還撫着右臂，但顯然痛楚大減，一雙賊溜溜的眼兒卻緊盯着自己，露出貪婪之色。

不由暗暗啐了一口，這小子壞死啦！連他師傅的安危都置之腦後，真可惡！

溫璜自從服了師父的藥末，痛楚大減，後來師父和析城雙兇動上了手，那種凌厲慘烈的場面也使人看得驚心動魄，戰慄不安。

可是，他一瞧到蘭兒那份忽驚忽喜的模樣，嬌美如畫，就忍不住分了心。

目光常常從鬥場中移到蘭兒身上，最初，是瞧瞧鬥場，又瞧瞧蘭兒，瞧瞧蘭兒，又瞧瞧鬥場。

後來，他終於被蘭兒的嬌美吸住了目光，越看越不忍離開，有點兒失魂落魄，神不守舍。

正當此時，突然，鬥場中響起兩聲蓬然巨震。

只見天狠天狐和王屋散人已分站成了一個品字形。

各人都彎腰曲膝，雙掌護胸，目注着對方，一動不動。

蘭兒從沒見過這樣的招式，也叫不出名堂來。

正自驚奇，三個人的身子竟同時縱起，凌空發掌。

這下蓬然巨響，比先前那兩聲還要響亮。

四面山谷，蓬蓬回響不絕。

鬥場上頓時又沉靜下來，但空氣依然十分緊張。

蘭兒心頭小鹿也被震得怦怦直跳，急忙抬眼望去，三條人影就在這聲巨響之後，向三面分開。

分毫不差的落到原來位置上去，好像都在運氣檢查身體。

蘭兒知道早先聽到的兩聲巨響，也一定是這樣發生的。

這是比拚內力，心中不覺暗暗吃驚，憑爹娘的功力，王屋散人居然以一敵二，還支持得住，並不落敗，那麼他的功力，豈非比爹娘還要厲害？

嵐哥哥為了自己，損壞了他的兵器，日後如果遇上，可眞是危險萬分。

她想到這裡，不由打了一個冷顫。

再看王屋散人，這時又開始彎腰曲膝，鼓氣待攻。

蘭兒估高了王屋散人，不由又替爹娘躭起心來。

急忙瞧去，原來爹娘他們也都已彎腰曲膝，雙手一伸一縮的在伺

機而動呢！

眞古怪！活像三隻大龍蝦似的，你瞧着我，我瞧着你。

不是一進兩退，便是兩進一退，大家永遠保持這個距離，踏着碎步。

不，現在繞圈圈了，走得很慢，走兩步，又停一停，一會往左，一會兒又忽而往右。

蘭兒漸漸覺得十分好玩，這是小孩子時常玩的老鷹抓小鷄，原來這樣也可以比功夫，她眞想也跳進去玩上一陣。

要知道在場中三人而言，比之先前的揮掌應敵，何止險惡上幾倍？

只要其中一人稍有疏忽，就會被對方乘隙而進，萬鈞一擊，因此，他們誰也不敢絲毫分心，力蘊雙掌，全神貫注。

何況方才已經對過了三掌，誰都心裡明白，豈肯冒險發難，授人以隙？

時間一點一滴的過去，三個人由繞圈徐行，又進入了靜止狀態，各踞一方，眈眈而視。

蘭兒等了大半天，兀是不見半點動靜，又覺得不好玩起來。

這樣多沒有意思，爹娘也眞是，老躭着幹麼？不會一起趕過去，給他一掌？

她心中漸感不耐，坐着的身子忽然從大石上站了起來。

天狐焉有不知女兒的心理，目光稍微移動，瞧了女兒一眼。

驀見王屋散人一個身子，快如離弦之箭，雙掌齊發，驟然向天狐撲去。

蘭兒瞧得心頭大駭，不禁驚叫了一聲。

天狐雖然略微分神，到底是久經大敵之人，臨危不亂。

腳尖用力一點，人已打橫裡翻出。

就在蘭兒驚叫的同時，天狠符奇立也用出十成功力，雙掌齊揚，勁風呼嘯，向王屋散人側面攻到。

王屋散人自然識得厲害，不敢硬接，趕緊一縮身，往後暴退。

天狠這一招蓄勢已久，全身功力所聚，豈同等閒！王屋散人身形驟退，只聽砰的一聲，先前撲到之處，被天狠掌風打得塵灰飛揚，碎石四濺，不由也暗暗咋舌。

身形乍停，瞥見天狠因一招打空，招式用老，雙掌還沒收轉，此時不乘隙進取，更待何時？心念疾轉，足尖剛一點地，便又反彈而起，一聲朗笑，十指如鉤，迎着符奇立兜頭抓下。

天狠不防王屋散人堪堪退出，又會驟然撲來，自己雙掌還沒收轉，要想封架，都嫌不及，立即點足仰臉，施出一招「鯉魚倒竄波」，向後竄出！

這一下，應變神速，退得已是十分快捷，但足面上還是被王屋散人指鋒掃中，痛辣異常。

那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天狐遲琇斜刺裡躍出之後，便見丈夫追蹤撲來，王屋散人身向後躍。那知就在轉瞬之間，因丈夫一招打空，王屋散人乍退疾進，又反撲回去，不由暗罵了聲：「好狡獪的老賊！」

心中有氣，也立即閃身追出，右掌運起十成功力，對準王屋散人右肩拍出。

這三人的動作，全都快捷異常，在時間上，也不過前後分秒之差。王屋散人飛撲抓下，天狠堪堪向後竄出，天狐的全力一擊，也同時拍到，等王屋散人發覺風聲有異，左掌趕緊向右迎出。倉猝應敵，最多也只能運上五六成力道，怎能和天狐全力一擊相抗？只聽「砰」的一聲，王屋散人一個身軀，直被震出去二丈來遠。

他們從晌午打到這時，已是黃昏時候，幾個時辰，少說也有一兩千招了。

一陣陣的歸鳥聒噪，天色逐漸昏暗下來，王屋散人腰肢一折，趁勢飄落在三丈以外。雙手一拱，朝符奇立夫婦朗聲說道：「符兄、符大嫂掌法高明，兄弟已經領教過了，明日清晨，當再向兩位領教兵刃。」

符奇立也拱手道：「只要祁兄有興，愚夫婦一定奉陪。」

王屋散人率着辣手郎君溫璜，逕自下山而去。

天狠夫妻因和王屋散人打了半天，消耗了不少內力，而且明天仍須繼續比鬥，是以回轉石屋之後，就急匆匆的向後進靜室中走去。

蘭兒可比她爹娘還要心急，她大半天沒瞧見嵐哥哥了，撇着他一個人，不知在幹些甚麼？三腳併作兩步，就往嵐哥哥房中跑去，剛到門口，便躡手躡腳的往裡一瞧，只見嵐哥哥一個人靜靜的在窗下看書，不由心中暗自好笑，難怪讀書人十個有九個是書呆子，捧着一本書，就不肯放，要是我呀，悶也悶死了，誰還躭得住？

「蘭兒，你怎麼去了這麼久才來？」

江青嵐放下書本，兩道湛湛眼神清澈澈地往門外射來。

蘭兒不由吃了一驚，自己走得這麼輕，竟被他發覺了，方才本來還想嚇他一跳呢！

「你瞧，屋子裡這麼黑了，也不點燈。」蘭兒一面剔着銀釭，點上了燈，一面又道：「嵐哥哥，你知道今天來的是誰？」

江青嵐笑道：「你不告訴我，

我怎會知道？」

蘭兒道：「是王屋散人。」

江青嵐道：「王屋散人？」

蘭兒道：「唔，就是爲了毒冰輪上兩個倒鈎被你削斷，才帶着他寶貝徒弟尋上門來。」

江青嵐聽得心頭一驚，王屋散人是「銀拂金丸如意玉，量天寒尺毒冰輪」中的毒冰輪，名列六絕，這回他親自尋上門來，豈肯善罷？不由急忙問道：「他說些甚麼？」

蘭兒嗤的笑道：「他那寶貝徒弟被我問得只是點頭，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臭老頭一怒之下，就把自己徒弟的臂膀也一掌打折了，後來他和我爹娘動上了手。」

她微微一頓，又道：「啊！他明天還要來呢！嵐哥哥，你仍舊在這裡看書，別出去，我爹娘會打發他的。」

江青嵐正色道：「他衝着我來的，怎好躲着不出去？」

蘭兒急道：「你不知道，這臭老頭本領大呢！今天和我爹娘兩人還打成平手，你明天千萬不能出去。」

江青嵐瞧她焦急模樣，心中不忍，只好笑着答應了。

未幾石嬤叫兩人進餐，還不見天狼夫婦出來，敢情兩人急於練功，連晚餐都無暇吃了。席間，蘭兒還不放心，一再叮囑嵐哥哥明天不可出去。

一宵無話，晨曦初上，王屋散人已率着徒兒上如意嶺來。

五個人又一齊來到昨天打鬥的一塊空地上，天狼夫婦拿的是一對白玉如意，王屋散人用的當然是那柄青玉爲桿白玉爲輪的毒冰輪。

這倒湊巧，三個人全是以玉石作爲武器。在陽光照耀之下，閃着晶瑩光彩，如果不知這三人名號的人看了，眞不會信他們是在準備着生死決鬥。

王屋散人瞧了天狼、天狐一眼，然後朗聲笑道：「江湖上把咱們『銀拂金丸如意玉，量天寒尺毒冰輪』列爲武林六絕，大家也難得遇上，昨天在掌上既然分不出勝負，今天換了成名兵器，好歹也總得分個上下。」

天狼哈哈大笑道：「當然，當然，祁兄有甚麼壓箱子本領，儘管使出來好了！」

天狐接口道：「那還用你說？祁大哥，你可得手下留情啊！」

王屋散人只是冷笑了一聲，道：「兩位請罷！」

天狼道：「還是祁兄先請。」

夫妻倆左右一分，兩柄玉如意斜抱胸前，就等候王屋散人發招。

王屋散人不再客氣，毒冰輪隨手一揮，一輪青影分別向天狼、天狐身前奔去。

天狼不等對方近前，身子霍地右轉，右手玉如意劃起一圈弧形，由左向右，逕叩王屋散人左背「笑腰穴」，右手才堪堪擊出，左手一招「仙女採蓮」，五指箕張，驟向對方左胸「將台」穴抓到。

他這一招雙式，一取前胸，一取後背，簡直又快又辣，迅疾萬分，王屋散人不禁爲之一凜！

那知疾風颯然，天狐遲琇恰也同時出手，她和丈夫配合得十分巧妙，在王屋散人毒冰輪遞出之時，竟然和天狼一樣，身子滴溜溜一個左轉，右手玉如意一道弧形，由右向左，襲到王屋散人左胸「將台」穴，左手一縷指風，却點到左背「風門」穴。

兩人同時進攻，同一招式，一個由左往右，一個由右往左，兩道弧形精光交叉而至，同時攻到。王屋散人左右前後，四面受敵，任他功力再高，也無法封架，兼顧甚難。接是接不下去了，情急之下，雙脚一點，使出「一鶴冲天」，颼的憑空拔起三丈來高，往斜刺裡飛落，心中不禁暗暗叫了聲「慚愧」。像這樣在第一招上，就被人家逼得手忙脚亂，可說是自成名以來，還未曾有過。

王屋散人一退之後，陡然發出一聲震懾心神的厲笑，毒冰輪刷刷三招，展開他稱雄江湖的「毒龍輪法」，飛身疾向天狐撲去。

但聞勁風呼呼，輪影如山，由四面八方湧上，迅猛奇狠，凌厲無匹，剎那之間，已把天狐困入其中。

「毒龍輪法，果然名下無虛！」天狐身在輪影之中，居然還毫不在意。只見她足踩七星，手揮如意，一條人影，閃前退後，忽左忽右的連閃帶封，把王屋散人三招快速絕倫的急攻，拒之門外。

到了第四招上，天狼符奇立的一柄玉如意也閃電劃到，內外交攻，逼得王屋散人不得不撤招退守。

要知這三人的武功，都已達到了爐火純青之境，這一動上手，眞是雷霆萬鈞，間不容髮。

天狼、天狐兩夫妻的一對玉如意，同進同退，相輔相成，前後呼應，配合得妙到毫巔，這正是析城雙兇仗以成名的「陰陽雙玉正反七十二式」，一正一反，招式完全相同，虛虛實實，變化多端，極盡詭異之能事。而且兩人的兩隻左手，也不斷的使出「兩儀爪掌」，互相配合，忽抓忽劈，勁風雷奔。

王屋散人「毒龍輪法」原以專鎖敵人兵刃爲主，但此時對方手上，既非鐵器，自然無法傳毒，是以他使的，乃是另一種打法。

青玉毒冰輪急如狂風驟雨，只見急攻快打，幢幢輪影，呼呼毒風

，向兩人漫天蓋地般攻來。他想利用毒冰輪上的毒氣，激蕩成風，讓對方聞風中毒，這是他平日對付强敵時的一貫技倆。

但天狼夫妻却早有準備，不但兩人分立在上風頭上，而且鼻孔上也早已塞上了棉花，在毒冰輪的隙縫中，挪來閃去，彷如水中游魚，絲毫不受影響。

王屋散人憤怒之餘，左手也使出從不輕用的「黑煞掌」來。他雖以毒冰輪名震江湖，但浸淫在「黑煞掌」上的功力，舉世也無出其右。因爲這種功夫，純走旁門邪徑。

縱然對方功力相若，只要挨上一掌，亦必爲黑煞之氣所傷，毒攻內腑，乃是一種陰毒無比的武功。是以天狼夫妻，也不敢和他硬接硬拚。

三個人像走馬燈似的，在場中驟然而聚，猝然而退，各出絕招，也各懷凜懼！

蘭兒漸漸被鬥場中激烈的搏鬥所吸引，看得又驚又怕。但一面又暗暗高興，爹娘傳給自己的「陰陽雙玉正反七十二式」，居然威力有恁般大法。

她把三人的招式可以看得清楚的，都記了下來，覺得每招每式都是精奧絕倫。要是換了自己，根本一招也封架不開，眞是驚險凌厲，到了極致。

鬥場中的情形，越來越使人驚心動魄了。

連一直瞧着蘭兒發呆的辣手郎君溫璜，這時也面露緊張，把精神和目光都投注到鬥場中去。

在陽光照耀之下，三個人全都看不清人影，只是一片晶瑩瑩的耀眼精光，一片寒颼颼的急勁風聲，分不清王屋散人、析城雙兇，也分不清毒冰輪和玉如意。

武林六絕中，三位絕世高手，這時已發揮出他們數十年潛修苦練的無比功力，和數十年融會貫通的獨到心得，這眞是武林中難得一見的慘烈場面。

蘭兒也好，溫璜也好，任你平日久得父母師長，耳提面命，家學淵源，面對這場拚鬥，除了瞧到一片瑩光之外，誰還分得清敵我，瞧得清招法？

但另外却有一個人，隱身在大樹之上，却瞧得心領神會，豁然貫通。他就是出身崆峒門，新近才得正式列入崆峒門牆的江青嵐。

原來他昨晚聽蘭兒說起，王屋散人師徒原是衝着自己來的，後來和天狼夫妻打了一天，分不出勝負，第二天還要再來。自己在這裡作客，反倒累了蘭兒父母，心中感到十分不安。

王屋散人名列六絕，武功之高，連天狼夫妻，都只打個平手，自己和人家相比，何異以卵擊石？出去了，不但幫不了忙，更會使得天狼夫妻礙手礙脚，蘭兒一再叮囑，要自己千萬不可出去，當然也不無理由。

但繼而一想，自己這次原是找尋紅線姑娘而來，天涯海角，五湖四海，誓必把她找到爲止。難道得罪了王屋散人，就在析城山躲上一輩子不成？

何況像他們三位絕世高手的比鬥場面，曠世難逢，自己端陽峭山之會，也近在眼前，事先能夠觀摩高手比鬥，也可增長閱歷。

想到這裡，那裡還按捺得住？

清晨起來，盥洗之後，就佩上長劍，悄悄的溜出石屋，閃到一片樹林之中，然後找了一棵枝葉茂盛的大樹，隱蔽住身形。

如果以天狼夫妻和王屋散人的內功修爲，換在平時，臨近大樹上隱着一個人，自然不容易瞞得過去。但今天情形不同，各人都面臨大敵，不敢分心，是以並沒發覺出來。

江青嵐踞高臨下，三人的精微絕招，盡收眼底。

他自從得到大師伯空空兒，以本身眞氣替他打通生死玄關，功力何異陡增數倍，再加三月面壁，連崆峒派號稱最難練的「離合神功」，也足足有了三四成火候。

此時的江青嵐雖然還不能和眼下三個高手相比擬，但相差的，也不過是火候與經驗而已。

是以他瞧着三人各以上乘武功相鬥，不但瞧得清清楚楚，而且只覺一攻一守之間，沒一招不是出人意表的極妙之作。

因爲場中三人的功夫都已到了化境，對方不論使出如何殺着，誰都能輕易化解，是以必須另創奇招，才能克敵。這樣大家翻翻滾滾，各盡變化，對拆了將近十招，還是功力悉敵，不分上下。這可便宜了江青嵐，心中默記潛思，手上也不停的比劃，刻意模仿。

太陽漸漸的移到正中，三人手上的三件玉石兵器，更是霞光萬道，蔚成奇景。招法也更出奇制勝，層出不窮。

江青嵐瞧到精妙之處，不自覺的駢指如戟，代替兵刃，向前劃出。

要知崆峒派的「離合神功」，玄門絕學，何等厲害？他雖然無心揮出，但這一下，何異利劍？只聽「喀」的一聲，一段手臂粗的樹幹，不但立被截斷，還「呼」的一聲，震飛出去二丈來遠，往場中落去。

他立時驚覺，知道不妙。只見鬥場中倏然飛起一條青影，在眼前一閃，王屋散人手抱毒冰輪，業已站在自己面前。

辣手郎君溫璜一眼瞧到江青嵐，便大聲喊了起來：「啊，師父，就是他，姓江的小子！」

蘭兒大驚失色，同時急叫：「是嵐哥哥，爹，娘！」

天狠天狐聽到女兒驚叫，怕王屋散人驟下毒手，也雙雙趕去，但終究遲了一步，王屋散人面露獰笑，「嘿」的一聲，青光暴漲，一片輪影，像泰山壓頂般往江青嵐當頭蓋下。

正當此時，驀聽「嗆」的一聲龍吟，但見銀花朵朵，劍影漫天，從江青嵐身邊湧起。

王屋散人出手既快，收招更速，他不待兵刃相接，倉猝之間，暴退了七八步。

原來江青嵐失手斫斷樹幹，已知不妙，王屋散人飛落眼前，他早已手握七星劍柄，凝神戒備，心中也閃電搜索。瞧他方才和天狠夫妻激戰的情形看來，對方如果出手，憑自己所學「通天劍法」中的劍招，即使連「追魂八劍」在內，也沒有一招足可和他對手。有之那只有劍神崑崙老人傳給自己的那招「乾坤一劍」，差可一試。

不過王屋散人名列六絕，武功勝過獨角獸公孫無忌甚遠，自己能否擋得住？也着實堪虞。

其實這不過是江青嵐還把自己當作生死玄關未通之前的武功，來衡量罷了。

一個人內功到了相當火候，即使是普通招式，也非同小可！何況「通天劍法」，乃是崆峒派鎮山之寶？以他此時的功力，雖非王屋散人敵手，也不會像想像之壞。

就在他心念疾轉之際，王屋散人毒冰輪業已迎頭擊下。光是由上而下的這股勁疾內力，也壓得空氣驟緊，使人一窒！

江青嵐那裡還來得及考慮，不問管不管用，七星劍「嗆」然出匣。劍尖疾震，接連推出九個小圈！

三方動作，全都快逾閃電，江青嵐一招出手，王屋散人倏然後退，天狠、天狐也一左一右，相繼撲到！

江青嵐固然想不到這招「乾坤一劍」，會有如此威力？竟然連號稱武林六絕的王屋散人，也會被逼得後退不迭！王屋散人却更怔得說不出話來，對方輕輕年紀，這出手一劍，居然是自己生平所未見，不但無法破解，簡直無法還手！

天狠夫妻雙雙趕來，原是爲了攔擊王屋散人，但這時也臉色驟變，怔怔的站住身形！

王屋散人驟覺身後微風颯然，回頭一瞧，一狠一狐，臉色鐵青，站在自己身後，心頭更是一凜。暗想：光是析城雙兇，自己已難有勝算，何況眼前再加上姓江的小子，不但手上是柄斷金切玉的古代神物，尤其那手劍法，更大是奇詭，如果三人聯手，自己更難討得好去。

想到這裡，突然仰天一陣狂笑，厲聲說道：「符兄、大嫂，今日之事，祁某衝着兩位，權且別過，只要出了如意嶺，兄弟自會找這小子算賬！」

說完，就率着辣手郎君，頭也不回的往山下而去。

蘭兒驚魂甫定，她雖然沒瞧清楚方才動手情形，但王屋散人是被嵐哥哥一劍擊退，則絲毫不會有假，她心頭這份狂喜，眞比自己戰勝還要快活。

「嵐哥哥，你……」她嬌軀一扭，驀地向江青嵐立處飛奔過去。

「站住！」天狠符奇立大喝一聲，左手一把拉住飛奔過來的蘭兒的臂膀，向後猛力一摔。蘭兒滿懷高興，冷不防會被爹這麼一摔，一個嬌軀登時往後直飛過去，幸虧天狐眼快，雙脚一點，身影飛起，伸手一撈，才把蘭兒的身子接住，輕輕放落。

蘭兒還當是爹一時失手，那知身子站穩，抬頭一瞧，自己娘寒着一張臉，連一絲笑容也沒有。噫！爹也臉色鐵青，一步步向嵐哥哥走去。這又爲了甚麼？

天狠符奇立一雙目光投注在江青嵐臉上，沉聲說道：「江少俠，老夫有一事相詢，不知可否直言？」

江青嵐還劍入鞘，躬身道：「老伯有何教言，但請吩咐。」

天狠冷冷的道：「是你的師承宗派。」

江青嵐道：「晚輩崆峒門下……」

天狠不待他說完，突然厲聲問道：「有何爲證？」

「這……」

江青嵐聽得大是愕然，自己崆峒門下，難道還有假的？這要自己如何回答？

天狠「嘿嘿」的冷笑了兩聲。

「爹，嵐哥哥是崆峒門下咯！」蘭兒瞧着爹臉色不對，心中一急，連忙補充一句。

天狐猝然問道：「江相公，你不是說只跟一位教書的老夫子練了五年武嗎？」

江青嵐俊臉不由一紅，囁嚅的道：「伯母不可誤會，晚輩確實跟恩師練了五年，只因他老人家退出江湖多年，不肯正式收徒。」

天狠不耐的道：「那有這麼多酸禮？」

江青嵐繼續說道：「在三月以前，晚輩無意遇上空空大師伯，才恩准晚輩正式列入崆峒門下。」

天狐望了女兒一眼，蘭兒忙道：「娘，嵐哥哥說得不錯。」

天狠不耐的道：「你聽他鬼話，分明和那黑小子一個路數。」

說到這裡，嘿了一聲，又道：「空空老兒也唬不倒人，你說你是崆峒門下，有何爲證？」

他兩次問道「有何爲證」，江青嵐忽然想起一件東西來，伸手往懷中一探，掏出三顆金黃燦爛的金丸，道：「這是大師伯賜給晚輩的見面禮，請老伯過目。」

妙手空空的「彈指金丸」，名列武林六絕，天狠如何不識？他微微一怔，才道：「空空老兒既然賜你三顆金丸，自然也傳你用法，你使給老夫瞧瞧。」

江青嵐知道此時無法推搪，只好說道：「晚輩雖蒙大師伯賜了三顆金丸，但初學乍練，功力不到，請老伯、伯母多多指教。」

天狠依然打從鼻孔中「哼」了一聲，並不作答。天狐臉色却和緩了不少，蘭兒一聽嵐哥哥要表演妙手空空的「彈指金丸」，不由高興起來，一雙妙目盈盈的遙睨着他。

江青嵐正身而立，微微吸氣，左手中指輕彈，三顆金丸，一顆跟着一顆，連珠般電射出去。一縷金線，其快如矢，轉瞬之間業已打到三丈左右。

最先打出的一顆，好像在虛空中碰上了甚麼，突然「呼」的一聲，筆直彈了回來。這飛回之勢和打出去的竟然同樣迅速，第一顆才一彈回，第二、第三也緊接着魚貫飛回。

江青嵐等金丸飛近，中指接連彈出，三顆金丸再次激射而去。金丸打到三丈左右，重又飛回。江青嵐才輕輕接住，收入掌中，才躬身說道：「晚輩獻醜！」

要知這「彈指金丸」，乃是妙手空空的成名絕技，在中指彈出俄頃，便須把指上內勁分作兩半，一半射出金丸，另一半含蓄未發的，立即貫注金丸之上，使它到了某一距離，便自生反彈作用，飛了回來，彈指殲敵，收發由心，妙手空空之名也由此得來。

蘭兒目睹嵐哥哥露了這手絕技，早已喜得心花怒放，不由叫道：「嵐哥哥，你這手本領眞好！」

天狠夫婦也瞧得心頭微凜，他們倒不在乎眼前這位青年，只是懾於崆峒派妙手空空的威名，他的得意門人，又豈容他人輕易惹得？但江青嵐方才那招劍法，顯然和黑小子同一路數。

符奇立臉上依然陰晴不定，沉默了一會，才道：「不錯，你方才使的，確是空空老兒獨門絕技『彈指金丸』，老夫自然信得過你。不過，你方才逼退王屋山祁老頭那招，難道也是崆峒派劍術？」

江青嵐搖頭道：「這一招並非崆峒劍法，那是另一位老人家所傳。」

天狠道：「你小小年紀，名堂倒不少，那是甚麼人？」

江青嵐道：「崑崙老人。」

天狠哈哈大笑道：「劍神！你碰到劍神，他已是一百年前的人了。」

說到這裡，忽然「唔」了一聲，自言自語的道：「對，那黑小子不是也自稱崑崙派嗎？」

江青嵐知道其中定有緣故，而且聽說和自己這招「乾坤一劍」又極相類似的招法，心中一動，不由問道：「老伯能否把當時情形見告？」

天狠嘿了一聲，滿面怒容的道：「那是四個月以前，有一個黑小子找上如意嶺來，自稱崑崙門下，說有一位師弟，中了『五陰手』，命在旦夕，特地趕來，向老夫討取『坎離丹』一顆。」

江青嵐微微一楞，暗想這分明是黑衣崑崙因自己中了花彌勒五陰掌，才趕來求救，不由望了蘭兒一眼。原來蘭兒也正在看他，她聽嵐哥哥說過，他是服了「坎離丹」才好的。這當然是爹送給黑大俠的，這就問道：「爹，你送了他一顆是不是？」

天狠笑道：「坎離丹功奪造化，練武之人服下一顆，可抵一二十年功力。當年你師祖大方眞人，花了數十年心力，搜遍天下名山，採集靈藥，一共才練了八顆，傳留下來只剩下五顆。爲父和你娘各服一顆，後來又給你服過一顆，餘下只有兩顆，像這種曠世靈丹，焉能憑黑小子三言兩語就輕易送他？」

蘭兒撇嘴道：「那是救人咯，幹嗎這麼小氣？」

她因爲知道黑衣崑崙上山求藥，是爲了去救嵐哥哥，這才噘着小嘴，輕輕的說了一句。

天狠並不理會，依然向江青嵐續道：「那黑小子出言刁鑽，就和老夫夫婦動起手來，他劍招雖然奇奧，但功力終究和老夫兩人還差得遠。不料在被逼之下，居然奇學突出，只使了一招劍法，便把老夫兩人同時逼退，他還說甚麼『析城雙兇，也不過爾爾！』當下就揚長下山而去。那知他當晚竟潛入老夫丹室，把兩顆『坎離丹』一齊盜走，你方才逼退祁老頭的那招劍法，和黑小子路數頗有相似之處，老夫面前，可不准隱瞞。」

江青嵐遲疑了一下，道：「老伯方才所說，那個負傷待救之人，正是晚輩。」

天狠突然怒吼了一聲：「你果然是他師弟？」

江青嵐道：「當日那顆『坎離丹』確是給晚輩服下。」

（未完‧九）

上文提要： 斷腸夫人悄對鳳凰及龍翔等說，絕命谷死者乃假的鳳嘯天，而眞的已返白骨仙處。爲顧大局，暫不宣揚，鳳凰與生母一枝花約見時，親生母却就是斷腸夫人。驚疑中，斷腸夫人乃將十餘年前遭夫鳳嘯天之害並假死易容隱身經過盡訴一遍。原來鳳嘯天與白骨仙生有雌雄雙使兄妹一對，後爲貪名與利，再施詭計入贅鳳城爲婿，接着與白骨仙暗中狼狽爲奸……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龍的傳人

英豪隱士齊聯手　白骨組合一掃光

了凡師太道：「這位大概就是夫人的掌上明珠鳳姑娘吧？」

鳳仙花笑道：「正是小女鳳凰。」

了凡師太上上下下的仔細打量一下，道：「好標緻的姑娘，出落得跟鮮花一樣，可惜龍少俠福薄，半路上殺出一個胡小狂來，鴛夢難偕。」

斷腸夫人歎息一聲，道：「姻緣天註定，半點不由人，這是命！」

接又指一下莫愁道：「莫姑娘同樣清麗脫俗，秀外慧中，是天生的一個大美人，相信他倆必能蓮開並蒂、比翼雙飛。」

這是個敏感問題，阿翔、莫愁、鳳凰三個當事人的臉上都熱辣辣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小丁及時換了一個話題道：「夫人說的好，姻緣天註定，半點不由人，別再提這些惱人的事，大家都想知道一向足不出庵的老師太怎會跑到這裡來？」

了凡師太道：「貧尼乃奉命而來。」

「奉命而來」四字頗不尋常，龍傳人愕然道：「奉何人之命？」

「黑面俠與天殘老人。」

「老師太也認識這兩位神秘人物？」

「相交已久。」

「可知他們的眞實身份？」

「貧尼身在佛門，怎會跟來歷不明之人交往。」

「是何許人？」

「時機成熟之時自會分曉。」

小丁扮了一個鬼臉，道：「先透露一點嘛。」

了凡師太一臉莊嚴道：「此乃天機，使不得，使不得。」

莫愁往了凡師太身邊一站，無限柔順的道：「兩位前輩命師太來此作甚？」

「送藥。」

「送甚麼藥？」

「解毒止瀉藥。」

龍傳人道：「可能發生不了多大作用，痳八的藥同樣可以止瀉，但一進飲食便又舊病復發，無法根絕。」

了凡師太正容道：「貧尼帶來之藥不同，共分兩種，一種止瀉，神效異常，一種解毒，放在水中便可杜絕毒源。」

小丁喳呼道：「嗨，師太可能還不瞭解狀況，溪水那麼多，車載不走，斗量不完，除非藥材取之不盡，源源不絕，否則根本解決不了問題。」

了凡信心十足的道：「可以解決，藥材若是放在溪水之中，杯水車薪，自然無濟於事，但如用在水缸之內則功效卓著。」

鳳凰聞言精神大振道：「師太之言甚是，將解毒藥放在水缸之中便可達到解毒的功效，斷絕毒源。」

莫愁接口道：「然後再服下止瀉藥，這個令人頭痛的問題便可徹底解

決。」

了凡師太道：「據天殘老人、黑面俠估計，一日之內病癒，二日之後便可恢復功力，但此乃最高機密，不得對外人言，依舊要裝成重病在身，虛脫無力的樣子。」

小丁道：「這是爲何？難道不想衝上臥龍崗，殺進白骨門？」

了凡師太道：「以逸待勞，以靜制動，二老的意思是要白雲飄帶領着她的魔子魔孫前來自投羅網。」

龍傳人興緻勃勃的道：「好一個以逸待勞，以靜制動，妙計、高招，這事好辦，不傷一兵一卒，不費一分一釐，這個假情報就會被雌雄雙使等人傳回白骨門。」

了凡師太腰間繫着一個包袱，打開來裡面有六隻磁瓶，二黑四白，裡面滿滿的裝的都是靈丹妙藥，道：「黑瓶是解毒藥，放在水中使用，白瓶是止瀉藥，專供口服之用。」

小丁拿起瓶子來搖一下，道：「各門各派的高手少說也有三百人，這夠嗎？」

老師太道：「每瓶百粒，足敷使用，每人一粒，不必多服。」

鳳凰道：「娘，我們是否應該立即將靈丹分配到各門各派去？」

斷腸夫人與了凡師太交換了一下意見後道：「我看不必，乾脆叫大家來此一聚好了，決戰前夕，羣豪有必要共聚一堂研商一下應敵大計。」

「現在？」

「現在！」

「打算將事實的眞相全部和盤托出？」

「大家同舟共濟，理當據實相告。」

「好，我們馬上辦！」

* * *

阿翔、莫愁、小丁、鳳凰是最可靠的信差，一頓飯的工夫不到，便在極端秘密的情形下，將霸城城主神州一霸胡百威、將軍莊主吳獅、葫蘆莊主張彪與侯上樹、燕青相繼請到。

一切因陋就簡，就在民宅的堂屋內開起圓桌會議來。

會議由鳳女俠主持，先將事實的眞相，盡其所知的，客觀而又詳盡的說了一遍。

這些問題皆極具爆炸性，在場諸人莫不爲之震驚、駭異不已。

最令大家驚異的自然是鳳嘯天原爲雷嘯天，毒殺髮妻，毀滅龍城，先後害死了病丐、醉俠、野和尚、趙二虎、李四豹，胡百勝等人，不僅是白雲飄的丈夫、合夥人，更是元兇主犯，始作俑者。

金燕子燕青恨得牙癢癢的，怒氣冲天的道：「這一對狗男女喪心病狂，毒如蛇蠍，龍虎八兄弟有四人死在他們手裡，不砍他們八刀死四次難消我心頭之恨！」

神州一霸胡百威的反應意外的平靜，不疾不徐的道：「本城主雖然死了兩個兒子，損失了一位兄弟，但鮮血沒有白流，霸城的清譽總算得以保全，相信從今以後再也不會有人把胡某當作是白雲飄的合夥人了。」

此老今夜感觸良深，話鋒一轉，又道：「無可諱言，三城爭霸是實，有時候動點心眼，玩點手段，甚至於意氣之爭也是不爭的事實，像霸城强娶鳳姑娘，給龍、鳳二城難堪就是一個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繼之，聲音忽然提高了一些，臉色也變得格外嚴肅，對斷腸夫人道：「鳳姑娘與小狂只有夫妻之名，並無夫妻之實，夫人如果不贊成這一段不甚愉快的姻緣，本城主同意宣佈取消。」

這是個大問題，場中的氣氛凝重起來，斷腸夫人、了凡師太、龍傳人、鳳凰、莫愁等幾位當事人的臉色更是陰晴不定，變幻莫測。

經過一陣可怕的沉默後，鳳凰首先說道：「我反對取消！」

莫愁聽得一呆，道：「鳳姐幹嘛要反對！」

小丁亦道：「是嘛，能夠擺脫那個登徒子乃是求之不得的事，大小姐是聰明人，可別做糊塗事！」

鳳凰却另有她自己的一番道理：「不錯，我們並無夫妻之實，但名份已定，此乃盡人皆知之事，鳳凰雖非名媛閨秀，却也不能視婚姻爲兒戲，既有損鳳城威信，亦有傷霸城顏面，智者不取，勇者不爲。況且小狂過去雖有荒唐之事，但自鳳凰入門之後已知所收斂，我相信他將來會變好的。」

斷腸夫人遲疑了一下，道：「我兒既然這樣說，老身也不便另持異議，但盼胡城主能嚴加管束，加倍訓誨，倘若依舊怙惡不悛，不知悔改，本夫人會隨時把凰兒帶回鳳城，絕不寬貸！」

胡百威朗聲道：「大家都知道，胡家現在就剩下小狂這一條根，不必夫人交代，自會從嚴鞭策，今後若是再有甚麼不好的風聲傳到夫人耳中，本城主願負荊請罪，任憑處斷！」

言來坦蕩磊落，擲地有聲，在場之人俱皆動容不已，就在衆人交相讚譽聲中，這一段不愉快的往事亦隨之落幕。

接下來，兩軍對峙，又面臨了沒有主帥的難題。

神州一霸胡百威爭先發言道：「鳳嘯天本爲鳳城的贅婿，嚴格來說夫人才是眞正的鳳城城主，尤其此刻眞相已明，鳳嘯天原爲雷嘯天，乃是我天下武林的頭號公敵，夫人更當就城主位，胡某建議由鳳城主領袖羣倫，共同對付白骨門。」

不待三獅、五彪等人開口，斷腸夫人立道：「不不不，本城主還魂復活之事，雷嘯天、白雲飄尚無所悉，爲了出奇致勝，此時尚不宜公開露面，還是由胡城主主持大局爲佳，望以大

局爲重，勿却！」

鳳女俠此語一出，堂屋內立即響起一片贊同的掌聲。

這一次，胡百威沒再推辭，略一思忖之後，立以命令的語氣道：「效忠雷嘯天的鳳城高手是老魔極重要的一着棋，也是我們的一大隱憂，着令吳獅兄、張彪兄、侯兄與燕兄，及各自手下親信，在暗中全面監視，日夜看守，確實而又徹底的掌握他們的一舉一動，從而研判敵情，制敵機先。鳳飛亦交由四位看管，必須與雷嘯天，雌雄雙使等人徹底隔離！」

三獅、五彪、七猴、八燕一絲不苟的同時應了一聲：「是！」

胡城主的目光落在阿翔、莫愁、小丁的臉上：「三位小友與雌雄雙使的交情不錯，正可發揚光大，善加利用，設法化阻力爲助力，巧妙的傳遞一些錯誤的消息給白雲飄，這樣咱們便可取得主動，掌握先機。」

眸中射出兩道異樣的寒芒，繼道：「最危險的人物自然是那個化裝成駝背驢伕的雷嘯天，與至今仍身份成謎的痳八，本城主除另派專人監視外，大家尤宜提高警覺，處處當心，胡某很躭心老賊會採取暗殺的手段，以挫我士氣，亂我軍心。」

屋內鴉雀無聲，齊皆頷首應諾。

神州一霸胡百威接道：「霸城的人擔負農莊全面警戒的任務，並保留一部份實力，隨時支援各處，胡家願出第一刀，打第一仗，誓與白骨門週旋到底，即使戰至最後一人亦死而無怨！」

了凡師太已按照各門各派的人數，將靈丹妙藥分配到大家手中，並將使用的方法說淸楚，道：「此藥功效如神，乃三不先生精心煉製之物，保証一服見效，極短時間之內便可恢復功力。」

小丁人小膽大，不該他說話的時候竟也大發宏論道：「要裝孫子，演一場戲，功力恢復後還是病懨懨的，常跑茅厠，多呻吟，這樣魚兒才會上釣，王八才會伸出脖子來。」

胡百威對小丁的這一番話頗爲欣賞，道：「對，小友之言極爲重要，各位要謹記在心，切實遵行。其次，本城主要鄭重表明一事，待黑面俠、天殘老人、斷腸夫人公然現身後，立即退位，另由適當人選指揮全局。」

八燕燕青道：「兩軍交兵，最忌陣前易將，胡城主切勿如此堅持，黑面俠與天殘老人至今仍來歷不明，怎可將重責大任交付給身份如謎之人。」

神州一霸胡百威畢竟是老江湖，看法不同：「不論黑面俠、天殘老人是誰，絕非等閑人物，他二人一現，那還有胡某發號施令的餘地，老夫心意已決，絕不改變。同時，大戰在即，分秒必爭，會議就此結束，大家都該分頭行事去了。」

＊　＊　＊

會議結束了。

大家分頭行事。

了凡師太帶來的靈藥果然神效，大瀉已止，毒源斷絕，二日工夫不到，大部份的人便已功力復元，又恢復了生龍活虎的樣兒。

但正如小丁所言，一個個却裝出一副病懨懨的模樣，有的人沒有任務在身時，乾脆「病倒在床」，呻吟之聲不絕如縷。

監視駝背驢伕、雌雄雙使、鳳城高手乃至痳八的工作一直在進行中。

同樣的，這幾個魔頭也一直在暗中活動，從未停止。

有一次，雷嘯天會以割草餵驢爲名，潛入城隍廟，企圖暗算胡百威，幸而被他發覺，巧妙避開。

雌雄雙使亦會以三獅、五彪、七猴、八燕爲箭靶，欲暗施奇襲，幸好警覺性高，皆有驚無險。

雙方彷彿是在捉迷藏。

更像是一場鬥智的死亡遊戲。

波譎雲詭，爾虞我詐！

虛虛實實，眞眞假假！

就在死亡遊戲達到高潮時，雷峯、雷蕾兄妹偸偸摸摸的來到了三小居住之處，刺探軍情。

幸好三人發現得早，裝得好，演了一場極爲精彩的對手戲。

莫愁躺上了床鋪。

阿翔在堂屋裡呻吟。

小丁最絕，躲到茅房去了。

雌雄雙使一聲不吭，直奔堂屋，阿翔已有準備，裝作出一副萎靡不振，虛弱無力的樣子，嘴裡還不斷哼啊哈的嚷嚷着，妙書生雷峯道：「少城主還在拉？」

龍傳人唉聲歎氣的道：「拉啊，以前是三個時辰拉一次，現在是一個時辰拉三次，剛剛從茅房回來，屁股還沒有坐熱呢。」

小丁在門外嘟喃道：「可不是嗎，再這樣拉下去，不出三天大家都會變成皮包骨頭，白雲飄只要用一個手指頭一指，大家就會倒下去。」

這小子演戲的細胞很發達，人已進門，褲子還沒有穿好，衝着雷蕾傻笑道：「失禮，失禮，在下剛從茅房回來，希望沒臭着雷姑娘。」

玉觀音雷蕾嬌笑道：「沒有關係啦，老朋友啦，不必客氣。」

雷峯環顧室內一眼，道：「咦，怎麼沒見莫姑娘？」

小丁怪聲怪氣的道：「女孩就是女孩，她不行，拉倒了。」

莫愁的表演也不賴，「哎唷！哎唷！」之聲不斷，捧着肚子，彎着腰，從臥室走出來，愁眉苦臉的對雌雄雙使道：「對不起，我先出去一下。」

女孩比較含蓄，出去一下就是上茅房，順便到外面去四下望一望，見雷嘯天並未跟來，兜了一個圈子這才回到屋內，一臉苦笑的道：「抱歉，抱歉！慢待！慢待！」

龍傳人故作有氣無力狀，道：「我們三個快要垮了，兩位還好吧！」

當然很好，但又不能不裝出不好的模樣，雷蕾無精打采的道：「大家都喝一條溪裡的水，你們都拉我們那會不拉，同樣拉得稀里嘩啦，快要走不動了。」

小丁心道：「媽的，眞會裝，說妳胖就喘起來了。」

莫愁道：「看兩位的情形，似乎比我們好一些，精神還挺不錯的嘛！」

白骨使者雷峯道：「莫姑娘看走眼了，實則我們的病情也不輕，臨來之前還拉了幾次，只不過是强打精神罷了。」

雷蕾道：「其他各門各派的情況怎麼樣？」

阿翔道：「十之八九都拉慘啦，軟綿綿的倒在地上爬不起來了。」

莫愁補充道：「功力差不多已喪失，可能連普通的農夫農婦都鬥不過。」

小丁的話更誇張：「我看不出三天，棺材店就會大發利市，白雲飄不費吹灰之力便可將咱們解決掉。」

雷峯虛情假義的道：「羣豪人才輩出，難道沒有應變良策？總不能就這樣坐以待斃呀？」

龍傳人雙手一推，故作無奈道：「有甚麼辦法，凡是想得到的法子都試過了，皆徒勞無功。」

雷蕾道：「可以服藥呀。」

小丁道：「別提了，痳八那個混蛋，一帖藥要白銀百兩，只是治標，不能治本，有屁用。」

雷峯道：「可以派人下山去買，或者爲了保全實力，乾脆暫時撤走，等大家毒消功復，做好萬全的準備後，再直闖卧龍崗，跟白骨門決一高下。」

小丁在心裡冷哼一聲，暗道：「哼，貓哭老鼠，假慈悲，少來這一套！」

阿翔一臉懊喪的道：「雷兄大概還不知道，女魔已將所有的出路全部封鎖，咱們已經變成籠中之鳥，插翅難飛。」

玉觀音雷蕾道：「有這種事？如此說啞巴也下不了山啦。」

莫愁神色一緊，道：「駝背老頭下山去幹甚麼？」

妙書生雷峯道：「我們兄妹準備叫他趕着兩隻小毛驢，下山去馱藥，帮羣豪解燃眉之急，如今看起來可能無法成行。」

這話很明白，無疑是雷嘯天將要離開，準備採取行動，龍傳人一本正經的道：「這是個好主意，駝子是個啞巴，又家住山下，白骨門的魔崽子應該會放行的，讓他去吧，碰碰運氣。」

小丁亦道：「是嘛，去吧，碰碰運氣，死馬當作活馬醫嘛。」

雷蕾點點頭，表示同意，道：「另外，小妹還有一個小小的建議，大家最好集中在一起，以便彼此照顧，免得被女魔蠶食鯨吞，一個一個的吃掉。」

阿翔心裡有數，近了，大戰已迫在眉睫，雷嘯天、白雲飄打算要集體屠殺，而胡百威亦有將羣雄聚集一起的計劃，認爲這樣勝算較大，一切新賬舊欠正可藉此一次解決，當即滿口答應下來。

小丁的話更具體：「好極了，要活大家一起活，要死大家一起死，黃泉路上好作伴，奈何橋上不孤單。」

龍傳人說：「地點選在那裡比較好呢？」

雌雄雙使同聲道：「鳳城所在的祠堂最好。」

「兩位也去吧？」

「當然，我們兄妹願與天下英雄共進退、同生死。」

「好，就這麼辦！」

＊　＊　＊

儘管各懷鬼胎，集結的意願却是一致的。

翌日上午，也就是大家的功力全部恢復之後，神州一霸胡百威一聲令下，當眞一個不剩的集中到祠堂裡去。

村子小，祠堂也大不了，只有十來間簡單的建築物，所幸有一個空曠的大廣場，大夥就東倒西歪，橫七豎八的聚集在場中。

看似零亂，實則亂中有序，一名鳳城高手身旁必有兩名龍虎兄弟的手下，或是霸城的好漢同躺共卧，悉心「照顧」。

痳八這個老小子眞會湊熱鬧，具有生意眼，精通生意經，居然抬進來一批棺材，當場叫賣道：「棺材，棺材，上好的柳州棺材，百年不腐，千年不爛，早買早用，遲了就會死無葬身之地！」

小丁破口大罵道：「惡棍、老雜種，你他媽的眞會趁火打劫，咱們用不着，老鬼崽子留着自己用吧。」

以小丁的性子本當上前揍他一頓，但必須裝出一副要死不活的樣子來，以遮人耳目，只好口說即止，並未動手。

雌雄雙使病懨懨的，跌跌撞撞的走了過來，龍傳人朝二人身後一望，道：「那位啞巴驢伕怎麼沒來？」

妙書生雷峯道：「昨夜就下山去了，可能因爲是這附近的人，並未受阻，咱們大概很快就會得救了。」

前行數步，找到一位雷嘯天的親信，玉觀音雷蕾道：「貴城的鳳飛少城主這幾天好像沒見到，跑到那裡去了？」

那人的目光閃鑠不定的道：「我們也許久沒見少城主，遍尋無着，心裡急得很。」

鳳飛已被押來現場，裝在一隻蔴袋裡。

小丁信口胡言道：「不對，不對，昨晚還見到他在一家小店喝酒，身邊還有一個小妞陪着哩，天曉得跑到那裡睡覺去了。」

雷嘯天不在現場，意味着已潛返卧龍崗，調兵遣將，準備動手，果不其然，羣豪等沒多久，白骨門的魔徒便如潮水般湧至。

聲勢不小，約有兩百餘人，動作快速異常，一霎時便在四週佈下一道人牆，將各派高手團團圍起來。

白雲飄依舊戴着頭套，與她並肩而行的一個魔頭，骷髏頭上有五顆閃閃發光的金星，不用問定是眞正的白骨門門主雷嘯天無疑。

身後另有十名四顆金星的護法。紅、黃、藍、白四堂堂主則分站四週。

雷嘯天、白雲飄威風八面，狠行虎步，直行至羣豪倒卧之處的邊緣地帶才停下來。

白骨門主雷嘯天雙目如電，橫掃全場一眼後，聲若洪鐘般道：「各位久違了，大概差不多也該向閻王爺報到去了，爲使大家死得像一條漢子，本門主特來成全。」

女魔白雲飄接口道：「爲免諸位做糊塗鬼，死得明白，大家可以瞧一下我們夫妻的廬山眞面目。」

話完，立將頭套取下。

有樣學樣，雷嘯天馬上跟進。

絕大多數的人既未見過白雲飄，更不知鳳嘯天原來就是強盜頭子，場中登時掀起一片驚咦咒罵之聲。

胡百威、龍虎兄弟、阿翔、莫愁、小丁等幾個熟知內情的人爲免露出破綻，也跟着亂罵一通。

最痛苦的莫過於鳳凰，却又不敢聲張，只好眼淚往肚裡流。

龍傳人明知故問道：「爲何不見雌雄雙使的踪影？」

雷嘯天神秘兮兮的詭笑道：「另有公幹，該現身的時候自會現身。」

小丁碰一下雷峯道：「那個男使者心狠手辣，絕毒無比，一定是個獐頭鼠目，狠心狗肺的傢伙，若在死前能咬他一口，死也甘願。」

指着禿子罵和尚，雷峯有口難言，還不得不隨聲附和，表示同意。

小丁得理不饒人，又對雷蕾道：「那個女使大概也好不到那裡去，八成是個醜八怪，以致心理變態，幹下了一連串絕子絕孫，遺臭萬年的醜事，我小丁但能不死，非要把她送進娼門去讓她受盡皮肉之苦不可。」

雷蕾只能贊成，不敢反對，明明是罵自己，還不能不強顏叫好。

叫罵之聲漸止，阿翔指着跟隨雷嘯天來到場中的痲八道：「這個老小子是誰？也該讓大家見見你的眞面目了吧。」

痲八很痛快，沒再裝腔作態，伸手從臉上撕下一張人皮面具來，大家有目共睹，在場之人差不多都認得，是龍城總管林清風。

龍城的毀滅他是罪魁禍首，捲走了龍家的二百萬兩白銀不算，直到如今仍貪得無厭，想賣草藥、賣棺材來訛詐錢財，阿翔恨他入骨，咬牙切齒的道：「林清風，你這個忘恩負義的東西，我們龍家對你不薄，爲甚麼要吃裡扒外，與白骨門狠狽爲奸，今天一定要你血債血還，付出加倍的代價來。」

恨不得即刻揚掌而上，將林清風斃在當場，但又不能不顧全大局，衝出去兩三步，又脚步不穩斜斜的停下來，表現出一副虛脫無力的模樣。

神州一霸胡百威早已亮出寶劍，插在地上，藉以穩住搖搖欲墜的身子，故意表演給白骨門的人看，這時道：「鳳嘯天，你究竟是誰？怎會練得魔功白骨爪，與白骨魔尊有何關係？」

雷嘯天陰惻惻的冷笑一聲，道：「本門主本姓雷，乃白骨魔尊的後人，白骨爪的功力比先祖有過之而無不及，趙二虎、李四豹以及胡二城主等人死得並不寃，稍待也一定會讓各位死得心服口服。」

金燕子燕青大吼大叫道：「還我四位兄長的命來！」

八燕是個猛張飛，急怒攻心之下，竟將自己應該裝病的事忘到九霄雲外去了，猛地一躍而起，就要找雷嘯天拚命，幸好吳三獅及時在後面拉了他一把，登時明白過來，立又來了一個急煞車，軟癱在地。

吳三獅怒不可當的道：「雷嘯天，三城之中龍、鳳二城來得最近，又是兒女親家，爲何要火燒龍城，殺我大哥全家？」

雷嘯天答得好：「爲了一統江湖，爲了獨霸武林，爲了名，爲了利，更爲了權！」

白雲飄的話更坦率：「當各位血染黃沙，命歸九幽之後，江湖武林就是我們夫婦倆的了。」

雷嘯天忽然下令道：「弟兄們，可以動手了，後面的池塘就是一個現成的萬人塚，即刻埋藏，雞犬不留！」

不錯，大家身後不遠有一個池塘，一個沒有水的乾池塘，範圍並不很大，却很深，埋葬三二百人毫無問題，雷嘯天早有預謀，這也就是鳳城爲甚麼會住進祠堂，雌雄雙使爲甚麼會建議大家聚集在此的原因所在。

雷門主的計劃美得很，只要一聲令下，兩個抬一個，往池塘裡丟就是，用不了多少時間就可以全部解決，將武林裝進口袋，把江湖踩在腳下。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本來是一羣病懨懨的病夫，在胡百威的一個手勢下，却突然變成生龍活虎，白骨門的魔徒本已深入人羣，鳳城的親信又早在別人監視之中，猝然無防之下，一下子就翻轉過來，全部被羣豪一個不剩的點了穴道，放倒在地，包括四名堂主在內。

有兩個人倒外。

一個是男白骨使者妙書生雷峯。

一個是女白骨使者玉觀音雷蕾。

不是制不住他們，而是阿翔不願突施奇襲，故意放水，希望他倆死得像個人物。

這變化來得太意外，太突然，也太可怕，來時聲勢浩大，何其威風，一瞬間便只剩下雷嘯天、白雲飄、林清風、雌雄雙使與十名護法，總共十五人。

怎能不驚，怎能不懼？十五個人全被這突發的狀況嚇呆、嚇楞、嚇傻了！

但一轉念間，雷嘯天又恢復了鎮靜，殺氣騰騰的道：「上，放手去幹，殺掉一個少一個，殺掉一對少一雙，白骨爪威力無邊，定可旋乾轉坤，血洗羣雄！」

言語間，夫妻二人與雌雄雙使的手掌已變成森森白骨。

林清風、十名四星護法的動作也不慢，一陣「卡巴！卡巴！」的關節脆響之聲傳處，二十隻手掌也成了白蒼蒼的脫皮雞爪。

同一時間，胡百威發號施令道：「快，圍起來，四面包圍，八面出擊，今天不論流多少血，死多少人，一定要拔掉這株毒草，消滅這股逆流，使白骨門毀宗滅派，煙消雲散，從此在武林中除名。」

惡鬥已經開始，雙方短兵相接，龍傳人忽道：「胡城主、吳三叔，兩位快命大夥退下，白骨爪凌厲無匹，其鋒銳不可當，由我們三個人來跟白骨門的魔頭們決一死戰！」

餘音未落，猛聽斷腸夫人的聲音接口道：「還有我們四個！」

發話之初尚不知人在何處，話一出口便如天馬行空般飄落在地。

果然是四個人。

黑面俠居中。

天殘老人在左邊。

斷腸夫人在右邊。

了凡師太在最右邊。

這四人早已威震江湖，雷嘯天、白雲飄不禁大驚，攻勢亦隨之一頓。

龍傳人聲急語快的道：「四位前輩快退，你們也抵擋不住魔門的白骨爪。」

天殘老人獨眼暴睜道：「難不成娃兒們有克敵致勝之技？」

莫愁道：「金剛指可以對付白骨爪。」

黑面俠道：「我們也會。」

小丁聽得一呆，道：「甚麼？四位也會金剛指？從那裡學來的？」

天殘老人笑道：「古墓之中，老牛皮上。」

阿翔雙眼發直，語帶驚愕：「看一眼就能熟記在心，莫非有過目不忘之能？」

黑面俠笑道：「我老人家從小就有這個本事，過目不忘，入耳成誦。」

牛皮不是吹的，火車不是推的，黑面俠可不是吹牛說大話，當雷嘯天、白雲飄以雷霆萬鈞之勢率雌雄雙使、十大護法有如排山倒海般撲攻而來

時，立將金剛指的絕技施展出來。

這事簡直匪夷所思，四人不僅學會了金剛指，連移花接木功亦能運用自如，而且一出手便將兩種絕技結合在一起，黑面俠在前，天殘老人在後，後面還有斷腸夫人、了凡師太，四個人背掌相接，連成一體，形成一個鋼鐵一般的共同體。

其勢如濤，其猛如虎，「萬箭齊發」、「百鳥朝鳳」、「一指定乾坤」，金剛指三絕招連環出手，在阿翔、莫愁、小丁另一組合的密切配合下，雷嘯天、白雲飄等人支持不到十個回合便潰不成軍，相繼倒地身亡。

白雲飄死了。

林清風死了。

雌雄雙使死了。

十大護法也死了。

死法幾乎完全一致，白骨爪所發出的白茫茫陰慘慘的暗力被金剛指強行穿透，貫穿手掌，直逼心胸，戳出一個大窟窿來，當場血流如注，魂歸西天。

雷嘯天亦已重創倒地，唯一息尚存，瞪着兩隻眼珠子，手指着天殘老人、黑面俠、斷腸夫人，喘氣如牛的道：「你們是甚麼人？弄不清楚你們的身份老夫死不瞑目！」

天殘老人發出一聲清嘯，聲宏氣壯的道：「雷嘯天，老夫是誰你應該想得到才是，鬼魂之說純屬無稽，龍某現在的這個殘廢模樣完全是你的恩賜，是被那一場大火燒出來的，如非三不先生救治及時，可能早已燒成灰了。」

此話一出，全場大譁，大家都爲神州一聖龍雲的劫後餘生額手稱慶。

最高興的自然是龍傳人，早已衝上前去，投入老父的懷抱中。

心口的鮮血仍在往外湧，雷嘯天氣息微弱的對鳳城城主鳳仙道：「妳又是那個，本門主與妳無怨無仇，爲何處處跟白骨門作對？」

斷腸夫人緩緩的取下面紗，咬着銀牙喝叱道：「老匹夫，你看我是誰，多年不見還認識吧，本城主與你仇高如山，恨深似海！」

武林一枝花鳳仙的復活，給雷嘯天帶來極大的震撼，全身抖顫，面如死灰，心已冷，意已灰，喃喃自語道：「天亡我也！天亡我也！」來不及追問黑面俠的來龍去脈，便嚥下了最後一口氣，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

羣魔俱已伏誅，天下英雄却不肯就此罷休，一湧而上，刀劍齊揮，直至將雷嘯天、白雲飄、雌雄雙使等人的屍體砍碎斬爛，化爲肉泥血漿後，滿腹的怒火始告消退。

「爹！爹！」

直到此刻，鳳凰這才有機會撲跪在亡父支離破碎的屍旁，放聲一哭。

胡百成則找上了凡師太，以極端誠懇眞摯的神態語氣道：「梅妹，天殘老人、斷腸夫人都已恢復了本來面目，妳也該承認自己是寒梅，莫愁是我倆親生的骨肉了吧？」

了凡師太目蘊淚光，面有怒氣，一言不發。

神州一霸胡百威上前致歉道：「寒女俠，當年之事錯在先父，與舍弟無關，本城主願代表他老人家向妳致歉，請念在三弟對妳一片眞誠，無限眷念的情份上，即刻蓄髮還俗，返轉霸城，免得莫愁這孩子永遠做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兒。」

這話極其坦誠，了凡深受感動，積壓心頭多年的怨恨卒告一掃而空，在鳳城主的從旁苦勸下，終於回心轉意，承認自己是寒梅，莫愁確是她與胡三城主所生的女兒。

胡百成、莫愁這下可樂了，與寒梅擁作一堆，喜極而泣。

神州一聖龍雲獨目閃閃生光，從阿翔、莫愁、鳳凰的身上一掃而過，趕前拍一下胡百威的肩膀道：「胡城主，霸城搶走了龍家的一個媳婦，現在胡家又將要嫁一個女兒到龍城去，彼此算是扯平了，兩不相欠。」

言畢，是一長串哈哈大笑。

胡百威也跟着笑起來，所有的恩恩怨怨齊在爽朗的笑聲中化爲烏有。

元兇已亡，白骨門的魔徒尚在，胡百威正容道：「這些人該如何處置，請龍兄做主！」

龍雲略作謙讓後道：「本城主以爲，應縮小打擊面使傷害降至最低，除非十惡不赦，惡跡昭彰之徒，最好是寬大爲懷，給他們一條自新之路。」

胡百威亦有此同感，立將龍雲的意思傳達下去，作爲處理忠於雷嘯天的鳳城高手，以及白骨門徒衆的準則。

就在這個亂哄哄的檔口，黑面俠却一聲不吭的不告而去，當大家發覺時已不知去向。

七猴侯上樹道：「大哥，這位黑面俠到底是何方神聖，怎麼不招呼一聲就走了？」

龍雲微微一笑，語帶玄機道：「黑面俠不求聞達，不爭名利，只想爲天下武林盡一分心力，七弟何必打破砂鍋問到底。」

小丁乃是小孩心性，沉不住氣，想到就說，衝口而出道：「我知道啦，一定是武林第一高手三不先生！」

（全書完）

上文提要： 古風和尚有感自己虛渡半生，現在要爲姐姐做件正經事，下決心辭別師父，留下白氏兩兄弟，秘密練功陪伴白鳳回太湖龍幫。丁當祥、滿天星三人各回自己住處。滿天星回到小屋，又見阿星來到，這次有心細察，發現此阿星外貌與行動固然似舊阿星，但確是經汪玉人易容後的另一人，不禁有所感觸。滿天星接任務去上海，在上海同時遇到方中天與席人鳳，三人談論起汪玉人之怪癖……

俠情輕鬆技擊連載

辛棄疾・文／可飛・圖

慾海五壯士

見機行事有主張　龍幫來個怪和尚

滿天星道：「幫主輸了？」

方中天道：「幫主哭着走了。」

席人鳳道：「幫主也會哭？」

方中天道：「她在我們面前不會哭。」

滿天星道：「不錯，她在我們面前是女王！」

方中天道：「我以爲幫主還有別的地方，那地方我不知道，只不過我會暗中去查看，二位……」

他開門左右看了又看，回身再把門關好，又道：「我們以爲快活幫在上海只有先施賭坊與永安客棧，但我們錯了。」

席人鳳道：「怎麼說？」

方中天道：「你們該知道，上海開埠了，水旱碼頭也多起來了，更重要的是來了洋船，咱們幫主雄心勃勃，她把弄到的銀子必然再拿去幹甚麼大事業了，只是咱們這些賣命的被她蒙在鼓裡罷了。」

滿天星道：「我們得到的是短暫的歡樂。」

方中天道：「幫主比我們更快樂。」

滿天星道：「幫主難道不打算爲咱們未來想一想嗎？」

冷然一笑，方中天道：「殺手也有明天？」

席人鳳道：「不管怎麼樣，我們應該聯手了。」

滿天星道：「聯手？」

席人鳳道：「爲了未來呀，我的阿月就曾經暗示過我，她說人不爲己，天誅地滅。」

方中天哈哈笑了。

席人鳳道：「你笑甚麼？」

方中天道：「同樣的話，我的阿紅也對我說過。」

他頓了一下，又道：「十二金釵如今只有十一金釵了，難道她們也不滿幫主了？」

滿天星道：「也罷，快活幫中事還是得聽幫主的，雖然她有許多秘密，但還是要去辦事的。二位，我這就去一趟先施賭坊瞧瞧去，看看有甚麼任務。」

他拉開門便走了。

方中天道：「咱們以此地作爲聯絡，每晚二更相聚一次，記住了。」

席人鳳道：「方兄，我先回東山去，兩天之後我再回來。」

方中天道：「我在此稍等，你去吧！」

這三個人就要去挖掘汪玉人的秘密了。

* * *

滿天星走了，他匆匆的走到先施賭坊，眞巧，矮胖的錢通正在急得搓手，看到滿天星走來，立刻像見了財神爺似的拉住就不鬆手了。

滿天星道：「生意不錯嘛，這麼多客人。」

錢通急道：「快跟我去後院。」

滿天星笑笑道：「容我賭一把牌九如何？」

錢通急道：「還賭呀，你……」

滿天星道：「休忘了咱們是在賭桌上認識的。」

錢通道：「你賭多少？」

滿天星道：「我口袋的錢沒有錢如命的多，僅一百多兩銀子我賭一把。」

他不管身邊的錢通拉他不放手，低聲對錢通道：「這一把我不爲賭銀子，是賭運氣，運氣好就會一路順風，輸了我得處處小心了。」

於是錢通也擠到牌九桌前了。

他對莊家點點頭，三十二張牌九推出來了。

三家的門前下注銀，一共才只二十幾兩，唯有滿天星門前堆了上百兩。

牌發了，莊家兩牌翻開來，天牌一對紅白一共二十四個點。

這樣的牌莊家至少吃兩門。

於是滿天星的牌翻開了，大他一看，拍手叫起好來了，因爲他的牌是一對至尊猴王爺。

滿天星衝着莊家笑笑道：「高招！」

他收了銀子就走，有人後面還嘲笑，怎麼贏了一把就走人，太過份了。

錢通心中明白，他若不在滿天星身邊，再多的銀子他也會輸掉。

快活幫的殺手們只認識幾個該認識的人，別的人他們一個也不認識。

* * *

錢通笑對滿天星道：「滿爺，手氣不錯嘛！」

滿天星道：「算啦，你若不在，你若不打聲招呼，我的猴王就坐上板櫈了。」

猴子坐板櫈便是憋十，相差只是一個點。

錢通哈哈笑了。

穿過後廳門，小花園就在眼前，假山上有水冒出來，小池中也有幾條金絲鯉在游，只見汪玉人正在池中抛着東西，她還眞的有心情在這裡清閒。

汪玉人抬頭看，立刻把手中的魚餌全部抛入池中，她轉身便往屋內走去。

錢通折回前面去了。

滿天星走進屋子裡，她對汪玉人抱拳，道：「幫主，你召我來？」

汪玉人指着桌上放的酒壺道：「你先喝杯酒吧！」

滿天星取過酒杯，自斟了一杯，他坐在一張椅子上。

酒是洋酒，滿天星還是頭一回嚐到這種酒，他喝得直皺眉。

汪玉人並未注意滿天星，她望向窗外，滿天星拿着酒杯等着汪玉人的命令。

半晌，汪玉人回轉身來，她的面色是冷酷的。

她很美，冷酷也艷麗，冷艷就是她這種樣子。

那滿天星站起來了，他的樣子就是在等候命令。

汪玉人道：「我告訴你一個地方，你就住到那裡去，去監視着一個人。」

於是她開始在桌面上畫着，一邊還加以解釋道：「那是一座花園洋房，附近除了有家客店之外，餘下的住了幾戶仕紳，不過你只注意着花園洋房內的動靜，尤其是進出的那個大個子男人，如果你看到那男人把女人帶進去，或者女人自己前往，記住，下手殺了她。」

滿天星道：「這個女人一定很可惡了。」

汪玉人道：「也很美。」

滿天星笑笑道：「幫主，屬下這就去了。」

他往門外走，汪玉人忽又叫住他，道：「回來！」

滿天星道：「幫主還有吩咐？」

「小心那個高大的男人，他身邊帶有一隻會發散火的洋槍，那件東西很可怕。」

滿天星當然不知甚麼洋槍，他拍拍身上道：「我的星子鏢也不含糊。」

他走了，汪玉人卻帶着些許的痛苦跌坐在椅子上發起呆來了。

* * *

滿天星並未立刻按照汪玉人的指示前往那幢兩層花園洋房，天還早，他不需急着前往。

滿天星又折回江青的陋巷小屋內，席人鳳正與方中天二人喝酒。

小玉也在，她靠緊了方中天嗑着瓜子，偶爾她也會把嗑的瓜子送入方中天的口中。

現在，滿天星來了。

滿天星一進門，心情是沉甸甸的，方中天不急於問他甚麼，席人鳳也不問。

席人鳳把酒杯放在滿天星面前，他爲滿天星斟了一杯酒，道：「喝！」

滿天星放下酒杯，他看看身邊的小玉姑娘。

方中天立刻拍拍小玉，道：「去小船上陪陪江大姐去，這兒有事商量。」

小玉扭動腰肢就走，她到了門口又回頭。「你們吃些甚麼？」

方中天道：「我們不吃了，你去吧！」

小玉楞了一下，便回身走了。

* * *

滿天星看看方中天，再看看席人鳳，他嘆了一口氣，道：「我突然覺得咱們幾個也太可憐了。」

方中天道：「我早就有這種感覺了。」

席人鳳道：「這話怎麼說？」

滿天星道：「我們只爲他人操刀，我們却活得並不快樂，是嗎？」

他是有感而發，因爲他是在阿柳的身上得以聯想到的。那阿柳改扮阿星，只爲了那床上的舒服，而這代價便是爲人操刀。

席人鳳笑笑道：「我有阿月，我滿足了。」

方中天道：「滿兄，先說你要說的話吧！」

滿天星道：「幫主要我去殺一個人，一個女人。」

方中天道：「女人？」

滿天星道：「是的，一個女人，幫主爲甚麼要我去殺死一個女人？」

席人鳳道：「我以爲這個女人必定比幫主更美，否則這個女人或者是幫主的仇家。」

方中天道：「那個女人是甚麼人？」

滿天星道：「幫主告訴我有條靜靜的街上有座二層花園洋房，附近住的都是仕紳之流人物，只有洋房對面有一家客店。」

方中天哈哈笑了。

他笑得突然，也略帶神秘的樣子。

滿天星道：「兄台，你笑得好特別！」

「不錯，因爲那地方我曾去過。」

滿天星的興趣來了。

席人鳳也搶着問：「方兄，你知道那地方？」

方中天點頭一笑，道：「而且我還摸進去了，嗨，那光景眞叫人看了心膽俱裂。」

滿天星道：「這話怎麼說？」

方中天道：「滿兄呀，你還不知道我怎麼會同席兄走在一塊的事吧？」

滿天星道：「也許你們不期而遇吧！」

方中天搖搖頭道：「是我邀來了席兄，你知道我二人在太湖龍幫與三光門之間製造的事件吧！」

滿天星道：「想想也知道是你二人的傑作。」

方中天道：「這件事也剛開始，幫主手上握着王牌，她正在等機會，但她這些天却神秘的盡在上海不歸去，我在送回小玉之後便注意這件事了。」

滿天星道：「我還是不明白。」

方中天道：「你就快明白了。」

他對滿天星仔細的把那洋房所在說了一遍，笑笑道：「我提醒你，守洋房的大漢們我以爲他們的武功也不俗，你別輕敵呀！」

滿天星一笑起身道：「我走了，二位。」

他猛的喝了一口酒，起身便往門外走去，方中天對席人鳳道：

「咱們悲哀嗎？」

席人鳳道：「我看不出我們可憐。」

方中天道：「不知自身可憐的人活得平常，知道自己可憐的人活得痛苦，所以我從不多想自己，席兄，我以爲幫主並不快樂。」

席人鳳道：「休忘了咱們是快活幫呀。」

方中天道：「我知道，我們爲人製造快樂，我們自己更快樂，但我們眞正快樂嗎？」

席人鳳道：「當我坐在東山坡上仰望着明月升起的時候，我快樂得高歌，當我陪着阿月在房中的時候，我有擁有全世界的感覺，方兄，你呢？」

方中天道：「過去，我也有你的這種感受，只要阿紅投入我的懷抱中，我的心便燃燒得忘了一切，我以爲上天爲我專門生了個阿紅，她令我嚐到酸甜苦辣鹹淡臭七味俱全，我們是那麼的天生一對、地設一雙，但……」

他頓了一下，又道：「唉，天下還有更妙的呀！」

席人鳳笑了。

他指指外面，道：「只怕你那更妙的來了。」

方中天回頭，果見小玉提着一盒吃的送來了。

方中天接過來放在桌上，那小玉大膽的吻了方中天，而且當着席人鳳的面，張小口猛的咬了方中天的耳朵，方中天還笑了。

他應該叫的，因爲小玉咬得用力，幾乎把方中天的耳朵咬破。

當然不會咬破，但却痛，那是一項技巧的咬，那種痛也最能引起男性的慾念的。

方中天對小玉道：「你去吧，今夜我們有事情。」

小玉看看席中人，她又在方中天的大腿上捏了一下，捏得方中天幾乎叫起來了。

於是方中天回敬過去了。

他抓住小玉的秀髮，直把小玉的俏面弄得仰起來，才狠狠的吻了一下。

席人鳳怔住了。

小玉却吃吃笑着走出門去了。

這光景與席人鳳是不同的。

席人鳳與阿月是溫柔的，他們在一起的時候，兩個人互相扶持，溫柔相對，摸是有致的，吻是輕柔的，有致的摸撫會產生快感，輕柔的吻也更能令人進入遐思中。

他們與方中天不同，而且大不同，這就叫青葱大蒜炒蕃薯，各人胃口不同罷了。

＊　＊　＊

方中天對席人鳳道：「我在這裡幾天了，我在查一件事情。」

席人鳳道：「方兄，何苦沒事找事，如今上海由大漁村變成埠了，人越來越多，我却喜歡靜。」

方中天道：「阿月也愛靜，她如同天上月。」

席人鳳滿意的笑了。

方中天道：「你知道幫主為甚麼從遠處調來滿天星擔當這任務嗎？」

席人鳳道：「不知道，我以為這種任務只要你我隨便一人就夠了。」

方中天道：「幫主的思維縝密，因為咱二人距離這兒太近了，萬一事發之後，要躲就難了！」

席人鳳道：「有那麼危險？」

方中天道：「多慮總是好事。」

兩個人對飲，却也相當愉快。

＊　＊　＊

夜深了，其實冬天天黑得早，還不到二更天嘛，上海的街上一片荒涼，滿天星聽了方中天的指教，他眞的進入那家客店中住下了。

他也選擇住在街面的二樓客房中，果然他發現對面的那座小洋房。

那眞的是一座相當舒適的洋房，四週花草有的枯了，但有幾排各色菊花與臘梅開得茂盛，上海的梅花是相當出名的，尤其是龍華地方種的桃花特別香。

西北風吹來，花香便送進了滿天星的鼻子裡，令他立刻想到一個人，那就是白鳳。

白鳳的身上就有這種淡淡的香味，那是很令人迷惘的，滿天星就喜歡這種味道。

此刻，滿天星手上捧着一隻酒杯，他慢慢的呷着，不多久，房門有人叩得輕响。

滿天星回頭，他把桌上的燈撥亮，開門，見是伙計。

那伙計吃吃一笑，道：「客爺，要不要玩呀？」

滿天星道：「玩甚麼？」

伙計笑笑道：「姑娘呀，肥瘦高矮黑白，你只要吩咐一聲，馬上就到，侍候不好不收銀子。」

滿天星是來辦任務的，說得明白些，他是來殺人的，他怎麼會玩女人？

他的眼一瞪，叱道：「滾！」

他發火是嚇人的，小二掉頭便走，小二以為這個客人不好惹，八成是個刀客。

那年頭有許多盜賊也湊到上海來了。

＊　＊　＊

滿天星重重的關上門，上了門，立刻又站在小窗前面，他仍然呷着酒。

他的心中在想，幫主為甚麼要我殺一個女人，那麼這個女人對幫主有甚麼瓜葛嗎？

遠處响起梆子聲，二更天了。

滿天星不但不累，他反而精神一振，因為他忽然發覺一輛馬車自街那面緩緩駛來了。

馬車眞漂亮，亮晶晶的在黑暗中還發光閃亮，前面趕車的人長鞭撥打，兩匹黑馬便往一道鐵柵門駛去，石板路發出「嗒嗒」聲，鐵門立刻拉開了，馬車直往那幢二樓洋房駛過去，門口停了車，車門開處，從車內跳下一個大漢，這人還頂了一個高圓帽子，手持手杖舉步便往屋內走去，於是，馬車駛走了，剎時間周圍又沉寂下來。

滿天星見有兩盞馬燈點燃上了，洋房內一片通明。

滿天星很注意對面的人，黑暗中還眞有幾個大漢在黑暗中巡梭着。

不旋踵間，二樓的燈光亮了，同時有個高大的人影在移動，然後，又有個人影撲向高大的人影。

滿天星認定那人影就是他要下手的對象。

他站在窗前關上了燈，靜靜的守着，就好像方中天一樣的守在窗後。

滿天星是負有任務的，所以他對於洋房四週的情況也琢磨得特別仔細，他發現有兩個大漢分別守在前後院，大門口的鐵柵門早就關上了。

方中天就不會像滿天星這樣細心了，他只不過是偶然的發現汪玉人才暗中追踪查看的，也可以說方中天只是為了好奇。

滿天星目不轉睛，他忽然發覺洋房二樓上的燈稍暗，人影也在裡面晃動不已，他奇怪燈暗了應該靜才對，但為甚麼反而熱鬧了。

就在他吃驚中，後院的大漢走入前面的邊門內，於是對面一切靜了。

滿天星看看天色，快三更天了，總不能在這兒站一夜，於是他掀起窗戶，躍上邊房落在牆下面。

天黑得幾乎伸手不見五指，如果這時候有燈光，大概也只有洋房的前後院掛着馬燈。

滿天星就如同個夜貓子，騰空就是三四丈高下，不多久便躍在洋房後院裡了。

他曾聽方中天說過，想要看到二樓房內的一切，也只有去掀開天窗了。

滿天星現在就到了天窗邊，他用手去掀，却不料天窗關得緊，那也許是天冷的關係吧！

滿天星貼耳聽聲音，他聽得女子的呼號聲，也聽到男的低叱聲，那女的好像痛苦的樣子似哭又笑的

聲音，聽得滿天星汗毛直立。

再聽男的，他叱罵，也有打人聲。

「咬我吧，用力咬吧，你把我咬死算了。」

「你是個下賤的東西，我不但咬你，也要吃了你。」

滿天星聽得吃了一驚，這算甚麼名堂？

於是，滿天星發急了。

他聽了這樣的聲音又怎麼會不急？他立刻移動身子找地方，他一定要看清楚裡面在搞甚麼名堂。

來一個燕子倒捲簾，滿天星的輕功施展出來了。

他以壁虎功貼住簷橫壁，慢慢的移向落地大窗前，屋內有亮光，但屋內無人，而且有窗帘也拉上了，只因為拉得不嚴密，尚有一條小縫可看。

滿天星看到了，那是個好大的浴盆，熱水香料放了一大堆。

而內室中傳來哭聲與打鬥，他怎麼也想不到男女之間會產生那種獸性搏鬥。

滿天星看過以後，他自嘆弗如。

滿天星愛的是關懷與溫柔，他不相信男女之間是那麼野蠻的做愛。

滿天星至少在外面守了半個時辰，他也眞能耗。

終於，屋內有了動靜。

他看到了，只見好壯大的一個男人懷中抱着一個光赤溜溜的女子，那女子身上滿佈傷痕，頭髮散亂，好像口角還有血跡，而大漢也是身上青腫見血。

兩個人赤裸的走到熱水池邊上，那大漢放下了女子，又把一桶蓋着滾湯的熱水傾入池中了。

女的站着不動，那男的為女的仔細把身子洗擦着，而且十分的細心。

女的發出愉快的微笑，不時的吻一下大漢，這情形又自與剛才的聲音不合調，因為兩個相互關懷之人，實在想不通為甚麼剛才竟又抓又罵。

兩人清洗過以後，又取來香料與藥膏之類的在二人赤身上相互塗摸着。

便在這時候，女的開口了。

「你那妖婆幾天未來了吧？」

「我已厭倦她了。」

「她却在你身上花了許多銀子呀！」

大漢哈哈笑了。

他抱起女的笑道：「我就快弄滿百萬兩銀子了，哈哈！」

女的吻着大漢道：「有了那麼多銀子以後，你打算怎麼樣？」

大漢哈哈笑道：「未見成功，怎可先說，他們中國人有句話，小心隔牆有耳呀！」

他此話說出，外面的滿天星大吃一驚，原來這大個子不是中國人呀！

滿天星聳動鼻子，他心中冒火了。

滿天星也有着被污辱的感覺，快活幫幫主怎會跟這個王八蛋攪和在一起呀，他媽的，眞窩囊！

就在屋內大男人抱起女的欲往內室走的剎那間，滿天星出手了。

他出手便是六枚星子鏢齊出。

星子鏢穿過落地窗，屋內立刻發出淒厲的尖嗥，緊接着傳來大漢的咒罵聲：「他媽啦巴子！」

這聲音聽得滿天星心中一沉。

於是屋內傳來穿衣聲，眞快，滿天星剛落在後院，一件大黑團已對他橫過來了。

滿天星如果想走，他一定能走掉，但他却要掂一掂這個大漢的能耐。

於是，滿天星站住不走了。

那人拖着一雙似芒鞋的快靴，腰上插了一柄彎刀，滿天星眞想不到這傢伙的動作如此之快。

後院中，大漢逼近滿天星，他極目想看清滿天星是甚麼模樣，沉聲道：「你不是行竊的人。」

滿天星道：「不錯。」

大漢又道：「你是來行刺的？」

「不錯。」

「行刺我？」

「如果是你，你大概已躺在樓上了。」

「你行刺春田洋子？」

「春田？春田洋子，那女的叫春田洋子？你們原來是東洋浪人呀！」

大漢在拔刀了。

他拔刀的姿式是慢慢的，但出刀却又快如閃電。

他七刀一次出手，刀芒犀利得令滿天星只有閃躲了。

大漢突然收刀，把彎刀刀把向前，橫身疾進，刀芒在夜空中宛如鬼火般竄入，於是二十一刀連環殺出。

滿天星出刀了，他的刀不長，尺半而已。

刀出力撥間發出「卡」的一聲响，滿天星的快刀斷了，被大漢那有力的一刀生生劈斷，且又掃過滿天星的肩頭，連到臂上切下一片皮肉。

滿天星咬牙不出聲，八枚星子鏢在天女散花中齊往大漢罩上去。

星子鏢發出「咻咻咻」聲，那大漢舞刀不透風，生生撥掃着，打來的星子鏢，四散落地，滿天星便在這時騰空而去。

他頭也不回的便躍牆而過，大漢追到牆下，才見守門的人跑來。

這兩個人各挨了一個嘴巴子，

大漢忿怒的走回屋內了，兩個守門的手上還拿着刀，也是彎刀，他二人急忙四下找尋，而滿天星早走遠了。

* * *

滿天星沒有回江大姐住的地方，雖然他明白方中天與席人鳳二人仍然在江大姐屋裡，但他却不想去。

滿天星飛一般的奔回先施賭坊，他由後門躍進去的，此刻先施賭坊裡面除了這座小小的後院之外，前面兩院正賭得熱鬧。

滿天星剛剛落在院子裡，一間房門開了，這時候從房中走出兩個人。

那是兩個女人，滿天星的左臂垂着，此刻仍然在滴血，滿天星的面色也灰慘慘，他咬着牙。

兩個女人迎上來，有個女子吃驚的道：「小滿哥，你流血了！」

是小柳，她來了。

小柳來得眞快，而汪玉人却對小柳道：「能回來已不錯了，快爲他治傷，完了快回去了。」

原來另一人乃汪玉人，她看看滿天星的傷，點點頭道：「還好，皮肉之傷而已。」

她看着阿柳爲滿天星治傷，淡淡的問道：「滿天星，得手了嗎？那個野女人，她死了嗎？」

滿天星道：「幫主，屬下幸不辱命。」

汪玉人吃吃笑了。

她笑着走出門外，很快的錢通來了。

錢通對滿天星道：「滿大俠，車已備好在後門口，東家要你立刻和阿柳姑娘回去了，千萬別躭擱下去。」

滿天星道：「一應用的吃的……」

錢通笑道：「一件也少不了。」說着，他交了個紅包，又道：「掛了彩的人幫主有紅包，這裡面二百兩銀子，你揣起來。」

滿天星也不推辭，他拉着阿柳便走出後門，果然那裡停了一輛馬車，他便與小柳上了馬車，立刻便往西南方疾馳而去。

只不過那馬車馳出二十幾里之後，便到了一條小河邊，小船已等在那裡了。

馬車停下來了，滿天星與阿柳上了小船過了河，他這才對阿柳道：「阿柳，這一回你打算陪我幾日？」

阿柳吃吃一笑，道：「少說也要等你的傷好了以後。」

滿天星哈哈大笑了。

* * *

笑聲自湖面上傳來，太湖龍幫的三艘快船上傳來了這開懷的大笑，令人聽得並不愉快。

白長江死了快三個月了，哀愁漸淡，正準備立新幫主，不少龍幫的船，有的還提早洗船塗色掛旗，連新帆也開始掛上了。

哀事辦完當然該辦喜事了，不少龍幫的兄弟們自然高興，新幫主尚未祭壇登位，便先犒賞兄弟們每人五兩銀子，這不是小數目呀！

太湖洞庭山龍幫總舵已計劃張燈結綵了，那石敬山放下狠話，只等他登上正位，立刻率領人馬血洗三光門爲老幫主一家報仇雪恨。

石敬山這些天常落淚，他比任何人都悲傷。

他每夜必趺坐在老幫主的靈前，白長江的子女沒有在，是生是死沒消息，他就代替了。

只這個表現，就已贏得三大龍堂的尊敬。

石敬山非但如此，他也在白夫人面前表現得比白夫人的兒子還孝順。

每日安慰問安，並命人每日燉燕窩人參爲老夫人補身，那熱情眞叫人感動。

白夫人只有喟嘆了。

* * *

湖面上飄來一條不起眼的小舟，漫悠悠的搖向洞庭山，小船上，正是那遠從紹興紫竹山來的「醉九仙」古風和尚和他的這位可憐兮兮的外甥女白鳳。

白鳳身上帶着孝，她站在小船上並未引起附近大船上的注意。

這光景倒令古風和尚忿怒了。

就在一條大船上人們仰天哈哈大笑中，距離半里遠，古風暴吼如打雷：「你們幫主被刺，你們這些王八蛋還笑得出來，太可惡了！」

大船上的人不笑了。

大船上有人回罵：「他娘那皮，和尚也罵人！」

和尚叱道：「火大了還揍人！」

於是大船上的艙內走出一個大漢來，小船上的白鳳已叫道：「叔……」

她這麼一聲叫，大船上的人這才發現小船上還有個姑娘，這姑娘並非別人，正是以爲已失踪的白鳳。

立刻有人大聲歡呼了。

「是大小姐，大小姐回來了！」

大船調了個方向，很快的靠上小船，只見大船上的那位大漢雙目圓睜也雙目見淚，道：「孩子，孩子呀，你去了那裡了，你娘的眼睛快哭瞎了。」

這人不是別人，龍幫黃龍堂堂主白孝天是也。

白孝天身邊還站了個李長庚，他大吼着：「快接大小姐上來！」

長竿搭向小舟，白鳳對古風道：「舅，請上船吧！」

古風也不多言，騰身上得大船

上，白鳳抓牢長竿也上了大船，她取出銀子抛給小船上的人，道了聲「辛苦」。

小船划走了，白鳳拉着古風和尚，她對白孝天道：「叔，快過來見我舅。」

「舅？」

白鳳道：「舅出家了，聽了龍幫不幸的消息，他老人家便來了。」

白孝天吃一大驚，走上前仔細端詳着古風和尚，他忽然哈哈笑了。

他也伸手拍拍古風和尚，道：「太湖中出事死了人，你却走了，再也不見你回來，還以爲你到甚麼地方自殺了，哈，原來你當和尚了？」

「白孝天，我記得那件事應由你去的，你討老婆我代你，嗨，眞倒霉！」

兩個人哈哈笑了。

白鳳問白孝天：「叔，我娘她……」

白孝天道：「我這就送你們回總舵，去辦東西之事有待商榷了。」

白鳳道：「辦甚麼事？」

白孝天道：「百日之後老幫主入土爲安，龍幫便要立新幫主了，唉，白家基業……」

他忽然又笑笑，道：「如今你能回來，爲叔的爲你力爭，誰說女子不能當龍頭？」

白鳳正欲說甚麼，却被古風和尚止住了。

古風和尚道：「別急，先見了我那老姐之後再說吧！」

於是，大船直往洞庭山馳去。

於是船上又有了笑聲。

只不過這些笑聲却不是發自每個人的內心。

太湖龍幫黃龍堂兄弟們，都是白長江的子弟兵，他們從小都受白長江的調教，自然高興看到小姐回來了。

大船上，白孝天拉住白鳳，心情沉重的問道：「鳳丫頭，你怎麼突然失踪了，害得兄弟們到處尋找，你娘天天痛哭，還以爲你看不開尋短了。」

白鳳道：「叔，我氣不過，二位兄長出征未回來，我是單槍匹馬去三光門拚命的。」

白孝天道：「你去了杭州灣？」

白鳳道：「我幾乎殺進三光門了，可是……」

一邊的古風和尚沉聲道：「孝天，上得船來先別問東問西的了，咱們口乾舌燥空肚子，快弄點吃的來。」

白孝天一笑道：「太高興了，倒忘了問你們吃過沒有了。」

古風和尚道：「小河灣沓無人煙，帶來的乾糧早已用完，吃的東西快送上，老酒我先喝幾斤。」

白孝天怔了一下，道：「古兄，你……你還未把酒戒掉呀，當年你吃酒誤事……」

古風和尚道：「無法戒酒，所以出家，出家人不問塵世事，所以也就不戒了，哈哈！」

於是，白孝天與李長庚二人陪着白鳳與古風和尚，四個人坐在大艙中，那古風和尚大口大口的喝着酒，白鳳吃了兩口飯便放下筷子問白孝天，「叔，總舵有甚麼大事嗎？我爹的仇怎麼說？」

白孝天道：「唉，原本是一場大喜事，偏偏來了個莫名其妙的刺客。」

他頓了一下，又道：「龍幫誓要與三光門拚個結果的，但龍行雲不能無首，虎下山不能無吼聲，咱們大伙聽副幫主的調派，但先要立新幫主，唉……」

他嘆了一口氣，又道：「你，唉，可惜你是個女兒身呀，便是叔想力爭，只怕也難達成叫你主持大局，我眞弄不懂，你那兩個兄長，偏就定要一齊去報仇，如今一個也不見了，這光景誰也無法可想了。」

白鳳道：「何時立新幫主？」

白孝天道：「快了。」

白鳳側面看看古風和尚，只見他正愉快的吃着酒，還大塊的吃肉。

「舅！」

古風和尚道：「吃呀，你不早餓了？」

白鳳道：「咱們快到洞庭山了呀！」

古風道：「我知道，何用你提醒我？」

那李長庚道：「古大師，你老在何處卓錫呀？」

古風笑笑道：「廟小不值一提，紹興……」

哈哈一笑，李長庚道：「出酒的地方。」

古風和尚道：「我今問你們一件事情，你們要實話實說，不能有虛假。」

白孝天道：「請問……」

古風和尚重重的放下酒碗，道：「你們那位副幫主石敬山爲人如何？」

白孝天想了一下，道：「爲人機智沉着，武功水面水下都高强，年不過三十，甚得老幫主器重。」

古風和尚道：「家中有甚麼人？」

白孝天道：「寡母一人，十分節儉。」

古風和尚怔了一下，道：「他無父？」

白孝天道：「從未聽過他提到

他父親是何人。」

古風和尚不問了，他悶着頭又喝了兩大碗酒。

於是，大船轉進洞庭山的港灣中了，船上兄弟們拉下巨帆，白鳳已拉着古風和尚與白孝天二人，道：「快，快去見我娘！」

洞庭後山半坡上，白家的大宅院重簷樓閣相當高大，只不過自從老幫主白長江遇刺以後，如今來的人似乎少了，倒是前山的龍幫總堂反而熱鬧起來。

熱鬧中也帶了喜氣，喜氣在人們的心中掩不住的自然流露出來。

而老幫主的靈柩早移到後山大宅中了。

* * *

古風和尚一邊走一邊四下的看，他有着太多的傷感，當年如果不是酒醉誤事，他今天應是龍幫甚麼人？

白孝天走在前面，白鳳拉着她舅往後山走，半道上遇見一夥人，爲首的乃是大管事尹剛。

尹剛看到白鳳，他一怔，再看到白鳳拉着一位高大和尚，他還未認出來哩！

尹剛迎上前道：「大小姐，這些天你去那裡了，老夫人天天在哭呀！」

他再看看和尚，道：「這位大師……」

古風粗聲道：「尹剛，當年咱們比潛水，你忘了？」

尹剛吃一驚，他再細看，不由拍拍頭頂，道：「你……你是逃走的古風！」

古風道：「別說得這麼難聽。我出家了！」

尹剛對跟他的人們吩咐。「去，弄酒席送到後山來。」

古風道：「別對人說我回來了。」

於是，尹剛也跟着白鳳等往後山來了。

大門尚未進去，裡面已傳來哭聲，白鳳聽得心痛，大叫一聲「娘」，便衝進去了。

果然，只見三個丫頭陪着一位灰髮婆婆身側力勸，而且還用力拉扶着，老太太就是跌坐在靈柩前痛苦的啼哭着。

老太太聽得女兒的聲音，回頭看，果見是女兒回來了，不由得張臂便抱。

「孩子呀，你怎麼不要娘了。」

白鳳大哭，也扶着棺材叫她爹。

棺材已封上了，另一邊還有唸經的，但見進來個和尚，幾個和尚也訝異。

白鳳正與她娘抱頭痛哭，白孝天拍拍老夫人道：「嫂子呀，咱們來了最親的人了。」

白夫人道：「誰是最親的人？」

古風和尚開口了。「姐，你還認得兄弟嗎？」

白夫人忙拭淚，她也仔細看，遂又一把拉住古風道：「兄弟呀，這些年你躲到甚麼地方去了，咱們古家……」

古風和尚淡淡的道：「也許是我還未了那一段塵緣吧，鳳丫頭會遇上我，眞是天意！」

白夫人道：「你……唉，來晚了。」

古風道：「不晚，姐，咱們借一步說話。」

於是，白鳳扶着她母親回轉後院堂屋裏，就在幾個人剛坐定，忽見石敬山匆匆的奔來了。

石敬山一見白鳳回來，先對白夫人行禮，再向白鳳問安，道：「大小姐，你怎麼突然想不開呀，還眞幸運，你平安回來了，否則我石敬山的罪過可大了！」

古風和尚雙目一亮，他盯着石敬山看個不停。

石敬山也發覺古風和尚了，他重重一禮，道：「這位大師是……」

白孝天道：「副座，大師乃鳳姑娘親舅，特來向老幫主致哀的。」

石敬山驚訝道：「怎麼從未聽過呀？今日我盛情款待，萬望大師賞光。」

古風和尚道：「悲痛莫名，那有心情吃酒，我得陪陪我的老姐了，她這次打擊太大了，至於你的盛情嘛，稍後再說吧！」

他的語氣不佳，面部冷淡，石敬山何等人物，一看便知道這古風不簡單了。

他卻也十分篤定，因爲至今尚未見白氏兄弟回來，八成是回不來了。

石敬山心中想的是，只要白氏兄弟回不來，龍幫就是他的天下了。

他看看幾個人的面上都很悲切，便站起來衝着白夫人施了一禮，道：「老夫人，我這幾天正調兵遣將，只待老幫主入土之後，我大舉出兵，必滅三光門爲老幫主及兩位少主人報仇雪恨。」

白夫人不回答，她只揮揮手。

石敬山走了，他還深深的看看白鳳。

* * *

尹剛命人送的酒席抬來了，七個侍女都退出堂屋，因爲古風和尚有要事要問他的老姐。

陪坐的也只有尹剛與白孝天二人，他二人也是老幫主的最親密戰友。

酒席簡單，自從白長江遇刺之後，太湖龍幫的兄弟們已很少大魚大肉的吃喝了，不少人只喝悶酒。

白老夫人伸手拉住古風和尚道：「兄弟，你眞的夠狠心了，一去多年不回頭呀！」

古風和尚道：「姐，我只要知道你們日子過得好，我但求有酒喝，還有甚麼好擔心的？」

他看看白鳳，又看看白孝天與尹剛二人，道：「有一事令我不明白。」

白夫人道：「天天喝老酒，你會明白甚麼？」

淡淡的，古風和尚道：「有道是人迷心不迷，老姐呀，喝酒的人有時候比不喝酒的人更能看穿事物！」

白夫人道：「人都死了，兩個兒子也完了，我們白家已就此打住了，還有甚麼可以爭的？」

古風和尚道：「老姐，白家沒有完，我來就是爲了白家，我要查明一件事。」

白夫人道：「你天天喝老酒，莫非跑來酒言酒語呀！」

一邊的白鳳道：「娘，我告訴你吧！」

古風和尚沉聲道：「鳳丫頭……」

白鳳道：「應該講給娘聽呀。」

古風搖頭道：「不是此刻。」

白夫人道：「你們在說甚麼呀？」

她看看古風這位兄弟，又道：「兄弟，老實說，當年你一走了之，爲姐的至今還火你，你是個不負責任的人。」

古風和尚道：「所以我出家了。」

他看看尹剛，問道：「大管事，我只問你一句話。」

尹剛道：「請講。」

古風和尚道：「白家待你如何？」

「恩重如山，情深似海。」這話只有天知道。

笑笑，古風和尚再問白孝天道：「老當家對你又如何？」

白孝天道：「我白孝天把龍幫當成自己家一樣，我可以爲龍幫而死，唉，我只是黃龍堂堂主罷了。」

古風和尚道：「你們好像準備立新的幫主了？」

白孝天道：「蛇無頭不行，龍幫總得有人領導吧？」

古風道：「你們欲立石敬山？」

白孝天道：「兩位少幫主已失踪了，石敬山又得老幫主器重，他的武功不論水面陸上均屬一流，龍幫找不出第二個人來。」

古風和尚道：「那麼我可以告訴你兩位，兩位少幫主仍然在，只不過我要你們暫時保守這個秘密！」

他此言一出，白老夫人立刻垂淚低呼：「老爺子，你在天上保佑呀，嗚嗚……」

尹剛道：「這話可是眞的？」

古風和尚道：「這種事情，怎可以亂講。」

尹剛道：「我去接他兄弟回來。」

古風搖搖頭，道：「還未到時候，因爲我要查一件事情，而且這件事太過蹊蹺了。」

白孝天道：「古風兄弟，我還是叫你兄弟吧，你看出甚麼不對了？」

古風和尚呵呵一笑，道：「你叫我王八蛋也可以，你年輕時候不是罵我王八蛋嗎？哈哈！」

他仰面喝了一碗酒，又道：「聽得鳳丫頭說，我那姐夫是被三光門的刺客假扮送魚人出刀殺的，而你們也一直以爲是三光門下的毒手；然而，三光門的門主錢唐也被人刺殺了，他們也以爲是太湖龍幫爲了報仇而扮刺客殺了他們的門主，這件事能不奇怪嗎？」

白孝天道：「怎麼說？」

古風和尚道：「雙方都不承認殺了對方的人，那麼人是誰殺的？」此言一出，幾個人怔住了。

古風和尚道：「我以爲，如果找不出暗中這隻黑手，龍幫與三光門之間，必定免不了一場血拚。」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魚得水、湯堯合捕了白雨亭，卒被逃脫，二人繼續追緝，遇上小郭、小熊，帶他們去懲治阮大清，他專玩女人，玩後又送女的在他開設的妓院接客賺錢，表面是正人君子，還有俠名，這回却被弄得名譽掃地。四人繼續前去，小郭建議到賭坊去弄點錢，捐贈明朝作軍餉，突然來了李悔，願意帶路，這小妞作風大膽，裸睡嚇怕了金大嬸和白芝，魚得水聽她說有把握弄錢，也隨她一起去……



霧夜快刀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可飛・圖

下場賭博贏巨資　故技重施惹反感

在上面看到的點子，就未必可靠，要憑智慧去猜才行。

魚得水道：「妳到底是甚麼來路？」

李悔道：「我的來歷不很大，說出來却會嚇你一跳。」

小熊道：「八成，你老爹不是塊好料！」

「對，非但不是好料子，殺頭一千次也死有餘辜。」

小郭道：「必是個坑過千萬人的老千！」

李悔笑笑，道：「走吧！」

魚得水道：「我雖不是官方編制內的捕頭，論個計酬，却也是幹的執法工作，咱們爲了救國，進賭場弄錢無可厚非，但要有原則！」

李悔道：「甚麼原則？」

魚得水道：「不弄普通百姓的血汗錢！」

李悔道：「魚大哥，你這就外行了，試問，普通百姓誰有幾十萬甚至上億兩的家財，就算有，誰又肯全賭了？」

魚得水道：「好，我就再信妳一次。」

＊　＊　＊

這家賭場看來並不太大，却是這鎮上的第五家。

滿清入關，江南暫時偏安，福王及潞王合作的局面也不密切，鞭長莫及，地方上自然不像太平年間那麼平靜。

地方官包庇和貪瀆也就更嚴重了，所以賭場不禁。

李悔帶着衆人進入賭場之前，她已先化粧易容成男人。由他下場主賭，小魚協助之。事實上魚得水不比她差。

只不過魚的身份不便坐下來賭而已。

選了半天，在一桌牌九桌上佔了個「天門」座位。

只有小魚站在她的身後側，小熊、小郭和湯堯在附近東望望西朝朝，偶爾下一注，表示他們和小魚及李悔不是一伙的。

李悔一掏就是十七八張銀票，計兩百餘萬兩。

莊家是個四十來歲的漢子，一看就知不是普通賭徒。

此刻莊家枱面上銀票一大堆，足有數百萬兩，還有現銀。

此人身後有兩個人，似是他的部下。

第一把，李悔拿了個七點，這是一揭兩瞪眼的兩扇牌九。

莊上九點，三家都輸，通吃。

李悔只押了五百兩，第二把又輸了一千兩。

魚得水知她故意先放水，使莊家不提防她。

第三把小贏七百兩，第四把一下子推出了十萬兩。

這賭法，還很少見。

一翻兩瞪眼的兩扇小牌九，贏得快輸得也快。

如果拿一張「虎頭」搒牌時會大叫「七七八八不要九」。

因爲來九就是「閉十」。

如來個七點則大叫「粗粗細細，大天大地。」

「天九王」除了小「皇上」可以通吃。

牌九也有藥水牌，在藥舖中可購得配製，可保持半年。

三十二張牌九，洗牌、開門、送牌，都有作手脚的竅門。

高明的「郎中」並不是把把通吃。

如果總是通吃，傻瓜也不敢和他賭了，他們技巧地吃大注賠小注，即使「郎中」不作莊，由于認識牌之故，算好「死門」「活門」，也能穩贏不輸。

總之，由於牌九的張數少，簡單，比梭哈及痲將容易作手脚。

這次莊家打了個「七對門」。李悔拿頭把牌。

本是莊家分牌，李悔手快，自己拿了過來。

莊家本來是十分篤定的，但是，他一搒牌，是個九點，李悔還在慢慢地搒，莊家曖昧地笑着，似知她非輸不可。

那知李悔「啪」地一聲把兩張牌砸在桌上，道：「『長三』一對！」這對莊家似乎是意外，他記得天門是六點。

魚得水可算是旁觀者清了。

他看出李悔自已拿牌時，十分技巧地在公牌上換了一張。

手法巧妙，天衣無縫。

莊上是大行家，居然沒有看出來。

另外兩家反而輸了，却都是五百兩以內的小注。

下一把李悔押了兩萬，輸了。

再下一把一下子押了三十萬。

結果又贏了。

莊家有點吃驚，再來了三把，李悔連三勝。

她已贏了一百餘萬兩。

莊家頭上冒出汗星，李悔要求作莊，二人易位。

莊家很高興，「天門」此刻是吉方，他樂得交換。

這麼一來，李悔可以大施身手了。先小輸兩次，十七次中贏了十三次，計三千七百萬兩，這人輸光了。

賭就怕賭出火來，所以老賭客心情不佳時不賭。

老實說，此人的賭技極高，而是由於輕敵，吃了大虧。

由于未抓到李悔弄假，就以爲是自己的手法拙劣。

這一光火，此人就賭空頭。

魚得水道：「老兄，賭本沒了就回去弄賭本，或者向賭場調借，賭空頭，事後還要去要賭債，這不方便。」

那知李悔道：「你貴性？」

「我叫王貴。」

「你如再輸三四千萬兩，你能賠得起嗎？」

「當然，就是一億兩也賠得起。」

魚得水道：「老兄吹牛可不犯死罪！」

王貴道：「老兄，你不懂，我沒有吹牛。」

李悔道：「好，你的話我信，但如你輸了，我要你開出借條。」

「開條子？」

「對，也就是欠款的條子。」

「甚麼理由？」

「吃喝嫖賭的都有。」

「妳向誰去索賭債，妳知道我的來歷？」

李悔道：「你若不是小人，你一定會負責對不？」

「當然，好，我如再輸了，就開出欠條。」

於是又賭。

這一次王貴特別小心。不論是洗牌，做牌，擲骰及分牌都很小心。揭牌一看，竟是大天一對。

除了小「皇上」，或天九王，是沒有更大的牌了。

李悔不亮牌，只說她輸了。

王貴這才發現，李悔下注票子是不少，足有七八張，却只有五百多兩，他本以爲最少也有一百萬兩呢。

王貴這才看出，李悔有點邪門。

好不容易拿了這麼一副大牌，她却只押了五百多兩。

王貴要洗了牌重做牌，李悔道：「這又何必，繼續賭下去呀！難道你對自己做的牌全都沒有信心了？」

王貴一想也對，剛才也許是他拿錯了銀票。

她不可能知道這副牌小，而只下了五百兩的注。

何況洗牌，砌牌，分牌及擲骰子全是他自己動手的。

可是他也疏忽了一點，牌上可以作記號。

會作記號的，別人看不出來，自己可以看出來。

這一次李悔竟然全都推出去了，也就是三千多萬兩。

圍觀的人都站在三步以外，絕對不准超越一步。

賭場主人以爲這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場賭，也和其得力手下到場監督。總之，全賭場的人和賭客全都在門外了。

他們幾乎不信，這個年輕人有

這麼大的手氣。

也看不出，這個其貌不揚的中年人能拿出這麼多銀票來。

王貴心驚肉跳，眞想不到，這年輕人越賭越猛。

她居然不怕大，似乎越大越好，是甚麼來路？

王貴本想小賭，贏個二三十萬兩就走人。

賭錢往往如此，一旦陷入，就無法自拔。

所有的目光都傾注在李悔那一大堆銀票金條和銀元寶。

在一般人來說，他們的想像中從未有過幾千萬兩銀子的概念，也從未看到幾千萬兩就堆在面前的桌子上。

可能這三千多萬兩能一翻而爲六、七千萬兩。

當然也可能又回到王貴手中去了。

幾乎所有的人都以爲李悔太傻。

沒有人會以現款和輸光的人賭空頭。

就算他能在賭後立刻去取也不成。

王貴抹了抹汗，再次打出骰子。

絕的是，又是七對門，更奇的是，三枚骰子一出手就在桌上互碰，打轉，然後再互碰而變成七對門的。

王貴的臉色又變了。

他的本意是要打出「末門」拿第一把牌的。

現在「出門」及「末門」也都是陪襯，他們只押了百餘兩。

王貴分了牌，放在桌上未動，目注李悔揭牌。

李悔慢慢地摸牌，摸了一頭，再換另一頭摸。

魚得水已看出是甚麼牌了，但他絕不出聲。

李悔邊摸邊道：「這次要糟！」

四周鴉雀無聲。

這副牌可能使一個人走上死路，也能使一個人暴富。

王貴越急就越出汗。

李悔偏偏就不快揭，有人道：「莊家也可以先看看自己的牌呀！」

旁觀者顯然也有點沉不住氣了。

李悔摸了一會，又把牌扣在桌上，道：「我的手都軟了！王老兄，就請你先揭吧！也不一定要我先揭呀！」

王貴主要是怕他弄鬼，要眼看她揭牌。

反正兩扇牌九也不需要配，他目注李悔，把自己的牌一翻，眞正是一掀兩瞪眼，四周大嘩。竟是「虎頭」加大「十」。只比「閉十」好了一點。

李悔大叫道：「天老爺眞幫忙。」把牌一掀，比莊上正好多了一點。這一次更是全場嘩然。

輸錢也不要緊，這太窩囊了。

李悔把枱面上所有的銀票、金條和銀元寶清點了一下。

總計是三千七百五十八兩，當然還有些零星銀子。

李悔道：「老兄。」

王貴汗出如漿，道：「小弟，你贏了這麼多還不夠？」

李悔道：「你這是甚麼話，輸不起是不是？」

「不是輸不起，而是怕你老弟拿不走這麼多。」

李悔道：「放心，一文也少不了，全部可以拿走。」

王貴站起來拍拍屁股，突然要去搶抬面上所有的銀票，李悔去扣他的脈門，未曾扣住，他已抓起大把銀票，王貴身後兩人正要動手，湯堯把他們制住。

魚得水不知何時出了手，道：「老兄，這麼多人你敢搶？」

幾乎沒有人看到他是如何出手的，他收回那隻手，已經脫了臼。

這才知道遇上了狠角色，道：「那就走吧！」

雙方出了賭場，王貴道：「小弟，你們可知我是何人？」

李悔道：「我當然知道你是何人！」

「你知道？」

「對！你是李自成李闖的部下，專管糧餉的副手。」

王貴大爲震驚！

魚、湯等人也十分驚異。這個荒腔走板的姑娘到底是甚麼來路？

王貴道：「你怎麼會認識我？」

「你不必管，我勸你乖乖地把欠款還清，不然的話……」

「怎麼樣？」

「我會向你的上司告密，說你輸了公款！」

魚得水道：「如果他沒說錯，你老兄確是李闖的部下，你輸了這麼多，絕對無法交代，何不就此投誠。」

「投誠？你們是……」

「我們是大明的人。」

「大明的國都已在我們的頭子佔領之下，大明……」

「還有福王由崧領導，不久可以光復京城。」魚得水道：「這是你改過向善，棄暗投明的良機，甚至可以把你所管理的全部款項獻給大明，作爲軍餉，這功勞不小！」

王貴心想，大明已經完了，你們還不死心。

可是他又知道不是敵手，只好虛與委蛇。

說是人多不便，只希望李悔一個人跟他去取欠款。

李悔怕他跑了，魚得水向李悔微微點頭。李悔明白他的意思。

二人離開向南奔行，湯堯自左，魚得水自右，包抄迂迴、追踪。奔出五六里，王貴回頭道：「再見了！老弟。」湧身跳下絕壁。

絕壁下是一條溪流，頗深。李悔不善水，眼看他逃了。

待魚、湯二人追到，王貴早已順流而下不見了。

魚得水道：「此人能輸三千多萬兩，回去也無法交代。」

李悔道：「賊兵的管理制度根本談不上，說不定連帳簿都沒有，搶掠來的，誰也弄不清。」

魚得水道：「姑娘怎知他是李闖的部下？」

「我……我只是聽別人和他交談得知的。」

這話非但魚得水不信，湯堯也不信。

小熊道：「這三千七百多萬兩，咱們吃喝玩樂一輩子也用不完，明廷不爭氣，咱們管他們的鳥事。」

魚得水面色一沉道：「弘光（即福王）不是料，但潞王尚可，且懷宗（即已吊死煤山的崇禎）雖無大能，還算個不錯的皇帝，憂患意識我們是該有的。」

湯堯道：「老魚，你一個十七八歲的人，虧得你有此大志。」

「華夏子弟，怎可沒有同仇敵愾之心？」

商量之下，決定把這筆錢交給兵部尚書史可法。

也只有他才能善于運用這筆錢。這要去南京。

馬士英專權，想利用福王由崧的昏庸，作他的傀儡。

於是聯合四個總兵如高傑、劉澤清，黃得功及劉良佐等，護送福王至儀眞，列營江北，氣勢逼人。

史可法爲大局着想，不能自相傾軋，只好與百官迎福王入南京。

先稱監國，隨後立即大位，改元爲弘光。

史可法，高弘圖，姜日廣，王譯爲大學士。

馬士英仍督鳳陽，兼東閣大學士，這諭一下來，馬士英大爲不滿，他本想作宰相，却仍要他在外作總督。

後來馬士英與忠臣史可法不和，史清調督師出鎮淮、揚，統轄四總兵。四總兵本不相容，也聽說揚州出美人，都想留駐揚州。經史可法勸說，才暫時相安無事。

史可法上書請經略中原，但弘光帝獨信任馬士英，一切外政都不大理會，專門貪圖玩樂享受，在酒色上下功夫。

* * *

魚、湯二人見過史大人，受到禮遇與讚賞。

史留二人在身邊，二人稱報國不一定在大人身邊，魚得水問及有人資出福王的字畫及「鐵卷丹書」栽贓潞王之事，史稱是福王陰謀，不過是打擊潞王威信。

不過，如今「福王」已登了大位，潞王韜光養晦，不作他想了，湯堯道：「大人以爲復國最大的障礙是甚麼事甚麼人？」

史可法嘆道：「福王性好玩樂，毫無憂患意識，長此下去，想援東晉與南宋偏安南方一隅達百年之久的往例，絕不可能。至於對人方面，我最恨馬士英和阮大鋮，他們利用弘光帝的昏庸和無能而營私，國家將亡，即亡在這二人身上。」

魚得水道：「大人對吳三桂的看法如何？」

史可法怒容滿面道：「爲了一個女人而引清兵入關，可以說是自古以來最可恨的賣國賊，無恥之尤！」

二人辭出尚書府，和熊、郭兩小及李悔滙合。

李悔道：「聽史大人之言，馬、阮、吳三賊不除，大明復國無望。」

魚、湯二人點頭道：「的確如此。」

李悔道：「咱們何不順便行刺馬士英和阮大鋮二人？」

熊、郭二人首先贊成。

魚、湯二人考慮之下，認爲可行。湯堯道：「李姑娘可有行刺的計劃，須知他們二人身邊必有高手保護，見到他們也不容易。」

李悔道：「仿謁見史大人獻金之法，即可見到他們。」

「現金？」魚得水道：「咱們現在手頭已無鉅款了，雞零狗碎地，他們不會看上眼的，而這裡又不會有賭場。」

李悔道：「小郭是作無本生意的能手。」

「怎麼？在史大人管轄區內作案？」

「不，我們到馬士英及阮大鋮區內大動手脚。」

魚得水道：「偷了他們的巨款再獻給他們，那不是搬磚打脚？」

李悔道：「我們先不偷馬、阮二人府中財物，而偷他們的黨羽的財物，他們的錢大多是貪瀆營私而來，失了巨款，絕對不敢聲張的。如敢聲張，人家會問，如你爲官清廉，每月薪資，扣除開支，那有如此多的鉅款。」

魚、湯二人以爲可行。

他們先到達馬士英的轄區內。

他們選定了馬的心腹黨羽如趙其杰、田卿、楊文聰及張執中等人下手，據估計，這四人即有億兩以上。

魚、湯和李悔三人各選一目標，各自下手，熊、郭二人一起到田

卿府去。

田卿是鹽運使，這正是肥缺，府第共五進，廣厦千間，奴僕數百，光是妻妾就有十三個之多。

熊、郭二小當然也不是光會胡鬧，不辦正經事之輩。

這件事只許成功不許失敗，而且絕對不能被俘。

一旦被俘就要自絕，以免受刑不住招出魚、湯二人。

他們二人已經商量好了，所以二人十分謹慎小心。

二更尾，三更初，他們就自後側潛入田府之中。

他們二人並不知道田府內的情況，本想擒住田的一個重要部下如帳房或內總管甚麼的，逼問金庫所在。

但他們誤打誤闖，正好遇上田卿的心腹內總管對外總管道：「田大人今夜和友人商議公事，四更前不會結束。」

熊、郭二人不知田卿和友人議事的地方在何處。

正要跟隨二總管之一制住逼問，但一轉眼就不見了二總管。這大宅院落多，錯綜複雜，極易迷失。

兩小轉來轉去，來到一個頗爲氣派的院中。

這兒的戒備一看就知道比別處森嚴，正好這工夫三個人一起走來，兩小聽其步履聲，即知不是庸手。

一時情急，閃於這院內，但仍怕被發現，乃進入屋中。

那知內間傳來鶯聲燕語道：「是大人嗎？賤妾等待多時了！」

兩小不由一驚，這女人已經聽到了聲音。

這工夫另一年輕女人道：「奉大人之命，賤妾水仙和玫瑰一起侍候田大人，已經沐浴薰身過了。」

古人沒有香水，是用一種薰籠薰衣服及身子有香味，以便取悅男人，但大多是大內及宦官世家才有資格。

兩小大爲焦急，不回答就會被拆穿而呼叫有賊。

二人是不容易逃出田府的。

兩人耳語一番，立下決定，隨機應變，也只好客串一下，兩小並非好淫之徒，却也不是甚麼魯男子。

小熊「嗯」了一聲，立即進屋。

由於屋中無燈，立刻匆匆脫衣就上了床。

田卿才三十九歲，在這方面有過人之長，所以往往要兩個小妾侍候他，世上的確有這種性慾特强之人。

如明初開國功臣名將常遇春，南征北剿幫朱元璋打天下，每天必定數次，所以軍中必帶健婦數人。

有時未帶女人，就以母牛代之。

軍中帶女人，也是明太祖特別准許的，但別人不成。

田卿幾乎每夜必要小妾侍寢。

當然，他玩的女人並不一定是有名份的妻妾，有的是部下獻上的民女，他出手大方，玩過後賞賜頗爲豐厚。

今夜的水仙和玫瑰，是他所有小妾中最年輕美貌的。

小熊上了床，就摟住一個。屋中無燈，天上又無星月，不會被看出。

此刻小郭在床下已脫了衣服等待換班。

小熊和玫瑰玩過之後，拍拍床邊，暗示小郭，輪到他了，二人立刻技巧地交換。小郭上了床，水仙已迫不及待了。

原因很簡單，水仙在一邊觀戲，自然性趣大發。

小熊和小郭年輕精力充沛，把二女侍候得服服貼貼。

正因爲他們太狂烈，有如生龍活虎，和田卿的擧措大不相同，水仙發覺不對，道：「你……你不是田大人！」

水仙也不由一驚，因爲她在一邊看戲，也覺得不像田大人。以田的年齡來說，就算性力過人，畢竟已是中年。

中年人在這方面是細嚼慢嚥的，不像小伙子那麼猛烈。

所以大多數女人喜歡中年以上男性的體貼與溫存。

水仙也道：「對，你不是田大人，你是甚麼人？」

「小聲點！」小郭道：「我是甚麼人，已經不重要了。」

水仙道：「爲甚麼不重要，你是個色情騙子。」

小郭道：「我不是專門來玩你們的，只可惜妳你把我當作了田卿，若不順水推舟上床，妳們必然發覺而呼叫！」

「你到底是誰？」

「應該說是我們。」床下的小熊也道：「我們二人平分秋色，把二位侍候得服服貼貼，也算有緣，對不對？」

「我們一叫，你們二人就沒命！」

「對，但妳叫了半聲，就會停止呼吸了！」

兩女也不算甚麼三貞九烈的女人，玫瑰道：「你們要幹甚麼？」

「我們要進入金庫中幹一票，反正田卿有的是造孽錢，妳們指點金庫所在，對妳們也有好處，如果嚷嚷開，田卿如知妳們和我們玩過，他會甘心戴綠帽子？」

這句話震住了二女。

田卿當然不會甘心自己的愛妾被別人玩了。只不過帶這二人去開

金庫，却沒有這個膽子，小郭道：「如不答應，我們只好打發妳們上路了！」

兩女見小郭手中有寒芒森森的匕首，怎會不怕，玫瑰道：「水仙，我們答應了吧！」

水仙道：「雖然我們知道銀庫所在，却沒有鑰匙！」

小熊道：「鑰匙在何人手中？」

玫瑰道：「當然在田大人手中。」

小熊道：「別人沒有鑰匙？」

「沒有，而且共有三道門。」

小熊道：「田卿和友人密議相聚之處在哪裡？」

小仙道：「在這院子西邊一個跨院中。」

小郭道：「金庫呢？」

「就在那密室中。」

兩小制住了二女的穴道，普通女子不會解穴，大約天亮後穴道會自解。二人去了密室。小熊恨有妾的人，絕不會輕饒他們。

正因爲如此，他使用了迷香。

這迷香是魚得水絕對不許使用的，小熊和小郭自然聽他的，但對田卿這種納妾十餘人之多的色魔，就不客氣。

他們迷倒了田卿和他的友人，取得鑰匙。

他們把庫中的銀票金條和珠寶搬走一大車。

事後又把鑰匙放回田卿身上。

＊　＊　＊

且說李悔的目標是趙其杰，此人是閹禍魏忠賢的餘黨，魏雖伏法，黨羽未清除，實爲明朝敗亡的另一原因。

因爲魏忠賢紅極一時那檔口，眞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皇上被他矇蔽，朝中大臣敢諫的都被他們除去，所以剩下的不是噤若寒蟬，就是變成他的黨羽。

聲勢之大，居然有人建議他死後配享孔子，眞是笑話。

這樣賄賂公行，賣官鬻爵的巨奸，他死之後，並未株連太多黨羽，眞是一大疏失，乃種下了禍根。

趙其杰的家當比田卿還多，那是在魏忠賢時代就斂聚弄錢了。李悔混入趙府，不久就找到了趙其杰。

此人頗爲風雅，正在書齋中作畫。

就在這時，忽然出現了一個美貌少女。

趙其杰也好色，也可以說，人一旦有勢有錢之後，不好色的太少了。

趙其杰道：「姑娘何人？」

「我和你們人類不同！」

趙其杰一怔，道：「姑娘是說你不是人類……」

「不是。」

「那姑娘是鬼？」不由毛骨悚然。

「不是，狐仙！」

趙其杰上下打量，有點不信，道：「姑娘別開玩笑！」

李悔道：「不信你閉眼一會試試看。」

趙其杰道：「爲甚麼要閉眼。」

「因爲你睜開眼以後，我就不一樣了。」

趙其杰不信這份邪，閉上眼睛，但一會就睜開來。因爲他怕這女人弄鬼，趁他閉眼向他施襲。

那知睜眼一看，居然是下體赤裸的。

下體赤裸，却看不到最緊要的部位。

上衣恰恰遮住了緊要部位。

李悔欵欵走近，道：「妾前世與大人有緣，今世特來報恩，以薦枕蓆，大人幸勿以賤妾卑微視之。」

趙其杰淫心大起，只見李悔翩翩起舞，玉腿全裸，似脂如玉，衣衫飛旋，玉腿輕撩，時隱時現。

趙其杰如痴似醉，不久在座上昏昏入睡。

他這一睡，直到天亮才醒。醒後大驚，還沒有想到其他，眞以爲是狐仙來此報恩，自薦枕席的。

他發現庫存銀票及金銀失竊，却是數日之後了。

＊　＊　＊

至於魚、湯二人，當然也得了手。

五人所得到一億三千餘萬兩，他們決定向馬士英及阮大鋮各獻出一百萬兩作爲軍費。因爲全部獻給他們，可能納入私人的腰包內。

首先，他們投刺去見馬士英。當然是以獻金爲謁見目的。

那知馬士英推稱有要事，由部下代爲接受及嘉獎。

魚、湯二人大爲失望。

他們再去見阮大鋮，投刺獻金五百萬兩要求親自獻於阮大人。阮大鋮居然答應了。魚等大喜。

阮大鋮接見魚、湯二人是在花廳中。

此人身邊有四個衛士，一看眼神就知道不是易與之輩。

「小民魯壽和唐青，有鑑於國家在危難中，決定將家財拿出一半，獻與國家，請阮大人代收，爲數箋箋，希望能拋磚引玉，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魚得水端着銀票走近阮大鋮之座位，阮身後四人，左右各走出一人，道：「不必前行，交我們轉呈即可。」

魚、湯二人也曾想到這一點，二人一交眼色，魚得水收起銀票，就向二武士狠攻而上，湯堯撲向阮大鋮。

阮大鋮是光祿寺大夫，不應養有死士，但他知道樹敵太多，不能不防，所以這四人都非庸手。

魚得水對付這二人，儘管這二人了得，却非魚的敵手。

湯堯被另外二人擋住，都撤出了兵刃。

湯堯雖然攻多守少，却無法接近阮大鋮。

只不過魚得水還是得手，傷了一個，立刻撲向正要溜出門外的阮大鋮。魚得水一刀凌空掃下，那知門外突然射進一人。

絕對想不到，這個人竟是個身手奇高的蒙面人，手執黑黝黝的短棒，接下了魚得水的凌空一擊，阮大鋮竟逃出廳外。

魚得水覺得這個用短棒的蒙面人的身材有點眼熟。

這人的短棒招術奇詭，凌厲無匹。

加上又來了三四個，二人漸感不支。

就在這時，門外忽然出現了一個女郎，竟是李悔，立刻撲向蒙面人，且對魚及湯「蟻語蝶音」道：「一有機會就走！」

蒙面人把魚得水震退兩步，正要攻向李悔，李悔的褲帶「叭」地一聲斷了，褲子落地。

蒙面人不由一震，這奇景平生僅見。

魚得水雖然極討厭此法，却也沒有躭擱，穿窗而出。李悔扭身躍出門外，還揚手丟出一件東西。

蒙面人抓住，竟是一條女人的大紅內褲。

蒙面人丟出，另一人接住還嗅了一下。

這麼一折騰，魚、湯等已經脫出了阮府，回到秘密住處。魚得水道：「想不到一個光祿寺大夫府上居然有此高手！」

湯堯道：「老魚，我隱隱覺得，這蒙面人很眼熟。」

魚得水道：「的確，我也有此同感。」

湯堯道：「你不以爲他的身材有點像叟白雨亭？」

魚得水道：「是有那麼一點。」

湯堯道：「除了他，誰有此身手。」

魚得水道：「以前我從未聽說他用鐵棒。」

湯堯道：「我却聽說過，叟有一根乾坤棒，可以伸縮，但極少使用。他今夜用此棒，是怕在拳掌招式中被你看出來。」

小熊道：「這老賊怎麼又和阮大鋮在一起了？」

湯堯道：「小熊，好歹叟也是老魚的丈人。」

小熊道：「白芝不已聲明解除婚約了嗎？」

魚得水道：「對，像白雨亭這種沒有原則的墻頭草，也不值得尊敬，他和吳三桂也有相當的交情。」

湯堯道：「大概要行刺馬士英也不簡單。」

魚得水道：「總要試試看！這兩賊不除，史大人總會處處掣肘，無法施展而爲國效勞的。」

李悔道：「我也參加一個。」

魚得水道：「李姑娘，妳那一手眞不敢領教。」

「那一手？」

「動不動就把褲帶綳斷那一手！」

湯堯道：「好像妳對脫褲子有癮似的！」

李悔道：「你胡說甚麼？我看到男人那副饞相就十分痛快！」

魚得水大聲道：「一個姑娘怎麼會這樣惡行惡狀的。」

李悔狠聲道：「我六歲時，看到一個男人和七個女人在一張大床上胡來，輪流來，雨露均霑！」

魚得水道：「那男人是誰？」

「我本應叫他爹，長大以後不叫了！」

「那些女人又是誰？」

「其中有一個是我娘！」

衆人默然很久，這對一個小女孩的打擊是够大的。

當然，這也是她的惡行惡作值得同情之處。

魚得水道：「妳爹是甚麼人，能和幾個女人……」

「魚大哥，我暫時不能告訴你們。」

「不說就算了！」

衆人商量，今夜去行刺馬士英。

五個人全去，由湯堯帶着熊、郭二小，由魚得水和李悔一道，這樣不會有甚麼閃失，也不會陷在裡面。

他們去得很早，一更左右就混進去了。

依湯堯的看法，馬宅宅大院深，比阮大鋮府還多兩進，前後有七進，奴僕數百。在下面矇混比高來高去，自己去摸索好得多。

他們裝作是府內的人，在裡面晃來晃去。

當然都是去找馬士英這巨奸。

如有一撥人找到，就到馬宅中央鐘樓上去敲一下。

敲鐘的人會在上面指明方向，以便集中力量。

湯堯帶着兩小來到第三進，一個家丁打量三人道：「請問三位是甚麼人？爲甚麼沒有見過。」

湯堯道：「我們是今天傍晚才來的。本人是士英的姑丈，他們二人是士英的小舅子。」

（未完・三）

口腔痛楚，慘過大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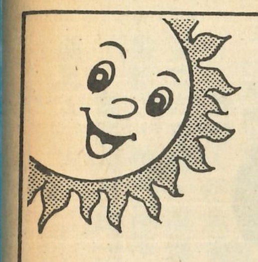
請即服用廣西 桂峯牌

復方

片仔癀西瓜霜

桂峯牌復方西瓜霜片具有優越的清熱解毒、抗菌消炎、消腫止痛、止血降火功能，對口腔、咽喉、牙、鼻等部位炎症疾患有獨特療效。它採用中國桂林中藥廠獨家生產的桂峯牌復方西瓜霜爲基礎，配以消炎解毒、止痛良藥——中國名藥片仔癀，用現代科學方法精製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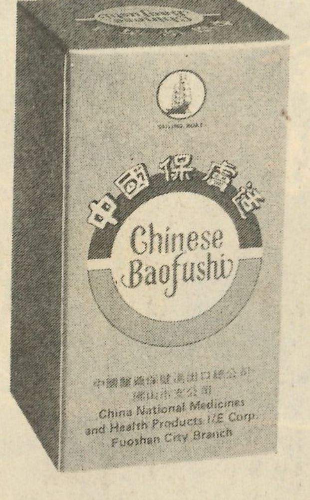
總經銷：仁泰公司 電話：5713173 國貨公司·葯行有售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 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清血毒、潔腸胃、去濕熱、解痕癢、消敏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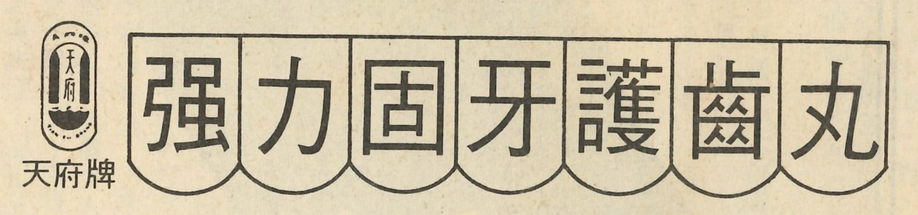
立止痕癢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眞：0-6912119

天府牌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嘴嚼無力
- 牙根鬆動
- 牙肉酸軟
- 牙根出血膿腫
- 牙週袋深
- 牙齒鬆脫

MA®

花粉丸 長白山

花粉是世界上唯一完美的食品，它包括含有人體所需要的二十二種基本元素。

——營養學家偉德博士

任何植物性食物的營養價值均難以與花粉抗衡。

——日本花粉權威洋造博士

花粉是一種完全的營養物，即使長期使用，也沒有任何副作用。

——美國花粉學家伯因弟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採用長白山無污染天然花粉，含十六種維他命，十六種礦物質，二十種蛋白質及氨基酸。是多種慢性疾患及病後復康的不可多得的珍貴補品。是餽贈親友的最佳禮物。

宜利藥品公司
宜利天然保健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 6015715 圖文傳真：(852) 6918344

M&A CO.
M&A NATURAL HEALTHCARE PRODUCTS CO. LTD.
Add: Rm. 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 Shatin, N. T., Hong Kong.
Tel: (852) 6015715 Fax: (852) 6918344